



校 注 说 明

1907/21

本书为宋教仁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间所写的日记。其中，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至是年年底的日记原缺。

宋教仁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政治家。字钝初，别号渔父，一八八二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湘冲。早年肄业于本县漳江书院。一九〇三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秋末，与黄兴等创建华兴会于长沙，开始反清革命活动。一九〇四年，华兴会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他主持常德一路联络发动工作；谋泄事败后，逃亡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一九〇五年，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合组为同盟会时，他是发起人之一，被举为本部司法部检事长和机关刊物《民报》撰述。一九〇七年，曾赴辽东运动“马侠”，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于安东（今丹东市）。一九一〇年，在上海主持《民立报》。一九一一年夏，与谭人凤、陈其美等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反清武装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同黄兴赶赴武汉前线，旋返沪积极促成上海、江苏等地起义，并参与筹建南京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他任法制局局长；五月，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他代理理事长，积极鼓吹成立政党内阁，以图制约袁世凯的篡权阴谋和专制独裁。一九一三年春，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他踌躇满志，

遍游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沿途发表演说；三月二十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车站，因伤势过重，二日后逝世。年仅三十一岁。

宋教仁这部日记，即始于华兴会谋长沙起义失败后他由桃源前往长沙之时，其间历记事变经过及逃亡日本后的治学和革命活动，而迄于抵达辽东，运动“马侠”。这段时间，不仅是宋教仁个人历史中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当时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问题，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筹办，同盟会的成立和发展，《民报》的创刊，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萍浏醴起义的发动和失败，党人与留学生的生活、行动和思想状况，等等，在日记中都得到了较详实的记述和反映。这部日记，确是研究宋教仁及辛亥革命历史的一种至为珍贵的材料。

日记原题为《我之历史》。一九一〇年，宋教仁离日本归国时，将手稿留存于他的同乡好友陈犹龙处；后陈犹龙病逝于长崎，由其子陈伯华携回桃源。一九一九年冬，宋教仁的同乡、同学文骏，在陈伯华处获得了这部手稿，甚为珍视，特厘为六卷，集资刊印；次年九月正式出版发行。这就是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装本。因当时印数甚少，且地处偏僻，致流传不广。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南京《建国月刊》第九卷第四期至第十一卷第四期，曾以《宋渔父日记》为题，连续予以登载，但又多有错漏和任意改动、删削之处。现在不明手稿所在，我们特以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装本为蓝本，保持原分卷数，参照《建国月刊》所载，加以校订出版，并改题为《宋教仁日记》。

由于当时华兴会和同盟会均处于秘密活动时期，日记中提到的人物多用字号或隐名，涉及的某些事迹也不够详尽。为此，我

们根据所能查考的材料，作了一些注释，以期保存某些有关资料，供读者参考。这项工作，六十年代初本所原近代史研究组杨世骥先生即已进行，计注释257条；此次，我们新增注释383条，并对杨注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因资料 and 水平的限制，注释仍很不完备，详略也不尽一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装本，前面有文骏、罗戡、孙安仁、朱玉、田尚志、凤高翥、于右任、章炳麟、蔡元培等所作序九篇，冯为荃所撰宋氏传一篇；日记后附彭泽笃所写跋和宋教仁著《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分划》一文，我们在整理本书时，概未收入。日记正文中原有错漏的地方，我们在〔 〕内作了补正（《建国月刊》已予校正无误者，一般不再标出），农历换算公历，也在〔 〕内注明；（ ）及其内的文字，则是日记原有的。有些人名、地名及会名等，日记中原作□□，或空格，均仍其旧。文字方面，凡繁体字或异体字，如“属”、“嘱”及“辨”、“辩”等，本来相通，则一般没有加以改动，并此说明。

本室参加此书校注工作的，第一卷为刘晴波、刘泱泱，第二卷为贾维诚；第三、四卷为彭国兴，第五、六卷为岑生平。刘晴波、刘泱泱两同志并对全书作了通读整理。书中的日文则是由贾维诚同志译注的（因资料限制而无从查考者暂缺）。

我们在校注过程中，得到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湖南省桃源县档案馆的积极支持，谨此表示谢意。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第一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公元1904年〕^①

九月

二十二日〔10月30日〕 雨

余因在家变产不能从速藏事，乃定计赴省城，另筹巨款^②，遂于是日巳初冒雨起行。下午至桃源，宿三星堂。夜，雨止。

二十三日〔10月31日〕 晴

辰正，自桃源雇得一小舫^③，约定送至省城，遂登舟开行。午正，至陬市。申初，抵常德。登岸，至五省栈，晤胡范庵、刘瑶臣^④。

①宋教仁用黄帝纪年，下面1905年1月15日日记中有所说明。这种纪年法，后为同盟会所采用。表现了宋教仁和当时革命党人不奉清廷“正朔”的革命意志。 ②宋教仁家在桃源湘冲，今属八字路公社立山坡大队，距县城约三十里。 变产筹款，指1904年秋华兴会策划起义时，宋教仁在家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事。 省城，指湖南省会长沙。 ③小舫，一种用桨拨进的小船。 ④胡育华，字范庵，也作幻安，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为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坐堂。时在常德五省栈任司帐，掩护革命活动。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逃亡上海。辛亥革命长沙光复后，随杨任招抚西路，11月3日，与杨等十余人均为清右路巡防营统领陈斌升（升一作“生”）杀害。刘复基，一名汝夔，字尧激，也作瑶臣，湖南常德人。为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时在常德鸡鸭巷饭馆为厨师，协助宋教仁联络会党。宋出走后，他继续留湘活动。1905年，参与马福益洪江起事，谋泄事败后，逃亡日本，参加同盟会。岁余归国，先后在长沙、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宣传活动。1909年在武汉投入湖北陆军第四十一标三营为士卒，加入振武学社。1911年初，振武学社改文学社后，任评议部长。武昌起义前夕，于武昌小朝街设立临时总司令部，为军警包围，弹伤被捕，10月10日晨与彭楚藩、杨宏胜同时殉难，时称武昌首义三烈士。

知楚义生已自省中来^①，游得胜尚未到省^②。义生之来，只带有洋银二十元而已。余遂拟明日一定发常德。胡、刘二君及晏熊皆欲同赴省^③。余以常德必须二人留守，遂允胡君及晏 同去^④，而留刘君及楚在常经营一切，并嘱以余八日内必自省从速归常，无庸耽心云云。夜，宿五省栈。

二十五日〔11月2日〕 晴

辰起，清检行李及一切秘密要件，预备登舟，而统计至省三人盘川，不足尤甚。乃将被具、眼镜及夏日服物送至质店^⑤，得钱三串。午初，乃偕胡、晏登舟。午正，舟发常德。夜，至沧港。登岸，有所运动，尚未得要领，恐迟舟行之期，乃仓猝登舟，复开行。

二十六日〔11月3日〕 晴

辰正，舟至岩羊湖。巳正，在游巡塘。午正，至羊角垸。申初，至沅江。酉正，至百岁坊泊焉。夜，登岸游览良久，始回就寝。

二十七日〔11月4日〕 晴

卯正，舟发百岁坊。午初，过南湖洲。未正，至乔口，登岸购诸食物，复开行。酉初，至靖港泊焉。

①楚义生，即楚庶其，湖南湘潭人。为湘西哥老会凤凰山僧，参与华兴会活动。 ②游得胜，湖南人。原属散勇，加入会党。华兴会成立后，别设同仇会，联络会党，有东南西北中五路，他任西路总办，组合常德一带武装，并协助宋教仁活动。 ③晏熊，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化名李庆文，在常德卖药草，从事会党活动。 ④空格处系原文如此。下同。此处晏指晏熊，下句楚指楚义生。 ⑤质店，即当铺、当店。

二十八日〔11月5日〕

辰，发靖港。未正，抵省城，泊朝宗门外。余登岸，至东牌楼寻崇正书屋。比至，则门已封闭，寂然无人迹。余以为已迁往他处，乃至浏阳门街寻东文讲习所^①，往来数次，皆不得。余心疑之。复至黄庆午家寻问彼等^②，则阖者答以庆午已出门十余日未归，不知何往云云。余遂茫然不知所为，以为必有变故起于日内。信步将出城，比至福兴街，突遇曹亚伯于道^③。亚伯若甚惊余之来省也者，而要余至圣公会堂。既至，入其密室，乃密语余，

①东文讲习所，为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吴禄贞、刘揆一等所创立，设于长沙小吴门正街。名为教授日文，实则与前所说崇正书屋均为华兴会在长沙所设联络机关，事发后被封闭。

②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廛午，也作庆午、近午，号杞园，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早年就读长沙城南书院，后在武昌两湖书院毕业。1902年留学日本，与杨毓麟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次年参加拒俄、拒法运动；回国后，与宋教仁、刘揆一等创立华兴会于长沙，任会长。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将华兴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合作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07年起，先后参预或指挥钦廉防城、镇南关（今友谊关）、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及黄花岗等多次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赶赴武汉，被推为战时总司令。上海、苏、杭等地光复后，至上海主持南北议和。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陆军部总长；袁世凯获取政权后，被任为南京留守。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派人刺杀，7月，他在南京就任讨袁军总司令，起兵讨袁；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不久，赴美养病，继续宣传讨袁。1916年回国后病卒于上海。

③曹亚伯，也作亚白，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人。早年肄业武昌两湖书院，与黄兴同学，并结识宋教仁。1904年，与吕大森、张难先等创建科学补习所，并由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介绍，加入基督教，借圣公会阅览室日知会为革命机关，继又在长沙宁乡中学堂任教，从事革命联络工作；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他以长沙圣公会作掩护，护送黄兴等出走。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留学英国，向外人宣传中国革命。1912年归国，奔走于各党派之间。1917年，创办亚林臭水厂于上海。晚年诵佛茹素，但仍宣传抗日。1937年卒于昆山。著有《武昌革命真史》。其中记述此次遇宋教仁及护送出走事甚详，可资参考。

问于何时来者？今日省城已杀二人，一游得胜，一肖贵生也^①。云皆为华兴会放票之事^②，现抚台密派兵四处严拿黄庆午、刘连生等甚急^③，闻游得胜已供出常德有一宋姓者，子宜速避云云。语讫，亟促余出门。余猝闻之下，心忙意乱，乃率尔辞去。出城归舟，与胡范庵及晏熊皆商议对付之法。余意欲遣晏回常德行破坏，以牵掣省中之势；晏熊〔允〕之，而经济问题终难解决，遂不得其要领。仍拟候明日探得确实消息，再行商酌。是晚囊金已尽，余令舟子移泊大西门外。余登岸欲进城，以门已闭而止。归舟就寝，终宵未成寐。

二十九日〔11月6日〕 晴

辰正，登岸进城，至宁乡中学堂访曹亚伯，复问此间详细情形。曹君惟促余速行而已。余乃辞去，至高等学堂晤戴璋章^④，

①肖贵生，也作桂生，继生，为马福益所属岳麓山会正龙头。华兴会策划起义时，他任中路副办，负责组合岳州一带武装。1904年10月中旬，与游得胜、何少卿等先后在醴陵、长沙被捕，旋与游得胜同日遭杀害，致使起义谋泄事败。

②华兴会成立后，另设同仇会，联络会党，发行“华兴公司”股票，名为兴办矿业，招集股本，实以“矿业”代革命，以“入股”代入会，股票即是会员证。当时所提两句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算清。”隐寓“扑灭满清”之意。

③现抚台，指当时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刘揆一，字霖生，也作林生、连生，原籍湖南衡山，迁居湘潭。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友善。1903年初，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夏回国，任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秋末，与黄兴、宋教仁等创建华兴会于长沙。1904年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逃亡日本。后参加同盟会，曾继黄兴任执政部庶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归国，参与建立临时政府工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参议院议员。袁世凯窃取政权，他就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未参加，曾组小团体“相友会”。及袁世凯独裁卖国面貌进一步暴露，他辞职去天津创办《公民报》，揭露袁世凯与日本密谋签订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以后寓居北平，撰写《黄兴传记》。不久举家迁回湖南，本人常寓南京，时与章太炎以诗词唱和。“九一八事变”以后，散发《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为国民党政府当局所不满。抗日战争期间，隐居湘西南洪江。解放后被聘为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逝世。

④戴戡，又名启璘，字璋章，湖南新田人。早年肄业桃源漳江书院，与宋教仁同学。湖南时务学堂外课生。时在长沙湖南高等学堂任监学。

告以风潮之起发与余之关系，且言将远行，而资斧甚困。瑋章乃贷余银钞二元。余遂辞去。复遇曹亚伯于途。亚伯乃要余至圣公会堂，晤黄吉亭牧师^①。吉亭示余以所抄得游、肖口供，内开五路总管，有余名在焉，惟误开为“家仁”二字。亚伯复告余昨日已派兵往常德严拿，宜速走云云。遂贷余以银洋十五元。余遂辞去，出城归舟。早餐讫，余与胡、晏商：胡君省中有亲友，可暂往彼等家静居，以观后变；晏则稍给资斧，可往湘水上游暂避。二人皆允之。已初，余遂给晏熊银四元及行李等件。渠乃向余作别，觅得一舟至湘潭者，遂登舟而去。午正，余觅得一往汉口之炭舟，拟搭乘之，与其船主议定价值。时余行李所余寥寥无几，乃入城购得被具一席，搬送至船内。未初，复入城至黄尹持家^②，晤尹持及葵修、佶容兄弟^③。彼等皆未知余之事，犹对余谈笑如常。葵修犹以为余往湖北上学也者；且交余银一元而托余为之购彩票二张。余笑纳之。申初，出城至原舟，与胡范庵作别，并嘱

^①黄瑞祥，字吉亭，湖北武昌人。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牧师。以圣公会阅报室“日知会”掩护革命活动。后调任长沙圣公会会长，并带领十余学生来湖南开办邮政局。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黄兴等安全出走，他出力良多。后加入同盟会，对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②黄衍夔（護），字尹持，湖南长沙人。为宋教仁业师黄彝寿（字仲良，桃源漳江书院山长兼县学教谕）之侄。时在长沙湖南中路师范学堂肄业。 ^③黄衍韶，字葵修，湖南长沙人。黄衍夔（尹持）之弟。稍后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宋教仁的秘书，目击宋氏被刺，嗣后不问政治。佶容亦其兄弟，生平事迹不详。

其速往亲友家避之。范庵则微有欲与余同行之意，而难于筹盘川。商议良久，范庵言城内亲友或可告贷，乃入城去。而余在船，晚餐既讫，余将行李搬至拟搭之船上安顿。良久，复回至原舟，则见有一信条在舱内，乃范庵已被其亲友留住，适才去城告知余，不遇而留此字以示余者。余既见此，遂不复挂念，离原舟而去。戌初，至新搭之船宿焉。是日，舟未开行。

十 月

初一日〔11月7日〕 晴

辰正，舟自长沙开行。时北风作，舟不甚速。申初，泊靖港。余登岸偶步，心始稍纾。彳亍之际，忽有人自背后拍余肩而呼之曰：“钝初亦来此乎？”余大惊，急回顾之，则沅江王君寿庵，客年在鄂省同寓者也。余观察其言动，实尚不知余等之事者。遂同至一茶肆，坐谈良久，复偕余至一阿芙蓉馆吸烟^①。酉初，始别回舟。

初二日〔11月8日〕

辰初，自靖港开行。申正，泊半接港。芦荻肖索，满目荒凉，不觉悲感交集者久之。

初三日〔11月9日〕 晴

辰正，舟发半接港。南风作，舟行颇速。午初，过磊石，入洞庭湖。酉初，泊南津港。夜，登岸闲步良久，至亥初回舟。

^①阿芙蓉馆，即鸦片烟馆。阿芙蓉为鸦片烟的译音词。

初四日〔11月10日〕 晴

辰正，舟发南津港，寻过岳州。午正，过螺山，舟中无聊，乃口占长歌一篇，其辞曰：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①。

初五日〔11月11日〕 晴

辰正，舟发新堤。南风微作，舟行颇速。午正，至宝塔洲泊舟，候关吏验看。余乃登岸，游览市面，一切与去冬偕贺年仙、向性之泊此时殆无稍异②；而余此时则苍皇亡命，情景凄凉，不胜有今昔之感云。未正，舟复开行。申正，至龙口泊焉。余去岁过此，皆未登岸，不知市面形势，但闻人言亦颇繁盛而已；至是乃偕舟人登岸，至市上闲步。市距江岸尚有半里许，有一小港湾

①此句桃源石印本为“亦惟有重展”，现据《建国月刊》本补正。 ②贺年仙，也作联仙，籍贯生平不详。 向性，即向燊，字乐谷，湖南衡山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1904年春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卒業归国后，先后任衡州府中学堂监督，南路实业学堂监督、湖南谘议局议员，继捐贖为甘肃候补道。辛亥革命时，在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起义，任副都督。民国成立后，为陇南观察使，改渭川道尹。1916年为湖南湘江道尹。1917年兼财政厅厅长。后弃官。1928年病卒。

入至市址处，可容舟数十艘。市面有钱店、当铺数家，一切商务可较吾邑阨市。余至一酒肆沽酒及牛肉饱饮之，有醉意。酉初，回舟。夜，有驾小舟呼卖酒及诸食物者过余舟，一颁白老人也。余复沽饮之，且与之絮谈此间风土人情良久，至三鼓始就寝。

初六日〔11月12日〕 晴

辰初，舟发龙口。午初，北风作，舟行迟。申初，抵牌洲泊焉。余登岸闲步，至一堤上，偶遇一人，目余者数回。余不解何故，不顾之而去。环牌洲市绕行一周，复出江干。将登舟，忽见先所遇目余之人已在此。余疑焉，然仍不理。乃彼忽就余点头，而问余姓名。余强告之，彼亦似无恶意。余乃转诘其为何许人？则去岁曾在鄂垣考文普通学堂，姓罗，嘉鱼县人。因见余着学堂衣服，故就余与语也。彼遂邀余至一茶肆坐谈片刻，大概皆鄂垣学界事。末，余乃问熊开元、金正希现尚有后裔在嘉鱼者否^①？伊云尚有，但不甚发达而已。戌正，始退去。彼复送余至舟，始别。

初七日〔11月13日〕 阴

北风大作，舟未开行。巳正，登岸游眺，至一处，有演皮影戏者，观良久。下午，归舟。大雨，夜止。

^①熊开元，字鱼山，明末湖北嘉鱼人。曾揭发宰相周延儒奸贪，被遣戍。及唐王朱聿键立于福州时，出任大学士，参与抗清活动。后为僧。金声，字正希，明末安徽休宁人。崇祯亡后，从福王朱由嵩在南京起兵抗清，官至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后为清军所俘，不屈死。宋问金氏“现尚有后裔在嘉鱼者否？”不知所据。

初八日〔11月14日〕 阴

北风愈大，舟仍未行。巳正，余登岸，信步而走，循环曲折，牌洲通市几遍。申初，归舟。

初九日〔11月15日〕 晴

辰初，舟发牌洲。申初，至金口，舟人舣舟俟船关验放^①；既讫，因北风作，遂泊焉。余登岸至市上游览一周，市面甚肖条。少顷，至河干，见有卖拳戏者，市人皆围观。余亦走近，见为三男子、二妇人、三小孩，所习与吾乡所见者无甚大异。惟末一次甚有可观：一妇人仰卧桌上，两腿则向上直撑，然后一孩跃登而跌坐于妇人之两足上^②，口中则唱戏曲；良久，忽妇人两足齐屈，小孩即跌而下，妇人乃以左足急接孩身向上抛之，小孩再一跃转而即坐于妇人之左足上，复唱曲良久，始下。亦奇技也。酉初，回舟。

初十日〔11月16日〕

辰正，舟发沌口。巳正，至武昌，舟人泊舟鲇鱼套内。余乃清检行李，雇人携上岸。遂入城，觅得近文昌门处庆云栈入寓焉。安放行李毕，乃写一函倩店主送往文普通学堂曾松乔处^③，函中托为松乔之兄来鄂，速要松乔至栈有事相商等辞。既送去，余乃至街上游览。是日为清太后祝寿之期，满街悬灯结彩，家家户户挂龙旗一只，市上人往来杂踏〔沓〕，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

①舣舟，使船靠岸。 ②跌坐，盘腿端坐。 ③曾毅，字松乔，湖南武陵（今常德）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

太平之象云。良久，至一书店购得《施公案》、《七剑十三侠》小说二册。午正，回寓。下午，余正午餐毕未久，忽闻有二人来访，问余姓名。时余已对店主说己伪姓陶，故店主闻彼二人之问，答云不知。审诘良久，余闻其声，始知为陈文生、曹德铭二君^①，乃延之入。既坐定，余问何以知吾来此？二君言，适在学堂获睹松乔所接一函，审外面字迹，知为君信，故特来此也。复询余别后历史及来此原因如何？余乃自始至终一切告之。正谈间，忽曾松乔、欧阳骏民亦至^②。相见之下，未免有情矣！谈既毕，松乔等皆劝余早行，言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③，武昌梁知府正访查胡经武来历^④，今日各营兵皆装束齐整，满街梭巡，城门严查出入，以防华兴会趁机起事云。余颌之。申正，松乔等去。

^①陈文生、曹德铭，均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 ^②欧阳振声，字笃初，号俊民，也作骏民，湖南宁远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1906—1907年，参与吴永珊（玉章）主持的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联席会议活动。辛亥革命后为统一共和党常务干事，国会议员。 ^③科学补习所，1904年6月由吕大森、刘静庵、胡瑛等在武昌发起组织的反清革命团体，与长沙华兴会有联系。华兴会谋起义事泄，该所已得黄兴密电，称“湘事已坏，鄂机关须急戒备。”遂由胡瑛等将所购枪械移藏汉阳鹦鹉洲，刘静庵等将文件销毁。时署湖南巡抚陆元鼎侦知东文讲习所与科学补习所有共同起义计划，即电咨湖广总督张之洞按治。10月28日，清军警前往搜查，一无所获。即被封禁。 ^④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时署武昌知府，兼两湖书院学监。继擢安襄郢荆道、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身份充当清废帝溥仪的老师，参与1917年张勋、康有为等复辟活动，逾年卒。 胡瑛，（1886—1932）原名宗琬，字经武，也作经五，湖南桃源人。早年与宋教仁同学漳江书院，继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入华兴会。不久，避走武昌，投入新军，参与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总干事。1905年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奉派回武汉谋响应，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历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北议和代表、山东都督、新疆、青海屯垦使等职。与宋教仁共事最久。宋氏遇害后，受袁世凯收买，成为拥袁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1932年病逝。

酉正，松乔、罗立中、汪育松等同来^①，余复以前所言告律中、育松二人，二人亦劝余乘早离此地而已。戌初，立中等去，余乃写就致石卿信一封^②，言余与游得胜等同谋之事，皆系诬枉。如府、县要追究时，可将此信示知焉云云。既讫，送至邮局挂号。戌正，回。

十一日〔11月17日〕 晴

辰起，寒甚。时余所著袷衣甚薄，有不御寒之势，乃往斗级营欲购衣数件。甫至南楼转角处，忽见一人带墨镜，著青绿袍，迎面而来。细视之，则胡经五也。吾拉其手呼之，彼始审知为余。是时悲感之情，有不可名状者。乃相与至黄鹤楼畔茶肆内坐谈。经五言：“自八月初补习所开学后，九月初，余乃赴长沙本部^③，而以全权托朱子陶〔淘〕^④。余既起行，甫至湘阴，忽闻船上人言长沙事已全行破坏，余乃中途下船，急回武昌。而朱子陶〔淘〕已先时搭轮往上海。余至时，补习所已闭矣。余在汉口住数日，黄君庆午、刘君林生乃由此赴上海。后数日，余亦乘轮赴上海。诸同志至上海后，又相共立一团体在上海新马路余庆里，颜面曰‘启华译书局’^⑤。组织稍定后，余即复回此间。余前月曾专遣一人送信至常德去，现在正不知如何？不意适在此相遇也。”谈既毕，乃相率至一衣店，购马褂一件，与余著之。途中遇有文普通学堂人

①罗郁吾，字律中，也作立中；汪宗光，字育松，均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律中后为湖南省议会议员，共和党湖南骨干分子。②宋教仁之兄教信，字石卿。宋教仁出走后，他曾被清吏逮捕，系狱月余。后因宋教仁在外革命，教信在原籍遇害。③长沙本部，指华兴会总部。④朱子陶，贵州贵阳人。华兴会早期成员之一。后去武昌任科学补习所驻会职员，办理日常事务。⑤启华译书局，应为“启明译书局”，设于余庆里八号，为党人联络机关。杨毓麟及章士钊之弟士戛（陶严）等居此。

素识余者，余知此不可久留，乃与经五约定，余回寓预备今日起行，事毕，即渡江与伊会于汉口登舟，乃相别而去。巳正，回寓。未刻半，罗律中、曾松乔、汪育松，欧阳俊民等均至，促余今日速行，皆为余预备一切。俊民以衣箱一口及衣物数件与余，并购有点心赠余；律中、松乔、曹德铭、陈文深、胡勋臣、胡静轩、廖镜泉、汪育松、欧阳吉香等皆醵金赠余^①。余欲却之而又不能，几乎忸怩无地矣。申正，清检毕，乃出城，雇小舟渡江。律中送至江岸而返；松乔、俊民遂送余至汉口。时有瑞和轮船于是晚开往上海，俊民已为余购有船票，乃登轮焉。安置行李讫，乃嘱松乔二人在船稍候，余乃登岸至宝庆码头寻胡经五。既至，则经五已外出，余乃留一字示之，而急返轮船上。时已酉正矣。松乔、俊民乃作别下船而去。余遂独自一人专候启轮。坐稍定，忽胡经五至，告余上海一切详情，并托余带信一封。话犹未竟，而汽笛已鸣，船将开矣，经五遂匆匆而去。余乃展被燃烛，长卧定神。少焉，船遂启碇开行。余在睡乡中，竟不知是夜至何处也。

十五日〔11月21日〕 晴

辰正，舟过通州。午初，至吴淞口。未初，抵上海，下碇。船甫定，持单接客者蜂拥而至。余乃任应一人，乃三洋泾桥永安栈也。遂以行李交该栈伙，而自登岸，雇一人力车坐之。申初，至永安栈，坐良久，而行李犹未至。余乃出街，欲寻新马路余庆里启华书局。行良久，不得，乃回至永安栈，清检行李。晚餐讫，

^①以上数人均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其中欧阳瑞骈，字季香，也作吉香，湖北沔阳人。科学补习所成员，担任该学堂方面干事。谋起义失败后，与宋教仁同时被开除学籍。稍后亦逃亡日本。

复出街欲至新马路，甫至五马路，见一靴店，时余足下鞋已破甚，乃购靴一双，毕，乃询以新马路在何处？店主答云：“尚远甚，今晚可不去矣。”余辞去。复行良久，终不知路途，乃返。戌初，回寓。

十六日〔11月22日〕 晴

辰正，至新马路寻余庆里之书局。良久，始寻得，则见门已闭，一印捕立守门外^①。余大惊，欲一入观之，恐其中甚现危状，欲退遁，则恐益启印捕之疑。遂问〔向〕该印捕操华语问之，谓余有人托带信交此，今何如乎？彼不解。余故作失望之状，良久，始退去。然终不解其何故也。既思东大陆图书局章行严在内^②，往问之，必知也。遂至昌寿里东大陆局访之。至则局中人皆云不知。余闷甚，又思《警钟报》社原属同宗旨^③，或可闻知，又至该社问之。至则晤得李春波、戴□□二人^④，谈及此事，李春波始

①当时新马路属英租界范围；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后，清吏向巡捕房交涉，查封余庆里启明译书局，黄兴等十三人被捕，故有印度籍巡捕守门。
②东大陆图书局，也称东大陆图书印刷公司，章士钊所创设，译印革命书刊，兼为党人联络机关。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华兴会主要成员。长期居上海从事革命宣传教育工作，曾任《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为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解放前夕，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奔走和平；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平协定后，留居北平（今北京）。建国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病逝。
③《警钟报》，即《警钟日报》，初名《俄事警闻》，1903年冬创刊于上海，蔡元培等主编。专录沙俄侵占我国东北消息，以唤起国人注意。1904年春，扩大篇幅，改名《警钟日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行，抨击清政府的外交政策。1905年3月，清政府勾结法租界会审公廨迫令停刊。
④□□是原有的，二人籍贯生平不详。

告余曰：“昨夜万福华刺王之春事^①，启华译书局内人已牵涉大半，皆被捕矣！至其详细，则犹未知也。”余辞去，乃至昌明公司晤得万午亭^②。余乃托言有文章行严之信，君知章君否？午亭言：“行严已被捕矣，子从何处来者？”余答以湖南。午亭半晌遽反身入，良久复出，则请余登楼细谈。既登，则见刘林生在焉。余惊喜，遂细询其由。林生言：“昨夜巡捕掩至，黄庆午、徐运奎皆被捕去^③，共计被捕者十二人^④。余以剧迟归幸免”云云。余始知此事原由，则大恼，然亦无可如何。良久，复来二人，一陈树人^⑤，

①万福华，安徽合肥人。在上海与华兴会会员吴春暘过往甚密，得识黄兴，参加华兴会。适清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寓沪，有亲俄言论，且前在桂抚任内主张借法兵镇压人民起义，万遂决心刺杀之。经与蔡元培、章士钊、吴春暘等谋划后，1904年11月19日，枪击王之春于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不中，被捕入狱，判刑十五年。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释出。②昌明公司，杨毓麟、章士钊等在上海四马路东华里所设革命秘密机关之一，以万声扬为经理。黄兴流亡上海后，常在此秘密计事。万声扬，字武定，也作午亭，湖北汉口人。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时在上海为译员，加入华兴会，任昌明公司经理，参与营救因万福华案被捕党人。后参加同盟会。

③徐佛苏，字运奎，也作应奎，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原为华兴会会员，在东文讲习所教习日文。长沙起义谋泄事败后，走上海，在余庆里以万福华案被捕。获释后，逃亡日本，投靠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任《新民丛报》撰述。同盟会成立期间，在兴中会、华兴会之间进行离间活动。嗣受梁启超唆使，出面调和《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未果。辛亥革命后历任大总统府顾问、南北和议代表、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币制局总裁、北平民国大学代理校长等职。④万福华案牵连被捕者应为十三人。万于11月19日被捕后，翌日，章士钊往狱探慰，捕房拘询其地址，因东大陆图书局藏有《猛回头》等秘密书刊，章遂答以住余庆里八号。巡捕前来，捕去苏鹏、薛大可、章陶严、周素铿等。巡捕去后，徐佛苏欲入内取出违禁品，亦被捕。暗探并在附近圈捕黄兴、郭人漳、张继、赵世暄等。当时会审公廨公布名单十二人，除上述外尚有一人，宋氏日记亦同，均未包括章士钊在内。⑤陈荆，字树人，湖南湘乡人。日本东京百科学学校毕业。后在长沙与陈作新组织“碧螺诗社”，鼓吹反清革命，被捕入狱。又曾参与营救禹之谟，回湘乡抗议知县“摧残秀士”，为官方通缉，再次走上海，与宁调元合撰小说《湖南黑暗记》，为禹鸣冤。禹之谟牺牲后，陈荆赴靖州（今靖县）取禹血书以归。辛亥革命湖南光复后，受湖南都督府委派，运取禹柩归葬岳麓山。

一张味莼也。陈君新自日本归，曾识覃礼门^①。余乃托其致一信于礼门焉。未正，始回寓。夜，复至昌明公司。陈树人言：“覃礼门现在昌寿里进化译社，甚欲会余。”余遂去，乘一车至昌寿里，良久，寻不得。正徘徊际，忽一人呼余名；回视之，则礼门也。乃同至该社，细询此间渠自东归国情形，并此间近日风潮。渠皆详告余；并言此处风声甚大，几亦不能藏身云云。时并晤得陈涛溪^②，亦谈良久。戌初，始回。

十七日〔11月23日〕 晴

二十八日〔12月4日〕 阴

辰正，至胡经五寓。巳正，〔至〕柳病农寓^③。时已约定今日登轮，柳济贞乃交余洋银十元^④。午正，回，清检行李衣物，又

①覃振，原名道让，字理鸣，也作礼门，又字竞群，湖南桃源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为评议部评议员。1908年回湘活动，被捕入狱。1911年长沙光复后获释。历任湖北都督府秘书长、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等职。1947年卒。 ②陈犹龙，原名说，字桃痴，也作陶痴、涛溪，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武昌两湖书院，参与自立军活动，任左军统领，拟在常德发难。事败后，易名左伸远，逃亡澳门、新加坡，旋去日本，肄业东京百科学校，参与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宋教仁归国时，将此日记《我之历史》交他保存。民国成立后，曾佐谭人凤在长江巡阅使署供职。后卒于日本长崎。 ③柳大任，又名扬谷，字聘农，也作病农，湖南长沙人。长沙经正学堂学生。1903年留学日本东京体育专科学校。为华兴会重要骨干，毁家供应华兴会经费。后参加同盟会，从黄兴奔走战斗，不骛声华。辛亥革命后，曾任大总统府枢要秘书。“二次革命”期间，在湘与刘嵩衡等发起组织“湖南公民联合会”，坚持湖南反袁独立。宁赣战事失败后，袁派特务在其寓埋置炸弹，他不为威屈，于省城召开万人大会，痛斥袁贼；党人亦在报上刊登“警告阴谋杀害柳聘依先生者”巨幅广告，以示抗议。湖南取消反袁独立后，返乡任小学教员，解放前夕逝世。 ④柳刚，字济贞，也作际贞、济中、继忠，湖南长沙人。为柳大任之侄而年岁稍长。先后参加华兴会、同盟会，为黄兴得力助手。萍浏澧起义失败后，曾被捕系狱。辛亥革命后，投南岳铁塔寺为僧。

与店主清算伙食帐。下午未正，至覃礼门寓作别，谈良久。申初，至胡范庵寓，与范庵谈良久，嘱其稍待风潮平静，即须设法回常云云。申正，至街间购得絮被一床，遂回，乃呼力夫运行李至□□埠头，余随之。酉正，登轮。良久，柳病农、龙铁元等皆至^①。余复登岸至胡经五寓，与经五话别，并沽酒小饮。戌正，始起身回至舟中，经五、胡范庵皆送至舟中乃返。余遂展被就寝，然心中甚不安，寝不能寐也。

二十九日〔12月5日〕 晴

辰正，轮舟开行，余犹未起。巳初，起，登楼视之，已出黄浦江矣。惟见水天一色，海雾濛濛。是时，余方寸觉大舒快，耳目顿为之一新焉。午时，已出口，入黄海中，晴天无际，波浪微作，舟行甚畅也。夜，展被卧，有风起，舟颇摇动，觉不舒快。

三十日〔12月6日〕 晴

是日，风仍不止，舟行震荡不止，甚闷苦，卧而观书，亦不快慰；乃登甲板远望，见白浪连天，眼界为之一阔，始稍安。下

^①龙毓峻，字铁园，也作铁元，湖南攸县人。父璋，时任江苏泰兴县知县（万福华案被捕诸人，彼多设法营救）。后留学日本东京体育会，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任教湖南铁道学堂，为党人秘密据点之一。为响应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与文斐等联络政学各界。民国建立后，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

午，头甚眩晕，入夜犹未止也。晤得杨笃生、杨晰子^①，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

十一月

初一日〔12月7日〕 晴

风仍大，下午稍息，舟行甚速。舟人言，明日当至长崎云。余仰卧观书，或时起登甲板眺望，冀望见长崎，然不能见也。

初二日〔12月8日〕 晴

辰初，舟将入长崎港，遥望之，群山耸立，海水湾环，其秀逸之状，令人神往焉。巳初，舟入口，有医师上船验舟人病，良久毕。巳正，舟系碇焉。余与龙铁元、柳病农等遂乘小舟登岸，至市上游览。见市面亦略似中国，惟家屋甚矮小，服装、言语则宛然异国人矣。遂至一支那料理屋^②，即华人所设之酒馆也，购酒肴共饮之，讫。午正，复至市后山上眺望。山有古庙，亦略与中

^①杨毓麟，后改名守仁，字笃生，湖南长沙人。举人出身。曾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员。1902年留学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后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与黄兴等创办《湖南游学译编》杂志，又以“湖南之湖南人”笔名刊印《新湖南》一书，宣传反清革命。参与发起成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时，在上海主持启明译书局，联络党人，并任《神州日报》总撰述。后随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利物浦忧愤投海自杀。杨度（1874—1932），字晰子，湖南湘潭人。清末举人。1902年赴日留学，与杨毓麟等创刊《湖南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并于1915年联络严复等六人组成筹安会，拥袁称帝。袁死后，被通缉。晚期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曾多方营救。后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病逝。 ^②料理，日语，为饭菜的意思，料理屋即饭馆（店）。

国庙似；又见冢碑累累，甚小而矮，几无坟形。山前即长崎港，对面复有高山环抱，而市街即沿山之麓，楼阁参差，山水掩映，往来帆樯即出没于其间，令人生蓬莱佳境之感想焉。约至未正始下，余乃至郵便局购一邮片，书此次来由，以寄达东京吴绍先、李和生处^①。申初，复乘小舟登轮。薄晚，复自长崎展轮，良久出口，向东北行。海风微作，舟行甚适。东南望见山岭时隐时现，盖九州海岸诸山也。

初三日〔12月9日〕 晴

辰起，知舟已将近马关，望见南岸山色如屏如画，盖沿玄海滩岸诸山也。巳初，舟抵马关，停轮约三时久。未初，复开行，行内海中，甚平稳也。余在舟中，觉无聊，因借一人之《水浒传》观之。

初四日〔12月10日〕 晴

巳正，舟抵神户停轮。神户，日本开港场之一，与长崎等者也。余等乃登岸一观风景。市上光景较长崎稍华丽，西式屋甚多。余等入一支那料理屋沽酒食食之，讫，复至市后游览。过其兵库县立小学校时，正下课，女学生数十为群自校出，手提书囊，于于而行，觉其有弦歌景象也。未正，始回舟。申正，舟展轮开

^①吴景鸿，字绍先，也作劭先，湖南桃源人。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后入同盟会。不久脱会，加入政俗调查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教育司司长。1921—1925年，连任湖南政务厅厅长、内务司司长。1939年卒。李和生，也作和卿、鹤清，湖南桃源人。时在东京补习日文。

行。夜，已入太平洋。万顷一碧，连天无际。时海风正作，波浪翻涌，舟摇摇焉。是夜未停轮也。

初五日〔12月11日〕 晴

舟行太平洋中，茫乎不知其已至何处也。余在舟中，终惟时起时卧而已。

初六日〔12月12日〕 晴

海风颇甚，舟微动摇。舟人言今夜可抵横滨也。

初七日〔12月13日〕 晴

辰正，舟过东京湾，望见海岸山色隐隐。良久，舟已入口，暂停轮俟医生检疫，讫，复移近岸下碇，即横滨市之码头也。至此，而自上海迄日本东京之海程已讫矣。余等遂检行李，拟登岸。良久，向岸上望之，见有数人在埠招待来客，盖皆吾国留东京之学生，特来招待此次新来之友人者也。余再三视之，见李和卿亦在焉。余急呼之，和卿始觉。急欲相近谈话，而苦于一刻不能即下舟。又良久，余等将行李交与运送店，嘱运至东京，皆龙铁元以能解日语照料者。既讫，遂登岸。与李和卿且行且言，无限心情，亦不知从何处讲起。既而至税关，待其验看行李。时有龙济云者^①，在东京之湖南西路同乡会招待员，特来招待此次西路新来者也（此次西路，并余有二人），和生遂邀余至其寓名高野屋

^①龙济云，或说即龙毓英，字际云，湖南攸县人。龙璋之子，龙毓峻（铁元）之弟。辛亥革命前，在长沙创办湖南铁道学堂，为革命据点之一。但日记中已明言龙济云为“在东京之湖南西路同乡会招待员，特来招待此次西路新来者”，则此龙济云当属常德或湘西人，而非攸县的龙际云。

者，龙君款洽一切。良久，余遂偕和卿往停车场，而不识路，雇人力车乘之。既至，龙铁元等已购有往东京之车券，遂一同登汽车。时已十二时矣。旋车即发行如飞，未正，抵新桥，东京之停车场也。余等下车，甫出场口，遇戴渭卿^①，亦闻余来，特来招待者也。时龙铁元言，已有旅馆名江户川馆，可住。余等遂同雇人力车乘往焉。沿途见市面殷盛，房屋雄阔者虽不多，然街道宽大清洁，时见电车往来，较上海又是一番景象矣。申正，至江户川馆，遂入寓焉。初入，见其门以内即有地板，室内皆铺以草席，人入必脱履，盖日本习俗皆如是。余等入其楼上二室内居焉。坐定未久，吴绍先、田梓琴、贺联仙等来^②，皆来视余者，尚有数人余不识其姓名。相见之下，皆各喜慰无似，询问一切，余略言此次一路情形。坐谈最久，梓琴始去。夜，李和卿来，劝余与伊同寓，余亦欣然。和卿寓在神田香澄馆者也。余遂以此情告柳病农等，乃呼车至，移行李至香澄馆。余与和卿、绍先遂同至香澄馆，即暂住于和卿房。时和卿同居者，有申锦章、梁星甫^③，一湘人，一鄂人也。是夜，皆来与余谈，良久而去。余与和卿、绍先更坐谈至夜分，始就寝^④。

^①戴修铤，字渭清，也作渭卿，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春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转岩仓铁路学校。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撰述，同盟会会员。 ^②田桐，字梓琴，也作梓卿，笔名恨海，别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因倡言反清，被开除。1903年，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次年夏，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任评议部评议员，兼总理书记，《民报》撰述。1906年，与柳亚子等创办《复报》月刊于东京，为主编之一。1907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继在印尼、北京等地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随黄兴赴武汉，为随军参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次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斗争。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任党务部长，反对国共合作，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之一。北伐时，曾任江汉宣抚使，1930年病逝。 ^③申锦章，生平事迹不详。梁伯年，字新甫，一作星甫，湖北沔阳人。1904年秋留学日本东京政法学院速成科。 ^④以下至本年年底日记原缺。

第 二 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公元1905年〕

一 月

初 一 日^① 阴

是日为日本元日，家户皆休息，彼此过从相为贺，然不如我国之酣嬉玩乐、举国若狂也，亦足见其风俗之一斑矣。巳正，偕申锦章、李和生二君往浅草游观。浅草者，东京名胜之地，人烟充斥，百戏杂陈。是日为元旦之期，士女观者往来如鲫，真有举袂若云之状云。余等买券入其公园，纵览园中陈列百物，鱼鸟之类尤众，其他之大动物，奇形异状，殆皆不能名之。其最可观者，若西洋人形活动剧，若月世界空中运动，若花中美人，若出征军人留守宅，若满洲激战模型等类，皆足发人美术之精神，鼓人爱国之思想者也。午初，观毕而去，至一牛豚肉肆午膳。未正回。写一信致《警钟》社，定〔订〕阅《警钟报》一份。

初 二 日 阴

巳正，至越州馆吴劭先处，谈良久。下午回。未正，至胜光

^①自是日起，所标月日，均为公历。所用一月初一日，即1月1日，余类推。

馆访张步青^①。谈及组织杂志事^②，步青亦赞成之，郭瑶皆、鲁文卿亦愿与闻^③。申正，回。

初三日 阴

巳正，戴渭卿来访，谈良久，留午餐。未初，偕至留学生会馆，赴文普通同学会。时各同学皆至，乃由余演说湖南风潮及余去湖北以后之历史。诸君皆赞惜不胜，欲为余代筹资留学此间。余惶愧不已，再三辞却。诸君乃偕至一室秘密商议，如不欲使余闻也者。余莫可如何，只听之而已。然其究竟之如何，余固不得知也。申正毕，乃散。酉初，余复至越州馆，开组织杂志发起会。时到者十余人。余演说此事发起之原因及单简之办法，讫，雷道亨不以为然^④，倡办小说报之说，与余再三辨难。卒经大众之决议，以办杂志较善，事始定。乃议举暂行经理人二人，公举得余及张步青任之。并属余拟一章程，余允之。事毕，散会。戌正，回。

①张柄标，字步青，湖北汉阳人。1903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时协同宋教仁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经理人之一。后加入同盟会。

②组织杂志事，指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此杂志于1905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出版，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第二期因刊有蔡汇东《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为东京警视厅没收并勒令停刊。后转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改名《民报》，继续发行。

③郭定安，字尧阶，也作瑶皆，湖北沔阳人。1900年，曾参与自立军起义，为哥老会富有山堂刑堂，失败后，被清军收买，在广州设陷捕杀史坚如。不久留学日本，继续伪装革命，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工作，并加入同盟会。1905年冬返武汉，由宋教仁介绍与日知会联络，又诱捕刘静庵等多人，使日知会基础遭破坏。

鲁鱼，字文卿，也作雯青，湖北嘉鱼人。时参与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为同盟会会员。④雷光宇，字道亨，湖南浏阳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时肄业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主张君主立宪。后为国民宪政会会员，并参加宪友会湖南支部、辛亥俱乐部湖南支部。

初 四 日 阴

巳正，至越州馆张步青处商议杂志办法。午正，至越州馆，与吴劭先、田梓卿谈良久。申正，劭先要余至锦辉馆观活动大写真^①。比至，每人以二十钱买入场券而入。场内分四等席，余辈坐者为三等。既坐定，复经一时许，始开演。初演者为日露战争事^②，次为北冰洋渔业，次欧洲之风俗，次日本军人之出征。每演一次，先由一人演说理由，然后放现。戌正，始毕事，乃别劭先而回。

初 五 日 阴

拟草杂志章程稿。下午成，共四十三节，十九章。

初 六 日 晴

午初，至越州馆李仲卿处^③，商议为杂志章程认可事。约初八日开会一次。遂发邮片各处。亥初始毕事，遂未回。

初 七 日 晴

辰正，自越州馆回。寻至会馆阅报，知旅顺俄将已于前三日降伏于日本云。午初，回。

初 八 日 晴

午初，至越州馆，开办杂志会。时到者约二十余人，由余演

^①活动写真，即电影。 ^②日露战争，即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至次年1月始结束。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 ^③李柏宏，字仲卿，湖南慈利人。时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肄业。后加入同盟会。

说发起情形，并诵章程草稿一遍，社员皆决议认可。乃议公举职员事，皆决议用推举法，举得余为总庶务。申初，散会。酉初，回。

初九日 晴

巳正，张步青来，商办杂志一切事务。申正，至郭瑶皆寓，谈良久。晤陈于九、黄逸侯^①，瑶皆言二君皆愿尽撰述义务于杂志社，余颌之。酉正，回。

初十日 晴

巳正，至张步青寓，坐良久，遂偕步青、郭瑶皆至牛込秀英舍工场，订印刷杂志章程。未正，回。

十一日 晴

辰正，至越州馆。午初，回。写致罗立中信，无甚要语，仅一邮片而已。夜，酉正，至爱两〔雨〕堂，订刻杂志社各应用图章，只〔共〕十六颗，价六元四十钱。戌正，回。

十二日 晴

巳正，至张步青寓，坐良久，邀郭瑶皆、黄毅侯至小川印刷店，订刷杂志原稿用纸，并收券簿。未初，回。

^①陈于九，疑即程荫南，字余九，湖北沔阳人。1902年6月留学日本盛冈农学校。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他任农业试验场总监。黄立猷，字毅侯，也作逸侯，湖北沔阳人。1902年6月留学日本盛冈农学校。1903年，参与拒俄拒法运动，为学生军成员。后为同盟会会员。

十三日 晴

巳正，至秋璇卿寓^①，谈良久。时秋君与诸同志组织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②，现已出第二期。余向秋君言愿入此会，秋君诺之。戌初，回。

十四日 阴

属主人代为订购《二六新闻》一份^③，是月分者也。申正，至黄毅侯寓。毅侯托余代售其所辑《农作物病理学教科书》，余应之。酉初，回。

十五日 阴

余久拟作《中国新纪年》一书，以辟近日新创记年各说之不当，而以中国纪年托始于黄帝即位元年癸亥为正。至是始拟定目录，计分二篇，共九章。

上篇

①秋瑾(1877—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幼随父居住湖南（其父1890年起任常德厘金局总办），1896年嫁与株洲（时属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3年，随王到北京。1904年夏，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费留学日本，肄业东京青山实践女子学校。值冯自由在横滨组织三点会，遂参加并任白纸扇（军师）职务。1905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1906年初，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回绍兴主持明道女学和大通师范学堂，联络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起义。事泄被捕就义。遗著有《秋瑾集》。

②《白话报》，杂志名。1904年9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演说练习会编辑发行。月刊。共出六期。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对立，鼓吹推翻清政府。

③《二六新闻》，日本日报名。当时销路占全日第一。报社社长秋山定辅，曾为众议院议员，孙中山居日本时颇与往还。

- (1) 纪年之意义
- (2) 纪年之种类
- (3) 中国纪年之沿革
- 〔(4) 原缺〕
- (5) 中国近日新纪年之各说及其得失
- (6) 中国新纪年之托始
- (7) 中国纪年之将来

下篇

- (8) 中国纪年与各国纪年对照表
- (9) 结论

下午，申初，至越州馆，在李仲卿处晚餐。戌初，回。阅报，知俄国革命党大起，全国各等社会皆动云。噫，返视吾国之民气则何如矣！

十六日 晴

巳正，至张步青寓。时杂志已印成，余与步青拟定下日曜日开会发行之^①。午正，回。

十七日 晴

午初，至田梓琴寓。未初，回。阅报，载清政府拟兴复海军事，然未确也。申正，至会馆阅书。酉正〔初〕，回。酉正，至越州馆，时李仲卿将归国，杂志社会会计举人代理，时有田梓琴、

^①日曜日，即星期日。古代犹太教及基督教历书定七日为一星期，顺序为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后通行世界各国。日本人译为七曜日。我国于公元四世纪后传入此法。

吴绍先等均在，遂举得白楚香焉^①。戊初，回。

十八日 阴

巳正，至罗子云寓^②，谈良久。午初，回。申初，至刘林生寓。酉初，回。

十九日 晴

巳正，至郭瑶皆寓。午初，回。作时评一篇，题为《呜呼，汉奴！》。时美国之满洲留学生致信在东京之同族，有“杀尽汉奴”之语也^③。申正，至一书店，购《婚姻进化》及《法律上之结婚》二书。寻回。酉正，至永井德子家^④，坐良久，言语不通，甚不便。戌初，回。

二十日 阴

未正，偕郭瑶皆至振武学校，晤得湖北同学江浴岷等诸君^⑤，

①白逾桓，字楚香，湖北天门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1904年春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被举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会会计。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宋教仁同赴辽东活动，设立同盟会辽东支部，被逮入狱。辛亥前逃至北京，改名吴操，字友石，与景定成创办《国风日报》。辛亥革命时，任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参谋长、北方革命协会评议、津军都督，策划天津起义。“二次革命”失败后，曾参加“欧事研究会”。 ②罗杰，字峙云，也作子云，湘南长沙人。原为华兴会会员，后参加保皇会，成为立宪派骨干。历任湖南政法学堂监督、谘议局审议长、辛亥俱乐部总部议员及湖南支部组织者。 ③此信宋教仁是年曾予以刊印成册，题为《灭汉种策》。卷首题词：“胡灭汉，存一半；汉灭胡，一个无。”刊印说明称，系在横滨、东京间火车上拾得。实为鼓吹反清革命的反宣传品，当时影响很大。也有疑为宋教仁杜撰者。后收入思汉子所辑《汉满杂拾》中。 ④永井德子，也作永井德（永井トク），日人。为宋教仁在东京时女友。 ⑤江隽，字浴岷，也作峪岷，湖南平江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又与宋氏于武昌同学。1904年春，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后加入同盟会。

言及办杂志事，皆赞成之。又晤李小园^①，湖北潜江人也，甚有士名。余说其担任杂志作文事，彼应之，坐谈良久。申正，回。

二十一日 雨

巳正，至郭瑶皆寓。寻回。

二十二日 雨

未初，至会馆，开杂志会，发行章程。到会计三十余人，新入股者十余人。酉初，毕事，回。

二十三日 晴

巳正，至郭瑶皆寓。寻回。午正，至田梓琴寓，有所商。寻回。

二十四日 晴

巳正，往田梓琴寓，不遇，乃至道德馆，晤龙际云、翁国钧^②，言及办杂志事，二君皆愿附入一股。午初，至筑地馆，访杜星五^③，坐谈良久，并留午膳。未初，至崎越馆，访雷道亨，并促其速作《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辞。未正，至卧龙馆黄绩臣

①李书城，原名唐，字晓垣，也作小园、小垣，湖北潜江人。武昌经心书院学生。1902年春留学日本东京。次年，与刘成禺等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时在陆军士官学校肄业。同盟会会员。归国后曾任广西将弁学堂提调。与黄兴交谊甚笃，辛亥革命后，多在黄兴幕下供职，曾任武汉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南京留守府总参议等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②翁巩，字国钧，湖南湘阴人。华兴会会员。南洋水师学堂机器专科毕业，曾任湖南实业学堂教习。③杜慎愧，字星五，也作兴五，湖南慈利人。1904年夏，留学日本东京百科学学校，参加三点会。辛亥革命后，在华北各地广开山堂，为青帮首领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参加四川帮会活动。

处①，会议组织速成陆军事，坐良久。程润森（江苏人）、平山周（日本人）至②，罗子云等与程润森议不合，乃未决议而散。酉初，复至越州馆，在白楚香处取得杂志社日金十五元而回。夜，写致《警钟》社、《中外日报》馆、《时报》馆、《中国日报》馆等信③，皆为杂志事，欲其代登章程于彼之报内也。亥正，读东语半时，就寝。

二十五日 晴

巳初，至胜光馆张步青处，谈良久。午初，回。未正，至九段劝业场，购簿记，复至一书肆，购得岩本千纲《暹罗、老挝、安南三国探险实纪》一部及《新佛教》、《地学界》、《支那》一月份各

①黄笃谥，字绩臣，湖南湘潭人。1903年4月留学日本。时在东京测量学校肄业。后为同盟会会员，曾随黄兴参加钦、廉之役。②程家桧，字润孙，也作润生、润森、韵笙、韵荪，安徽休宁人（宋日记中称江苏人，误）。1899年秋留学日本东京，毕业于帝国大学农科。支那亡国纪念会发起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主要成员，同盟会本部执行部外务科负责人。归国后，曾在京师大学堂任教。交往错综复杂，既与党人共同活动，又与清肃亲王善耆保持联系。辛亥革命后，任赵秉钧顾问、参事。及袁世凯阴谋称帝，曾撰《袁世凯皇帝梦》一文，开展反袁活动。1914年9月为袁杀害。平山周（1871—1940）别署古研氏，日本福冈县人。与宫崎寅藏最早结识孙中山，1896年加入兴中会。1897—1898年，两度到中国，与毕永年等调查两湖哥老会情况。东亚同文会和黑龙会会员。著有《中国秘密社会史》、《支那革命运动》等书。前书由宋教仁（署名桃源逸士）撰序发行。1907年后，因事与孙中山不合，往返渐疏。③《中外日报》，1898年5月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主编。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拥护清政府所谓“新政”，反对革命。1908年4月停刊。《时报》，1904年6月创刊于上海。主持者狄葆贤（楚青），主笔陈冷。该报独创体裁，不落俗套，如首辟时评一栏，及注重图画、文艺等，对当时报刊的革新有一定影响。《中国日报》，兴中会机关刊物，1900年1月创办于香港。1905年后成为同盟会的主要报纸之一，继续发行。兼出十日刊《中国旬报》。社长兼总编辑为陈少白。1906年7月改组，由冯自由任社长兼总编辑。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阵地。1913年8月被龙济光查封。

一册。申正，至升盛馆，访彭希明^①，不遇而回，写致胡经武信。

二十六日 晴

巳初，至卧龙馆鲁文卿处，郭瑶皆已取回杂志原稿用纸一千张，概交余。午初，至越州馆田梓琴处午餐，见彼处有《警世钟》数册^②，余遂取一册，摘其开始所印之黄帝肖像，将为插入杂志之用。乃并题数语于背，曰：“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未初，至爱两〔雨〕堂取印章。未正，至罗子云寓，不遇，乃至东新译社陈星台处^③，谈良久。申初，至刘林生处。酉初，回。戌初，至大岛馆戴伯咏处^④，属其译英文，复坐良久而回。安沼白来谈^⑤，移时去。亥初，两接曾搏〔抔〕九来信^⑥，约二十八日开同乡会。

①彭渊恂，字希民，也作希明，湖南长沙人。华兴会早期会员。后加入同盟会，又跨入国民宪政会及政闻社，为政闻社常务干事。两派论争激烈时，为双方所责难，遂宣布脱离两派之政治关系，而保持个人友谊。辛亥革命后，历任长沙《国民日报》、上海《共和民报》编辑，从事反袁宣传。②《警世钟》，陈天华著，写于1903年。以通俗文字，指出当时中国在帝国主义残暴侵略和清政府卖国政策下处于被瓜分的危境，呼吁各阶层各职业的人们警醒起来，担负起救国的责任。流传甚广，对反清革命起了重大的宣传鼓动作用。③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903年春，留学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在日期间，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创办东新译社，以极大热情和毅力从事著作，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所著《猛回头》、《警世钟》、《中国革命史论》等，当时影响甚大。同盟会成立时，任会章起草员。1905年冬，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愤投海自杀。在《绝命辞》中，勉励党人“坚忍奉公，力学爱国。”④戴修龄，字伯咏，湖南武陵（今常德）人。时在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肄业。⑤安百一，字沼白，河南开封人。1902年在开封设立半日学堂，宣传反清革命，为人告发，逃亡日本。辗转横滨、东京间，以做苦工为生。后加入同盟会。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与车钺归国谋策应，事败不知所终。⑥曾鲲化，字抔九，湖南新化人。1902年春留学日本岩仓铁道学校，归国后任湖南铁道总办，依附于王先谦。辛亥革命后任铁道部参事。著有《中国铁路史》。

二十七日 晴

巳初，彭希明、徐运奎来，谈最久。时陈星台将有北京之行，运奎谋与余极力反对其说，余允之。午初，至越州馆，邀田梓卿、黄谷庵偕至埭越馆^①，访雷道亨，不遇，乃至盛廉生、熊知白等寓^②，谈片刻。午正，复至越州馆午餐。未正，至道德馆，访龙际云，不遇。申初，至湘西学会陈古岩处^③，坐谈良久，留晚餐。酉初，回。戌初，邀李和卿至永井家，坐谈至二点钟之久。戌正，回。见案有罗子云信，乃告以组织速成陆军事，已归程润生担当者也。

二十八日 阴

辰正，安沼白来，谈良久去。午初，至周海南寓^④，问以程润生组织速成陆军事究竟若何？渠答以犹待商酌云。未初，至罗子云寓。未正，回。申正，彭希明来，要余至山本馆刘霖生处，晤黄庆午、章行严，会商一切事件。时陈星台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余等皆反对其说，拟于明日开同乡会时，行干涉主义，议决。戌初，回。

①黄崇坚，字谷庵，安徽太平人。1904年9月东渡日本。时在东京补习日文。后加入同盟会。②盛时，字廉生，也作莲生，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1904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湖南都督府司法司司长。熊崇煦，字知白，湖南南洲（今南县）人。廩生。戊戌变法期间，常为《湘报》撰稿。1904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③陈芳龄，字古岩，湖南溆浦人。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工手学校。后加入同盟会。④周北熊，字海南，湖北黄陂人。1903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二十九日 阴

辰正，至湘西学会，是日为湘西开本月例会之期，时至者约五十人上下。先经谢伯勋演说开会理由^①，讫，余乃次演对于瓜分问题，大反对要求政府之说，而主张各省独立自主。座中有反对者，亦有赞成者，未决议而散。午正，至崎越馆雷道亨处，谈片刻。未初，至越州馆黄谷庵处午餐。未正，至海国馆章行严处，坐谈片刻。申初，回。酉正，复至海国馆章行严处，不遇，乃至彭希明处，亦不遇。戌初，回。

三十日 阴

辰正，往锦辉馆，赴湖南同乡会。时至者约二百人，皆决议不赞成要求政府之说，而主张全省独立自主，至午正始散。余偕胡文岩、杨仲达、陈伟臣回午餐^②。未初，余至成昌楼，与柳聘农等食料理，讫。申初，至聘农寓，聘农与柳济贞、彭希明、徐运奎皆寓升盛馆者也。酉初，至张步青寓，谈片刻。酉正，至郭瑶皆寓，不遇，乃至一书肆，购《香港男女四〔之〕绝叫》、《雄辩

^①谢重光，字伯勋，湖南保靖人。举人。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回国后历任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教务长、四川制军署文案。1916年，与张溶川在乾城独立反袁，1917年任湘西护法军副总司令。

^②胡善思，字文岩，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后为政闻社社员。杨守康，字仲达，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后为政闻社社员。陈强，字伟成，也作伟臣、伟丞、惟成，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转入陆军士官学校，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夕，参加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训练工作。长沙光复后，随同王隆中率师援鄂。旋返湘，任第八旅旅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参与组织“欧事研究会”。1916年，回湖南响应云南护国军起义。1921—1923年，出任湖南审计院院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退出政治舞台。1944年卒。

术》、《谈话法》、《法律上结婚》各一册而回。戊初，至永井家，坐谈良久，以《男女之绝叫》、《法律上结婚》二书赠之。戊正，回。

三十一日 阴

午正，黄庆午来，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①。以星台前对余说有曾谒梁卓如及屡次通信之事^②，遂拟以改变宗旨、受保皇党运动责之。庆午乃约余明日同至渠处开特别谈判，余允之。未正，渠去，郭瑶皆来，偕余至加藤馆取相片，遂同至留学生会馆，阅报良久。晤秋璇卿，坐谈一刻。申正，至一书肆，购《罗马教皇》、《国际地理学》各一册而回。

二 月

一 日 阴

辰正，至顺天中学校上日语、英语课。此课为新开之一班，每月学费一元五十钱，学一科者一元；每日分三班，上午八时至十时英语，十时至十二时日语，下午六时至十时日语， 时至 时英

^①陈天华在日期间，积极宣传革命，影响很大。改良派梁启超遂经由原华兴会会员徐佛苏、罗杰介绍，对陈多方拉拢。1905年1月，日本报刊纷传列强将瓜分中国，陈天华愤甚，向留学生会馆发出《要求救亡意见书》，建议向清政府请愿救亡，并拟将北上陈情。黄兴、宋教仁等反对倚赖清政府，特加劝阻。陈遂打消此意。此处所称“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即指此。 ^②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学生。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次年来湘，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随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开展反袁活动。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语^①。余是时缴学钱一元五十钱，乃入其上午一班。先教习英语者日〔日〕里见大次，教日语者日〔日〕芝田^②，教授皆颇得法，惟不解支那语为甚难耳。午初毕，回。午餐后，至黄庆午寓，遂同至东新译社，与陈星台大开谈判，而余则实证其受保皇党之运动，辨难良久，尚未解决。星台以日本警察干涉此事，赴警署而去。余遂回。酉初，雨、雪。

二 日 阴

巳正，至顺天学校上课。午正，回（以后每日上课皆不书，惟休息或未去则书）。申初，黄庆午来，言陈星台事已干涉其不作云，良久去。

三 日 晴

申正，至郭瑶皆寓，偕瑶皆及黄毅侯至神保町各书店，遂购得《万国大年表》、《世界十伟人》、《东西二十四杰》各一册，及《太阳》、《教育界》各一册。酉初，回。戌初，至越州馆访田梓琴等，不遇而回。是日为吾国之除日，一年已尽，此身犹昔，缅想祖国，凄然者久之。

四 日 晴

清晨〔晨〕，余未起，觉微有疾。是日为吾国之元日，湘西学会开新年会，余遂未去。夜，至刘林生寓，不遇而回。

五 日 晴

巳正，戴渭卿来，留午餐而去。未初，至黄庆午、章行严、

①、②文中空格为原有的。

彭希明等寓，皆不遇。申初，回，复至越州馆田梓琴处，坐良久，在吴绍先处晚餐。酉初，至刘林生寓，谈最久，所言湖南风潮起落之祥形及以后之办法。戌正，回。作《二十世纪之支那》时评一则：（《呜呼，汉奴！》）

六 日 晴

午正，至黄毅侯寓，遂偕郭瑶皆至东明馆，购得华盛顿肖像一张，将为插入《二十世纪之支那》之用也。未初，遂偕黄、郭二君至熊田印刷所，以华盛顿像与之，属其印刷。申初，至留学生会馆，阅报良久，并购得正则英文教科[书]及《西力东侵史》。申正，至一书肆，购《外国人名地名辞典》及《扬子江》。酉初，回。写致万午亭信，嘱其当《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所事。戌初，至越州馆杨仲达处。仲达言及有人将往东三省施运动手段一事，欲与余商其详法；余不甚赞成之。

七 日

辰初，自越州馆回。未正，至郭瑶皆寓。寻回。酉正，至黄庆午寓，谈良久。戌初，回。途遇永井卜夕，欲邀余至其家，余谢之，遂随伊行，良久，至仲猿乐町，乃别而回。

八 日 晴

作《汉族侵略史》叙例，未成。

九 日 晴

辰正，至卧龙馆，遂邀郭瑶皆、黄毅侯同至熊田活馆所，议印刷杂志事。彼之干事对毅侯言，前日所定之价，其便宜过甚，

欲议增加之。余等皆不允，乃计议另觅印刷处印刷之，遂索回前所交之黄帝、华盛顿肖像而去。午正，复同二君至秀英舍议此事，经毅侯再三磋磨，议始成。每期刷三千部，每部一百二十页，都值一百八十二元。遂交黄帝肖像以便先刻，讫，辞去。未初，至成昌楼食午餐。申初，回。酉正，至永井家，坐良久。戌正，回。

十 日 晴

辰正，至顺天学校，遇田梓琴，遂托其转属《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书记员速发邮信至各社员处，催缴股金。午正，至升盛馆，谈片刻。未正，回。郭瑶皆来，邀余同访日本之女教育家金井歌子，遂同去。至伊家，不遇而回。酉初，至海国馆章行严寓，谈良久。戌初，回。接同乡会来信，知各县举代议士(改良章程，而桃源即举得余，约后日议事者也)。

十一日 晴

巳初，郭瑶皆来，遂邀余同往金井歌子家。既晤面，则二十四五之女郎。余固〔因〕不能日语，遂以笔谈。彼言甚关心于日本女子之卑劣，欲大整顿之，而以精神的、物质的二者之文明为目的。又言欲先扩清精神，必先依宗教。又言诸君之革命，必抱一死自己之目的，当此战争之际，我甚愿诸君之从速实行，此一好机会也；若有可以赞助之处，余必极力行之。又言支那之留学生轻佻浮薄者居多，实亦一恨事。谈至一时半之久。余复询以办杂志规例及对于日政府有无交涉；渠答以明日为余调查清白，后日当即告复。谈讫，复赠余以《二十世纪之妇人》一册，渠等所出版之女子杂志也。午初，辞去回寓。刘林生来，邀余同往秋璇卿寓

议事。午餐讫，遂同去秋处，本乡元町元日馆也，议良久。申初，复同至会馆阅报，并购得《世界十女杰》书一册。酉初，回。晚餐讫，复至秋璇卿寓，晤得彭金门、沈强汉^①，谈最久。沈君时有旅行大版〔阪，下同〕之事，不日起程；邀余，余允之。戌初，回。

十二日 晴

辰正，至郭瑶皆寓，坐片刻回。未初，至留学生会馆收股金，白楚香、张步青等皆至，都坐待至三时之久，而来缴股金者甚寥寥也。申正，事毕，回。途遇柳聘农，邀余至其寓，坐谈良久。酉初，回。金井歌子寄邮片来，言杂志须纳保证金事。

十三日 阴

辰正，至东新译社陈星台处，谈良久。巳正，至刘林生寓，遂偕至龙铁园寓，坐片刻。午初，回。未初，至张步青寓，谈良久，留晚餐。酉初，至李锦堂寓^②。酉正，回。

十四日 晴

辰正，至劝工场购衣物等件，复至数书肆翻阅古本书，无所得而回。午正，至陈星台处，坐良久回。郭瑶皆来，与余谈及旅行大版之事，极力赞成，并劝余速行。余遂拟即于今日晚间坐火

^①彭竹阳，字金门，四川巴县人。1904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结识黄兴、陶成章、秋瑾等，参加反清革命活动。 沈种，字强汉，江苏长洲（今苏州）人。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 ^②李长春，字锦堂，云南广西（今泸西）人。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

车而去。未正，至秋璇卿寓，坐良久，留晚餐。申正，至张步青寓，告以大版之行，并邀其送余至新桥火车栈，渠允之。乃约至郭瑶皆寓会齐，而余先回收拾一切。酉正，至瑶皆寓，张君至已久，言火车开行时刻已过，今夜已不能去，可于明早起行。余遂回。

十五日 晴

辰正，余将往新桥，路遇张步青，乃邀余同去。巳初，至火车栈，则十二时始有车开，乃购得乘车券一纸（自东京至大版四元一钱）以坐待之。午正，登车开行。车中人甚嘈杂，而余言语不甚通，颇苦人云。车行每十余里，数十里必一停，其地名不悉记载。酉正，至静冈市（骏州第一之都会，市舍甚盛，为日本三十四联队之营所）。亥初，至名古屋（为关西铁道自此分歧至大版各处乘换之所，与东、西京为繁荣之三都，名胜甚众）。亥正，至岐埠（亦一大市）。子初，至彦根（滨临琵琶湖，风景甚佳，此地昔井伊氏之所居也^①）。丑正，至京都（即西京）。彻夜未合眼也。

十六日 晴

辰正，抵大阪，余下车，至久世田屋寓焉。时沈强汉已在此，

^①井伊氏，指日本十九世纪著名政治家井伊直弼（1817—1860）。1850年，被封为彦根第十八代藩主，改革藩制，颇著成效。1858年，擢为幕府大老职，改变日本锁国政策，决定开国之大方针；又扶持德川家茂继将军位。1860年被反对派刺死。

彼于前二日至者也。早餐讫，遂偕强汉至范旭东寓^①，吾湘人也，坐谈良久而回。午初，王薇伯来寓^②。薇伯，山西籍，而生长苏，与强汉友善。余前日曾闻秋瑾言及其为人，至是始晤之。未初，遂偕沈、王同至大阪之所谓名胜四天王寺者，日本佛教起点之地，圣德太子留大纪念之所也^③。既至，亦无大意识，游观良久。申正，回。酉正，偕强汉至孙实甫家，强汉之同乡，大保险商也。既至，不遇。戌正，回。

十七日 阴

辰正，至各街游览良久，市情之繁盛，都人之富庶，皆不减东京也。午正，至一书肆，购得《浦盐斯德》一本^④。未初，回。酉初，至孙实甫家，谈良久。戌初，回。

十八日 阴

午正，至西区，购得洗濯物数种。未初，回。

十九日 阴 下午雨、雪

写致刘林生信。

①范锐（1884—1945），字旭东，湖南湘阴人。1901年秋留学日本大阪预备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学化学。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任职。1914年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盐业公司。后创办永利制碱公司。②王阴藩，字微白，也作薇伯，山西汾阳人。1904年7月留学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山西主盟人。曾任东京华商古今图书局撰述。辛亥革命后，先后在上海、北京创办《民强报》、《日知报》，反对袁世凯称帝。③圣德太子（574—622），原名厩户，日本用明天皇第二子。公元593年立为太子，摄行国政。在职期间，制定冠位十二阶，订宪法十七条，抑制豪族，加强皇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文物制度，为大化革新的先声。笃信佛教，修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并著诸佛经疏义，实为日本佛教的创始者。④浦盐斯德，即海参崴。此处为书名。

二十日 阴

未初，至王薇伯寓，坐良久，遂偕至沈 寓、江 寓^①。
申正，回。

二十一日 阴

二十二日 晴

二十三日 晴

偕王薇伯起行回东京。午初，至火车站购车券，遂登车。未初，开行。申初，过京都府。亥初，过名古屋。时同车有二军人，新〔自〕满洲战地归者，稍通中语，与余及王薇伯谈及满洲军事及风土人情甚多。子初，过静冈市。彻夜未睡，因时与薇伯谈，较前夜稍不苦也。

二十四日 晴

辰正，至东京新桥下车。巳正，回寓。未初，至刘林生寓，谈良久。未正，至黄庆午寓。申初，至秋璇卿寓，谈最久。酉初，回。

二十五日 晴

巳初，至范任卿寓^②，不遇而回。至会馆阅报，良久。午初，回。

^①空格为原有的。二人名号不详。 ^②范熙壬，字任卿，湖北黄陂人。1903年11月，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二十六日 晴

顺天学校日语、英语课，余皆不欲上，遂拟自今日始不去矣。申初，至郭瑶皆寓。酉初，回。

二十七日 阴

作《汉族侵略史》叙例成，共十三页。申初，至东樱馆访范任卿，邀其任杂志事也；渠允之。酉初，至张步青寓，谈良久而回。夜，雨、雪。

二十八日 阴

巳正，至田梓琴寓，谈良久。与梓琴忽想得作《募建洪秀全铜像启》一篇，以激发国民。而余二人皆不能作，乃致一信于高天梅^①，属其速作焉。午正，回。未正，至神保町各书店，购得《南岛沿革史》、《地文地图》、《体育实业之东亚》、《东洋历史表解》、《外国地理表解》各书。申正，回。酉正，至鲁文卿寓，坐谈片刻而回。写致震亚社信^②，订其当杂志发行所也。又写致李仲卿信，告知杂志现已大有进步。讫，编正月分时事日史，未成。《警钟》社寄《警钟日报》来（自中正月十一日起）。

二十九日 晴

巳初，至高天梅寓，谈良久。午初，至旭洋俊贺年仙寓，谈

^①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时为《新民丛报》撰述。旋加入同盟会，为江苏主盟人。主编《醒狮》杂志，又为《民报》撰稿，宣传反清革命。为南社创始人之一。后期趋于消沉。有《天梅遗集》等传世。 ^②震亚社，在武汉的书报社。

最久，并留晚餐。酉初，至湘西学会陈古岩处，问其代收杨玉山所作理化文稿是否已脱稿^①？渠即交余《物理学之应用》一篇。戌初，回。

三 月

一 日 晴

致《新民丛报》社信^②。订阅《时报》一份，并寄日金二元。午正，至留学生会馆，阅报良久。未正，回。申初，至田梓琴寓，遂偕梓琴及高天梅至本乡访蒋观云^③。因天梅忘其住址，寻良久，不得，遂回。接《中国日报》馆记者冯自由来函^④，言愿代派《二十世纪之支那》。

二 日 晴

午正，至刘林生寓。遂偕林生至彭希明寓及黄庆午寓，皆不遇；乃至柳病农寓，坐片刻而回。《警钟日报》寄来。申初，陈星

^①杨士辉，字玉山，湖南晃州（今新晃）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904年11月赴日，此时尚未入学。 ^②《新民丛报》，资产阶级改良派重要刊物，190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半月刊。主编为梁启超，撰稿人有韩文举、蒋智由等。宣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同盟会成立后，出版《民报》，对其言论展开猛烈批驳。1907年，被迫停刊。 ^③蒋智由，字观云，号惺斋，浙江诸暨人。1902年，参与发起中国教育会，任爱国学社教员。1903年初，东渡日本，为《新民丛报》撰述，又曾任《浙江潮》总编辑。1907年，与梁启超等组织政闻社，鼓吹君主立宪。 ^④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建华，广东南海人。兴中会早期会员。时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次年任该报社长兼香港同盟会分会长。后赴北美，先后任《大汉日报》记者、《大同日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归国，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机要秘书、稽勋局局长、国民党美洲支部长、中华革命党党务部次长等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反对国共合作，为西山会议派主要成员。

台来议事，未终局，适王薇伯、沈强汉来，星台乃去。强汉以昨夜由大阪来者也。二君与余谈最久，强汉先去，薇伯留晚餐而去。酉正，至一书肆，购得《史学界》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一套^①，寻回。戌初，至永井瞻一家^②，坐谈良久，渠出茶点食之。戌正，回。

三 日 阴

巳正，至田梓琴寓。寻回。作《二十世纪之支那》时评二则（内国时评）。写致罗立中、曾松乔、欧阳骏民、汪毓松信。夜，雨。

四 日 大雨

作《二十世纪之支那》时评三则（内国时评）。

五 日 晴

巳正，至田梓琴寓。午餐后，偕至高天梅寓，邀天梅至本乡访蒋观云。既至，则观云已外出。乃复同至上野图书馆，将阅书，而阅者已满，遂回。途中电车上遗失日金四元。酉初，复至蒋观云寓，又不遇，晤得刘同仁^③，武进人也。酉正，回。至书肆，购《古钱鉴》、《海外奇谈》二册。戌初，回。

六 日 晴

作时评三则（评论之评论）。未正，至会馆阅报。申正，回，

^①此处指日本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即公元1899年至1901年。

^②永井瞻一，日本人，永井德子之父。为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同情中国革命。

^③刘成志，字同仁，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03年12月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写致冯自由信。阅报，知日舰队至香港南。

七 日 晴

巳初，至田梓琴寓。午初，至刘林生寓。申初，回，复至田梓琴寓。戌初，偕梓琴至罗子云寓。子云言及杂志事^①，有改为《政法报》之意，问余可否？余姑应之。戌正，回。小川升一郎来^②，谈良久。时杂志作文者少，余托其代译日报，每篇给金一元。伊允之。

八 日 阴

辰正，至郭瑶皆寓。巳正，偕瑶皆至会馆阅报。午初，至黄庆午寓，留午餐。午正，回。申初，偕申锦章至本乡访杨凤生^③。初至一次，不遇，乃去往市上游览良久；复至，又不遇；如是者三次，至末一次乃遇之。遂以特来邀其作报相告，渠允之，作哲学，有暇则间作小说亦可。酉正，回。

九 日 晴

午正，至薇伯寓，谈最久。未初，至张次勋寓^④。未正，回。接曾搏〔转〕九信，言十二日开湖南代议士会。

①此杂志指戡翼翬、罗杰等发行的《译书汇编》。1900年底创刊于日本东京。是留学界出版最早的月刊。曾译载卢骚《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著作，对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起了一定作用。后改名《政法学报》。②小川升一郎，日人，事迹不详。③扬子玉，字凤笙，也作风生，湖南芷江人。戊戌变法时，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常为《湘报》撰稿。1904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④张铭彝，字次勋，湖南南洲（今南县）人。1904年7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秘书官。

十日 晴

作时评二则（内国、外国各一）。午初，郭瑶皆来，言有日本体育会者，专教授徒手及兵式操法，邀余同学之。未初，遂偕〔至〕九段该会事务〔所〕报名，并缴学费一元五十钱。申初，上操场，教习 教徒手操^①，计一时，毕；复习兵式操一时，教习则也^②。酉初，回。

十一日 晴

写致曾松乔、欧阳骏民信，论作时评二则（《黑龙江尚设民官耶？》、《练神机营何为乎？》）。阅报，知日军已占奉天矣^③。

十二日 晴

辰正，至会馆，与代议士会议。所议之事鄙琐不屑记也。复阅报，知日军已于午前占兴京矣^④。午正，回。

十三日 雨

辑《竹头木屑录》三则。申初，至体育会上操（以后皆不书）。酉初，回。小川升一郎来，交余以所译稿二篇，译笔未大善也。

十四日 晴

小川所译之《国民与战争之关系》一篇，余欲登入杂志，而译笔

①、②空格为原有的。 ③奉天，清府名。辖境屡经变更，清末为今辽宁辽河以东，铁岭、开原、法库以南，千山、碧流河以西地区。治所在今沈阳市。 ④兴京，清厅名。辖境相当于今辽宁新宾、桓仁及吉林通化、浑江、辑安等地。治所在今新宾县。

稍劣，乃为之改易一通，是日未毕事也。酉正，偕郭瑶皆至王小宋寓^①，谈最久。言及杂志事，王君出《伦理学》数篇与余，乃《汉声》未印之稿也^②。戌初，回。

十五日 晴

午初，《国民与战争之关系》复为之删改二节，犹未毕也。写致蒋观云信，仍请其作杂志发刊辞事。未初，至会馆，阅报，知日舰至新嘉坡海面。申正，至田梓琴寓。午初，回，观《粤军志》。时余欲著《太平天国地理志》，乃于是书内录其兵力所及各地名，汇为一册以预备焉。

十六日 晴

午初，至盖平馆杨凤生寓，不遇，归途买得《人类学》杂志二册而回。上海《警钟日报》，《时报》皆寄至。

十七日 晴

时《二十世纪之支那》文稿仍甚少，余思索再三，竟无良法，乃拟开会集各社员提议维持方法；遂于下午发各社员处邮片，约十九日上午开会于会馆。

十八日 晴

下午，刘林生、罗品山来^③，坐良久而去。戌初，至张步青

^①王璟芳，字小宋，湖北恩施人。1899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3年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一说，拒俄义勇队被日政府勒令解散，系由王向清政府告密所致。
^②《汉声》，即《湖北学生界》第六期起所改名，书内仍书《湖北学生界》字样。创刊于1903年1月，共出至第八期。
^③罗良铎，字品山，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1904年5月留学日本东京警视厅警察科。后加入同盟会。

寓，不遇，乃至郭瑶皆寓。戌正，回。

十九日 晴

辰初，至会馆开会。时到者三十余人。余乃演说杂志所以不能出版原因：一由于各社员股金未交，经济不足；一由于文稿不能收齐，不能付印，所以迟迟至今尚未出版。且即能出第一期，而下期不能出，亦甚无谓，必须全体社员设法维持方好。说毕，陈星台乃起辞编辑之任，众人皆短气焉。直至午正，迄不得一良法而散。噫，亦可叹矣！未初，回。酉初，至吴绍先寓，坐良久。戌初，至一书店，购得《军事汇报》及《万国舆图》而回。接石卿自家寄来信，称家内皆平安，渠于去冬曾系狱月余，族中人皆恨余，甚至有祷神求拿获余者，惟春皋、文卿略见天良^①；又，朱叔彝甚为曲全^②，密派亲兵至家弹压保护云云。上海《时报》寄来。

二十日 阴

巳正，同杨仲达至神保病院诊病，医三数人，卸衣周身诊视，皆云无病；卒，一看护妇谓余，以后宜每晚九时就睡，每朝六时起，否则生病云。午初回。写一信致陈义卿^③，并寄去余去冬在上海同胡经武所当时计票一张及日金八元，托其代余购去焉。夜，雨。

二十一日 雪 下午止

写致石卿信及仙舫信^④，告以此间情形也。接振武学校戴君

①春皋、文卿、均宋教仁堂兄弟，春皋曾任族长，文卿能绘画。②朱益浚，字叔彝，江西莲花人。1902年，曾任湖南学务处提调。时为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③陈义卿，湖北汉阳人。曾参加自立会，在常德做木排生意，掩蔽活动。④仙舫，宋教仁堂兄，当地名中医。

渭卿等来片，谓《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既总编辑皆辞职，宜从此解散云云。未初，郭瑶皆来，谓陈〔程〕润生有意充当《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总编辑，邀余去与之议妥。未正，遂偕去。既晤面，余遂告以情形并现无总编辑事，陈〔程〕君应之。申初，回。夜，与李和卿冲突一次，和卿气愤甚。然不是之原因及无礼之应付，皆由余不知“毋我负人”之义所致也，今而后，余知勉矣。

二十二日 阴

接戴渭卿、江峪岷等八人来函，称《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皆不愿入股，请余于下礼拜开会解散之云云。下午，郭瑶皆、白楚香、田梓卿皆来，与余议杂志之办法，皆不主张解散。余遂拟于下次开会时，待众公决焉。

二十三日 晴

巳正，至永井德家，谈良久。午初，回。未初，至田梓卿寓。未正，至刘林生寓。申初，至秋璇卿寓。酉初，回。解子开来^①，启口辄以出杂志事催余，余应之。夜，接石卿来信，所言皆家中米盐鸡鸭琐屑之事而已。

二十四日 雨

上海《警钟报》、《时报》皆寄至。刘林生来，坐良久去。申初，至浩养馆访沈强汉，不遇而回。

^①解涤青，字子开，湖北广济人。1903年3月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后加入同盟会。

二十五日 阴

发杂志社各员邮片，约明日开会。申初，至程润森家。酉初，回。写致《国粹学报》社信^①，订购该报半年，并寄出日金一元四十五钱。

二十六日 晴

巳初，同李和卿，刘子渊、戴抱贞等饯杨仲达行^②，仲达将于明日起行归国也。未正，至会馆开《二十世纪之支那》会，至者二十余人。先由余报告戴渭卿等欲解散之意见，及田梓琴等欲维持一定不散之意见，以待社员公决。卒之，赞成不散占多数，于是戴渭卿等皆退会。各社员乃推举总编辑，举得程润生。嗣余辞总庶务之任，众乃举得黄益庵当之^③。至申正散会。酉初，回，写致孙迪卿信及石卿信。

二十七日 晴

辰正，送杨仲达行，至新桥。巳正，回。偕李和卿至雉〔薤〕发店。午初，回。接戴渭卿信及江浴岷、陈性农邮片^④，皆大怪余不主张解散杂志之事，并索还退会股金，辞气甚厉。余遂作书

①《国粹学报》，1905年2月创刊于上海。月刊。邓实、刘师培主编。以“保种、爱国、存学”和“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宣传爱国反清思想。多载经、史、子及文字训诂等学术论文。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

②刘瀛，字子渊，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成城学校。戴修礼，字抱真，也作抱贞，湖南武陵（今常德）人。戊戌变法时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903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

③黄瀛元，字育庵，也作益庵，湖北宜昌人。1903年12月留学日本东京成城学校。

④陈晋，字性农，也作苻农，湖南长沙人。时肄业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湖南光复时，曾任都督焦达峰的秘书。继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顾问官。

复之，称此事之因果及余之苦衷，共十四页也。

二十八日 晴

辰，接江浴岷来信，皆责余不上学校及杂志社不退还戴渭卿等股金之词。顷之，戴渭卿来，谈及杂志退会事，渠言振武学校诸君皆有索还股金之意；余答以必处置周杞，君可勿虑云云。酉初，至白楚香寓，与高剑公谈良久，遂偕楚香至解子开家，坐一时许。戌初，至蔡达生寓^①，坐片刻。戌正，回。途中至一书店，购得《十九世纪谚〔谚〕海》、《各国演剧史》各一。

二十九日 阴

巳正，至程润生寓，与其夫人谈良久，日本人也。午初，至崔通约处^②。崔君，广东肇庆人，为《世界公益报》、《光报》（美国华人新出之宗教界机关报，专重耶苏教，日出一册）之记者。余与谈良久。午正，回。夜，至永井家，寻回。

三十日 晴

巳初，至郭瑶皆寓，时余有移寓之意，遂邀瑶皆同至神田各町觅房间，皆不得，卒至今以〔川〕小路二丁目十七番越后馆，有楼房颇好，遂拟居之。午初，回。未初，至劝工场购得和服一套

^①蔡文炳，字达生，湖北黄冈人。时肄业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后加入同盟会，回湖北运动军界。著有《死法》，轰动一时。武昌起义后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军法官。 ^②崔通约，原名洞若，字沧海，广东高明（今高鹤，清属肇庆府）人。康有为弟子，曾在澳门格致书院任教。后参加兴中会，为香港《中国日报》撰述，又与郑贯公创办《公益报》。此时流亡日本东京。

著之。申初，回。

三十一日 阴

余与李和卿拟于明日移寓越后馆，遂清检行李。未初，至刘林生寓，谈片刻。申初，回。酉正，至劝工场购日本布一轴。戌初，至永井德家，坐谈良久。先是，所购劝工场之布，本拟赠渠者，至是心内若怦怦欲动者然，遂不果。戌正，回。阅报，知俄波罗的〔海〕舰队抵锡兰岛。

四 月

一 日 大雨

巳正，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开职员会，发邮片于各社员。午初，至申锦章寓（渠已移至田畑馆），寻回。申正，同李和卿移寓至越后馆，在今川小路二丁目十七番地。余住之房间，月金六元三十钱，但每日辰日本料理也。

二 日 阴

辰正，至会馆，赴《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职员会，时到者十余人。程润生、黄益庵等商议办事方法，余乃将一切印记、簿册交黄益庵。至午初毕事，至富士见楼，赴湖南代议士会，议新章程。未正，至道德馆。申初，至筑地馆，与戴仲昆兄弟谈最久^①。酉初，回。戌初，至申锦章寓，不遇，至向达生寓。戌正，回，属主人

^①戴修治，字仲昆，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8月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普通科。其弟修瓚，字君亮，1904年4月留学弘文学院。

代为订购《日本新闻》。

三 日 雨

戴渭卿、贺联仙来，谈最久。午餐后，偕渭卿至道德馆，议常德中学堂送陆军学生事。申初，回。酉初，至申锦章寓，谈片刻，晤得驹井德三，日本人，朱明后裔也，其祖因明亡避来日本者，与谈最久。渠甚不忘祖国，恨满人深（余问其思复九世之仇乎？彼答云：“恨彻骨髓！”），甚欲中国人革命云云。戌正，回，大雨。

四 日 阴

巳正，至郭瑶皆处。未初，至会馆阅报。申正，至刘林生寓，不遇而回。夜，戌初，白楚香来，告余以解子开将归国去，所经理《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会会计事毫无着落，可速向彼追问云云。余遂偕楚香至顺天院寻解子开，遇之，问其何日归国，可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款交出。渠答语含糊，约明日与黄益庵商之而已。余乃至田梓琴寓，坐良久而回。阅报，知前月王汉刺铁良于安阳^①，不果，自投井死。噫，可痛矣！

五 日 阴

辰正，至黄益庵寓，告以解子开事。巳正，遂偕益庵至子开家寻之，不遇；又至陈香茗寓（解同县人）^②，问子解〔开〕情事，

^①王汉，字竹庵，后名潮，字怒涛，湖北蕲水人。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1904年秋，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谋起义事泄后，与胡瑛将武器匿藏鸚鵡州。不久，清户部侍郎铁良巡察长江沿岸各省抵鄂，汉遂与胡瑛等密谋除之。1905年初，铁良乘火车北上，他尾追至河南安阳，以手枪射击，不中，被追捕投井自尽。 ^②陈文哲，字象明，也作香茗，湖北广济人。1902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亦答以不知。午正，至郭瑶皆寓午餐。未初，复至解子开寓，与黄益庵同索其速交社款。渠将其行李一切，约值百余金，皆抵与益庵为质，限十日交款赎回。戌正，回。

六 日 雨

《时报》寄至，内载西藏条约已定，西藏归英、清两国保护云云^①。酉初，至驹井德三寓，谈最久。戌正，回。

七 日 晴

辰正，至乘马练习所习马术，此练习所隶属于日本体育会，每月学费金：每日操五元，间日操二元半。教习渡边贞次。余从前素不知乘马，至是始为有身以来乘马之第一次。初骑上马环走，次则向前直跑，跑良久，余忽自马上跌下，伏地不能起，经四五分〔钟〕之久，乃起，复骑上，跑良久始下。午初，回。未初，至神保院诊跌伤。申初，回。酉正，至日语讲习所报名，并交学费二元，订明日来上学。戌初，回。定阅本月《日本新闻》一份。

^①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1903年12月，英国侵略军大举入藏，1904年8月3日攻陷拉萨，9月7日迫使西藏三大寺首领签订《拉萨条约》，规定开辟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赔偿英国兵费五十万镑，拆除边境军备设施，西藏权益不得卖与外国等。但在人民群众压力下，清政府拒绝在条约上签字。1905年初，中英两国政府商决重新立约。双方谈判达十余次，至1906年4月，签订了《中英续议藏印条约》。英国虽然将《拉萨条约》中许多侵略权益保留下来，但续约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宋教仁在日记中引《时报》称西藏条约已定，西藏归英、清两国保护，系统议条约之前的传闻，与次年签约的历史事实不合。

八 日 晴

午初，至程润生家。未正，回。申正，至申锦章寓。酉初，至日语讲习所上课，读汉译《日本文典》，教师成田文太夫氏也。戌初，回。阅报，知俄波罗的〔海〕舰队过新嘉坡。

九 日 晴

徐竟成来告，言邹容已于前初二日死于上海狱中^①。我等可于来日曜日开追悼会。余应之。

十 日 晴

巳初，至会馆阅报，知俄波罗的〔海〕舰队抵阿南巴岛。

十 一 日 阴

午初，至刘林生寓。未正，回。

十 二 日 阴

巳正，至会馆阅报。午初，回。

十 三 日 阴

巳正，至郭瑶皆寓。午初，至戴琫璋寓，晤谈良久。午正，

^①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也作威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次年回国参加上海爱国学社，撰《革命军》一书，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由章炳麟作序发表，并刊文于《苏报》介绍，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苏报》案发生后，被判监禁二年。1905年4月2日暴死狱中。

至任子城寓^①，遂偕子城至日语讲习所及体育会，游览良久，并放枪，讫。未初，回。

十四日 雨 下午止

未初，至刘林生寓。未正，至会馆阅报，俄波罗的海舰队自阿南巴北航，盖与日舰接战之期不远矣。申初，至一书店，购得《北海道殖民图说》、《南阿新建国》及《南洋之风云》各一而回。

十五日 阴

巳正，至任子城寓，渠留午餐而回。

十六日 阴

巳正，至任子城寓。午初，回。未初，偕郭瑶皆至上野，游览良久。时樱花盛开，都人士女相携来游者人山人海，甚为繁闹云。申初，至玉川亭，赴追悼邹容、王汉大会。时到者将近二百人，亦天良之不容泯没者也。酉初，回。戌初，偕任子城、刘林生至东京座，观活动大写真。戌正，回。

十七日 雨

写致黄节信^②。申正，至郭瑶皆寓。酉正，至任子城寓。戌正，回。

^①任震，字子城，也作子臣，湖南巴陵（今岳阳）人。华兴会会员。时肄业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06年冬萍浏醴起义时回国谋策应，在城陵矶被捕，系狱一年后获释。辛亥革命时，曾代表湖北军政府押运军械接济湖南。 ^②黄节（1873—1935），字晦闻，广东顺德人。时在上海任《国粹学报》编辑。曾撰《黄史》一文，主张以黄帝纪年，推算方法较宋教仁所用者约迟二年。后与章炳麟等创办国学保存会，参加南社，宣传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政治上趋于保守。

十八日 晴

晨起阅报，知俄波罗的〔海〕舰队于前十四日碇泊法领安南之卡晤南（カムラン）湾^①。该湾在西贡北东约百六十海里，安南中最良好之位置，有内、外二港，外港长三海里余，幅二海里余，内港长八海里，幅约二乃至三海里，深度皆适于碇泊云。申正，至任子城寓，坐良久，复偕至会馆买书。戌初，回。

十九日 晴

巳初，刘林生来，遂偕至国光馆观《奉天大激战ハノラマ》^②，炮雨弹烟，血肉狼藉，如身临战场云。午正，回。酉正，至卧龙馆，商议调查邹容死由^③，拟明日开会。戌初，回。

二十日 晴

未初，至中国留学生优待俱乐部一览。该部为日人所立，购有书报，以待中国人之来观者。每人月纳金十钱，即可每日往观云。余纳金讫，阅报良久。未正，回。酉正，至会馆，赴商议调查邹容死由会，到会者共四十余人。公决定派张溥泉往上海任调查之事，而设机关于东，以黄庆午及四川顾、王、曹三君任之，经济则由众人捐集云。戌正，散会。回时忽雨。阅报，知日军又于十五日占通化县。

①卡晤南（カムラン）湾，即金兰湾。 ②《奉天大激战ハノラマ》，即《奉天大激战全景》。 ③邹容1905年4月2日暴死狱中后，人多疑为谋害致死，留日学生因有集议调查之事。调查结果，见宋氏以下日记。

二十一日 晴

编二月份时事日史成，共十页，以备登入《二十世纪之支那》也。未初，至黄庆午、张溥泉寓，坐良久。申初，至柳病农寓。寻去，至小石川久坚町，过永井德子家。渠见余，邀至其家，坐谈良久。渠父归，并留余晚餐。酉正，辞去。戌初，至吴绍先寓。戌正，回。阅《时报》，有张之洞被刺受伤事，不知果确否也。

二十二日 晴

申正，至程润生家，不遇而回。阅报，知俄波海第三舰队入巽他海峡，将由婆罗洲南过比律宾，入太平洋，而与第二舰队合。果如此则日本南方一带将不宁矣。

二十三日 晴

巳正，至任子城寓。寻回。

二十四日 阴

巳正，至湘西会场。时开议决新章会，到会不及三分之二，公议此会无效，俟下期再议。余乃提议调查邹容死由事，劝诸君捐钱。说毕，众皆赞成，写捐者数人焉。午正，毕会。未初，至会馆赴演说练习会，到会者十余人，提议出第五期《白话报》事，余担任作历史、地理、论说、时论四门。未正，毕。申初，回。

二十五日 阴

巳正，柳育恒来^①，邀余同往浅草游观，遂偕去。既至，入

^①柳正祐，字育恒，也作毓衡，湖南长沙人。柳大任族叔。华兴会会员。辛亥革命长沙光复时任湖南军政府秘书。焦达峰遇害后隐居不出。

公园一览，所见与前正月一日殆无以异，但新添有“雀奇艺”一齣：以驯雀二，放出笼外，用纸片书字于其上，呼鸟含一某字，即含一某字而起；又以木雕小马三，皆于四足上安小轮，使能走，放三鸟出，则皆飞至马背，含其缰，稍后微拖，马即前进，三鸟竞向前，先到者则含一小旗，即回飞入笼中，若自表得胜者然。亦奇事也。午正，出园而回。

二十六日 晴

写一函致上海《国粹学报》馆，与辩黄帝纪年说（彼说当用黄帝八年之第一甲子纪年，余谓当用黄帝之即位元年纪年，且黄帝之第一甲子亦不在八年，而在三年也）。申正，至任子城寓。寻回。

二十七日 晴

阅报，知俄第二舰队离出卡晤南湾，因日本诘责法国不守中立，故法人迫其退出也。申正，至程润生寓。寻回。

二十八日 晴

作《白话报》《我们汉种人观者》一篇。巳正，至任子城寓，坐良久，偕子城至黄庆午寓，不遇，乃偕至丰田观某君处用午餐。未初，复至庆午寓，乃遇之。申初，回。酉正，到刘林生寓。寻回。

二十九日 晴

未正，至优待俱乐部阅报。申正，回。寻至湘西学会，吴绍先邀余明日往巢鸭弘文学院观运动会，余应之。戌初，回。

三十日 晴

辰正，至巢鸭弘文学院观运动会。此会专为华人而设，共分二十一次（项）：一、徒手竞走；二、圆形旗送；三、兵式体操；四、四万セト徒竞走①；五、一足竞走；六、球送；七、菱形旗送竞走；八、皿球竞走；九、巾飞竞走；十、自转车竞走；十一、二人三脚竞走；十二、蛇行进；十三、普通体操；十四、障碍物竞走；十五、唱歌；十六、载囊竞走；十七、击剑；十八、拳法、棍法；十九、优胜旗竞走；二十、来宾竞走；二十一、纲行。至下午酉正始毕事。合计终日竞得优等，以湖南为最，而湖南又以西路为最，聂茂峰得宝星七枚②，杨玉山得优胜旗，余得宝星又七八枚也。酉正，始回。阅报，知俄第二舰队又移泊安南之ホンコーへ湾③，在卡晤南湾北 湮之良港也④。

五月

一日 雨

阅报，知俄第三舰队又向伯南之东南方航进。伯南者，马来半岛西部之良港，距新加坡四百湮，麻六甲海峡入口之所也。午正，罗品山来，告余云马福益被端方所杀⑤。余遂至刘林生处询

①“四万セト”，日文，疑有误，义不详。②聂熙，字茂峰，湖南桃源人。1904年5月留学日本东京百科学学校。后入同盟会。③ホンコーへ湾，日文译音词，疑即槟榔湾。④空格为原有的。⑤马福益，一名乾，湖南醴陵人。曾在水师飞翰营任火头军目，因事革退。1891年创回仑山（一作回龙山）堂，由红旗升为山长。后为两湖哥老会各山堂推为龙头。1899年冬，经毕永年介绍，派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赴香港与兴中会接洽，共谋反清革命。1903年秋末华兴会成立后，黄兴、刘揆一等与之联络，别设同仇会，被任为少将，掌会党事务，议定于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泄，走广西。1905年春返湘，再图大举，在湘乡（一说在萍乡车站）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问，知此信甚确，且共获有三人，已有二人被杀，此二人一不知谁何，一即马也，尚有一人系于狱中云。呜呼，亦惨矣！亦大可恨矣！申正，回。

二 日 晴

作《白话报》《日、俄海战与中国之关系》一篇。申正，至刘林生寓，晤陆辅（无别号）^①，江苏人也。林生说其深通日文，余遂托林生为余介绍，愿从学焉。酉正，偕林生、任子城至一支那料理馆沽酒饮之。戌初，回。

三 日 阴

午正，至靖国神社。时为该社大祭之期，士女观者甚众，百戏杂陈，鼓角连天，人山人海，真有举袂若云之状云。是祭也，特为合祀战死军人之大典，都凡举行三日，日本天皇亦亲临致祭焉。噫，捐生命以卫国，报之不当如是耶！申初，回，大雨。酉初，至会馆阅报，并购得《生物之过去未来》一册。戌初，至任子城寓，因下雨，遂留宿焉。

四 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午初，至靖国神社。未初，回。申正，至山本馆刘林生处，林生告余前日所言学日文事，陆辅领之，可于今晚开课。余遂至陆处，时从之学者尚有数人，皆至，遂以汉译日本文授教焉。酉正，毕。戌初，回。

^①陆辅，字扶轩，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人。1902年6月留学日本熊本中学校。

五 日 晴

阅报，知俄国第二波舰队有至海南岛之陵水湾者。该湾在海南岛之南岸，幅约十五哩，湾入四哩，湾内有数个之沙洲，滨湾之西方有二小岛，与海岸之间不能为安全之碇泊，近二岛一小河畔，有称为トンキン之大村①，湾口之西角有小炮台云。

五 日 晴②

未初，至靖国神社游观，田梓琴与俱，遂同至法政大学。申正，回。

六 日 阴

作时评二则（《清、德山东之交涉》与《江淮设省问题》）。巳正，至会馆阅报，有伊黎〔犁〕将军报告俄兵由伊黎〔犁〕进据迪化之绥来县一事，及德人要求山东胶州附近州县一事。噫，茫茫禹城，竟作波兰之现象矣③！午初，回。未初，至梅璞臣寓，坐良久。申正，至贺年仙寓，留晚餐。酉初，至杨冕卿、熊岳卿寓④，早稻田日乃出馆也，遂止宿焉。夜，雨。

七 日 雨

巳初，自日乃出馆回，往赴湖南同乡会。会在一川桥帝国教

① トンキン，日文译音词，东京。北部湾旧称东京湾。② 5月5日重见，或系宋氏当日另次补写所致。③ 波兰，东欧国名。公元十世纪末形成封建国家，1772年、1793年、1795年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瓜分，1917年恢复独立。此处即以波兰三次被瓜分的惨痛历史，喻指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严重的民族危机。④ 杨勉之，字冕卿，湖南会同人。时肄业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与陈天华合组东新译社。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任小报记者。1913年病卒。熊兆周，字岳卿，湖南安乡人。时肄业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后加入同盟会，与政闻社亦有关系。

育会内。是日到会者二百许人，行第二次选举，举黄庆午君当总理，得八十七票；庆午固辞，于是得次多数八十二票者为杨晰子，众推举之，晰子亦固辞；争执不下，乃公议再举之，遂再投票，得多数者刘耕石^①，遂定焉。又举各职员，至未初始毕事。申初，回。

八 日 阴

未初，至郭瑶皆寓。寻回。接欧阳俊民自湖北来信，信中无甚要语，末云曾松乔已往施南充教习监学去了云。

九 日 阴

辰正，往品川体育会观运动会。此运动会合体育会男女学生举行之，甚为盛典。计是日所举行之各运动事共二十八：一、蜀道难；二、千岛输送竞争；三、捕鲸竞争；四、毬蹴リ游ビ^②；五、女子球竿体操；六、土佐山サークル；七、タツライゲン；八、兵式徒手体操；九、军歌；十、器械体操；十一、障碍物竞走；十二、アンウイルコーラス；十三、土佐山ボール；十四、唱歌；十五、美容术；十六、中队教练；十七、电申游ビ^③；十八、丰年；十九、棍棒体操；二十、簇体操；二十一、军事郵便；二十二、舞蹈；二十三、来宾竞争；二十四、女子コロロン；二十五、海战；二十六、瑞典式体操；二十七、敌垒战〔占〕领；二十八、纲引^④。至申正始毕事。观者人山人海，甚为闹热云。酉初，回。

①刘颂虞，字耕石，也作根石，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1903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为政闻社社员。

②毬蹴リ游ビ，即足球。

③电申游ビ，打电报或电话的游戏。

④纲引，即拔河。

十 日 阴

上午，清检各报章，依顺次序订成册。午正，雨。申正，至黄毅侯寓，不遇。酉正，至会馆阅报，知俄第二舰队又移往琼州之ガアロン湾及ユリンカン湾，其第三舰队已过马六甲海峡云。戌初，回。

十 一 日 阴

申初，至黄毅侯寓，坐谈良久。毅侯新自鄂来，携有鱼肉之类甚多，遂分以赠余。酉初，回，阅报良久。报中载称俄第二舰队之一部向琼州ガアロン湾及ユリンカン湾(榆林港湾)移动，尚不十分的确，且琼州沿海一带皆不适于碇泊。考ガアロン湾在海南(即琼州)岛之南东，湾幅约五湮，湾入三湮；湾口之东部有二圆岛，一高三百呎，一高三百四十呎，名曰东西兄弟岛；湾之北部中央有一岛，曰圣彼得岛，一曰中央岛，高三百呎，中央岛之西方有数个之出没岩；湾之西方侧沿处皆有险要。东兄弟岛之北端，有一礁脉走出。该湾之通常锚地在ガアロン村附近，中央岛之东方，当サムバ湾内，水深七寻及八寻^①，底质泥沙之处。此处惟自南至南西之风不能免，余各方之风皆有高山可以保障。该处之北方，有一小流，可得淡水云。又考榆林港在ガアロン湾之南，ハツション岬之西侧，海南岛南方之最好锚地也。该港与其西方之サマ湾，相隔一条之长窄地之尽处，曰サロモン岬。サロモン岬高一百四十七呎，港口幅约四湮半。其北方距岸约一湮有一小岛，曰ベリール岛，港内水深六寻及八寻，广一湮余，遇北东信期

^①寻，古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风中，此好锚地也。其外方当水深九寻或十寻，ベリール岛之北西风约四分二湮之处，仍有宽阔之锚地。南西信风期中，全港风涛特甚，但内港诸山绕之，无论何时，皆可避泊云。

十二日 晴

已初，至会馆阅报。午初，回。写致陈义卿信，问其前托购之表如何也。

十三日 晴

未初，至会馆阅书报，见美国大埠《大同日报》载《二十世纪之支那》将出版，并云为余一人专办云。申正，回。

十四日 晴

辰正，至刘林生寓。已初，至西路会场赴议决新章会。时到者甚少，提议新章逐条拨〔驳〕诘，下午犹未完，遂散。申初，偕申锦章至永井德子家。德子已卧病，晤其父。时锦章欲往观植物园，而不识路径，乃邀伊父同去。既至，以三钱购券入园，园周围数里，中有山埠、池沼之类，森林丛密，花木瑰畸〔琦〕，而皆施以人工，使之清幽整洁可爱；其热带、寒带之植物尤众（热带植物移殖〔植〕此间，温度较逊，故用玻屋罩之，以厚其温度），多有不可名状者。流览一周，至申正始去。酉初回。

十五日 晴

为李和生，申锦章作上端方禀，请其补官费也。下午，至领〔钦〕田町一洋服店购夏服，不果购而回。写致《时报》馆信。酉初，

至山本馆，时刘柄生新自沪来^①，言胡经武现自汴回鄂，无恙云。戊正回。

十六日 晴

巳初，至一书店，购得《台湾实业》及《卖淫国》二书。寻回。未正，购得一《号外》，忽报德国派遣军舰于江苏省沿岸，将海州口占领^②，已祝炮升旗云。呜呼，使此报果信，则支那瓜分真不远矣！申正，至盛廉生寓。寻至刘林生寓，谈良久。戌初，至张步青寓，闻诸人说，知会馆干事已电达清政府，请速主战，并斩周馥云云^③。然亦何济于事耶！亥初回。

十七日 晴

晨起，阅报，载德国占领海州口事，犹未确，或德人为上海、青岛间航路派军舰测量，亦未可知。盖海州口（一名青口）距胶州湾百英里稍弱，为青岛以南之一海口，口外有称为云台山之一小岛，可遮风浪，然水不深，甚非良港，不足为海军之根据地也。向来支那人甚不注意，惟淮海一带私盐贩卖者多从此出口云云。

①刘道一，字炳生，也作柄生、秉生，号锄非，原籍湖南衡山，迁居湘潭。为刘揆一之弟，华兴会会员。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清华学校，加入横滨三点会，任草鞋（即将军）。后参加同盟会。1906年夏，受黄兴派遣，与蔡绍南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遂联络龚春台、姜守旦等，于是年12月初发动了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他留驻长沙，掌握全盘，并与同盟会东京本部联系。起义失败后，被捕，以所佩印章刻有“锄非”二字定狱。是月31日就义。

②海州口，即连云港。今属江苏连云港市。

③周馥，字玉山，浙江建德人。历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时在两江总督任内，曾应德国侵略者要求，拟将南京狮子山租与德国，遭到沪、宁人士的反对，杨卓霖首倡杀馥，谓国家土地，不可以尺寸与人，否则以卖国论罪。周议遂寝。故此时有“斩周馥”之语。

未正，至中岛商店（即前所记中国留学生优待俱乐部也）阅书报。申正，至体育会，是日始操野外演习。酉初，回。戌初，至会馆阅报，所记德国占海州口事，与上所记同。戌正，至一书店，购得《八丈岛及小笠原岛修学旅行记》一册而回。

十八日 晴

阅报，知俄第二舰队已于昨日从ホンコーへ湾北航，以该舰队速力计之，约两周间当至台湾南之巴西海峡（ホンコーへ湾至巴西海峡五百海湮）。未正，至戴仲昆寓，留晚餐。申正，至湘西会馆，晤易委與于途^①，偕至渠寓，坐谈良久。酉正，回。

十九日 晴

作时纪〔评〕一则：《二十世纪之梁山泊问题》。言满洲马贼也^②。未正，至黄益庵寓，不遇。申初，至会馆，阅各报，某报内载俄第四舰队现泊リバール港^③，准备出发云。阅报毕，并购得《邹容》一册而回^④。接石卿自家发信一封，大抵皆平安之语也。

①易宗夔，原名鼐，字纬與，也作委與，湖南湘潭人。戊戌变法时，在《湘报》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黄人与白人互婚”，“合种以留种”等错误主张，被守旧派引为借口攻击维新运动。不久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参加政闻社。归国后，为立宪派骨干，曾任湖南谘议局议员，北京资政院议员。 ②“马贼”，时人对辽东马侠的污称。一般称为马杰、马侠。以李蓬春、朱二角、金寿山等为首，活动于大孤山一带。《民报》第十三号刊有“满洲马杰之活动”照片。 ③リバール港，日文译音词，即塔林，现为苏联爱沙尼亚的首都。 ④《邹容》，书名。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注：“《邹容》，邹容之同里人著。东京印本。首略传，次《复友人辩论邹容事实》，以下为《革命军》全稿。刊行年代不详。”据宋教仁日记此处所记，则此书1905年5月中旬即已发行（邹死于是年4月2日）。

二十日 晴

托逆旅主人订购《朝日新闻》一份，自今日始。未正，至一书店，购得《支那地志》一册而回。写致石卿信一封，并致文卿信一封，讫，并以《农作物病理学教科书》及《警世钟》、《白话》各书数册赠文卿^①，共封一缄，由邮局寄去。酉初，至张步青寓，谈良久；适有洋服店主人在焉，余遂订作夏衣一套，计价金二元五十钱云。酉正，回。

二十一日 雨

巳初，至郭瑶皆寓，遂偕至会馆阅书报。讫，午初，至永井德子家，彼已病不能起矣，稍坐片刻，遂回。作时评《请看端方在湖南之举动！》一则。酉正，至一书肆，购得《马术教范》一册及《日露海战图》一幅。寻回。

二十二日 晴

未初，至徐景成寓，不遇而回。余前拟作《中国新纪年》一书，至是始作第一章，未成。申初，至一书肆，购得《台湾实业状况》一册。酉初，回。

二十三日 晴

作时评（《俄波罗的海舰队之前途》）一篇。巳正，至会馆阅

^①《白话》，《江苏》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合本（1904年4月）所登广告称：“本报所登，皆东京演说练习会之演稿”，又“泛论以外，兼及实业及各实学，其体例实与杂志同”。发行所为上海《小说林》社，月出一册。

报。午初回。

二十四日 晴

作时评（《呜乎，端方与湖南！》）一则。下午，未初，大雨。寻止。任子臣来，坐片刻，偕之同至中岛商店阅书报，见《大陆》内载有《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将出版事^①。申正，回。

二十五日 晴

《朝日新闻》载，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官罗支也士染病，俄廷现命ゴリレフ代之。又载俄舰队兵士皆因水土不合，多生疫疾云云。嘻，俄舰队之东航，于天时已可谓不合矣！作时评（《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一篇，论满洲之所谓马贼者也。上海《时报》至。

二十六日 晴

《日本新闻》载，俄国革命党大起，高加索バリ总督ナカシツ又被爆裂弹暗杀，波兰シエドルス市警察总监亦受弹丸被伤云。作时评（《中立国之防务乃如是而已乎？》及《虽设文部何益耶？》）二篇。陈义卿、姚真陔寄信来。义卿信称前所托购之时表已购去，托伍哲子带至东交余^②；真陔信则言现作义卿食客，不久当北上作燕云之游云云。酉正，至一牛乳店食牛乳，见有《东洋交通图》一张，遂购之而回。

^①《大陆》，1902年12月创于上海。月刊。戢翼翬、秦力山等编辑。编辑及发行者署名江存。共出三十四期。 ^②伍汉持，字哲子，广东新宁人。为香港著名医生，兴中会会员。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为众议院议员，从事反袁活动，在天津被害。

二十七日 晴

午正，至郭瑶皆寓。瑶皆托余为作工艺厂章程，彼将回国与同人开此厂于鄂省也。未初，回。申初，至山本馆。刘道一告余称：“演说练习会现缺书记，朱达斋托君代理^①，可允否？允则今晚可至会馆商议”云。余允之。酉初，至会馆晤朱达斋，渠言来周日曜日开会，可发邮各处，遂交余名册一本。戌初，回。购得《号外》，称俄第二波舰廿一只（或廿七只）已在ザトル岛，该岛在扬子江口南、舟山群岛之北云。

二十八日 晴

巳正，余葵生来^②，谈良久，邀余同至会馆购书，余复阅报良久。午正，偕回。葵生并留午餐讫，复坐谈移时始去。酉初，至杨伯中寓^③。寻回。购得《号外》一张，称俄国舰队一部昨日在鞍岛积入石炭后，向北方航进，其他一部则拟向太平洋进发。又称俄舰队有以舟山附近为根据地之说。又言扬子江口而已有俄舰队数只，清上海道正与之交涉，迫其出口或撤去国旗云。诚如是言，则俄人已有意侵犯中立。吾不知北京廷将何以对之也？噫！

二十九日 晴

巳正，徐景成偕沈蕴质来访。沈，江苏宿迁人也。遂邀余至

①朱俊，字达斋，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1903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清华学校。②余钦翼，字夔生，也作葵生，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3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1905年毕业回国，任湖南新军第五十标标统。辛亥革命长沙光复后，改任第一师师长。③杨纪肃，字伯仲，也作伯中，湖南宁远人。后加入同盟会。

支那料理馆同食午餐。未初，回。购得《号外》一张，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报告，自二十七日日舰队邀击俄舰队于对马海峡，俄舰连败，鏖战两昼夜，至二十九日，俄舰共击沉十七只，除〔降〕服五只，捕虏海军少将第三舰队司令官ネボガトフ以下约二千人云^①。戌初，至张步青寓。亥初，回。

三十日 晴

巳正，至会馆阅报。寻回。未正，至一书店购得志贺重昂《地理学》一册而回。酉正，至永井德子家，德子病愈，坐谈良久。渠父永井瞻一嘱余及李和生为之书横幅，余颌之。戌正，至西路会场，宿吴绍先处，与绍先、和生谈至夜分（二时），始就寝。

三十一日 晴

张保元对余说^②，西路分会职员已举余充执行部之一人，但尚未定何职事而已。未初，至戴仲昆等寓。申初，回。阅报，载俄国舰队此次一败，已全失主力，昨日又获俄残舰三只，俄总司令官ロヂェストウエンスキイ中将已被俘获^③。申正，至张步青寓，坐谈良久。酉正，至徐运奎寓，不遇，复至张步青寓。戌初，至彭希明寓。戌正，回。

六 月

一 日 晴

巳正，至杨伯仲寓，寻回。下午，戴渭卿来，坐片刻，邀余

^①ネボガトフ，日文译音词，涅博加多夫。 ^②张伯良，字葆元，也作保元，湖南芷江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903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后加入同盟会。 ^③ロヂェストウエンスキイ，日文译音词，罗日杰斯特温斯基。

至日比谷公园观祝捷会。因日本海战大胜利，东京市人特开祝捷会于此公园也。满园皆扬旗结彩，花火之声冲入云霄，人山人海，甚为繁闹云。申正，回。

二 日 晴

为郭瑶皆作工艺厂章程，未成。下午，至会馆阅报。申初，至一书店，购得《暹罗王国》一册而回。为演说练习会书明日约会员开会邮片二十张，即送往邮局。申正，至程润生家，不遇，回。

三 日 晴

为郭瑶皆作工艺厂章程成，计九章四十六节。申正，至卧龙馆柳育恒处，坐片刻。酉初，至黄益庵寓，不遇，遂至会馆阅书。酉正，至小川町书店，购得《日本帝国纪年私案》一册。寻回。

四 日 阴

巳正，往赴西路会。是日开会，为指定执行部各员职务，余指定充当书记，指定訖，复提议与南路联合同致书省中当道，要求送出洋游学当以县为单位，不可偏重一州一县，议决，作书之责即责余任之。未初，回。陈伟臣、余葵生偕来，坐谈最久，始去。申正，至卧龙馆。酉初，回。唐坤成来，谈良久，乃去。亥初，胡文岩来，留宿焉。

五 日 晴

作《中国新纪年》（《纪年之意义》）一章，未成。未初，至柳病农寓，不遇而回。酉初，至会馆阅报。戌初，回。

六 日 雨

未初，至柳病农寓，坐谈片刻。申初，至柳育衡寓。寻回。雨止。申正，至振武学校晤余葵生、陈伟臣、戴渭卿、江浴岷、陈苻农、叶又村诸君^①，坐谈良久。余以去岁所借葵生秋衣一套还交渠，复借夏衣一套。酉初，回。酉正，偕申锦章至三崎町观所谓三市场者，其状况似书楼非书楼，似渔鼓非渔鼓，一妇人坐于左弹琴，一男子则坐于正中，口中似唱非唱，时而喃喃，时而呦呦，不解其何为也。余与锦章坐观片刻，即去。寻至海国馆访廖允端^②，不遇。戌正，至李凤卿寓^③，坐谈良久。亥初，回。

七 日 晴

作《纪年之意义》，未成。写致罗律中信，告以日俄海战事，余则普通语而已。酉正，盛廉生来，坐谈片刻而去。是日为吾国端午节，西路人皆相约在会场同饮，余未去，李和生与申锦章皆去。酉正，和生回，以一表交余，乃前托陈义卿所代购之表，转由伍哲子带来，是时已至会场，和生为余携回者也。

八 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在鲁文卿处坐良久。午初，回。酉初，至本乡区诸书店觅购余所欲得之历史、地理等书，不得，惟购得《史

①叶佩薰，字幼村，也作又村，湖北罗田人。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后加入同盟会。 ②廖维勛，字允端，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5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③李翥仪，字葦青，也作凤卿，湖北孝感人。1904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学杂志》一册。戌初，回。上海《时报》来。

九 日 晴

作《纪年之意义》成。下午，李和生自法政大学回，带一函交余，乃自《国粹学报》馆来，复余前函所辨《黄帝纪年说》者也，函为黄节所作。黄节不知为何许人，但知《国粹学报》内之《黄史》为其所作，用黄帝第一甲子纪年之说即在內。此次所复函仍持其说，录其词如下：

公明君足下^①：鄙人侨居内地，迟至昨日乃由海上邮到手书。纪年一事，鄙人初意岂不如〔知〕足下所云用黄帝即位元年为得者？然以鄙人不学，于黄帝在位之年数，不能无疑。惟用甲子纪年，则推至今日为四千六百零二年（即七十七甲子又第四十二年），即如足下所考而得之者，固于此数无歧异也。

谨案《史记》、《通鉴》诸书，皆黄帝在位百年，帝挚在位九年；惟薛应旂则云黄帝在位百一十年（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从之）^②，帝挚在位五年（段成基《二十四史统纪表》取之）。薛氏所著《甲子会纪》一书，始自黄帝八年第一甲子，下至有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为七十一甲子之盈数。其书自第一甲子以至七十一甲子之癸亥，皆逐年各列，无一漏略者。其自叙云：“黄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以黄帝八年甲子起，迄于今，上下四千三百年间，一览可知。”又言其所据为邵子《皇

^①公明，宋教仁绰号。伯夔（汤增璧）《同盟感旧录》称：宋教仁“与日人宫崎寅藏、末永节等置酒高会，每有拔剑起舞之风，人且以‘宋公明’呼之”。宋氏亦以此为化名。 ^②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明江苏武进人。嘉靖进士，曾任浙江提学副使。著有《宋元资治通鉴》、《甲子会纪》、《方山文录》等。 齐召南，字次风，号琼台，清浙江天台人。乾隆时曾官礼部侍郎。著有《水道提纲》、《历代帝王年表》等。

极经世书》^①，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云云。鄙人据薛氏书，则知自第一甲子起，至今日为四千六百零二年。惟黄帝与帝挚在位之年数，薛氏异于旧史。此则鄙人所未能考而断定之者也。《外纪》伏羲有甲历五运。王应麟曰^②：考大挠始作甲子。若伏羲时已干支相配，黄帝又何必命官重作乎？则是甲子以前之纪年（如来书所云黄帝即位元年癸亥），昔人已有疑之者。鄙人曩日亦如足下所考，无有小异，独于在位之年数多此歧说。而薛氏所编又至为详备，故取其甲子之无可疑者一意主之，以示一己之可信。既承明问，敢述所据，并望取薛氏书一复案之。若有异同，再乞赐教，幸甚幸甚。黄节顿。

其言如此。余意仍不以为然，盖所据者为中国学界少数之说，而余所主张者则合内外学界最普通之说也。纪年之事，乃将来欲推行于全国而使之信从者，非一学说一思想所比，故当以历史上最普通者提倡之，而使之不疑也。拟改日细校，再行详尽复书以辨驳焉。

十 日 晴

已正，至郭瑶皆寓，遂偕瑶皆至牛込区欧阳吉香寓。吉香于昨日到东者，余与谈及鄂省事，始知其于去岁冬已退文普通学堂，

^①邵子，即邵雍（1011—1077），字尧夫，宋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人。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虚构一宇宙构成图式，成为他的象数之学。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亦即“道”是“心”。并提出了“皇、帝、王、霸”四个时期的历史退化论。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书》等。 ^②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学识渊博，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均有研究。著有《玉堂类稿》、《诗地理考》、《困学纪闻》、《通鉴答问》等。

现乃自费来学师范者也。谈最久，留午餐、讫，偕吉香同回寓，坐良久，复偕至三崎馆。未正，余乃辞去，至刘道一寓（柄生），访林生。柄生云：“已旅行去。”余乃偕柄生至徐运奎寓一坐。谈及余欲进法政学堂而不能备学费，柄生乃贷余日金十元。余遂至湖南同乡会事务所访刘根石，请其代为致信于公使馆，转请送入法政大学。根石允之。酉正，回。郭瑶皆来，告余言：“神田工艺学堂需人教支那语，王鼎三意欲荐君去^①，月金约十元左右，君可允否？”余答云可。渠皆言明日可偕王鼎三同去面商。余允之。夜，雨。

十一日 雨

辰正，至公使馆，晤得参赞马廷亮^②，请其为余咨送入法政大学。马允之，并言明日即可上学云。巳正，回，雨止。午初，往赴西路会。是日开会，为欢迎新来诸君及提议许荫卿为梁鼎芬作间谍事，至未初始散。余在场任书记之责。未正，至聂茂峰寓，谈良久。申正，回。酉初，至郭瑶皆寓，晤王鼎三，鼎三言工艺学堂教支那语事可于明日上学，现已说定矣。余允之。戌初，回。阅报，载米国总统调停日俄战事^③，已申牒两国政府，日部已复允之云。夜，雨止。

十二日 雨

巳初，至申锦章寓，邀锦章偕至法政大学报名。至其会计室，

①王振汉，字鼎三，湖北沔阳人。1904年10月赴日，此时尚未入学。后加入同盟会。②马廷亮，字洪辰，广东南海人。时为驻日使馆参赞官。因与党人往还，后被撤职。③米国，即美国。当时美国总统为西奥多·罗斯福。

彼言公使馆信已到。余遂写履历书，交与五月份学费八元，购听讲券。巳正，至康达斋寓，坐良久。午初，至郭瑶皆寓，晤王鼎三。渠言今晚上学教支那语，六时可来此处同去；余允之。午正，至文求堂购得支那语书三本。寻回。未正，欧阳吉香来，邀余至劝工场为之购物。申初，复至贺显廷寓，余始回。晚餐讫，下女忽持一名刺来，则柳病农所书，言胡经武已于今日抵东，寓卧龙馆，适才到此不遇而去者也。余乃急至卧龙馆，遂晤经武。经武谈及去岁别后一切事件，真令人怆然泪下。余以此间状态告之，未竟谈而罢。酉正，余至王鼎三寓，遂邀之偕往工艺学堂。既至，则学支那语者均已集，鼎三与之定约，每人月金一元，每周间三日或四日不等，每日自七时起八时止。语讫，遂登堂教授，以《东语完璧》内之汉语教之，而译以日语。至八时半，遂休息。该学生以菅〔菅〕原道真幼时肖像一张赠余^①，日本千一百年前之大学者，而相池莲斋所绘者也。余领之。戌初，回。

十三日 晴

辰初，至卧龙馆，在胡经武处谈最久。下午，偕经武至罗品山寓，遂邀品山同至日比谷公园，游览良久。申初，回。酉正，至工艺学堂教汉语。戌初，回。

十四日 雨

辰初，至法政大学上课。既至，则是日因事停课，遂回。胡

^①菅原道真(845—903)，日本平安前期学者。官至右大臣。公元894年被派为遣唐使，闻唐朝大乱未果行。后因抑制权臣藤原氏的势力，遭贬斥。著有《菅家文章》、《类聚国史》等书。

经武来，邀余至西路会场，坐良久。巳正，回。未初，至经武寓。申正，回。

十五日 晴

辰正，至法政大学上课。是日所讲为《经济学》，教师山崎觉次郎也。午初毕，回。未初，至程润生家，不遇而回。申初，胡经武来，邀余同去至卧龙馆，坐半晌，遂至会芳楼沽饮，纵谈良久。酉初，回。夜，作《西南路留学生上端方禀》，未成。夜，大雨。

十六日 雨

辰正，至法政大学，因停课而回。阅报，载有王汉谋刺铁良事，并称其在家别内所作诗云：“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其俄罗斯之梭罗姚甫乎^①？酉初，至胡经武寓。戌初，回。

十七日 雨

作上端方禀，成。申正，至一书店购得《澎湖岛》一册。酉初，至会馆阅报。酉正，回。

十八日 阴

巳正，至神保病院诊察。医生谓余有脑病，宜永久服药可愈，亦宜禁“酒”、“女”、“精神过劳”三事云云^②。讫，遂购得药三

^①梭罗姚甫，即索洛维约夫，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民粹派分子，1879年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轰动一时。 ^②引号系桃源石印本原有的。

种。午初，回。阅报，载日俄媾和将定，两国全权大臣会合地于美京华盛顿云云。

十九日 雨

辰，至法政大学上课，是日讲《民法》，讲师 也。午初回。途遇高天梅，邀余至伊寓，坐谈移时，并留午餐。巳初，回。未正，至彭希明寓，坐良久。希明购支那料理甚丰盛，余与柳病农、胡经武同大啖一餐。申正，回。

二十日 雨

辰正，上法政大学。自是每日上课，皆不记。购得《号外》一张，知日俄和局有望，日本将拟简伊藤博文为全权委员云^①。又阅报，言中国粤汉铁路已经收回，须购票之款甚巨云。下午，写致文卿信，告以日俄战事，末言吾宗云友公遗集可筹款印刻，公之于世云^②。

二十一日

巳正，至神保院诊病，购得水药一瓶。午初、回。未初，至胡经武寓，不遇而回。酉初，至程润生家，谈良久，回。酉正，至鲁文卿寓。戌初，回。

^①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长州人。早年参加明治维新运动。1885年起四任首相，三任枢密院长，掌握日本政治实权。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发动者。1906年任朝鲜总监，1909年被刺死。 ^②宋云友，即宋起龙，宋氏先祖，明末人，遗著有诗集《腹笥草》。参见后1907年3月18、20日日记。

二十二日 阴

巳正，雨，至胡经武寓。午初，回。未正，胡经武、柳济中来，邀余至彭希明寓，坐良久。申正，复偕至黄庆午寓，不遇。余乃至西路会场，以上端方稟稿交程乐山，留晚餐。乐山以《卫生警察》一册赠余。酉初，辞去，至杨冕卿寓，谈片刻，借得《东语完璧》一册。酉正，乘电车至工艺学堂教支那话。戌初，回。

二十三日 晴

午正，至胡经武寓。寻回。未正，戴渭卿来，催问《二十世纪之支那》事。余乃至鲁文卿处取原稿数页而回示之，言将出版。渭卿留晚餐而去。酉正，鲁文卿来，邀余至陈季甫寓^①，商议出版事。季甫者，黄益庵所托之代理干事也。戌初，回。

二十四日 晴

午初，至胡经武寓。寻回。午正，偕李和生、胡经武、柳病农至芝区，登三缘山游览良久。申初，回。酉正，至张步青寓，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已出版，已发邮约明日开会发行矣。戌初，回。

二十五日 晴

午初，至胡经武寓，留午餐。未初，至会馆赴《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会。申正，至一书店，购《史学界》二册而回。

^① 冻再兴，字吉甫，也作季甫，湖北宜昌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后加入同盟会。

二十六日 晴

巳初，至卧龙馆。寻回。未正，至黄庆午寓，谈良久。时张溥泉已至〔自〕上海回东，言邹容死由，并无谋害情形，实系病亡，身后一切事务，上海同人等经营颇为周匝，有刘君者捐地在上海西南十余里为其葬地云云^①。申正，至西路会场。酉初，至贺年仙寓。酉正，回。

二十七日 晴

巳正，胡经武来，邀余至一牛肉店沽酒肉食之。午正，偕至上野，入博物馆观览良久。未初，出。复至浅草公园游览，入其水族馆等观之。酉初，回。

二十八日 晴

阅报，有张之洞、袁世凯、周馥请清政府立宪事^②，以十二

^①刘君，即刘季平，后更名刘三，江苏上海（今上海市）人，在爱国学社协助下创建丽泽学堂于上海华泾乡，秦毓蓂等为教员。邹容病故后，特辟华泾乡地收葬。 ^②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清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1900年，镇压唐才常等发动的自立军起义和两湖教案。此时在湖广总督任内。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95年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8年出卖戊戌变法主要人物谭嗣同等，从此起家。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镇压义和团运动和人民革命。此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出兵攻陷汉口、汉阳，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1913年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后篡改约法，解散国会，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阴谋复辟帝制，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次年改为洪宪元年。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全国响应。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忧惧而死。

年为实施之期云。申正，至文求堂，购得东语《士商丛谈》一册而回。酉正，至朱寓，不遇。戌初，回。

二十九日 晴

未正，至西路会场。申初，至巢鸭弘文学院，晤凤琴台^①。琴台于前日至东者也。坐良久。复至西路会场。酉正，回。戌正，至一书店购得《日本神字考》一册而回。

三十日 阴

接罗立中自湖北来信，言将毕业云云。巳正，至卧龙馆。午初，至泉馆访刘柄生，不遇。午正，至会馆阅报。未初，回。

三十一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午初，回。申初，至会馆阅报。寻回。酉初，至一书店购《马氏文通》^②，不得，购《汉文典》一册而回^③。

七月

一日 阴

未初，至卧龙馆，在张步青处谈片刻。申初，回。阅报，知俄国黑海舰队反叛甚猖云。

^①凤高翥，字琴台，湖南桃源人。为宋教仁肄业漳江书院时同学。湖南高等学堂学生。时在日留学。后为政闻社社员。与陈犹龙同寓，曾披览宋氏日记。为桃源石印本作序，言及此事。 ^②《马氏文通》，清末马建忠著。马氏曾留学法国，归国后选取我国古籍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结构规律，撰成此书。为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③《汉文典》，刘师培著。汉语语法书籍。

二 日 晴

辰正，江浴岷、戴渭卿来，谈良久而去。巳初，至西路会场赴会，任书记事。午正，毕。巳〔未〕初，至会馆赴《二十世纪之支那》会。申正，散，至陈季甫寓。酉初，回。

三 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胡经武与谈良久。午初，回。写致欧阳骏民、曹德名信，并寄赠《二十世纪之支那》一份。申初，至刘柄生寓，不遇，晤盛廉生，谈片刻。酉初，回。

四 日 晴

未初，至上野公园，入动物院观览，珍禽奇兽之类，不可胜举。申正，出，复四处游憩良久。酉初，回。酉正，至光荣馆，晤何卫种^①，谈良久。何君，广东人，亦《二十世纪之支那》记者也。戌初，回。

五 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寻回。申正，至西路会场，晤宋海南^②，偕凤琴台同来者也，与谈最久，遂留宿焉。

六 日 晴

辰正，与杨辅唐至上野公园^③，游览良久。至图书馆，欲入

^①何天瀚，字卫种，广东兴宁人。《二十世纪之支那》记者。同盟会成立时，任本部司法部判事。后归国，在上海演剧筹集革命经费，被捕入狱。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获释。

^②宋远清，字海南，湖南保靖人。湖南高等学堂学生。1905年6月赴日留学。旋入同盟会，对《民报》经费多所捐献。

^③汤荫杭，字补塘，也作辅唐，江苏无锡人。1898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专门学校，参加《国民报》编撰工作。1902年5月毕业。

观，以人满而止。午正，回。未正，至卧龙馆。申正，至崔通约寓，谈良久。崔君言广州左斗山可代派杂志云^①。酉初，回。

七 日 晴

未正，至西路会场。申初，至易纬舆寓，谈良久。复至西路会场，与宋海南商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事，遂留宿焉。

八 日 晴

巳初，至卧龙馆，与鲁文卿、张步青发行《二十世纪之支那》往内地各处。余书就各信毕，遂至程润生寓，催其速编下期报。午初，回。阅报，知日军攻太岛^②，占领コルザコフ港^③。

九 日 晴

巳正，至帝国教育会，赴同乡会欢迎会。午正，散会，复至山本写真馆同西路会员照相^④，以日光太大，不果照，遂皆散。余偕陈伟臣等至成昌楼午餐。未正，回。酉初，至卧龙馆，偕胡经武、郭之奇至和强乐堂观活动写真^⑤。既购券将入，忽闻人声鼎沸，急入观之，则演支那妇人丑态，而留学诸君皆大哗，群起而散去也。余乃亦去，将回，既而思诸人皆散，无以善后，余乃与郭之奇同站立该堂门口，凡有中国人来观，皆说明其故，戒其

①左斗山，广东番禺人。基督教徒，笃信新学。所设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经售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西籍译本。孙中山初在广州业医，即挂牌于此楼。后加入兴中会。1895年广州起义事败后，被捕入狱，由美领事保释。②太岛，即库页岛，日名桦太岛，也作唐太岛。③コルザコフ港，日文译音词，即科尔萨科夫港。④写真馆，即照相馆。⑤郭家伟，字之奇，湖南长沙人。长沙经正学堂学生。1905年春留学日本东京商船专科学校。旋加入同盟会。后留学英国苏格兰厄北淀大学。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

莫入。立良久，有一陕西人至，潘姓名会文，亦与予有同心者，余乃属其书一长条贴于门口，以使人人皆知之。既贴，而该堂司事人不许贴，余等争之。正辩论之际，其馆主 氏自内出，乃延余等入而款以茶，遂婉言谢今日之不是，亦称余等不必贴此字。余等乃言曰：贵君演写真有自由权，虽如何出吾国丑，吾不能干涉之；则吾等禁戒吾国人不来看，亦有自由权，虽贵国政府亦不能干涉之云云。渠语塞，惟婉转要余等无损其名誉。余等不许，渠乃终听余等贴此字。余等乃去。潘君邀余至其寓，坐谈良久，亥初，始回。

十 日 晴

午初，至卧龙馆。寻回。至陈季甫寓，嘱其速寄各处杂志。午正，回。未正，至劝工场，购得和服一套。申初，回。馆主妇言此和服甚恶，宜退之。余乃邀井泽直风同至劝工场，遂退还之而回。姚小琴来访^①。小琴者，庚子汉上之人物而縲纆之余者也。余与谈良久，余遂劝其移至此相近处，渠亦以为然，遂同至香澄馆订房间一间，约明日晨移至。酉初，余回。

十 一 日 雨

辰正，至香澄馆。姚小琴已移至矣，坐谈片刻回。午正，复至姚小琴寓，谈及渠与梁启超交涉事。未正，至卧龙馆。申正，回。

^①姚生范，字小琴，湖南慈利人。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同日人大久保丰之彦至常德运动军队，被捕拘狱三年。1905年东渡日本，以自立会前缘要求梁启超赞助入学，被拒，遂致决裂。不久，肄业法政大学，加入同盟会。

十二日 雨

未正，至胡经武寓，商办报法。申正，郭之奇邀至同心馆食支那餐。戌初，回。写致姚真孩〔孩〕信一封，并寄赠《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册，信中请其转觅上海发行所一处云云。阅报，日本北遣船队进攻唐太，已占领コルザコフ港矣。

十三日 晴

巳初，姚小琴邀余至劝工场购器物。寻回，黄毅侯来，谈良久而去。巳正，至程润生寓，不遇而回。未初，至西路会场，程洛三嘱余拟致同乡会请将西路会员空余铁道官费一名交议会公议办法信稿。申初，回。戌初。至胡经武寓。经武留余作竟夕谈，遂宿焉，至二时始就寝。

十四日 晴

辰正，自卧龙馆回。午初，至西路会场，与宋海南谈良久。下午，未正，偕海南至植物园，游憩良久。申正，复至会场晚餐。酉正，至程润生寓，不遇。戌初，回。

十五日 晴

巳正，至程润生寓。寻回。午初，至蔡达生寓。未初，回。

十六日 晴

十七日^① 晴

得程润生来片，言宫崎滔天约于十九日上九时与余会

①此十七日，疑为十六日之误。下另有十七日。《建国月刊》本移入十六日。

见①。下午，田梓琴来，言曹亚伯于今日至东京，现寓玉名馆。余即偕梓琴往访之，既至，不遇遂回。

十七日 晴

午初，曹亚伯来，坐谈良久。亚伯已成为纯粹之宗教家，戒烟，禁酒，专奉耶氏之说，此次来东特入此间圣书学院学宗教学者也。未初，亚伯邀余偕至崔通约寓，谈最久。崔君亦耶教，与亚伯尤亲切。申初，遂邀余至圣公会同作礼拜。既至，则男女皆列坐，肃然如临大祭，一教士立于上演说教旨，口操日语，余不能了解也。良久毕事，遂复偕亚伯等回至亚伯寓，坐谈最久。酉初，回。

十八日 晴

申正，偕姚小琴至崔通约寓，谈良久。通约言不日将回粤，并可带《二十世纪之支那》数十册至粤销售云。余颌之。酉初，回。寻至张步青寓，取报五十册，将送出。时《二十世纪之支那》前由邮局寄往香港《中国日报》馆者，因价贵不能寄去，余乃议可托崔通约带去。遂至陈季甫寓，将报百册并前五十册共送至崔君寓，交崔君而回，已十二时矣。

十九日 晴

巳初，至程润生寓，与润生同赴宫崎滔天之约。滔天君居内

①宫崎寅藏(1871—1922)，别号白浪滔天，通称宫崎滔天，日本熊本县人。1896年经陈少白介绍，在横滨结识孙中山，参加兴中会。戊戌政变时，曾赴香港营救康有为出险。1905年介绍孙中山与黄兴在东京首次会晤。是孙中山、黄兴等的好友，赞助中国革命。著有《三十三年落花梦》，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有《宫崎滔天全集》。

藤新宿，距此约十余里。余等乘电车去，良久，始抵近滔天君居之处，遂下车行。既抵滔天君家，则滔天已外出，惟其夫人在，速客入，属稍待之。余等遂坐。良久，一伟丈夫，美髯推髻，自外昂然入。视之，则滔天君也。遂起与行礼。润生则为余表来意，讫，复坐。滔天君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言次复呼取酒来，遂围坐而饮之。滔天君又言孙逸仙之为人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又言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①。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现今大隈重信之政策皆其所主张者也^②。孙逸仙亦深得其助动力，盖纯然支那主义者也。君等既有作事之志，不可不一见犬养毅氏，余当为介绍，改日偕余去可也。至下午四时，始饮酒毕。滔天君复介绍其甥二人与余相见，一平井三男，一筑地义雄，皆温雅之少年也。复闲谈良久。酉初，始辞去。酉正，回。至曹亚伯寓，亚伯往圣书学院正起程，余遂送至火车栈。戌初，回。

^①犬养毅(1855—1932)，日本冈山县人。东京《报知新闻》社记者，1881年任《秋田日报》主笔，得大隈重信信任。旋加入立宪改进党。1900年，为众议院议员。1898年，任文部大臣。此时标榜“中日亲善”，赞助孙中山等人在日活动。1929年任政友会总裁。1931年任首相后，大举侵华。不久被刺死。

^②大隈重信(1838—1922)，日本佐贺人。曾参与明治维新运动，任民部大辅兼大藏大辅。1881年组织立宪改进党。1898年与板垣退助组织宪政党内阁，任首相兼外相。1914年第二次组阁时，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提出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日 晴

巳初，至卧龙馆。寻回。未初，至振武学校，晤陈伟臣、陈荇农、叶又村、蒋雨岩等^①，谈良久去。申初，至杨冕卿寓晚餐。酉正，至易伟舆寓。时伟舆新组织十余人，拟开一商业预备班，以请官费于端方，邀余同行。余颌之，约下日曜日在张雨亭寓商议办法。戌正，辞去，至西路会场宿焉。

二十一日 晴

辰正，自西路会场回。吴绍先属余至廖允端寓为姚小琴取法政讲义股票，余乃如约而至安田支店晤允端取票。允端留余早餐。巳初，回。夜，宋海南、胡经武来，留宿焉。

二十二日 晴

巳初，偕宋海南至上野，入动物园观之。午初，去。乃偕至韩山楼午餐，朝鲜料理也，味与中国食无大异。余等所食者，一曰神仙炉，似中国火炉者也；一鸡卵包，则包牛肉之炒蛋也；一コモク^②，则杂菜之饭也。未初，食毕而去。复偕至浅草公园游览良久。申初，始回。

二十三日 晴

未初，至张雨亭寓，议开商业班事也。申初，至西路会场。

^①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1903年12月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后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及北京政府陆军部次长、参谋次长、国民党政府驻外使节等职。 ^②コモク，应作ゴモク，日语，“什锦”的意思。

酉初，至盛廉生寓，不遇而返。过一书店，购得《紧要时事》、《日华时报》、《直言》各一份及《耶苏传》^①。酉正，回。

二十四日 晴

巳正，胡经武来，邀余同至牛鸟肉屋沽酒饮之。午初，回。经武托余代写致杨晰子信一封，余遂属稿，未正成，交经武。复偕至东明馆为购诸物。酉初，回。

二十五日 晴

未初，至程润生寓。润生告余言孙逸仙已至东京，君可与晤面云。余允之。未正，至黄庆午寓，坐片刻。申初，至盛廉生寓。酉初，至杜兴五寓。寻至风琴台寓，留晚餐焉。遇曹亚伯，邀余至同兴馆食支那菜，与其同教一日本牧师偕。该牧师有劝余奉教之意，余姑应之。戌初，始别而回。

二十六日 晴

未初，至胡经武寓。申初，回。盛廉生来，邀余至春日馆晚餐。申正，回。接郭瑶皆自汉口来信。酉正，至西路会场。戌初，至易委于寓。戌正，至盛廉生寓。寻回。微雨，亥正止。

二十七日 晴

未初，至刘林生寓。申初，回。购得《号外》一张，知日军又在桦太北方上陆，占领亚历山德鲁岛厅云云。

^①《直言》，日本社会主义者于1905年《平民新闻》停刊后续创的报纸，宣传社会主义和反战思想，关切是年俄国革命，不断载文说明其世界历史意义。

二十八日 晴

巳初，至西路会场。巳正，至黄庆午寓。午初，至南路会事务所，晤王赐余、程松生^①，谈良久，午正回。接程润生来信，称孙逸仙约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晤面^②，务必践约云。未初，余遂至该社，孙逸仙与宫崎滔天已先在。余既见面，逸仙问此间同志多少如何？时陈君星台亦在坐。余未及答，星台乃将去岁湖南风潮事稍谈一二及办事之方法，讫。逸仙乃纵谈现今大势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言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③，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又言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但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为之人以主持

①王克家，字赐余，湖南衡阳人。1904年2月留学日本成城学校。程子楷，字嵩生，也作松生，湖南兴宁（今资兴）人。1904年5月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后加入同盟会，1909年返国，为广西新军教练官，改任管带。辛亥革命爆发，入武昌战时总司令部为参谋。旋返湖南，任独立第四旅旅长。“二次革命”时，推动湘督谭延闿宣布独立，任湖南讨袁军第一军司令。“护国战争”时，入广东肇庆护国军都司令部，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攻赣右翼司令。“护法运动”中，任湖南清乡督办兼筹饷督办。后隐居。抗日战争时，力主抗战。1944年在资兴被日军俘虏，自缢殉国。

②孙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驱者。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革新政治主张，被拒绝，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次年在香港设机关，准备在广州起义，未成。1900年派人在惠州发动起义，失败后继续在国外开展革命活动。此时由法返抵日本东京，联络革命同志，筹备成立同盟会。

③朱、陈、张、明之乱，这里指元末明初朱元璋、陈友谅、张瑄、明玉珍的纷争。

之。去岁柳州之役^①，彼等间关至香港招纳人才，时余在美国而无以应之也。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逸仙之言，余尚多，不悉记）。谈至申正，逸仙约余等来日曜日往赤坂区黑龙会会谈。余允之。遂回。酉初，至卧龙馆。戌初，回。阅《号外》，称日本军又自沿海州上陆，已占领亚历山德鲁港云。

二十九日 晴

巳正，至陈星台寓，邀星台同至黄庆午寓，商议对于孙逸仙之问题。先是，孙逸仙已晤庆午，欲联络湖南团体中人；庆午已应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约于今日集议。既至，庆午先提议，星台则主以吾团体与之联合之说；庆午则主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刘林生则主张不入孙会之说；余则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其余亦各有所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未初，至盛廉生寓。申初，回。支那语学生池上莲斋来，交余日金七元，本月修金也。渠言来月因暑假，各人皆无暇，只有生徒三人，如何？余乃言：余来月亦休息，请皆停课可也。伊允之。伊又言伊兄田中弘之往支那视察女学及宗教，当至湖南、北等处，托余致信介绍友人与之相接。余约明晚当至伊寓。伊诺之，酉正辞去。余遂至卧龙馆。戌正，回。

^①柳州之役，指1903年爆发的广西会党大起义，1904年形成高潮，7月攻下柳州，次年，失败。

三十日 晴

辰正，至陈季甫寓。时季甫因病，欲将其代理之《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庶务干事托邓清典代理之^①，而欲余作交代之凭证。余允之。巳正，至卧龙馆。午初，偕陈季甫至邓清典寓，证其交代一切事件，讫，午正回。写致戴琫璋信，为田中弘之介绍也。未初，至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赴孙逸仙会也。既至，则已开会。到者七十余人。孙逸仙先演说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黄庆午乃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讫。孙逸仙复布告此会宗旨，讫；复由各人自书誓书，传授手号；卒乃举起草员，规定章程，举得黄庆午等八人，讫，乃闭会。酉初，回。戌初，至田中弘之家，晤田中、池上两氏，用笔谈良久。戌正，始回。

三十一日 雨

未初，至西路会场，与宋海南谈良久。申正，至程润生寓，不遇。酉初，寻回。

八月

一日 晴

未初，至胡经武寓。寻回。吴绍先来，邀余及李和生、胡经武、聂茂峰至牛肉屋，沽酒大噉。酉初，始回。至何卫种寓，遇

^①邓清典，字子坦，湖北枣阳人。1904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

于门外，遂谈数语而返。酉正，至于业乾寓^①，坐谈良久。时高天梅新发起《醒狮》杂志^②，业乾欲以《二十世纪之支那》合并之。余亦以为然，遂属业乾与天梅商焉。戌初，至李寓。寻回。

二 日 晴

接欧阳骏民、曹德民自鄂来函，并寄来《中国民族志》一册，函中多勉励语而已。又接孙迪卿自常德来函，函中言现仍在中学堂，但未与试验，所守宗旨，毫不稍变，无论石烂海枯，皆所不计云云。未初，至蔡达生寓，谈最久。申正，至鲁文卿寓。酉正，至吴寿田寓^③。戌初，至张步青寓。戌正，回。

三 日 晴

接《醒狮》社来函，邀余日曜日至会馆会议出报事。未初，至程润生寓。申初，至胡经武寓。申正，至会馆阅报。酉正，回。

四 日 晴

下午，未正，至于业乾寓，谈良久。申正，至高剑公寓。剑公告余，言《二十世纪之支那》与《醒狮》合并事，《醒狮》同人皆不欲云云。剑公并请余作文，每日一篇，余允之。酉初，回。

①于德坤，字业乾，贵州贵筑（今贵阳）人。1904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加入同盟会。②《醒狮》，1905年9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李昱（即高旭）主编。撰稿人有马君武、李惜霜、陈去病、柳亚子等。宣传反清革命，反对君主立宪。③吴昆，字寿天，也作寿田，号吼生，湖北黄冈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日知会会员。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后加入同盟会，为本部评议部评议员，并曾代理庶务。辛亥革命后协助宋教仁改组国民党，被选为国会议员。抗日战争时，主张抗日。1940年病卒。

五 日 晴

巳正，至西路会场，赴职员会也。午正，散会。未初，至黄庆午寓，坐谈良久。申初，回。夜，至张步青寓，不遇而回。阅报，知俄桦太军已降日本，日军已得桦太全岛矣。

六 日 晴

未初，至会馆阅报。申初，回。熊岳卿来，坐谈良久，遂同至岳卿寓，留晚餐，夜遂宿焉。

七 日 晴

辰正，至贺联仙寓。巳初，至吴良愧寓^①。寻至聂雁湖寓^②。午初，至欧阳吉香寓。未初，至程润生寓，晤孙逸仙，言今晚六时约诸同志在山口方相会。未正，至鲁文卿寓。申初，至高剑公寓。酉初，至彭荫云寓^③。戌初，至黄庆午寓。亥初，回。

八 日 晴

巳初，至黄庆午寓。未初，回。下午，雨，未初止。夜，至彭荫云寓，坐谈良久。戌初，始回。

①吴璩宝，字良愧，湖南慈利人。曾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留学日本西京纺织专科学校，后加入同盟会。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②聂祖汀，字雁湖，一字雁鸿，湖南桃源人。曾参加自立军起义。不久，率三子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返国，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兼教习。辛亥革命后，参加共和党。后薙发为僧。1936年卒。

③彭启莱，字荫云，湖南浏阳人。1904年7月东渡日本。后加入同盟会。

九 日 晴

巳正，至秀光舍。寻至张步青寓，谈片刻。午初，回。未初，至程润生寓，谈良久，时田梓琴、张步青与俱。申初，偕田、张二君至富士见楼租房间（因欲开欢迎孙逸仙会），未成。申正，回。酉正，偕张步青、鲁文卿至京桥小川一写真店购写真，不得，遂偕至上野观放花火。戌初，回。

十 日 晴

巳正，至鲁文卿寓。午初，回。申初，至高天梅寓。酉初，至申锦章寓。戌初，回。阅报，知日俄和议已开议于美之波芝麻士云①。

十一日 晴

田梓琴来，言租富士见楼房间，已定于十三日下午一时至六时开会。余遂嘱梓琴书邮片发各处，余自至会馆贴一长条焉。午初，回。申正，至黄庆午寓。寻回。阅报，知日本北遣船队又派二队攻俄士克海沿岸及甘查加半岛矣②。

十二日 晴

阅报，载日俄两国全权大臣已会见，即开谈判矣。酉正，至彭荫云寓，邀余至富士见楼。戌正，回。作时评一则（《西太后之宪政谈》）。

①波芝麻士，即朴次茅斯，在美国东北海岸。鄂霍次克海。

②俄士克海，即今译堪察加半岛。

十三日 晴

作时评一则(《俄人抗议开张家口、库伦为商埠事》)。午初，至富士见楼，经理开会一切事宜，毕。午正，至樱亭，孙逸仙已至，遂嘱其早至会场，余遂复至富士见楼。未初，孙逸仙至，遂开会。先由余述欢迎词，众皆拍手大喝彩；次乃请孙逸先演说。时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后来者犹络绎不绝，门外拥挤不通，警吏命封门，诸人在外不得入，喧哗甚。余乃出。攀援至门楣上，细述人众原由；又开门听其进，遂罢。申正，孙君演说毕，程润生及蒯□□相继演说^①，讫，又请来宾宫崎滔天及末永节二君演说^②，至酉初始散会。余复与润生、荫云等沽酒饮之。戌初，回。

十四日 大雨

捡算昨日开会出入账目，讫，作一报告书，其简要如下：

收得会费金七十元零六十钱。

用出之数：

一、会场一切用费四十三元五十钱；

二、开会前一切郵便纸料费七十五钱。共四十四元四十

^①□□为原有的。蒯□□，即蒯寿枢，字若木，安徽合肥人。1903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先后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在同盟会期间，担任暗杀事宜，此处故隐其名。 ^②末永节(1869--1965)，别号狼啸月，日本福冈县人。退职军官。1900年参加兴中会，随孙中山策划惠州起义。1905年入同盟会，《民报》前五期列名发行人。其后迭次为同盟会购置枪械。为日本玄洋社社员、黑龙会会员。1917年提出《支那处理案意见书》，认为中国应以长江为界，南北分立。1922年建立肇国会，主张建立大高丽国，国土包括中国东北、内外蒙古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后又赞同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府。

钱。

余存二十六元二十钱，作为刊刻孙君演说稿费。

书讫，巳初，余遂至会馆贴之。午初，至蔡达生寓，谈良久。午正，回。程乐三来，言西路人又得省中来信，补官费九人，内杜星五、戴修治二人已补他费，系重出，公议以余与姚小琴移补之云。余姑应之。

十五日 晴

作时评（《某公使干涉江西试题》）一则。未初，至秀光舍。寻回。申正，至凤琴台寓。酉初，至西路会场。酉正，至聂雁鸿寓。戌正回。

十六日 阴

作时评（《又催解内务府经费》）一则。午正，至公使馆，偕姚小琴、李和生、胡经武与俱，为西路补官费事也。未正，回。唐静皆来，谈良久而去。静皆于二月前到东京者也。

十七日 大雨

午初，偕程乐三等到公使馆。未初，回。写致上海《国粹学报》馆信，托其代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所事。

十八日 晴

作时评一则（《留学生殿试》）。未正，至卧龙馆。酉正，至张步青寓，不遇而回。写致《时报》馆信，托其登印《二十世纪之支那》广告也。戌初，至刘林生寓，晤盛廉生，告余言湖南某等托雷道亨译报寄回，今无其人，欲余为之，每千字有译费一元三十钱

云。余应之。戌正，回。

十九日 阴

巳初，至鲁文卿寓。雷道亨译报事，余欲与文卿共为之，请张步青代告之，文卿允焉。午初，回。盛廉生来，邀余同至雷道亨寓，遂商定译报事。午正，至会馆阅报。未初，回。

二十日 阴

是日为□□□□会成立开会发布章程之期^①，会场在赤坂区灵南坂本珍弥邸。午后一时，余到会。时到会者约百人。二时开会，黄庆午宣读章程共三十条，读时会员有不然者，间有所增减^②。讫，乃公举总理及职员、议员，众皆举得□□□为总理^③，举得□□□等八人为司法部职员^④，举得□□□等二十人为议员^⑤，其执行部职员则由总理指任，当即指任□□□等八人为之^⑥，讫，总理复传授□□^⑦。末乃由黄庆午提议，谓《二十世纪

①□为原有的。“□□□□会”即指中国同盟会。以下凡□会或□□会，均指同盟会。②黄兴宣读章程三十条，系起草员所拟初稿，原文已佚。今所见者，为丙午年，四月十三日（1906年5月6日）改订者，共二十四条。

③□□□，指孙中山。④司法部职员八人，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二章有：判事长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长宋教仁，其他不详。⑤议员二十人，指评议部评议员。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评议部有议长汪兆铭，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汉民）、董修武、范治焕、张树枏、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执信）、吴昆、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共十九人，缺一。另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二章，包括先后任是职者名单，尚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理鸣）、王善德、程克、黄复生。

⑥执行部职员八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为庶务部黄兴，书记部马君武、陈天华，内务部朱炳麟，外务部程家桧、廖仲恺，会计部刘维焘，总理部谷思慎。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篇第二章，谓执行部下所设六部门，均称科，相继任职者亦有变动。⑦□□，指口号。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载：“宣誓后，由总理授众秘密口号，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等。”

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手赞成，议决俟下次再商办法。会事既毕，乃大呼万岁而散。时已酉初矣。大雨，余偕胡经武、范承志回，中途至成昌楼晚餐。戌初，抵寓。

二十一日 晴

巳初，至卧龙馆。午初，至黄庆午寓。未正，至吴绍先寓。申初，至西路会场，杨仲达留晚餐。酉初，回。

二十二日 雨

作《清太后之宪政谈》一篇。未初，程润生来，言中山将于来日曜日开演说会，演说各国能否瓜分中国问题，定入场券：特别席料二元^①，预备席一元，普通席五十钱。余嫌其太贵，然已无可如何矣。酉初，至黄庆午寓。寻回。

二十三日 雨

作《俄人经营蒙古矿产》时评一篇。是日略有寒疾，人甚不豫。阅报，知日俄和局日本提出条件中，俄人不认割地、偿金二件云。

二十四日 雨

因疾未治事。

二十五日 雨

巳正，至神保院诊察。午初，回。未正，至张步青寓，留晚

^①料，日语，金额、费用的意思。

餐。戌初，回。接不知姓名之人来一函，责中山开演说会定价之大不然，谓必大失人心云。又接彭荫云、熊岳卿、杨仲达等来片，均大说演说之失。余乃书一信，略述此事之宜变通，并将上数信亦封入，寄往中山处去焉。

二十六日 雨

作时评一则（《袁世凯乃敢与国民宣战耶？》）。未正，程润生来，言昨〔明〕日下午开□□会议，交代《二十世纪之支那》一事，《二十世纪之支那》原人皆宜到会。余颌之。申正，至西路会场。时新到者有十余人中，余惟认识李固生一人也，与谈良久。酉初，至吴绍先寓。戌初，至张步青寓。寻回。接刘瑶臣自长沙来函，述自去冬以来屡次失败之状，慷慨悲愤，令人泣下也。余即书一复信，告以近状焉。

二十七日 晴

已正，至程润生寓，谈良久。午初，至鲁文卿寓，留午餐。未初，至江户川亭赴□□会，议《二十世纪之支那》交代事，议决两方各举一人代表，一移交，一接收，免致分歧云。即举得黄庆午为接收者，余为移交者，讫，遂散会。申初，至黄庆午寓，谈良久。寻回。酉初，至秀光舍，该店言《二十世纪之支那》已印刷装制成，即可送交云。余遂至卧龙馆待之。酉正，秀光舍将书送来，交余清点。正交代间，忽有警吏数人至，向余言：此书须押收，不能发卖。余不解其由来，与之辨。彼等不听，只云须押收警署去，并邀余去质问。余遂任其将书押去，而余亦随后行。既到神田警署，该警吏乃向余言：“此杂志有害公安，须押收也。”余曰：“出版自由，非贵国宪法所许乎？”彼曰：“然，但只指不害公

安者。”余曰：“此书害贵国之公安乎？抑敝国之公安乎？”曰：“自然为日本之公安”。余曰：“害日本如何之公安乎？何篇文章犯公安乎？”彼停半晌不言，良久，乃以笔书曰：“不说明！”余曰：“我实不知，请说明以教我。”彼复停半晌，乃曰：“此依内务大臣之命令，余辈实不知。”余曰：“本杂志五月已出，何内务大臣不知，而至今乃始禁止耶？得毋清公使之运动耶？”彼曰：“此事与警察无关与也。”彼复问干事为谁？余曰：“程家桎与黄华盛^①。”彼曰：“发起何人？”余曰：“我一人发起人也，尚有数人已回国矣。”复与诘辩良久，至亥初始回。

二十八日 阴

辰正，程润生来，猝向余索报看，彼犹以为在余处也。余乃告以昨夜警吏押收之事，彼亦大惊，乃相与商议办法。润生言须同至警署诘问，并言：“余妻兄某为《万朝报》记者^②，熟悉报律，可往问之。”余以为然。巳初，遂同至神田警署，晤警吏二人。彼先以本日官报示余，见载有内务大臣告示，称《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号，妨害安宁秩序，禁止颁布发卖，并差押印本之处分云云^③。该警吏彼〔复〕问本社发行者何人？余答以无人，皆系社员公任。又问掌会计者何人？余答以已归国矣。又问募集经费者何人？余答以我一人而已。又问第一篇文稿从何至此？余始知报内第一篇《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所谓妨害公安者即指此也。乃漫应曰：“此香港友人投来者，不知何姓名也，现在香港出版矣。”润生复言：“贵国政府何其愚也！吾等非日本国法下人民也，何处

①黄华盛，为该杂志登记时所用人名，或系宋氏当时假托名。

②《万朝报》，日本报纸名。

③差押，日语，没收的意思。

不可出版？吾等即刻送到支那、欧米各国出版^①，其奈我何？适足见日本政府之野蛮而已，吾并将此文译为英、佛、露、独各文^②，送各国新闻登之，益发日本经营支那之政策，于日本之外交上亦不无影响也。且本报原无甚价值，今与大日本帝国政府作对待，本报荣誉多矣。有难御座イマス^③。”谈既竟，遂出。乃至《二六新闻》社，润生有一友人为该社记者也，将访之而不遇。乃同至《读卖新闻》社，访其记者，亦不遇。卒乃至《万朝报》社，访润生之内兄。其门番云：“尚在家未来也。”余乃与润生乘电车至本乡，造其家访之，则适又出门往报社去矣。余与润生皆怅，时已午正也。遂至一牛鸟肉屋购午膳食之，讫，复乘电车往京桥《万朝报》社。既至，晤其人焉。润生乃告以情形，并问其有何办法？彼言此系省令，无可挽回；且内务省并可控君等于裁判所以取罚焉，君等只期继续出报而已。润生并托其将此事登报，彼颔之。遂辞去。未初，复至《读卖新闻》社及《二六新闻》社，皆晤其记者，润生所言俱与《万朝报》社所言同。申初，回。酉初，至程润生家，见有警吏二人在焉，余坐谈良久而去。至黄庆午寓，不遇而回。戌初，一警吏来。问余《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姓名册，余答以“干事黄华盛已携往他去，君可自访之，余不知也。”彼复问报中之主义，余曰：“革命而已。”彼曰：“支那革命之派多乎？”余曰：“甚多。”彼曰：“除孙逸仙外，尚有何人？”余曰：“此不关君事，君何必问？余亦不能告也。”彼遂去。

①欧米各国，即欧美各国。 ②佛、露、独，即法、俄、德。 ③有难御座イマス，日文，谢谢的意思。

二十九日 晴

辰正，至赤坂区黑龙会事务所访□□□^①，不遇。午初，至黄庆午寓。未初，回。阅报，知日俄和局已成立。未正，至卧龙馆，途遇一警吏，问余报之原稿何在？余答以寄往香港去矣。申初，回。接黄庆午一信，约明日下午开□□司法部会。酉正，至会馆阅报。寻回。

三十日 晴

辰正，至卧龙馆。午初，至会馆，与门番勘定《二十世纪之支那》代售账目，讫。午正，回。神田警察署来书，属余十二时至署有事问商。余遂至该署。该警吏问《二十世纪之支那》原稿何在？余言：“已寄上海、香港去，且贵国内务省令，只押收印本，未云押收原稿，君何问及此乎？”彼无言。余遂去。未正，至黄庆午寓，赴□□^②，□□及余为检事^③，□□为书记^④，□□为判事^⑤，讫，散会。申正，回。

三十一日 晴

辰正，一警吏来，问余会馆中告白为谁贴？余曰：“此田サン

①黑龙会，日本秘密的军国主义团体，1901年正式成立。为玄洋社派生组织之一，首领内田良平。主要成员为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标榜“大亚细亚主义”，力图侵占黑龙江两岸、蒙古和西伯利亚，故以“黑龙”命名。1931年与其他反动团体结成“大日本生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解散。□□□，疑指头山满（1855—1944），日本福冈县人。1881年与平冈浩太郎等创立玄洋社，为首领之一，与黑龙会关系甚密。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革命党人曾有联系。长期鼓吹征服朝鲜，鼓吹对中国、俄国的战争，以推行所谓大陆扩张政策。②□□，指同盟会司法部会议。③□□，姓名不详。④□□，疑指判事长邓家彦，字孟硕。⑤□□，疑指张继，字溥泉。以上三处，似均指字号。

贴也①，亦犯公安乎？”彼曰：“余但问及而已，无他意也，田サン住何所？”余曰：“余非巡查，不知也。”彼曰：“ソーデスカ②！”遂去。下午，至张步青寓。步青交余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会计簿记。申正，回。

九 月

一 日 晴

巳正，至卧龙馆。寻回。下午，田梅溪、刘治斋来。二君新自湘中来，皆沅州人也③。携有刘瑶臣信一封，述沅水流域各埠事甚悉。坐良久，乃去。夜，至西路会场访田梅溪。寻回。

二 日 晴

巳正，至邓清典寓。渠交余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切簿记印信（前黄益庵托陈季甫代理，陈又托邓也）。午初，回。下午，余预备移交《二十世纪之支那》事，检查一切账目，造一清册，至夜始回。

三 日 晴

巳正，至黄庆午寓，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一切簿记、款项、图书、器具、印信，交与黄庆午。庆午接受之。时孙逸仙在，余约其明日上九时有人来会谈，为介绍□□□等五人也，逸仙允之。未初，至田梅溪寓，遂邀梅溪、刘治斋及吴绍先、胡经武同至一

①サン，日语，先生的意思。 ②ソーデスカ，日语，是么？ ③沅州，今湖南芷江。

牛肉屋沽酒饮之。田、刘二君谈湘中事甚悉。申初，散。余至杨冕卿寓，坐谈良久。酉初，至吴绍先寓，与田梅溪、刘治斋及绍先纵谈时事，至戌初始罢。余遂回。

四 日 晴

辰正，余至□□处^①，邀□□□等同至黄庆午寓^②，晤孙逸仙，谈良久始回。下午，黄庆午来，言会馆干事今日开会，议对付日政府定管理清、韩留学生事，并议及《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事，言须调得原稿，由评议员会议决办法。余遂至程润生处取得原稿。申正，至会馆将交干事，而干事会已散，遂回。

五 日 晴

胡经武来，同至一牛肉屋，方饮酒，李和生亦与俱焉。未初，回。遂至会馆，交《二十世纪之支那》原稿与干事长杨晰子。申初，至黄庆午寓，坐良久。庆午言，南洋爪哇岛华商学堂有聘教习之信，君可去否？余暂应之。酉正，至吴绍先寓，坐谈良久。戌初，回。

六 日 晴

巳初，至程润生寓，催其速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之报再行印刷。午初，至高天梅寓。未初，回。书机抽斗内失日钞五元^③，大抵为下女盗去，余拟移寓焉。酉正，偕姚小琴至麴町区觅下宿屋，寻得小金楼有空房间。戌初，回。

①□□，是原有的。 ②□□□，是原有的。 ③书机，日语，即书桌。

七 日 晴

姚小琴偕李士村来，遂同至小金楼言定移寓事，每人月饭金十元零五十钱。午初，回。下午，清检行李。酉初，与店主人结账，讫，遂催人力车将行李运至小金楼，余亦随至，遂入寓焉。夜，大雨。

八 日 晴

李和生、姚小琴、吴良愧、李士村、李仲衡亦移至。巳正，余至会馆阅书报。午初，回。未正，至黄庆午寓。庆午言，爪哇之行，当俟何君□□一月之后来信定夺云。申正，至熊岳卿寓，留晚餐。酉正，至贺年仙寓。年仙言吴应图寓已至此间。余遂邀年仙往访之，途遇之；访蔡达生，不遇。戌初，至吴应图寓，坐谈最久。戌正，始回。

九 日 晴

写致欧阳俊民、曹德民信一纸，约五千言，大抵言此间一切情状，及答前书问留学以何科学为好一节，余言皆视乎一己之志愿如何，吾此身愿为华盛顿、拿破崙、玛志尼、加尼波的乎^①？

^①华盛顿(1732—1799)，北美独立战争领导人，美国第一任总统。拿破仑，即拿破仑一世(1769—1821)，法国军事家，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建立执政府，1804年称帝，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玛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意大利党领导人。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后，继续为意大利统一而斗争。加尼波的，即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曾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1860年组织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则政治、军事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俾士麦、加富尔乎^①？则政治、外交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纳尔逊，东乡平八郎乎^②？则海军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铁道大王、矿山大王乎？则实业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达尔文、牛董、马可尼乎^③？则科学不可不学也；吾此身愿为卢梭、福禄特尔、福泽谕吉乎^④？则文学、哲学不可不学也。若一己目的未定，茫茫无据，但以志愿将就学问，不以学问将就志愿，必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甚且终身一无所成焉，亦未可知也。东京学校甚多，应吾人种种志愿之学问，皆无虑不足，自抱定目的来学而已云云。下午，至张步青寓。步青邀余至支那料理屋晚餐。酉初，回。接西路会邮片，知明日开会举干事长云。

十 日 晴

巳正，至西路事务所（即会场改名）赴会。到会者四十余人。

①俾士麦（1815—1898），原为普鲁士首相，推行铁血政策，统一德意志，其后同时担任德国宰相。加富尔（1810—1861），原为撒丁王国首相，通过王朝战争和对外战争，实现意大利统一，任意大利王国首相。②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1798年指挥英国舰队在埃及阿布基尔歼灭法国舰队。1805年在西班牙特拉法尔加角大败法、西联合舰队。东乡平八郎（1847—1934）日本海军将领，明治维新参加者。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任浪速舰长，不顾国际公法，偷袭击沉中国轮船高陞号。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击败俄国海军。③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著有《物种起源》等书。牛董，即牛顿（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者。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基础》等书。马可尼（1874—1937），意大利工程师、企业家。专门从事无线电设备的制造和改进。1901年12月以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实现远距离无线电信号的传达而著名。④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民约论》等书。福禄特尔，即福禄培尔（1782—1852），德国教育家、哲学家。著有《人的教育》等书。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启蒙思想家。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书。

既开会，代理干事长提议，今日选举干事长、庶务干事及中国总会评议员，遂发票选举，胡经武被选为干事长，宋海南被选为庶务干事，蒋雨人、刘郁之及余被选为中国总会评议员^①，讫，遂散会。未初，至吴绍先寓，同至醒园午餐。申正，至宋小轩等寓。酉初，复至会场。戌初，至黄庆午寓。寻回。

十一日 晴

午正，至鲁文卿寓。未初，至九段劝业场购伞一柄。寻回。申正，至张禹亭寓，谈良久。酉正，至蔡达生寓。戌初，回。

十二日 晴

巳初，至鲁文卿寓。午初，至程润生寓。午正，回。未正，至张步青寓，谈良久。步青欲余邀宫崎滔天君明日同来会饮，属余通知，余颌之。申初，至东明馆购诸小间物^②。酉初，回。写致宫崎氏信，即邀其后日来饮酒也。为井泽直风拟定日语学堂章程。

十三日 晴

未正，至程润生寓，不遇。寻至西路会事务所，是日开职员会也。接得石卿自家寄来信一封。申正，至戴君亮寓^③，晤戴渭清，始知渠今日曾至余寓待良久，不遇余而返者也。酉初，至南

^①蒋作霖，字雨人，湖南澧州（今澧县）人。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在湘组织革命团体湖南体育会，1912年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 ^②小间物，日语，杂货、化妆品之类。 ^③戴修瓚，字君亮，湖南武陵（今常德）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归国后历任高等学校教职、检察官等。

路事务所，因今日为中国中元节，并邀刘林生、徐运奎、胡经武同至云香楼沽酒饮之，尽欢而散。戌初，回。开家信读之，始知祖母太夫人已于前六月初一（中历）弃世。天外噩耗，悲痛不尽。己身亡命在外，不能亲视含殓，不孝之罪，上通于天矣。呜呼，哀哉！

十四日 晴

接宫崎滔天来片，称今日下午四五时可来云。巳初，至大桥图书馆阅书。该馆在番町，系私立者，以金三钱购券入，随择所欲观之书填名于券，持向收发人取之，皆可得。余取得年表数种阅之。午初，回。未正，张步青、鲁文卿、田梓琴来，以待宫崎氏之至，坐谈良久。申初，宫崎氏至，并另邀一人与俱，询之则清藤幸七郎^①，即所谓吞宇者也。遂偕至成昌楼沽酒肴，将痛饮焉。少焉，酒肴备陈，遂举杯酌之。宫崎、清藤二氏皆善饮者，然饮中国酒则必醉，以不尝饮中国酒且较剧也。始酌者为牛莊酒，继乃易以日本酒，满座皆易视之，尽量而饮。及酒酣耳热，宫崎氏乃纵谈东亚时势，深慨夫支那之不革命，卒及于朝鲜金玉均氏事^②，甚痛惜之。至夜半始散。宫崎、清藤二氏归去，余至步青寓宿焉。

十五日 晴

辰初，自张步青处回。中途至一书店，购得《韩国新地理》、

^①清藤幸七郎，日本退职军人。东亚同文会会员，黑龙会会员。与中国革命党人交往时化名吞宇，参加兴中会。孙中山曾聘为军事参谋，前往菲律宾购置枪械，策划惠州起义。并两次深入华中，联络会党。后与刘光汉组织小团体，破坏同盟会，孙中山遂与之断绝关系。 ^②金玉均，朝鲜十九世纪著名改革家。七十年代为首结成开化派，主张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1884年12月发动武装政变，建立新政府。不久失败。

《世界大富豪立身谈》、《武士道史谈》三书。巳初，回。田梓琴来，邀余至大桥图书馆阅书。既至，余取《金玉均详传》观之，以卷帙太多，稍涉猎而已。然金氏之所以为东亚之英雄，则固已知之矣。午正，回。蔡达生来，邀余去访程润生家，不遇而回。

十六日 晴

接李仲青自汉口来信^①，言办报事也。午初，至鲁文卿寓。未初，至唐静皆寓晚餐。酉正，至黄庆午寓。戌初，回。

十七日 阴

作《中国新纪年》第一章成。未初，至南路事物所，与刘林生谈良久。时有李仁秋者，欲往病院诊察，而无人引导，林生乃属余，余应之。未正，遂偕李至神保院。诊毕，余至鲁文卿寓，遂偕张步青及文卿往宫崎滔天君家。既至，坐良久，滔天出酒肴共噉之。余举杯连馀〔饮〕，少焉稍有醉意，乃放声唱湖南之新剧；滔天亦击节而歌，步青亦作鄂调，举座殆若狂。良久，滔天之夫人内田者亦出而举酒属客，余一饮而尽者数杯。又移时，余乃醉矣，呕吐满地，颓然横卧。迨至戌初，步青乃呼醒余，乃共辞归。亥初，抵步青家宿焉。

十八日 雨

辰初，自步青寓回，写致复石卿信一纸，皆家家〔中〕琐琐之事，末乃劝其勉学云。巳正，至大桥图书馆阅书。时余为作《中国新纪年》，欲参考多书，乃择其年表数种观之。所获足为参考之料

^①李瀚，字仲青，安徽太平人。1904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政法速成科。

者如下：

一、若田泰岩《世界大年契》称：黄帝元年为壬申。尚絅先生《倭汉历代备考大成》同之。

一、井上赖圀〔圀〕、大槻如电《东西年表》称：黄帝元年为庚寅。

一、山田美妙《世界历史大年表》载：黄帝元年为日本纪元前二千零三十八年，伏羲元年为二千三百九十三年，神农元年为二千一百七十八年。又载黄〔帝〕在位百年，〔少〕昊八十四年，琐〔颡项〕七十八年，〔帝〕喾七十年，尧九十八年，舜六十年。

一、《纬书》言：自黄帝至〔帝〕喾共三百四十一年。又一书言。

一、新撰《东西年表》称①：西历纪元前四十五年，伊国主由利安设沙尔始用太阳运行制历法②，名由利安历。又称厄日多、亚刺比亚、都尔格、天竺、柬埔寨历法各异③。

未初，回。申初，至程润生寓，谈良久辞去。至吴绍先寓，绍先留晚餐，晤得吕馀山，靖州佳士也④。酉初，至西路会场。戌初，回。

十九日 雨

辰正，至西路会场，送杨伯中行。巳正，偕胡经武至醒园，沽酒饮之。午正，至黄庆午寓。庆午告余：《二十世纪之支那》，前日□会议决不用原名，拟另出一报，一切关系，表面概与断绝，以□会不欲持排外主义启人嫌忌也云云。酉初，始回。

①空格处人名原缺。 ②由利安设沙尔，即儒略·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独裁统治者。在位时，制定历法，称儒略历。 ③厄日多、阿刺比亚、都尔格、天竺、柬埔寨，即古埃及、阿拉伯、土耳其、印度、柬埔寨。 ④靖州，今湖南靖县。

二十日 雨

巳初，至东京耳鼻咽喉医院，访李仲衡。午初，至会馆阅报。午正，回。午餐毕，时余接诸友人来函及以事属余而未复命者，皆作函复之，自午至酉始毕焉。计：

○为西路会致向次班，诘问去年西路学堂诸人捐助本会经费百元，系交向次班汇寄者，何至今尚未见到信一件。

○致石卿信一函，昨日未完者。并寄去《中西伟人传》、《二十世纪之支那》各一册。

○致黄庆午，言对付《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办善后方法信一件。

○致曹亚伯信，约下日曜日来寓相谈一件。

○致胡文岩邮片，请其何日来寓共话家山〔常？〕一件。

○致吴寿田片，问编孙中山演说稿何日成册一件。

共六件。夜，作《中国新纪年》第二章，未完。

二十一日 晴

作《中国新纪年》第二章，仍未完。未初，田梓琴来，偕余至程润生家，不遇而返。申初，至一理发肆，刈发毕，至于业乾寓，谈良久。申正，至田梓琴寓，留晚餐。酉初，至黄庆午寓。庆午言《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办后，拟另办之报，已名曰《民报》，下礼拜日拟开会商议办法^①。

^①以下自1905年9月22日起，至是年年底止，日记原缺。

第 三 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公元1906年〕

一 月

一 日 晴

晨起，与张溥泉、何晓柳、田梓琴共小饮^①，良久，讫。巳正，遂偕至宫崎滔天家贺年，晤得滔天兄宫崎民藏^②，日本之社会主义者也，谈良久。未初，回。申初，至杨勉卿、禹余三寓^③，共置酒肴饮之。余有醉意。酉初，回。

二 日 晴

巳初，至李和生寓。适吴绍先至，言常郡人今日共约集釀金会饮^④，邀余去。午正，遂至西路事务所，陈伟臣等已备酒肴，遂

①何天炯，字晓柳，也作小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5月留学日本东京正则预备学校。后加入同盟会，曾任执行部会计科负责人，并保管同盟会案卷。辛亥前随宋教仁在上海办《民立报》。黄花岗起义失败，同盟会案卷均经其手焚毁，致为党人诟责。辛亥革命后，为国民党参议。 ②宫崎民藏，日本熊本县人，宫崎寅藏之兄。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与中国革命党人有交往。主张土地国有，创办土地复权会。著有《人类之大权》。 ③禹瀛，字余珊，也作余三，湖南邵阳人。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后加入同盟会。辛亥前随宋教仁返国。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众议院议员。 ④常郡，指湖南常德府，辖武陵（今常德）、龙阳（今汉寿）、沅江、桃源四县。

共饮之。未初訖，遂回。酉正，至秀光社，催其速印《民报》。戌初，至静冈劝业场购诸文房具。寻回。

四 日 晴

巳正，至程润生寓。润生告余，为学界反对日文部省规则事，已约明后日招集各新闻记者，以酒饷之，以疏通意见，但须釀金六十元，欲余筹谋，并言夏道南处可设法云云^①。午正，回。至李和生寓，遂偕和生及杨勉卿至熊岳卿寓，坐良久。岳卿置酒饮之。余寻醉，良久，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②，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又良久，酒醒乃已。复谈片刻，戌初回。观吕叔简《呻吟语》内篇《修身类》^③，其语有曰：

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动如履薄临深。

攻己〔己〕恶者顾不得攻人之恶。

世之人形容人过只象个盗跖，回护自家只象个尧舜。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受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人不难于违众，而难于违己。

只尽日点检自家，发出念头来，果是人心，果是道心；
出言行事，果是公正，果是私曲。

时李和生在焉，共以为我辈对此数语，愧色尚多也。

①夏道南，湖北人。时留学日本东京。辛亥革命前鄂人反对铁路国有，曾与张伯烈回鄂策动。 ②《猛回头》，书名。陈天华著。以通俗文字，说唱形式，写出民族危机和亡国沉痛，号召推翻卖国的清朝专制统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影响很大。 ③吕坤（1536—1618），字叔简，一字心吾，或作新吾，明宁陵（今属河南省）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官至刑部侍郎。著有《呻吟语》、《去伪斋集》等书。

五 日 阴

巳初，至夏道南寓，渠交余金十元。巳正，至船尾写真馆取去年写真。午初，至柳聘农、章行严寓，谈良久。午正，至赵宝泰寓。寻回。未正，至程润生寓，不遇，以所收夏君金交其夫人，遂回。酉正，至吴绍先寓。戌初，回。观《呻吟语》《修身类》：

只竟夕检点今日说得几句话关系身心，行得几件事有益世道，自慊自愧，恍然独觉矣。

少年只要想我现在干些什么事，到头成个什么人。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外勑敌五^①：声色、货利、名位、患难、晏安；内勑敌五：恶怒、喜好、牵缠、褊急、积惯。

奋始怠终，修业之贼也；缓前急后，应事之贼也；躁心浮气，畜〔蓄〕德之贼也；疾言厉色，处众之贼也。

名心盛者，必作伪。

六 日 晴

巳初，至李和生寓，留午餐。午正，至胡经武寓。未正，至秀光舍。申初，至鲁文卿寓，不遇而回。酉初，至李和生寓。和生交余以许晴笙自湘省寄来信一封，拆视之，则满纸尽故人之情而已，不觉怆然。酉正，至吴绍先寓。戌初，至程润生寓。润生不在，晤得梁新甫、李凤卿等，坐谈良久，大抵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言甚长。戌正，至陈涛溪寓。寻回。作时评一则，论设警部与巡警道事。

^①勑(qíng)敌，强敌。

七 日

辰正，至吴绍先寓，谈最久。午正，〔至〕李和生寓，留午餐。巳初，回。是日开口口三部联合会议事^①，余但报告《民报》情形困难而已。申正，至胡文岩寓，不遇。酉初，至章行严寓，坐谈良久。适末永节至，乃邀之至《民报》社，末永许之，遂同辞去。过西村年一家门时^②，忽言及入访チヨコ事^③，皆赞成，遂入西村家。チヨコ招待良久，其妹言有活动大写真在近处，余邀末永及チヨコ姊妹往观之，皆许诺。遂偕至一活动写真店购札入，已开演多时。见有日露战况及西洋歌舞，颇有可观。戌初毕，乃退，余与末永遂回。至《民报》社，时李和生在焉。戌正，偕至胡文岩寓。文岩与陈伟臣倩余作文一篇，劝乡人游学各省；余允之。亥初，回。途中，李和生大责余今日不应与西村女相晤。余一时不觉气愤，欲大与冲突，而恐太不留余地，必有后悔。然胸中甚不能遏抑，乃厉声告和生，“今夜切不可同余住，免有后言！”和生坚不肯，相持良久，卒送和生至其寓。余乃返。和生复倩鲁禹昌送余^④，禹昌中途返，余遂回。时已亥正矣。

八 日 晴

辰，熊岳卿、肖、李和生来，遂偕往访宫崎滔天。巳正，抵其家，坐良久，宫崎始由外归，谈良久，至午初乃辞去。至车场乘电车，误乘往品川者，午正抵品川始觉；乃复坐原车回，至

①□□三部联合会，指同盟会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联席会议。

②西村年一，为宋教仁女友西村千代子之父。③チヨコ，即西村千代子。④鲁诚，字禹昌，湖南桃源人。同盟会会员。

新宿再乘牛込车，未初复回。偕至风乐园食料理，申初，讫，偕曹亚伯至副岛八十六家访南洋舍列伯司岛商陈福祿氏^①，不遇，与副岛氏谈片刻。酉初，回。作时评一则，论南洋华商求入日籍事。

九 日 晴

巳初，至秀光舍，送交《民报》原稿也。至汤朗卿寓^②，视其校对《民报》事。午正，回。申正，至李和生寓，留晚餐，讫，复沽酒饮之，微醉焉，怆然有感，久谈至戌正，始回。观《呻吟语》，以心不静，不得其领略。接各友自上海各处来信，共计刘瑶臣、田梅溪、刘治斋、张粹泉、余松云、龚村庸等^③，皆报告上海之归国学生情形，惟余松云则大坂者也。

十 日 晴

巳初，至鲁文卿寓，不遇，至秀光社。午初，至胡展堂寓^④，取《民报》文稿，至秀光社交之。申初，回。偕曹亚伯至邱心荣

①舍列伯司岛，即今印尼苏拉威西岛。 ②汤增璧，字公介，别号朗卿，笔名伯揆、伯夔，江西樟树人。原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因片马问题持论激烈，被清政府革除，下令通缉。为同盟会会员，曾任《民报》校对。1908年任《民报》副主编。撰有《崇侠篇》等文，主张革命党人“应以暗杀为急务”。

③余焕东，字松云，也作松筠，湖南龙阳（今汉寿）人。1904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在留学生中发起组织新华会。旋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司长、萍乡矿务局董事等。

龚国煌，字村庸，也作村榕，湖北崇阳人。为宋教仁肄业武昌文普通学堂时同学，科学补习所成员。旋走日本，留学东京政法学校，加入同盟会。1910年赴北京，任《国光新闻》编辑。辛亥革命后，坚持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袁世谋复辟帝制时，在武汉主办《民心报》，继续反袁活动。以后思想渐趋反动。

④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4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政法速成科。旋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员。辛亥革命时被推为广东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西山会议派重要头目之一。

寓^①，谈良久。酉初，至肖玉勤处晚餐。酉正，回。程润生送来《日本宪法》文稿，乃为人译出，取译资以为前日招待日本新闻记者之用者也。夜，余遂译之，未完。

十一日 晴

译《日本宪法》文，至申正始完，都计四千五百字。酉初，遂交程润生家，不遇润生而返。酉正，至鲁文卿寓。寻至秀光社，佐藤独啸邀余至一荞麦店食馄饨^②，良久，讫。戌初，回。观《明儒学案·薛敬轩案》^③，并观其《读书录》，未完而止。

每日所行之事，体认某事为仁，某事为义，某事为礼，某事为智，庶几久则见道分明。○二十年来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尽，以是知克己为最难。○诚不能动人，当责诸己；己不能感人，皆诚之未至。○少言沉默最好。○敬则中虚无物。○工夫切要，在夙夜、饮食、男女、衣服、动静、语默、应事接物之间，于此事事皆合天则，则道不外是矣。

十二日 晴

午正，至胡经武寓。经武拟邀余往平冢寻范静生处去^④，旋

①邱心荣，广东嘉应人。1903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实业学校。

②佐藤独啸，即佐藤独秀，日本出羽人。其家以调查风土气候，研究农作物品种，见称于日本农学界。③《明儒学案》，书名。明清之际黄宗羲撰。六十二卷。内容系根据明代学者的文集语录，分析宗派，立学案十九。每人先列小传，后载语录。为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史专著。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明河津（今山西稷山县）人。官至礼部右侍郎。学宗程朱，为“河东派”代表；但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著有《读书录》等书。

④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学生。1898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转高等大同学校。倾向保皇会，与同盟会党人也有来往。辛亥革命后隶籍共和党。曾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

因有他人去，不果。未初，余回。酉初，至张伯言寓^①，坐良久。酉正，至李和生寓，谈最久。吴绍先亦至，谈及求学事。时余久有心辞退《民报》事以求学，绍先乃劝余进早稻田大学，余亦是之。戌初，回。

十三日 晴

巳初，胡经武来，属余拟一电稿致北京政务处。此时反抗日文部省令事已落着^②，定于十五日上课，故电告北京廷也。巳正，至秀光社。寻至中国书林送交《民报》。午初，至鲁文卿寓，坐片刻，午初回。未初，胡经武来，邀余至清风亭赴联合会。是日因风潮已息，解散联合会也。余演说此次风潮前固可主张力争，但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云云。众有不然者，余亦止焉。酉初，回。上海《国粹学报》馆寄报来，请《民报》社代售。

十四日 晴

接易委與自长沙来信，无甚要语。又接易曦谷、田梅溪自上海来信^③，告余以到沪情形也。午初，至会馆，阅报良久。申初回。酉正，至蒲伯英寓^④，谈良久，晤郑友三、周稻生、向

①张正坊，字伯言，山东潍县人。1902年6月留学日本札幌农学专门学校。②1905年冬，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中国留日学生群起抗争。日记所言“反抗日文部省令事”，即指此。③易本羲，字曦谷，湖南湘乡人。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因王汉谋刺铁良一案牵连，逃亡日本，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曾赴上海、南洋等地活动。辛亥前回湘，在同盟会湖南分会工作。1911年4月卒。著有《南洋华侨史略》（笔名羲皇正胤）。④蒲殿俊（1875—1935），字伯英，四川广安人。清光绪进士。时赴日留学。归国后，任四川谘议局议长、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为立宪派骨干。辛亥革命时，勾结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自任都督。后在北京创办和主持《晨报》。1917年段祺瑞二次组阁时，任内务部次长。

皆四川广安人也。戊初，回。观《明儒学案》薛敬轩《读书录》：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孺然生物之心。○当事物丛杂之中，吾心当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扰扰而迁易也。○绝谋利计功之念，其心超然无系。

十五日 晴

巳初，至早稻田大学购其规则一册。午初，回。未初，至李和生寓，商入早稻田大学事，余亦愿入焉。申初，杨勉卿邀余同至伊寓，坐良久，偕至早稻田大学调查开新班事，不得要领，遂至大学后乡间游览良久。酉初，同至时新后辰〔楼食〕酒肴，良久讫，回至伊寓，又坐谈小顷。戌初回，复至李和卿寓。戌正，至吴绍先寓宿焉。

十六日 晴

巳初，至李和生寓。时余有学陆军意，和生力劝不学陆军而学法政，余辩论良久，午初回。未初，至秀光社，催促《民报》出版。未正，至程润生寓，坐谈良久，回。谷思慎偕其乡人李、龚子和来^①，余与谈良久。龚为归化城人^②，言及长城以外风土人情甚悉，又言山西口外厅去岁已改为县，归化改为武川，萨拉齐改为五原，丰镇改为兴和，宁远改为陶林云云。酉正，乃去。

十七日 晴

巳初，偕何小柳至新智分社，晤其社长宫崎德太郎，相谈代

^①谷思慎，字仲言，山西神池人。1904年10月留学日本东京经纬学校。同盟会成立后，任本部执行部调查科负责人兼陕西省主盟人。 ^②归化城，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售《民报》（于上海新智社）事。宫崎言《民报》内容太激烈，甚危险，实不敢代售云云。寻辞去。巳正，至李和生寓，坐良久。午初，回。写致吴良愧信，平常问候之语而已。又写致上海黄韧之信及新智社信^①。黄为代蔡子民之责任者^②，余属其至新智社取回不能代售之《民报》也。未正，至会馆，阅报良久。联合会所举编纂此次始末记执笔人开会议事，举余及邓孟硕为编纂员^③；余姑应之，并对诸人言，实不能专任作文也。酉初，回。

十八日 晴

巳正，偕李和生至鞠町靖国社旁寻居屋，寻得姓渡边者，定义焉。午初，至徐桐初寓^④。午正，至秀光社。未初，回。酉正，至田梓琴寓，不遇。戌初，至宫崎滔天家。滔天未归，晤其兄民藏，谈良久，出其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观之，言平均土地之说

^①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也作韧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2年与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为董事，兼爱国学社教员。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任江苏谘议局常驻议员、江苏教育总会常任干事。辛亥革命后，任江苏教育司司长、江苏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1917年赴美考察，回国后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1940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底，发起筹组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②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1902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4年冬，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留学。辛亥革命后归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1917年初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被迫辞职。1927年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倡导抗日，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③邓家彦，字孟硕，广西桂林人。1904年7月留学日本东京政法速成科。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任本部司法部判事长。

^④徐钟衡，字桐初，湖南慈利人。后为政闻社社员。

者也。又良久，滔天回，复坐谈，并出酒饮之。亥正，始回。

十九日 阴

巳正，至公使馆，请马参赞作保证人，备入早稻田大学也。巳正，至昨日寻得之渡边方，为李和生言定入寓事。午初，回。苏凤礼〔初〕来^①。凤礼〔初〕，新自湖南来者也，言湘省闻陈星台死，学界大愤慨，开追悼会，到者二千人，公举凤礼〔初〕来东扶柩回湘，凤礼〔初〕之来即为此也。谈良久去。午正，至李和生寓。因和生移寓，余又将入早稻田大学，置酒饮之，当小别焉。未正，回。申正，复至。遂送其移寓至渡边方。酉正，至秀光社。寻至鲁文卿寓。戌初，至张步青寓。亥初，回。

二十日 晴

午初，至熊岳卿寓。时岳卿有回国之行，遂邀之至一牛岛〔鸟〕肉店饯别。饮酒既醉，未初始别而回。接内地诸友来信，计七人：李仲青自汉口，吴寿田自武昌，刘治斋自南京，周志伊自汉口^②，韦枢堂自清江，龚国煌、曾上泉自上海^③，皆来信报余以内地情形者也。酉正，至本乡馆访柳病农，已移寓矣；遂至章行严寓询之，晤病农焉，乃至其寓（晚翠馆），坐谈良久。戌初，回焉。写致《民报》各撰述员信，明日开三次编辑会也。

^①苏鹏，字凤初，也作复初、凤雏，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时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员。因与陈天华友善，被长沙学界推派赴日，迎接陈枢回湘公葬。著有《柳溪忆语》。 ^②周志伊，湖南宁乡人。同盟会会员。 ^③曾上泉，四川井研人。同盟会会员。

二十一日 晴

巳初，至秀光社。午初，回。未初，至西路会场，坐谈良久。申初，回，邀宋海南俱来。时余既定计出《民报》社，而无人继之，乃与海南商，欲海南继为《民报》庶务干事，海南尚未即应允也。杨笃生、王慕陶来^①。笃生自北京来，充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随员者也（是日清出洋大臣戴泽等抵京）^②，谈良久出。酉初，至胡经武寓。寻回。戌初，至李和生寓宿焉。亥初，地大震，约五分钟。

二十二日 晴

巳初，至会馆与门番算代售《民报》帐。巳正，至东新译社访曾抟九，询陈星台遗文存者有几，遂得其《狮子吼》小说及所译《孙逸仙传》。余皆欲为之续竟其功者，遂持回。抟九欲再刻其《绝命书》，乃偕抟九至秀光社，属该社用《民报》中该书之纸型印刷焉。午正，回。是日，日政府派有巡查三人守《民报》社，云因载泽来东，防掣革命党甚严密，故出此手段。并言余等出门，亦尾之于后云。日本政府亦太小心矣，不禁可笑。未正，至神乐坂劝工场购诸小间外〔物〕，一巡查果随余后。申初，回，彼亦随来。是日余遂不出门矣。夜，观王阳明书《传习录》上篇^③。

^①王慕陶，湖南长沙人。时留学日本岩仓铁道学校。同盟会会员。1909年回湘，任湖南铁路学堂教员。 ^②1905年，清政府以假立宪欺骗人民，7月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洋考察宪政。由北京出发时，载泽、绍英被吴樾炸伤。后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接替徐世昌、绍英，随载泽等出国。次年回国（是时经抵东京），呈请实行君主立宪。史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③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明余姚（今属浙江省）人。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曾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官至南京兵部侍郎。思想上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断言“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是影响很大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著有《传习录》、《大学问》等。

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知行合一之旨）

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立志）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持志如心痛，一心存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夜，戌正，秀光社送《民报》来。

二十三日 阴

是日，警察终日守《民报》社，余未出外。下午发行《民报》往内地各处，并致信焉。计美国《大同日报》馆、香港开智社、《中国日报》馆、越南西贡和昌楼、湖北震亚社、湖南集益社等处也。^①

二十四日 阴

巳正，大雪，顷刻成银世界。午初，至上州屋送《民报》，运送横滨梁慕光处者^②。寻至会馆阅报良久。午正，至秀光社。佐藤独啸邀余至会芳楼小饮，警察吏随余，亦与饮焉。未初，讫，至

^①《大同日报》，1902年创刊于美国旧金山。为美洲致公堂机关报。欧渠甲、刘成禹先后主编。宣传反清革命。1912年改名《中华民国公报》。和昌楼，设于西贡（今胡志明市）堤岸。集益书社，设于长沙柑子园，与国民教育社同为代售革命书刊机构。以上多为《民报》代派所。见《民报》各期封底。^②梁慕光，广东博罗人。兴中会会员。1900年惠州起义时，率博罗附近别动队响应。1902年在广州组设机关，购置枪械，接济洪全福起义。事泄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本部评议部评议员。1916年谋炸粤督龙济光，失慎牺牲。

程润生寓，坐良久。未正，至李和生寓，不遇，遂至中国书林结算其所售《民报》帐，讫，申初回。

二十五日 大雪

是日为吾国元旦，余至西路会事务所贺年。时到者三十余人。行礼讫，置酒共饮，有醉者，午初始讫。未初，至杨勉卿寓，坐良久。时余拟三日内移寓早稻田近处，遂至学校后觅下宿屋，觅得所谓瀛洲筱处者，遂定议焉。酉初回，李和生与俱来。

二十六日 晴

清算余所经手《民报》社之帐目，下午始讫。未初，至秀光社，结算印刷《民报》帐。未正，至鲁文卿寓，坐谈良久。酉初，回。

二十七日 晴

宋海南来，余与谈《民报》社事，彼已允当干事，但不来住社内云，遂定议焉。未正，至吴绍先寓。时胡经武将归去，约在此话别，绍先乃置酒肴共饮焉。酉初始回。戌初，余清检行李，遂雇荷车一乘，移寓早稻田学校后瀛洲筱处。戌正至，警吏亦偕余至焉。该处为丰多郡下户冢村二百六十八番也。观阳明《传习录》，余玩味其二则云：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①，先生曰：除了

^①澄，指陆澄，字原静，一字清伯，明归安（今浙江吴兴县）人。师事王守仁，讲致良知之说。王氏《传习录》，多澄所记。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省）人。尝结茅讲学于象山（今江西贵溪县西南），学者称象山先生。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为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提出“心即理”说，断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而心、理是永久不变的。他的学说后来由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后人编有《象山先生全集》。

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皆事变也。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候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去路，方是真实功用，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虽曰何思何虑，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二则皆陆澄所记，示人入道之方针，即在是矣。

二十八日 晴

巳初，余出门将往神田，四顾无警吏随行，以为既转居则不复至也；乃行未数十步，一人至余前欲与余语，询之，则当地之警察也，不觉粲然。巳正，至杨勉卿寓。余拟改名入早稻田大学，乃请勉卿至公使馆取保证书焉。午初，至康保忠、邓家彦寓^①。邓君以《地下之露西亚》稿予余，属余作《俄国革命党女杰列传》；

^①康宝忠，也作保忠，字心孚，一作兴甫，陕西城固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为本部评议部评议员。后曾为陕西省主盟人。

余应之。未初，回。酉初，复至杨勉卿寓。酉正，至《民报》社，坐良久。寻至胡经五寓。经武固以编纂此次留学界风潮始末记，强余任之；余固不应。戌初，复至《民报》社。戌正，回。

二十九日 阴

作劝常郡人士游学各省书，应陈伟臣、胡文岩之命者也。下午尚未成。杨勉卿来，遂邀至寓后乡间一带游览（警吏随之）。见山林、田园、屋舍皆约略与我国同，不觉兴“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之感。子于良久，申正回。

三十日 晴

写致刘福申信，托代售《民报》也。作劝常郡人士游学各省书，仍未成。未正，至杨勉卿寓（是日出门未见警吏）。申初，至禹余三寓，坐谈良久。见余三居停室内壁上有横披一张，笔气飞舞，细视之，有一印，大如升，乃明崇祯帝御笔也。余即向其主人欲购之，彼说价一元，即与之，遂购得焉。酉初，乃至《民报》社，拟将此横披悬于社内，乃交何小柳焉。封寄《民报》四十册与刘福申，戌初毕事。戌正，回。写横〔致〕石卿信，并寄写真一张、《东京名胜图》一本。临寝，观《王阳明集》，其与滁阳诸生问答语一则云：

或患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子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意思，自然静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

三十一日 晴

作劝常郡人士游学各省书，仍未成。未正，至早稻田大学报

名，拟明日上学焉。申初，至《民报》社，时忽尻骨作剧痛，因就睡良久，洩前田氏为余捶之^①。申正，稍愈，至胡经武寓。经武昨日大病，归国暂不能起行矣。晤程润生、杨笃生，谈良久。酉正，至谷仲言寓，不遇，乃至刘林生寓，谈最久。林生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云。余因力举王阳明良知之说之善，林生亦然之。戌初，至张步青寓，不遇，乃至一书店购得《大学私义》一部，乃日人中荃谦所撰，言《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乃大学校之学则也；《大学》之道，犹言大学式学则、题目也。纲领，三代之学则；条目，周史之所增也。至于战国，孔门之徒作传时，合题目、纲领为一章；或秦火后汉人及后人为之，则不可知；至朱子^②，乃以己意分合之；今乃为之改正衍文错简云云。时并购得《李忠定公奏议》及《英雄崇拜论》各书。亥初，遂回。

二 月

一 日 阴

辰初，至早稻田大学上课。余所上之班，为其留学生部预科之壬班，已开课三月余者也。余于是时初来，各科学皆须补习。初讲者为数学，余不甚了了也。巳正，上日语课，程度甚浅，余解之尚有余焉。午初，讲理科，矿物也。午正，回。未初，复至学校上历史课，西洋史也。未正，复读日语。申初，休息。尚有

^①前田氏，即前田卓子，日人宫崎寅藏夫人之姊。 ^②朱子，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学问渊博，继程颐、程颢后，集宋代理学大成，建立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诸书，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申正一时，亦为日语，余以欲急归补习他项功课，遂回。书每日功课表一纸，贴于壁，合学校功课表尽抄录之，而复加以余自定之自修功课。计学校之功课如下：

日 \ 时	九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一 二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月	体操	数学	地理		日语	日语	历史
火	地理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水	日语	日语	唱歌		历史		理科
木	数学	日语	理科	历史	日语		
金	日语	数学		理科	日语	日语	图画
土		日语	体操	图画	日语	日语	日语

大抵每日六时间也(以后每日按此表行之，不日日计〔记〕也)。余自修之程，每日六时半起，盥洗、早餐，七时后阅报，八时后观书，九时后上学堂，下午五时回，至六时晚餐、散步、静坐，六时后作文，八时后温习功课，十时后读心的学问书(上午观书者随意观也)、写日记，十时半就寝。日曜日则上午去外访人，下午观书，六时后仍同。定为每日力行之，以励此躬。但不审果能实践否耳。酉正，作劝常郡人游学书，仍未成。戌初，习算学良久。亥初，看《王阳明集》首之序文(徐阶作)及《传习录》序文(徐阶作)①。

①徐阶，明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嘉靖进士。历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著有《世经堂集》、《少湖文集》。

亥正，就寝（自修事在定程内者，以后只择其有要者记之）。大雨。余尻骨复痛，良久始止。

二 日 雨

辰初，至学校上课。巳正，至卫寿堂医院诊视尻骨之病。医者验后，予余以药粉及水药各一（粉药以纸帖〔贴〕于病处）。午初，回。下午复上课。申正，回。酉初，至《民报》社，洸前田氏为余帖〔贴〕粉药于尻骨病处。酉正，回。得易曦谷自上海来信，言上海兴学事（中国公学）有成也。读《王阳明集》邹序、钱序、王序三篇^①。雨止。

三 日 晴

午初，至杨勉卿寓。下午，至学校。申正，回。西村年一来，未遇余而去，见有渠名刺，始知之也。观《王阳明集》《文录续编》徐序及《刻文录序说》^②。

四 日 晴

辰初，至西路会场，知吴绍先已移寓神田表神保町菊馆，乃在宋海南处坐良久。辰正，至《民报》社。巳正，至彭希明寓。希明力劝余学英文于青年会馆，余遂拟明日开始焉。午初，至西村年一家答拜，坐良久而去。午正，至神田访吴绍先，寻一时久，

^①邹守益，字谦之，明安福（今属江西省）人。钱德洪，明余姚（今属浙江省）人。王畿，字冀邑，明晋江（今属福建省）人。以上三人均为王守仁弟子，编辑王氏文集，并为文录作序言。 ^②《文录续编》序，明徐阶撰。《刻文录序说》，明钱德洪撰。

不得。未初，乃至刘林生寓午餐。申初，至神保院观胡经武病，晤朱凤梧^①，谈片刻。酉初，至李和生寓晚餐，复坐谈，时绍先亦在也。酉正，〔至〕徐桐初寓，时余为腰疾，饮其药酒少许。戌初，至徐润奎寓，谈最久。润奎亦有求学讲道之方针，余与之言近日余所见之理想，彼深然之。亥初，始回寓，和生同来宿焉。是夜未观书。

五 日 晴

下午，前田氏偕何小柳来，坐良久。言《民报》社昨日得一越南人来居，并可经理报事。其人乃自越南逃出来东者，一行共三人，大抵亦稍有思想与目的而后为此者，但经济异常困难。昨日张溥泉与曾抟九商，故招其人至此也。申初，至彭希明寓，邀其上英文课去。至则希明已去矣，余乃急乘电车至青年会馆，则已过时间。时余腹甚饿，乃决计不入上课，遂至吴绍先寓，坐良久。酉正，至成昌楼晚餐。戌初，至中国书林购得书六种。戌初，至《民报》社晤昨日来之越南人，言语不通，以笔相谈。彼言姓庞名希，越南东京河内人，愤祖国之亡，乃潜行至此，存有目的，但现今未敢遽言而已。又言彼国现主成泰帝如何为法人之奴隶，法人锢之于顺化城中，不得出城外一步，名则皇帝，实则奴隶之不如也云云。噫，亡国之痛亦甚矣！何小柳言，昨邱心荣来信，称南洋爪哇聘教习事，有电来，已说妥矣。前田氏又言，明日宫崎滔天为程润生饯别，约余去共饮之，在明日十二时顷云。余应之。亥初，回。是日腰痛又发，未观书也。

^①朱炳麟，字奋吾，也作风梧，河南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为本部执行部内务科主持人。旋继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又曾为河南主盟人。

六 日 晴

午初，至宫崎滔天家。时程润生夫妇及田梓琴、张溥泉等均在。未初，遂共饮酒。申初，始兴尽而散。余微醉，为滔天书横轴一纸，题“致良知”三字。滔天甚赞之。申正，始辞去。酉初，至青年会馆上英文课，彭希明已在矣，教习为王怀青，特为吾中国人开者也，是日始教字母与拼音而已。戌初，至一书店购王阳明《传习录》及《楚屈原》各一而回。读《王阳明集·刻文录序说》，中述阳明先生语云：

作文字亦无妨工夫，如诗言志，只看意向如何，意得处，自不能不发之于言。但不可在词语上驰骋，言不可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语？总然都做得，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

七 日 晴

酉初，至《民报》社。寻至青年会学英文。戌初，下课（以后每日学英文又不记），过一书店，购得《陆象山》一册。戌正，又至《民报》社。值张溥泉不在，写一信责其太不理事。亥初，回。观《王阳明集·序录》^①，其二则甚可，录于下：

门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闻之，叹曰：“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下略）。

昔门人有读安边策^②，先生曰：“是疏所陈，亦有可用。”

^①《王阳明集·序录》即指钱德洪撰《刻文录序说》。

^②安边策，《序说》原文作“安边八策者”。

但当时学问未透，中心激忿抗厉之气，若此气未除，欲与天下共事，恐于事未必有济。”

李和生来一信，责余有简慢傲人之气。余甚悔悟，复一信，略云：“前日疲惫已极，精神散漫，终日如睡，早晨之事，不觉偶有慢色，诚然。且近日来之定念，恒念，亦几复为堕落。前夜未观书，今日晨起即稍迟矣。甚矣，立志之难也！然由此益见爱精神、主敬、主静，真此身修德之必要矣。今而后可共勉哉”云云。

八 日 晴

写致邱心荣信，告以余不能往南洋之故也。酉正，往青年会上课。归途过《民报》社，与越南人庞 笔谈最久。戌正，始回。观《王阳明集·叙录》，言先生当危疑震撼之交，皆处之泰然，不动声色，人所难能者也。

九 日 大雪，至午正已深四五寸矣

作劝常德游学各省书成，约六千余字。大抵言游学各省有二益：一学问上之便利，一感情上之联络也云云。下午，得李和生来片，所以戒余者甚至。其言云：“弟年未及壮，而精神摇落，如皤发老人。摄生之道，以收敛精神为第一着，其次则运动其肢体也。数年以来，家国之忧，日夜涕零，极形罢劳；又兼以情根未断，昏梦牵缠，此虽铁石，尚当消毁，况吾弟生来素弱乎！武侯在草庐时^①，取宁静淡泊为养生秘诀，及后担当天下，犹以食少事繁而死。窃以为宁静为对于时局立言，楚囚对泣，何补大局？惟平心静气，潜察趋势，预备铸造之能力与方法，任如何之潮流，

^①武侯，指三国时诸葛亮，晚年封武乡侯。

莫能挠吾之志，所谓宁静也。淡泊为对于外欲说法，春花绮语，未免有情；惟胸襟洒落，琴书自娱，任有如何之声华，如何之美丽，莫能乱我之怀，所谓淡泊也。吾弟于二者皆未免有躁妄想之病，曷于此加之意乎？”云云。和生盖专对于余病而发者也。夜，雪止。

九〔十〕日 晴

余数日来精神总不见振起，因思此皆因平日不主敬之故。曾国藩所谓“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齐庄不懈，故身强”云云者，以后当服膺之也。申正，至青年会。是日因土曜休息，未上课。酉正，回。译《东京日日新闻》《露国之革命》文一篇^①，未完。观《王阳明集·年谱》，其所记先生事甚详。先生十一岁时，问塾师曰：“何为第一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又先生十五岁时，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先生十八岁时，始慕圣学，故和易善谑，一日悔之，遂端坐省言。尝曰：“吾昔放逸，今知过矣。”盖圣贤之为人，如是如是，吾人学之，学其幼时亦可矣。是日，吾思阳明先生之书共二十余册，其间精要者，皆散见各帙，余以前读时或随录之于日记，拉杂无次第，难得要领，遂拟以后当用另册择要录之，将来要随时体验时，亦免散乱也。若夫非语录非文章中言，如阅书时为吾心所好而不忍舍者，则或摘其事实，或间杂以余意，皆仍记焉。

十一日 晴

已初，至《民报》社，坐良久。午初，至日乃出馆陈谋处，访

^①此文于《民报》第三号、第七号刊出时，题为《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署名鬲斋。

曹亚伯，不遇。未初，至吴绍先寓，不遇；遇胡文岩，谈良久。未正，至成昌楼午食。申初，至公使馆，未遇马廷亮而返。申正，至邱心荣寓，亦不遇。酉初，复至《民报》社，晚餐讫，阅报良久。见一报载吉林将军奏清政府改伯都讷厅为新城府，添一县为榆树县；又有山东沿海游历日记，载山东沿海一带形势险要甚详，并考去〔出〕以前地图许多地名方向误处，余欲录记之，以太多不果。酉正，回。是日余寻得大学前一洗染店内有房间，甚宽爽，余拟移寓焉。夜，李和生来，留宿，所谈甚多。余言近日体验每日一身言动，有许多不知不觉而出于不当者，最难省克；有许多已知觉其不当者，而犹不急改之者；虽人未必知，然亦可见克复之功之不易，而不容不勉强者也。是夜未观书。得吴春阳来信^①，责余久不复函云云，盖余罪也。

十二日 阴

辰初，晨起清检行李讫，移居于第一洗染舍。该舍之主人名田中忠，家中惟一老母，雇一小使，共三人，以外无一人，甚静恣〔宓〕，余甚乐之。是日因晚餐太迟，未上英语课。夜，译《露国之革命》二页。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有意于释老之学，时事多荒诞者，余不甚喜；惟记先生二十六岁学兵法，讲武事，三十四岁时，始讲学授徒，使人立必为圣人之志，甚足见先生壮时之立志也。

^①吴春阳，也作春阳，字昉谷，安徽合肥人。华兴会会员。1904年在上海创青年学社，与万福华交往甚密。福华枪击王之春案发后，他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为安徽主盟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长江七省经略使。旋赴安徽，遇难。

十三日 晴

余报名于大学，拟学英文，来月开班者也，遂拟青年会之英文课从此休止矣。酉初，至《民报》社，坐良久。借得张溥泉书三种，计颜元《习斋余记》、《存学编》^①、李璘〔堪〕《恕谷后集》^②、黄黎洲《明儒学案》^③。酉正，送《民报》至中国书林，遂购得《华盛顿》、《拿破仑》、《比斯麦》、《格兰斯顿》、《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道德进化论》各一册。戌初，至会馆，拟购得《西洋历史》，不得，乃返。戌正，回。译《露国之革命》一页。接刘瑶臣自湖南来信二函，皆言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云云，亦可喜也。观《王阳明年谱》，记先生在龙场，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余以为此言诚是，但案之于心的圣人之道一方面，则固不错；然圣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学，原是混圆一团之象，举天下万事万物，皆包含在内焉，所谓一以贯之者是也。若分别之，则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学问，物的即物质上之学问。所谓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谓致焉者，致此者也。若仅用力于一方面，而遗其一方面焉，则所谓道也，所谓学问也，皆不完全矣。吾尝谓中

①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初博野（今属河北省）人。原笃信程朱，后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在学术上注重实学，反对读死书，强调“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著有《四书正误》、《四存编》、《习斋记余》等。宋教仁日记中《习斋余记》疑为《习斋记余》之误。 ②李堪(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清初保定蠡县（今属河北省）人。为颜元弟子，发挥颜氏学说，世称颜李之学。提出“理在事中”命题，批判程朱派唯心主义理气观，注重实际知识。著有《恕谷文集》等。 ③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黎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曾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明亡后，隐居著述。学识渊博，尤长经史。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国自三代以下，学者无论如何纯粹，皆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误认半部为总体，使天地间真理与人道皆不现出浑圆之象，与在哥伦布未发见新大陆以前之地球相似^①。盖人类进化未达极点，亦不能怪其然也。阳明先生之此说，亦如是而已矣。虽然，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贯之旨为前提，而先从心的方面下手焉，则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者矣。写信致曹亚伯，约明日下六时至《民报》社话别。

十四日 晴

晨起甚迟，盖因志念将堕落故也。写致刘瑶臣信，劝以谨慎作事。且言须极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贤之学说，英雄豪杰之行事，皆当取法之。如王阳明之致知，刘蕺山之慎独^②，程明道之主敬^③，以及华盛顿之克己自治，拿破仑之刻苦精励，玛志尼之至诚，西乡隆盛之不欺^④，皆吾人所当服膺者也云云。又写致吴暘谷信，告以此间团体现状及余之情形。酉正，至《民报》社，候曹亚伯不至。戌初，回。观《王阳明年谱》，言先生三十八岁时，

^①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率三船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及古巴、海地等岛。以后又三次航行，发现了牙买加、波多黎各诸岛及中、南美洲大陆沿岸地带。史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②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明末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官至南京左都御史。因讲学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筑证人书院，提倡“诚敬”、“慎独”之说。黄宗羲、陈确均为其弟子。有《刘子全书》。 ^③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北宋洛阳(今属河南省)人。与弟程颐同学于周敦颐，均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提出“天者理也”和主敬存仁的命题。著有《定性书》、《识仁篇》等。 ^④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鹿儿岛人。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与大久保利通等领导倒幕联盟，推翻江户幕府，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曾任参议，因主张“征韩论”未被采纳，辞职。1877年被萨摩藩武士推为首领，举行叛乱，兵败自杀。

讲知行合一之说甚明瞭(前已录);又三十九岁时,言静坐之理,云静坐非欲坐禅入定也,因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云云。亦足以励吾人也。

十五日 晴

晨起仍迟,又因時計停止,遂迟误学校算学课一时间。噫,余其终堕落乎!夜,朱凤梧、杜君然二君来^①,谈良久。杜君为河南人,通英、法文,性沉默,盖好人也。杨勉卿来,与余谈商日本文及历史之有不能解者,良久去。观《王阳明年谱》,其三十九岁时也,记有先生之言云:

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又云: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

又云: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庸刮摩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

又云: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息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

其言痛切,深中时人之病。张溥泉来邮片称,来日曜为内田、清藤、程润生饯别^②,邀余到会。译《露国之革命》,仍未完。

^①杜潜,字君然,河南汲县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为河南主盟人。

^②内田,即内田良平(1874—1937),日本福冈县人。玄洋社社员,黑龙会主干。热衷于在朝鲜和中国搞阴谋活动。他组织的“天佑侠”侵略军,挑起了甲午战争。又与孙中山等有所接触、援助,但意在获得中国领土,并非真正支援中国革命。1914年,他提出《解决中国问题意见书》,是企图灭亡中国野心的总暴露。1921年,任同光会干事长。1931年,为首组织大日本生产党,积极主张建立满洲傀儡政权。清藤,即清藤幸七郎。见前1905年9月14日注。

十六日 晴

上学时，购得《处世哲学》、《男哲学》各一部。观《王阳明年谱》，四十岁者也。其送湛甘泉赴安南序，于杨、墨、释、老之学甚有予之之意，曰：“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如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云云。可谓平心折衷之论，足以破数千年儒家排外之习矣。先生之识见诚卓哉！译《露国之革命》。

十七日 晴

酉初，散步。随至杨勉卿寓，不遇而返。乃至程鹤侯寓，谈片刻。寻回（鹤侯为余在鄂时所识之友，去岁来者）。观《王阳明年谱》，四十一岁时，教人以“存天理、去人欲”为要，言后辈习气已深，虽有美质，亦渐消尽云。余读之不觉悚然。译《露国之革命》。

十八日 晴

巳初，至公使馆，问马廷亮以湖南送此间官费生入振武学校事。伊云尚未得复信也。巳正，至《民报》社，接姚剑生自上海来信^①，言上海归国学生倡立中国公学事。又接龚铁铮自湘乡来

^①姚洪业，原作宏业，字剑生，也作兢生，湖南益阳人。1904年7月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华兴会会员。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年冬，愤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毅然返国。1906年春，与宁调元等筹办中国公学于上海，任干事；以官绅阻扼，激愤投黄浦江死。

信^①，告余归后情形。余各寄与《民报》一册焉。午正，至李和生寓，不遇，在其书案上有日记一册，记事颇有克复之义。余因有触，书一纸于案上，言我辈初立志时，千罪万过，洗涤不胜，每遇事，心亦知其当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实践者常多，则人欲蔽之也。故现惟以克欲为第一功夫。譬如上学听讲，此当然者也，有时或懒上学，或不悉心听，此即人欲一来缠而为其战胜者也。吾人对于初懒上学、不悉心听讲之念发动之始时，克治之，必使之去脱而后已，则庶乎其可也。日日如是，事事如是，致知之学，方有入手处云云。未初，至神田各书店，观有合余意之书与否，惟购得《脑及神经健全法》^②卜《记忆力增进术》^①，又《太平洋论》。申初，至吴绍先寓，谈良久。酉初，至《民报》社。是日社中与程润生、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饯别，又曹亚伯赴英国去，亦同饯焉。诸人皆豪饮欲醉，余亦微饮之。戌初，始散。戌正，回。李和生来，责余今日不再至伊处，余再三言其无再至之必要，是以未来，辨至夜分始寝。因未观书焉。

十九日 晴

因昨夜未睡足，精神不振，终日欲睡，心志之间亦不清明。甚矣，卫身之不可不讲也！余拟此后动静起居必须立有规则，遵守不懈，外人之骚扰亦须避之，或再三开诚以言其利害。盖古人虽处如何纷杂之地，而精神不散，心志不乱者，彼其精神已完足，

^②龚铁铮，字炼百，别署铁汉，湖南湘乡人。先后留学日本东京铁道学校预科及高等工业理化学校，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协助黄兴在汉阳作战。后赴上海主编《中华民报》，进行反袁宣传，并参加民义社和中华革命党。1916年湖南反袁驱汤（芑铭）时，在长沙与杨王鹏等率部进攻将军府，遇难。 ^①卜，日文，与或和的意思。

心志已坚定，故不畏也。吾人方始萌芽，不可不切戒此弊，至将来德成后无往不宜也。邱心荣来，取前次交余爪哇聘教习之信件，并托余有别可当此任者，可荐之前去云。夜观《王阳明年谱》，其四十六岁作赣官时事也。未十时，即就寝。

二十日 大雪

巳正，至《民报》社。是日乃张溥泉约余至社交卸帐目与宋海南者也。乃海南未至，余坐良久，闻溥泉说程润生今日归国起行^①，遂至润生家访之，不遇而返。午初，至胡经武寓，亦不遇。午正，回。酉初，复至程润生家送行，并索债也。润生此钱，现言须俟到北京时始能寄来，余言欲刻下以胡经武作归国程费云，然尚未说定也。酉正，回。译《露国之革命》完。观《王阳明年谱》，与昨同，皆用兵、讨贼、敷政、教民之事也。写一片致李和生，言不可不于起居动静之间致吾良知，以讲摄生之道云云。

二十一日 雨，终日不止

写致李和生信一封，甚长，约万言。大概就前日在渠案上所书之数语而发挥之，并言克治之先，犹有一层工夫为省察，省察其果为天理，果为人欲，然后克治之功始有所施。盖克治者，笃行之功也，即致知也；省察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功也，

^①是时京师大学堂聘任程家桢为农科教习。程素主“中央革命”之说，归国后，在北京厚结肃亲王善耆，掩护党人，待机活动。翌年又返东京，建议同盟会以术获取铁良巨款，为经营东北及《民报》费用，致使党人疑为受清廷收买。嗣后与同盟会疏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拟任其为北面招讨使，党人群起反对，未果。宋教仁曾撰《程家桢革命大事略》一文，为之辨诬。

即格物也；二者皆不可偏废者也。末复言及和生平日责余情薄之错误，余实因省察、克治而后为此者也，所以为己也，与对人之情分无关者也云云。下午，胡经武来，晚餐而去。酉正，至芝区对阳馆访程润生（润生今日已寓此）。润生与余谈最久（复言及债事，润生言终不能与）。戌正，始回。观《泰西名言》。此书为日本人石村贞一所述，皆录泰西古今伟人、学者之格言，亦大有裨益之书也。时所观者为前四页，有要切之语云。

心志一定，则可以投烈火，可以冲飞丸，可以死，可以生，凡地球上莫有不可为之事。夫为富贵所淫，为贫贱所移，为威武所屈者，坐无一定心志耳。勃古斯敦

身家邦国集小小之物而成，故轻小小之物者，则破亡身家邦国。古诗

君子以正直行义，以诚实发言语。古诗

欲显其外貌者，必务致中心之诚。沙伯

人之行事，由天性者寡，由习惯者多。故虽属德行，不属技能者，亦必待积久而后可成。墨答斯答匀

人生之路有一站足所，不经多少劳苦，多少艰难，不得到焉。既到后，俯瞰尘世祸福，下视浮世苦乐，犹旅客上高山俯看平地，狂风暴雨正晦明于下界，而我身则步行光日和风中。尼格尔

国之强弱，关于人民之品行；品行之本，在真实良善。斯迈尔斯

二十二日 大雨

是日学校行前学期之试验开始，至二十六日止，共四日。上午，试验博物学，余误花之名词二。下午，试验体操，以下雨停

止。申正，李和生来，与余讨论昨日所致之信中末一段。余复申言余为一己自治起见，并非定为待人之规则者；若必认为有碍交友之道，则每周并非不能会谈而慰情好，即每周二次，亦可行之，何必固执一“每周必同寝处一次”之法，以耗精神、废功课而后可耶？和生终不以为然。辩论至戌初，愈形凿枘^①，和生遂悻悻而去。余乃同至杨勉卿寓取书，寻别之而回。细思今日所辩论，终不足以使和生信以为然，心中一时忧闷交集，兀然独坐，愁苦之极，至有披发入山之思。忽又思及卫生家言，恐太伤脑筋，乃急就寝，以避忘之焉。遂未温习功课及观书矣。

二十三日 雨

上午，在学校试验日语及算学，日语误四字。下午，试验图画及日语，日语又误三字。夜，观《泰西名言》，余所爱者录之：

开化文明者无他，国民各正道德、勉职业、修技艺者，合集而所发之果实也。翰他

吾心似蜂巢，虽甚嘈骚混乱，然其中自整然有秩序，以贮天造精好之食于其中。翰他

人民各自欲改化其身，而后一国之改化犹示诸掌。戎孙无德行与智识者崇，帮国之祸基。拿破仑

虽匹夫匹妇，亦能为人民增利益。翰回

学而不能为善人君子，则是有文采之情夫，有声明之痴汉。培林伯尔图克

学宜定趋向，勉功课，忍耐以勿倦。罗伯逊

^①凿枘，圆凿方枘（枘，隼头）的简语，语出《楚辞·九辩》。比喻龃龉不合。

从肉体之欲，心志即魔鬼，而才志以为建祸基之贱隶；
向义理之正，心志及明主，而才智即增福祚之良宰。斯迈尔
斯

信之于言语，慎之于行事，犹躯干有脊骨；苟无之，则
不能一日立。德留

酒能妨节俭，贼礼义，伤身体，若不节饮，禁而勿饮。
斯迈尔斯

二十四日 阴

上午，试验日语。下午，试验理科。李和生来信，谓余昨日所言为自治之道，实有不得已苦衷；但此只可谓例外，而非原则云云。余即复一信去，言此实为摄身自治主敬起见，并非因待人起见，何可谓之凉薄乎？且物数见则不鲜，事不欲数，数则烦，此实自然之理，而非勉强所能为。凡事能存有余之地，留不尽之情，则日日皆不致兴致索然，而精神常快；若一泄而尽，不留余步，则事后毫无趣味，心理上添许多尘障矣。故我之所以如是主张者，于交道上亦未始无益也云。夜观历史、地理，以预备后日试验。亥初，就寝。

二十五日 阴

未初，至《民报》社。时宋海南亦至。遂将《民报》一切帐目交卸于海南，并告以一切。申初，讫。酉初，至李和生寓，坐谈良久。戌初，回，观地理书图。

二十六日 晴

上午，试验地理，五题误一。下午，试验历史，申初讫。申

正，至杨勉卿寓，偕勉卿至乡间散步，良久回。观《王阳明年谱》，四十七岁时平寇事也，见其征三泖时与仕德书有言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觉怆然。

二十七日 大雨并雨雪

晨起，阅《东京日日新闻》中一则云，山川理学博士（山川，前帝国大学总长）创五戒说：忘国戒、奢侈戒、邪淫戒、妄语戒、轻生戒是也。又一则云，奢侈、淫靡、轻薄、追从、懒惰、虚饰，又加之以忘国事、营私事者，总是亡国之色。观此二则，不觉肃然起敬于该记者。巳初，至《民报》社晤张溥泉。时溥泉愿往爪哇去。余遂邀溥泉同至邱心荣寓，溥泉与邱心荣乃直接言定焉。午初，至公使馆拟领官费。余写一名片交马参赞。马以余为非本人而来代领者，余以不关紧要，亦听；乃马入而复去，则云须本人自来或书信调印来方可。余遂不便与辨，乃退去。乃知凡事稍存欺伪，不独于心理有妨，即于事实亦有害矣。午正，至李和生寓午餐，复谈最久。余复引伸前二十一日所致之信之理；和生然之。酉初，遂同至吴绍先寓。时闻知胡经武今日起行，余兑绍先金二十五元。酉正，三人同至经武寓送行。至则经武已出发矣，遂罢焉。是日见各新闻广告称丸善社有《大英百科全书》预约出售，每部三百二十三元，预约则先交五元，以后每月交六元，五十三回交清，今年五月即得全书。余遂与绍先、和生商同买一部，拟明日余往该社交涉焉。戌初，至《民报》社，坐良久。何小柳回，告余经武尚在新桥，十时登车。余始亦拟听之，既而思待人，宁人负我，毋我负人，遂急往新桥。戌正至，则经武已登车，乃话别数语，并交金十元，以助其盘川，遂返。亥初，遂复至绍先寓宿焉。

二十八日 大雨

辰正，在绍先处取金五元，拟往购《大英百科全书》。遂至《民报》社书预约书及保证书，书末永节为保人。时雨甚大，余遂坐。与安南庞君笔谈良久。未初，至日本桥区丸善店交预约保证书与该店，并金五元。该店云，五月底有书出云。余复购得《世界读史地图》一册，又至嵩山堂购《唐贤诗集》、《戴东原集》各一册。申初，返。申正，复至《民报》社借得张溥泉《颜习斋年谱》、《瀛寰志略》、《历代职官表》、《万国历史》，复与何小柳约明日下午为溥泉饯别。酉初，回。写致杨笃生信一封，问其译书事如何？又写致姚剑生、易希谷、龚铁铮、张步青信各一封，皆平常语而已。得西村年一来信，邀余观王子制纸会社者也。

三 月

一 日 晴

是日学校后期开课。功课较前期有更动处。余从是日起又学英文，上特别预科。共计每周功课如下，并定自治课表于下：〔见下页〕

右自上九时至下七时，除温习外，皆学校功课也。

上十时，因误看课表，一课未去上堂。下六时，上英文课，教师中村氏，初从字母为始，发音多与余以前所学者不同。七时，至《民报》社与张溥泉饯行，偕何小柳、前田氏同至风乐园晚餐，九时散。溥泉明日起行，约明日上十时同摄影焉。十时，至杨勉卿寓宿焉（因余是日洗卧具未干也）。

功 课 表 并 自 治 课 表

日	时	自 治 课 表																			
		六时 二十分	七时	八时	九时	十时	十一时	十二时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半				
月		起盥餐 阅报	观书	观书	观书	数学	体操	地理	午餐 温日语	历史	理科	日语	温习 地理	晚餐 散步	英语	英语	温习 历史	温习 英语	文学	文学	读书 写日记
火		同	同	同	温习 英语	地理	日语	午餐散 步静坐	日语	理科	理科	日语	日语	晚餐 散步	英语	英语	同	同	同	同	同
水		同	同	同	日语	日语	同	同	温习 英语	唱歌	历史	理科	理科	晚餐 散步	英语	英语	温习 数学	文学	同	同	同
木		同	同	同	数学	日语	日语	同	历史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同	同	同	同	温习 英语	同	同	同
金		同	同	同	温习 英语	数学	日语	同	午餐 温习 英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同	英语	英语	同	同	同	同	同
土		同	同	同	日语	日语	体操		日语	图画	温习 历史	日语	日语	晚餐 散步	英语	英语	温习 理科	同	同	同	同
日		同	同	同	外出			归午餐	写信 札	写信 札	写信 札	写信 札	写信 札	晚餐 散步	文学	文学	文学	文学	文学	同	同

二 日 晴

七时，回。上十时，至船尾写真店。时何小柳、张溥泉亦至，遂同摄影焉。十一时，至西村年一家，因是日约往王子观制纸会社也。至则西村氏不在，其女千代子卧病，言当引余前去。渠遂起，偕余坐电车至上野汽车停在场，则同去者又有四人，正待余等，乃同坐汽车。下一时，遂抵王子制纸会社。会社之理事人乃导余等入，初观其切草处，以次至各室，约十余室，遂至一室，则纸已成，多数女工齐之成组矣。各室机器皆相联络，其理余多不能通晓，只见其运转而已。约一时许，始去。又复至制绒会社观之。此会社较纸会稍小。余等既入，有小使导以周览，其制绒皆用大机器，而运转者皆女工，其理皆与吾国之弹棉、纺纱、织布等相同，约二十余室，终至染色处毕焉。其理事复出各种绒观之，皆光彩可爱也。四时，始辞去。乃复坐汽车共至上野，又坐电车至御茶水，余乃与伊等别。至神田各书店购得《普通物理教科书》、《纯粹精言》等。七时，回。观《泰西名言》，有云：

表表刚毅，由暗暗克己做将去。苟无是功夫，虽征敌国得大胜，亦不抵锱铢，为私欲隶耳。古谚

振礼义之勇，克欲体之欲。所罗门

苦心谋画者，尽是邦国共同之益；劳力经营者，不外人民共享之利。弥尔

惯习于善行，抗抵于诱惑，德义之行，痼以为癖。拔的列尔

遇艰难沮丧志气者，不能为大业。翰回

不能耐于困学，是当世人之病。戎孙

时日与忍耐，使桑叶变细缎。古谚

热好之心，坚忍之力，能挽回沮丧志气。澳度本

三 日 大雪，午后雪止

七时半，朱凤梧来，邀余同至《民报》社，坐谈良久，商张溥泉去后之善后事。十时，回。李和生来，留宿。是夜未观书，亦未温习功课。

四 日 晴

九时始起，心中抱愧者久之。十时，至《民报》社，为张溥泉清检书籍，并清检余前所遗留之书。下一时，至李和生寓午餐，遂同至汤店入浴^①；复返，坐谈良久。五时，至会馆，为杨勉卿购《西洋史》，复自购得《心理学》。六时半，回。读《泰西名言》，录其要者：

艰难每使人惹起忍耐志气，发生非常才能，赞助佐事。

拉额南日

人或时为善，或时为不善者，无他，由交善人与不交善人也。悉田寒

快乐之心鼓荡精神，逐去妖魔，使人虽逢艰难不挫志气。休母

轻忽小事者非大人，大人最用心于小事。

金钱关品行最大，宜勿妄贷与，又勿妄贷取。舌克斯卑言行一致，内外无间，为品行之信实。バツトラレ^②

容貌辞气者，德行之华采；薄才愚蠢者，懒惰之果实。

^①汤店，也作汤肆，日语，澡堂。 ^②以下所引语录作者，日文译音者，因资料限制，无从查考，不一一加注。

スコット

定志而勉之，天下无不可成之事。レイノルツ
学问本非炫名之店铺，乃是殖产之宝藏。ベーコン
一心必成多事，多心不能成一事。ボツクストン

是时余思近来懈怠及不节之事犹多，乃从简要之处，思得以后当节
爱者有三：一脑力，二时间，三金钱。三者均不滥费，方可以立身也。

五 日 阴

上午，补行试验体操。下午，录《地理学》第一表贴于壁，以
备遗忘。且拟以后有难记忆者，即照此法录之。夜，观《泰西名
言》完，录其要者：

学问之要，在博知识、修德行、益仁善之心，能起刚毅
力，能发挥有用才；所谓遂高上之志愿，增民主之福祉，善
邦国之景象，皆自这里成就来。テイルリイ

节自己之费，务仁善之事。ジター
一时做一事，不了此事，忽思他事。デウイット
财货耗散犹能偿，光阴耗散谁复生之。シヘトクソ
创志意之基础，立品行之根本。トークヴイル

凡学欲至绝妙地位，可以全体心力担负之，夙夜勉力，
无稍间断。レイノルツ

是日购得《卫生新报》一张，所记卫生之理术甚详，余阅之慄然，
拟每月购阅焉。夜，雨。

六 日 晴

上十二时，至卫寿堂医院诊疾。医者谓余将有神经衰弱症，
宜多服药，并讲卫生之道，宜早眠早起，节饮食，惜精神，多为

快愉之事云云。遂得药水而回。朱凤梧来信，责余以照料《民报》社事。余遂致一信于宋海南，劝其出力担任焉。夜，观《王阳明年谱》，四十八岁，纷记宁王宸濠谋反事也。

七 日 晴

观服部宇之吉《心理学讲义》。服部博士，现充北京大学堂教习者也。书中言心理分知、情、意三者，三者又分条析缕，甚为了明透彻。余始知心上之发动作用皆有理法，不容紊也。宋海南来信，招余明日至《民报》社详告报中一切手续。夜，温习算学时，录各国度量衡表。余拟以后有所录以备遗忘者，合缀之作为一种记忆术便利法表，以此日之表与昨日之地理表为起点焉。申锦章、李和生、杨勉卿来，谈良久而去。余以是故，遂未读英文。九时，观《王阳明年谱》，四十八岁时平宸濠事，见其临事能谋能断，任人用兵，皆合自然法则。噫！为学不当如是耶！朱凤梧来信，邀余明日至《民报》社，有密事相商云。

八 日 晴

八时，至《民报》社赴宋海南约。时海南未至，以须急归上课，遂回。李和生来一邮片，责余昨夜有不平之辞色。余即复一信去，言昨夜何尝有此景态，得毋有未真耶？并劝其切不可专就人家待己之道之一途吹毛求疵。吾人为学，当日日体验一己之道德、学问与己之所以对于社会固有之道，惟恐其有缺之不暇，何必沾沾于此耶？共约五百字而讫。十二时，至卫寿堂诊病。寻回。下午三时，复至《民报》社赴朱凤梧之约。适凤梧未至，得晤海南。海南邀余往卖《民报》各处交代，并介绍海南。四时，遂至三省堂，与约代售《民报》事。五时，至中国书林，又至秀光社。六时，至

会馆。皆介绍海南，属其以后报事与海南交涉。时余、海南均未晚餐，乃借会馆门番金一元，至牛鸟肉店用晚餐。八时，讫。复至《民报》社。始知凤梧今日为□□会事商议，已议决公推凤梧暂时代理□□干事云。余拾张溥泉乱书丛中，得《颜习斋学记》二册，惜欠数页。十时，回。店主告余，鲁禹昌、禹三余〔余三，下同〕来，久候乃去。写致宫崎民藏一片，索其以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赠余也。是日以迟悞未观书，并缺学校日、英语课各一时。外务之累人甚矣！十二时，始就寝。回思医者对余所言之语，心内慄慄焉。

九 日 晴

上午，学校停课半日。十时，至同文堂约代售《民报》事，定议焉。写致丸善信，因前所购《世界读史地图》尚有《说略》一册未取得，向其索取也。七时，至杨勉卿寓。寻回。观《王阳明年谱》，仍为四十八岁时事，有答罗钦顺书一篇^①，言《大学》格物之道甚晰。但吾觉其仅就心的一面讲耳。然其中有语云：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因此可见格物之功在博学、慎思、明辨者不少也。

十 日 晴

上八时，宫崎民藏来，赠余以《人类之大权》一部，并言今日

^①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泰和（今属江西省）人。弘治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后辞官家居二十余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著有《困知记》等。查《王阳明年谱》，答罗钦顺书系在明武宗正德十五年，王氏四十九岁时。宋日记下引王书，文字有所删节。

下午邀余同至芝区访俄国革命志士ビルストスキ^①；余颌之。下午，功课毕，至《民报》社。遂至芝区。芝桥大光来。时宫崎氏已在，晤得萱野长知者^②，日人，而操华语，服满洲装，殆不辨其为日人焉。坐良久，俄国人ビルストスキ乃至，四十许之虬髯者也。口操法语，余等皆不解。有某君者，宫崎先请其来为代通译者也，通姓名，并陈来访之意，又告以《民报》之宗旨，皆某君代译，谈最多。某君系日语，余亦不甚了了。大概言俄国革命党派之多，主张不一，人民程度又不齐，革命成功不知何日可期云。又云己系波兰人，此次系从西伯利亚□□□□来者^③，并有数同志拟在此间出版，以输入祖国云。又云革命之事，不可从一方面下手，专讲政治的革命，必不能获真自由，专讲社会的革命，亦必不能获真自由。必二者俱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又云，己向来系极专主张民主主义的，然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国，亦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尝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上〔二〕方面而并欲改良者也云云。末后问我等携有相片否？宫崎氏言，后日当另摄以与之。时萱野乃出

①ビルストスキ，日文译音词，即彼尔斯特基，俄国波兰籍民粹派党人。曾访《民报》社，了解发行情况，《民报》社亦开欢迎会接待。②萱野长知（1874—1947），日本高知县人。退職军人，玄洋社社员。1900年参加兴中会。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随军赴我国东北，充翻译，奉参谋部命运动马侠，扰乱俄军后方。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孙中山聘为军事顾问，在潮州黄冈起义中担任购运军火。武昌起义后，最先赶到武昌，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军事顾问。1916年，同平山周等到山东协助居正等发动讨袁战争。1932年，被犬养毅派至中国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东北和上海事变问题。著有《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等。③□□□□为原有的。

日本酒食食之，至十二时始散。余乃回李和生寓，谈良久，宿焉。

十一日 阴

上十一时，至中国书林，为禹三余购书；又至一书店，观良久；又至秋山時計店，李和生整時計也；又偕和生至一日人家，观貸间^①。下一时，复至和生寓午餐。三时，至《民报》社。是日开□□大会，余亦与焉。得刘治斋来信，言刘相至省中事。七时，乘人力车而回，时天雨也。九时，至杨勉卿寓。寻回。李和生来宿焉。

十二日 晴

上八时，至同文馆，交与《民报》五十册，代售者也。十一时，至卫寿堂诊病。寻回。夜李和生来一信，大责余爱西村女事（余昨夜与和生谈言：“见美色而爱之，此为心理上自然的本能，即据服部氏《心理学》说，言人之心理有知、情、意三者，见而辨其为美，知的作用也；辨其为美而爱之，情的作用也，此二者皆为生物的本能，即生之谓性之谓；若因爱之而即欲得之，而遂动念，而遂决志，此则属于意的作用，而有善恶、是非、利害之别矣。故爱色而至于意〈志念〉的作用，则须审慎矣”云云。又言时时亦思慕西村氏云云。故和生今日归而作此信戒余，痛下针砭）。余读之再三，慄然惶然，一时心中不可名状，遂急蒙被而寝。（次）^②。

^①貸间，日语，出租的房间。 ^②（ ）及其内“次”字，原文如此。下同。不详何意。

十三日 晴

晨起，至青山辨当屋^①，觅得房间一间，拟移寓。上八时，遂清检行李，移寓至青山家。余所居房，门前有庭园，植花木，亦颇幽静，余甚乐也。晚餐时，杨笃生来，送译稿与余译者，系《英国制度要览》，并言来月初十日当译成。余允之。笃生复邀余至时新楼食酒食。席间纵谈当今志士派中人之优劣，笃生亦痛诋好名之人。良久始散。余遂至杨勉卿寓，属勉卿同余共译笃生所属译稿。勉卿许之。九时，回。观《王阳明年谱》，仍系四十九岁，在赣时事也。寄日金二元并信一封于《南方报》馆，订阅该报一份焉。

十四日 晴

午正，至卫寿堂诊视。医者云已好多矣。下一时，至李和生寓。得石卿自家寄信一封，告称余所负债已售管家坤〔冲〕田产完清，但有折减，未全偿也；又三姐已许字颜复初，二月初六日出阁。余见此不觉喜慰交集。惟言母亲思念不已，每闻鸦鸣鹊噪，亦皆心惊云云。则使人子思亲之心油然。噫，为人子者，陷于如余之境，亦可以警惕矣！三时，至《民报》社，得胡幼〔幻〕庵、刘瑶臣自常德来信，称不久将至省中云。田梅溪则上沅水流域以上去矣。又得覃礼门自长沙来信，称湖南为去冬此间取缔风潮事，倡设留学事务所，拟有运动建设，忽因风潮已平，现事务所亦已解散矣。大概理鸣为此甚为不平也。又得肖度来信^②，属余出而组织留学

^①辨当屋，日语，饭馆。辨当为装在盒中的简便饭菜。 ^②肖度，字叔康，湖南衡阳人。时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湖南光复时，曾任长沙县知事，旋为士绅排去。

生总会者也。四时，至劝工场购诸用物，五时回（下午未得上学三时）。七时，西村氏千代姊妹来访余，实出余意外，余大喜慰，坐良久，邀至聚丰园购茶点食之。食次，余思余此种行动果属如何，抑果无害道德乎？亦觉心中不安。既而思余既另有见地，则亦何妨，遂亦置之；与千代姊妹笑语甚欢，但未及于狎褻也。九时，始辞去，余送之，良久始返。

十五日 晴

上午，写致石卿信，告以余在此间无恙。又写致仙舫信，并寄赠《人体生理图》一套，以为其医学之用者也。又写致中国书林信，托其在沪代购各书也。下午，天阴。夜，观《王阳明年谱》，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时也，记先生是年始揭良知之说云云。阅报，始知今日为旧历二月二十一日，余之生辰已过三日。余前拟生辰必致斋，今则已矣！可知有良知而不致，与无良知同也。译《英国制度要览》一页。

十六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九页。下午，学校开演说会，请大隈伯演说^①，一时开始，余亦往听。所讲无非西洋各国排斥东洋，我中、日两国当如何亲密以抵制之，诸君当如何发愤力学以救国家而已。三时，散。余回。接宫崎民藏信，称东海书院（宫崎氏所倡办者）假校舍告成，今日下三时同人酌酒相祝，招余前去。余复以无暇，辞不去也。观《王阳明年谱》，仍为五十岁事，先生致湛甘泉书有云：“随处体认天理。”又论心动云：“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又

^①大隈伯，即大隈重信。见前1905年7月19日注

论养生云：“养生、养德，只是一事。”皆深切之言也。

十七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九页。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一岁在越时事也。录其论乡愿语曰：

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坏矣。故不可以入尧舜之道。（中略）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洁，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下略）录毕，回首自思一身之云为动作，不觉愧然也。

十八日 晴

上午，译《英国制度要览》十页。下二时，偕杨勉卿至李和生寓，不遇。至申锦章〔寓〕，坐良久。三时，至一书肆购《日本辞典》、《法律经济辞典》，又至东明馆购毡子一席。四时，至天赏堂修時計。遇张步青，乃邀至鲁文卿寓，坐谈良久，并留晚餐。六时，至彭希明寓，属希明为余及勉卿请小川升一郎教日文。希明言小川无暇，当为余另觅云。又晤任子臣，谈良久而去。八时，至西村年一家，将入其门，自思欲不入，徘徊良久，卒入焉。西村氏不在，千代子出而款客，坐良久。千代子言笑在若有情之间。九时半，始辞而去。十时，李和生来，又以疑余今日至西村家责余。余与辨焉。良久，和生去。余心有微微震动，遂就寝。（次）

十九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二页。下一时，吴绍先来二信，大责余不

应爱色。初一函犹含糊言之，次一函乃大条陈利害，即以己前所经历者为证；中复以余前所言“动一念须审是非、辨利害”反复戒余，并畅申其旨；末复言此子之丑劣。时杨勉卿在坐，亦劝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余一时心中大受震动，如劈头冷水，令人心神皆乱，似愧非愧，似悔非悔，似怨非怨。及勉卿去，余心稍定，始有一线之明，觉己之情念或亦果如所云。乃复再三读其来书，心中始有明辨，觉其所言利害实为不错。然随即思及西村氏之情意，又欲不听之。一时交战于中，甚为难过。良久，又复玩其书意，始姑下一决志，切莫负此良友，而听从其言。然心中仍如火灼，如刀刺，不能一刻受。乃急呼车，乘至李和生寓。适逢和生未回，翻其日记，见录有余前日劝伊书，言“凡动一念、作一事，当克治之于其发动之始，又当省察其善恶、是非、利害于克治之前”云云。余此时又不自觉愧心顿生，以为余前日以此劝人，乃今日犹须人劝乎？然又忽自反想，以为余前日已曾省察克治，实觉余此念乃属于情的，非属于意的，究竟无害于天理也。正交战间，和卿适回。乃以绍先书示之，并告以故，言以前之欺矇，实为大错，但亦出于不得已；今日得绍先书，心中实大受激刺，已知过矣。乃以余自二月以来与西村氏交涉一一告之。和生又复再三陈此事若渐渐益深，则其害不可胜言云云。余至此时始益猛然省，知前日之情念虽经省察，然既有如绍、和所言，则已非利而属害也可知。既属害者，则真应克治者矣。乃始感激涕零，大痛前日所为。对和卿言，自今日后，必誓自忏悔。和卿又言：“苟能如此，则我心事去矣。但此为一身大敌，尤须极力抵御之也。”且再三反复发明其意。余心更觉清醒，乃皆一一以为然。遂留晚餐。和卿殷勤，又为余言多少理由。余亦深表痛悔之辞。谈至九时，余心始然如旧。乃雇车而回。回寓后坐定，又反复思之，觉余一

念之差，遂生出种种风波，非良友再三忠告，几陷于险。今而后誓当绝迹此念，以不负生平。然因此觉立志为道，真有万难，亦真是容易，一转念间，即为圣人，亦一转念间，即为败类。余今日之意念，起落移转变化数次，幸一念之转，复归于正，然亦不知能保必有恒否？噫，进德之功，诚不可误会也！

二十日 晴

晨起，散步，至杨勉卿寓，以昨日忏悔之事告之，言之令人羞涩。八时，回，译《英国制度要览》。十二时李和生来，复以昨日之事戒余，意若余犹不能悔改也者。余亦懔然。午餐后，又坐良久，至三时始去。余乃写致吴绍先〔信〕，告以余昨日情状，未及半而罢。宋海南、鲁禹昌来，海南固邀余至《民报》社，余约夜至。七时，吴应图来，请余作骂杨枢文一篇^①；余婉谢之。八时，至《民报》社。《民报》三号已出，然因校对不善，错误甚多，不能发行，众皆讪然。见余至，有责备余不应去报社者，不然，则必不至是也云云。余亦婉谢之。十时，回。李和生又来，疑余与西村氏有丑秽之行，否则必有密约，以诘责余。余力言无有，至就寝后犹再三言之，和生始信焉。忆〔噫〕，一事之不良，致所生影响亦大矣！

二十一日 阴

是日学校休息。上午，李和生去，乃与杨勉卿至乡间散步，良久。十一时，回。又至汤肆沐浴。十二时，回。译《英国制度

^①杨枢，字星垣，汉军旗人。曾为留日学生会馆总长。时任出使日本大臣，镇压留学生爱国运动。后出使比利时。

要览》。写致吴绍先信，续成焉，言余改悔情形，后复言余前者动心之原因，大抵言前日误解爱色之义，至今始悟云云。五时，复偕勉卿至学校 间，游览良久。六时，回。复至勉卿寓，勉卿沽酒共饮之，微醉。七时，回。八时，至田中方，问有日本人能教日文者否？其主人言代为寻之，乃回。

二十二日 阴

译《英国制度要览》。上十时，至卫寿堂视病。寻回。下午，得李和生来片，复戒余以爱色事，词更危悚也。时余昨所写就致绍先信，以心中愧羞，尚未发去，至是乃送入邮箱焉。佐藤独啸遣人送来《十万白龙》一书，西藏古代宗教之神话也。杨勉卿至，并携一日本人来，即昨所访之教日文者。其人不通汉文，坐良久而去。田梓琴来信，言杨枢奏请将去冬闹取缔规则风潮之首领斥逐学界，余名亦在内焉。亦怪事也。

二十三日 阴

有姚某、丁某者来，说被杨枢奏请斥逐学界之诸人今日开会议事，欲邀余往。余谢之而已。译《英国制度要览》。杨笃生、何小柳来，坐良久乃去。

二十四日 阴、雨

译《英国制度要览》。下午，刘式南偕袁雪庵来^①。袁雪庵，

^①刘彦，字式南，湖南醴陵人。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同盟会会员。1907年前后，参与吴永珊（玉章）等发起的各省同盟会有关人员联席会议。辛亥革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袁家普，字雪安，也作雪庵，湖南醴陵人。1905年7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云南省财政司司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余三年前在长沙所识者也。坐谈良久而去。李和生来。夜七时，偕杨勉卿至寓，以所译之《英国制度要览》稿之不解者质之。九时，回。

二十五日 阴

上午，校正所译《英国制度要览》，约计得五十页，遂缄寄杨笃生。下二时，至西路会场，晤江浴岷、陈伟臣，谈良久。又晤胡勋臣，新自常德来者也。四时，至梅田写真屋取前与李和生同照相也。途遇谷仲言等，领波兰人ビルストスキ将往饮食店饮酒者，邀余去，余辞焉。五时，至《民报》社，得胡幻安、刘璠臣信一函，言湘中近事甚详也。六时，回。夜，雨。

二十六日 阴

译《英国制度要览》。上午，上学时缴第三期学费及特别预科一期学费。下一时，未上历史课，译《英国制度要览》。夜，至一理发店薙发。九时，回。观《王阳明年谱》，五十四岁时者，录其勉诸生语云：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为益。或议论未合，要从容涵育，相感以诚，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遂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长，攻人之短，粗心浮气，矫以沽名，讦以为直，挟胜心而行愤嫉，以圯族败群为志，则虽日讲时习焉，于此亦无益矣。

持己处人之道，当如是也。又有答顾东桥璘书语，言朱子所谓格物，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之非。余按其言，若专论格物中之半部，则诚如其说，不可不奉之以致吾心之良知，但心与理非二物固然，然以为心即是理，则亦不得理之真相。盖理

者，即举万事万物而包函之，阳明亦言之者也。直分之为格物、致知、诚正、修齐、治平，横分之则为心理、物理（此非狭义的心理学、物理学），必尽备夫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而后理之平剖面真相得，必尽穷夫心与物二方面之研究，而后理之立剖面真相得。若云狭义的格物即是穷理，又或仅以致吾心之良知即是穷理，此二说者，余以为俱皆有所偏者也，皆未得孔子一贯之旨者也。

二十七日 阴

译《英国制度要览》。下午，杨笃生来，交余译费三十元日金四时，余未上课。夜，雨。

二十八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下二时，至西路会场，取宋海南为余在公使馆官费也。遇一洋服店人，遂定作洋服一套焉。三时，至李和生寓，不遇，至天赏堂取所修整時計，又购得鸣時計一个。四时，回。吴绍先、李和生来，留晚餐。谈及刘瑶臣等在内地事，和生责余不应仍与之通气，并言余亦有乐为之之意。余辨其未有，和生不信；余设誓，亦不信。余则大怒，盛气责之，和生始未有言，然仍以余不应与瞎闹之人相往来为言。余言亦不可疾视一切，总以折衷为是。绍先意亦略与余同。然余所以对和生之气概，亦未得当。过后思之，甚悔也。绍先又言余爱色一问题，谓爱色只动情感，而不动意念，此固高尚；然我辈必不能为之，仿为之，必仍流入卑污之途，不如已之之为愈也云云。余心领之。十时，始辞去。余觉伤气，良久始就寝。

二十九日 阴

译《英国制度要览》。十二时，至卫寿堂医院视疾。寻回。下午，学校放假，乃校正杨勉卿所译《英国制度要览》。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五岁时事，为与邹守益、南方〔大〕吉、欧阳德等书^①，辨礼与理甚详也。

三十日 雨

晨起，时已八时矣。因精神甚觉疲苦，偶尔多眠也。早餐后，犹觉肢体倦怠，十一时学课遂未去。译《英国制度要览》三页。阅报，见有《神经衰弱预防法》一书出版，在报社发行，遂写致该社一信，并寄金五十钱以购之焉。又寄交丸善书店《大英百科全书》预约金六元，三月份者也。下午，自上英文课归后，更觉全身不快，愁苦更甚。入夜后，皆未作一事也。

三十一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主妇向余说渠有相知之吴服店。时余欲作和服，下午二时，遂偕主妇至一吴服店购得和服布匹四轴。三时，至《民报》社，以《民报》认可证书交前田氏，嘱其〔交〕谷仲言，遂回。入夜，觉身甚疲倦，愁闷已极，呼一按摩者至。按摩良久，犹未愈，遂急就寝。

^①南大吉，字元善，明渭南（今属陕西省）人。正德进士。任绍兴知府。 欧阳德，字崇一，明泰和（今属江西省）人。从王守仁学，嘉靖进士。曾任礼部尚书，讲良知之学。

四 月

一 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九时，至神保院诊病，院长言余病甚深也。十二时，至李和生寓，不遇，遂至《民报》社午餐。下二时，回。三时，至杨勉卿寓，坐良久，四时回。夜，李和生来，留〔宿〕焉。是日写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信，购其《世界贮炭所及电信线路图》及《世界汽船航路图》各一，并寄五十钱。夜，该二图送来焉。

二 日 晴

译《英国制度要览》。是日学校日语、算学停课，余以昨夜与和生谈最久，未眠足，故今日甚疲倦，未作他事焉。上海《通学报》社寄来该报六册与余^①，余前寄信该社订购者也。

三 日 阴

六时起，至乡间散步，良久，始归盥漱，觉精神抖爽。自是拟每日晨起皆必按在六时往外运动以为常。陈伟臣来，邀余觅一印局印其同学录，九时遂同至秀光社相谈定焉。十二时，至吴绍先寓午餐，复坐良久。下二时，至一书肆，购得《孔夫子传》、《社会主义研究》各一。三时，至鲁文卿寓，取前所交译稿与张步青，谈良久，步青赠余以相片一张。四时，至李和生寓，留午

^①《通学报》，1897年创刊于上海。任申甫主编。初为旬刊，后改月刊。所载有英语及世界语，分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由浅入深。

[晚]餐。七时，回。

四 日 阴

校正杨勉卿所译《英国制度要览》，未毕。前所定作洋服之店主来送洋服与余。下午，至杨勉卿寓，寻回。夜，至牛込劝工场购物，九时回。西村千代子来，余未甚款洽之，彼稍坐即去。

五 日 晴

上九时，至李和生寓，遂同至神保院诊病。十二时，复至和生寓午餐。下三时，至《民报》社。《民报》三期已出版，余所作文误处甚多^①，校正之，属作一校正表附后焉。四时，回。

六 日 晴

校正《英国制度要览》。是日学校放假。下午，李和生疑余与西村千代子仍有关系，大责余，余辨之，不信，遂冲突，余坐而不理之。晚餐后，和生始去。余细思亦觉太无涵养。良久，和生复来，遂送之至神乐坂始回。

七 日 晴

校正《英国制度要览》毕，复统计字数，共得六万零四百余字。下二时，遂至杨度生寓送交焉^②，复坐谈良久。四时，至田

^①宋所作文，指《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载《民报》第三号，第七号续完。署名劈斋。 ^②杨度生，即杨笃生。见前1904年12月6日注。

梓琴寓，留晚餐。梓琴代匡云官售有《法政丛编》^①，余向其购一部。六时，遂同至云官寓，取得十八种（尚有六种）。七时，至《民报》社。《民报》三号已出，余取得一册，并取得交同文堂代售者五十册。九时，回。张步青来片，约余明日旅行至箱根去。

八 日 晴

九时，至李和生寓，不遇。至张步青寓，又不遇。遂以余不去箱根之意告鲁文卿，请代达焉。十时，回。是日早稻田大学开陆上大运动会，余往观之。既入场，观者拥挤特甚，余遂回。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②，《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中之文也，译得一页。下三时，复至运动会场，则已散矣。乃至杨勉卿寓，晤禹三余、杨少迪，遂同至余寓，留晚餐而去。写致文卿信一封，大概寻常问候语，惟请其劝戒石卿而已，并拟赠送人体生理解剖图一套。

九 日 雨

写致胡展堂信，言《民报》当整顿事四条。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未一页，接李和生来片，言陈榆丞东来，谓和卿桃源公款已绝止，和卿即欲归国去，要余至吴绍先处商之。十二时，余至吴绍先处，知绍先已写信回桃源，促其续给一年费与和卿云。一时，遂至和卿寓，劝其不急归国，坐谈良久。一〔二〕时，至《民报》社。三时，至陈榆丞寓，晤得榆丞，共叙别感，皆不胜慨叹。

^①匡一，字云官，也作云观，湖北罗田人。时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同盟会会员，曾为本部执行部内务科主持人。《法政丛编》，据《法政杂志》丙午第一卷第一号（1906年3月14日出版）所刊《法政丛编》出版广告，共收《法学通论》、《国际法》等十九种（与宋氏所记二十四种有异），张知本、徐志绎、易奉乾等撰述。^②此文后载《民报》第五号，署名鬻斋。

复谈及桃源近年事势，知罗律中已充小学堂总理矣。谈最久，遂留晚餐。夜八时，始回。

十 日 雨

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嫌其文不秩序，多为易之。张步青遣人招余至宾仓洋服店晤谈，彼因购洋服至此者也。坐约二时，遂同回至余寓，具洋食食之，下一时始去。三时，杨笃生来，交以译费五十八元，并再请余译《各国警察制度》。余诺之。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五岁时，其答聂豹书^①，言良知之用甚多，录其要者于语录。

十 一 日 晴

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十二时，至神保院诊病，已过午不诊视矣，遂至李和生寓午餐。下一时，辞去。忽靴子被人易去，遗一小而恶者，余不能著，遂偕和生至一靴店购得新靴一。三时，至张步青寓，不遇，至中国书林，交以前月书金十元；又至劝工场，购得春衣一套。五时，回。是日，共误课四时间也。夜，至同文堂购得《太平洋》、《卫生新报》、《伦理讲演集》、《青年伦理学》各一而回。夜，田梓琴来，余嘱其分译杨笃生所托《各国警察制度》。

十 二 日 晴

七时，至张步青寓，遂偕至九段加藤馆共照一相。十一时，

^①聂豹，字文蔚，明吉安永丰（今属江西省）人。嘉靖间任右金都御史。初好王守仁学说，后著《困辨录》，于王说颇有异同。

至李和生寓，邀和生至神保院医病。十二时，复至和生寓午餐。下二时，至申锦章寓，复至张步青寓。三时，回。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四时，至杨勉卿寓，分《各国警察制度》三分之一属勉卿译之。五时，回。见案上有署唐支厦之留字一纸^①，云自内地来者，须面见余，明日早八时约余至光洋馆晤谈云云，不知谁何也。夜，自学校回，心中不快，觉无限愁感交集，怆然泣下者良久，遂欲就寝。

十三日 晴

八时，至光洋馆晤得唐支厦，乃自上海来者，姚剑生托有信件嘱其交余。拆视之，乃言上海近日时事也。九时，至廖允端寓，为张步青取《法政丛编》，未遇而回。十时，至杨勉卿寓。勉卿腹痛病甚，余偕之至卫寿堂诊视，十二时始回。下一时，复往观之，则痛犹不止。复至卫寿堂购顿服药与之，乃回上课。五时，复往视之，犹未愈也，余嘱其明日至神保院视之，遂回。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六岁时者，其论学有四语云：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致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余以为犹不总括真切，拟改易之曰：无善无恶是物，有善有恶是知，审善辨恶是格，为善去恶是致。复思索良久，觉甚切当。并拟后日当阐发其理，以伸阳明之旨焉。

^①唐支厦，字心涤，湖南湘乡人。武昌科学补习所成员。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加入同盟会。1905年冬，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与姚洪业等返归上海，筹办中国公学。辛亥革命后，为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

十四日 晴

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九时，至杨勉卿寓。勉卿病稍愈，遂偕之至神保院诊察。十二时，余至一书店购得《孟亚圣》、《文天祥》各一，乃至会芳楼购午餐。一时，至秀光社预约《世界写真》一部，来月出版者也。二时，至鲁文卿寓，不遇。三时，回。夜，咽喉忽生病，声不能出。

十五日 晴

九时，至杨勉卿寓。十时，至陈榆臣寓，不遇。十一时，至西路会场。下二时，复至陈榆臣寓，榆臣偕余至植物园游览良久。四时，至李和生寓晚膳。夜九时回。宫崎滔天写信询余译《地下之露西亚》事如何？余回信谓邓孟硕前曾担任之云。

十六日 雨

十时，至李和生寓，留午餐。寻至神保院诊病。下二时，复至和生寓，和生邀余至一吴服店购和服料。三时，复返至和生寓。四时，回，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夜，写一信致平民舍，日本社会党之本部机关也，询问其有无《平民新闻》及《直言》报，并言欲与之交换《民报》云云。

十七日 阴 下午雨

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已完，共计十四页。下午，朱凤梧来，言□□会亟需余为经理干事。余辞不肯。彼再三言之，并言昨日开会已经报告。余言现当有二职，何能兼任？彼言二职均可辞退，惟此必须担任，且此亦甚闲散，断无烦多之事也。余思既

可以二易一，则就此亦无妨，遂允之。二时，遂偕至《民报》社，阅报良久。三时，回。入夜，觉心中甚感不快，阅书亦无心，狩野谦吾言神经衰弱之现症，有不安、不愉快及作业消失能力等，盖吾之受病亦不浅矣。

十八日 晴

译《各国警察制度》。下一时，前田卓来，以二信交余：一秋瑾自江苏〔浙江〕南浔来者^①，无多言事；一刘瑶臣自常德来者，亦无要语，惟夹有李醒疵信一纸，乃所作之《扬子江之势力》，欲登报者也。二时，前田氏邀余往宫崎滔天家，余因无聊独居，思一散步，遂从之。既至，得晤滔天及其兄民藏。民藏氏言，明日当离京往各处游说，广布社会主义云。余坐谈良久，四时回，至学校上课。时学校功课表复有变更，余抄录一纸而归，乃并之另作一自治课表。余因神经衰弱，恐太用心不相宜，遂改正前所定表，计如下：〔见下页〕

其日曜日，则上午自八时至十二时出外访人，下午一时至三时写往复信件，三时至五时散步运动，余皆与常日同也。夜，至杨勉卿寓，谈良久。九时，回。观《王阳明年谱》，仍五十六岁时也，录其要语一则。

十九日 晴

译《各国警察制度》。下午三时，李和生来。余偕至乡间散步，良久回。夜，则刘治斋来，告余以覃理门等一切情形，余不甚〔胜〕惊叹，和生则大有愤懑之象。治斋去，余乃劝和生不必如

^①南浔，镇名。属浙江吴兴县，宋氏误书为江苏。

时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日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月		起运动 阅报食	温英	日语	数学	体操	地理	食运动	历史	理科	温英	温英	食	英语	观书	文学	心学写 日记寝
火		同	同	同	日语	地理	口语	同	温英	日语	理科	同	英语	食	同	同	同
水		同	同	观书	日语	日语	温数	同	温英	唱歌	历史	理科	食	英语	同	同	同
木		同	同	温数	数学	日语	温地	同	历史	日语	温英	日语	食	英语	同	同	同
金		同	同	日语	温英	数学	日语	同	温日	日语	日语	图画	食	英语	同	同	同
土		同	温英	温理	日语	日语	体操	同	日语	图画	温地	日语	英语	食	同	同	同

每周功课表

是云。

二十日 晴

十一时，至神保院诊视。十二时，至李和生寓午餐。和生欲补得西路空余官费一事，余赞之；但余恐有他人出而相争，致有冲突，或他人出以卑劣手段，则宁让之，不必与之争可也。和生不以为然，与余大口角，良久，至下二时，余始辞去。三时，至中国书林购得《英文典》及《华英字典》各一，又至三省堂购得《汉和大字典》一册。四时，回，译《各国警察制度》。夜，和生来，邀予至神乐坂游览良久。和生欲偕余至□□处一游，余不欲出，遂罢。乃至和生寓宿焉。

二十一日 晴

八时，至今川小路一书店，购得惹涅氏《伦理学》、《法律辞典》各二册。九时，回，译《各国警察制度》。下午一时，至杨勉卿寓。勉卿言余神色日衰，恐有大病，余为之悚然。三时，回，因精神疲倦，昼寝一时许。夜，至浴肆沐浴，归而坐片刻，即就寝。

二十二日 阴

八时，至吴绍先寓，晤张产生，新自上海来者。闻知姚剑生在上海蹈江而死，大概因各种愤慨（剑生为中国公学干事）而致此者，余大哀之，泫然者良久。十时，至《民报》社查其有无信件寄来，问李锐恒^①，知昨日上海同人有信报知此事，剑生则并无

^①李峻，字锐恒，湖南宁远人。1904年9月留学日本东京体育学校。同盟会会员。

一字也。下一时，至西路会场，访宋海南，不遇。二时半，至陈榆臣寓，坐片刻。三时，回。李少甫来^①，以昨日上海同人所寄来报告剑生死事信示余，并谓今日同人开一追悼大会，商妥倩余作一公启云。余允之。夜，雨。

二十三日 雨

译《各国警察制度》。下午，罗品山来，龚铁铮来，皆各谈良久而去。夜，观《王阳明年谱》，五十七岁时者，皆其平思田及断藤峡事，是岁先生卒焉。余读至此，不觉索然。先生一生之出处、行藏、功业、学行，则知其大概矣。

二十四日 晴

八时，至西路会场，对宋海南索债，不得。九时，至李和生寓，不遇，遂至神保院诊视。十二时，复至西路会场，留午餐。与海南谈及补李和生官费事，和生尚未确许。下一时，回。时李和生已先来，余遂与谈，未往上课，惟夜学英文而已。李和生留宿，言及官费事，和生甚忧之，遂与余约，如桃源县中尚能得一年之费，则余每年从节俭中抽出百元以借与之云。是日六时旷课，又未译书。十一时，就寝。

二十五日 晴

晨起，李和生言欲移来与余同居。余言同居甚不利于守自治

^①李少甫，即李肇甫，四川巴县人。时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加入同盟会，曾任本部执行部书记科主持人。辛亥前归国，寄居济南，参与山东独立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参议院议员，附和袁世凯企图，主张迁都北京，遭孙中山、黄兴等申斥。后曾任四川省议会议长。

秩序，居于邻近亦可。和生大不以为然。至下午余自校回后，再三开陈，始首肯焉。译《各国警察制度》。夜八时，至杨勉卿寓。寻回。

二十六日 阴

译《各国警察制度》。自上午至下三时，三时间未上课。夜，觉身甚倦怠，精神疲困。时夜方雨，孤灯对坐，万种凄凉，交集于心。

二十七日 阴

译《各国警察制度》。接李和生来片，邀余往青山看日本大观兵式。余学校已拟明日全班往观。夜，余遂至和生寓告以故。九时回。

二十八日 晴

五时起，至校同大众往青山。六时抵场，场广约十余里，已有军队及各来观男女学生甚众。良久，军队入场者亦众。是日为预行演习(三十日大演也)。自练兵场之南端亘于北端，作三大横队，如三大长堤。自九时起，其元帅大山氏始顺次阅视，诸队乃顺次变其队形。旋回于前方，步武整肃，各分列而行。军乐声震天地，尘土飞起如黄雾，令人壮烈之气〔油〕然而生。至十二时始息。余乃乘电车至田梓琴寓。至则梓琴已迁，蔡达生在焉。达生留余午餐。下二时，乃随许汉五至田梓琴新寓，坐良久，催其速译《各国警察制度》。三时，至中国书林，购《新民丛报》一册。四时，至《民报》社，告诸人以追悼姚剑生不必作公启，可由三数人发起可也。众以为然。谈次，始知孙逸仙已回东，今日当来社云。

未几，孙逸仙果来，言此次自欧洲而新嘉坡，而香港，始来东者。谈良久，遂留晚餐。夜，九时回。

二十九日 晴

十时，至西路会场。十一时，至李和生寓。遇陈榆臣，遂邀余及和生至同兴楼食酒食。下午二时讫，复邀余为之购书。三时，遂至会馆及中国书林，为购书数种，余亦购得地质、数学教科书各一，及《伦理学讲义》。四时，复至和生寓。五时，回。余觉自昨夜起心中时时不乐，若烦恼，若忧愁，又若失意，不知何故？盖大约亦神经病之故耳。

三十日 晴

休学。九时，至神保院诊视。十一时，至《民报》社取第四号《民报》。下二时，回。校正《各国警察制度》毕，由邮局送付杨笃生去。夜，杨勉卿邀余去至伊处饮酒，坐谈良久。九时，回。

五月

一日 晴

是日，有二时间未上课。夜八时，至田梓琴寓，取所译《各国警察制度》。至则田梓琴不在，而译稿亦未成，遂并未成者亦取之。十时，回。

二日 阴

译《各国警察制度》。下午，写一片致杨笃生，索译费。是日三时间未上课，以译书事致之也。夜，雨。

三 日 雨

辰〔晨〕，杨笃生来，交余译费金四十元。余遂至杨勉卿寓，交以二十元焉。寻回。是日休课，译《各国警察制度》竟日，下午五时始完。校正讫，遂寄交笃生。六时，至《民报》社，偿何小柳债十三元。八时，至靖国神社观览。是日为该社大救祭日，其天皇来亲自参拜。社内外皆遍结彩门旗台，电灯千万点，照耀如白昼。时放花火，闪烁半空中。沿道则架彩棚，络绎不绝，或卖曲戏，或卖食物。士女之来观者，杂遝拥挤，真有人山人海之势云。至十时，始倦而返。乃复至《民报》社，因时已过迟，遂留宿焉。

四 日 晴

七时，回。九时，未上历史课。下一时，至杨勉卿寓。二时，回。八时，至浴场沐浴。寻回。观服部氏《心理学》二十页。

五 日 晴

八时，至同文堂，购得《商业界杂志》一册，归而读之。中有《鸭绿江源之独立国》一篇，记满、韩间鸭绿江、土门江、松花江发源之处，有形成之一独立国，曰间岛^①，地方与日本之九州岛

^①间岛，我国旧称延边，即吉林省旧延吉府边境沿图们江北岸的滩地，本名江通滩，与朝鲜相邻，日本和朝鲜人称之为“间岛”，日本《商业界杂志》称为“独立国”，更属荒谬。清同光之世，准朝鲜人纳租越垦，特设越垦局以董其事。日本侵并朝鲜后，指其地为中朝未定之界，蓄意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从而造成边界纠纷。宋教仁于是时起，开始注意搜集有关资料，后撰成《间岛问题》一书。书稿为清驻日公使杨枢购去。清政府在对日交涉中，曾据以驳斥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909年9月双方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仍以其地为中国领土，而准许朝鲜人居留垦殖。

等，其王曰韩登举^①，山东人，十余年间占据此地，清兵时来攻之，不克，遂定约每年纳款二十万金于清盛京官吏；其地富于矿产、林产、人参云。下三时，至贺年仙寓，谈良久。五时，回。七时，至龚铁铮寓，不遇，遂散步良久，至蓝 寓，未坐即去。至一书店，购得《英语动词活法要览》。八时，回。得朱凤梧信，约明日开□□会云。观服部氏《心理学》十页。是日腰部时疼，腹间亦不消化。入夜，始稍好。

六 日 晴

九时，至《民报》社。十时，至李和生寓，邀和生往医院。和生游移，余遂独去。十二时，至狩野病院，即余前所购《神经衰弱之预防法》之著者狩野谦吾之病院也。余因见其书甚良，故往寻得焉。其诊视规则，须金二元，余遂纳之。良久，医者乃视余病，言余确系神经衰弱症不误，幸尚可治，但须二月或月半之功耳。遂以七分药与余，约每日曜来视焉。下一时，始返。至李和生寓，购麴〔麵、面〕食之。三时，至新宿朱凤梧寓，赴□□会也。至则会已将终，未三十分即散会。余复坐良久。五时，回。

七 日 阴

是日，余与居停主人约定：每日朝用饭，饭先食鸡卵一枚；午时亦用饭；晚则用麴〔麵、面〕包牛乳以为常，盖晚餐宜用淡轻

^①韩登举，字子升，山东烟台人。先世向在中朝边境经商，其父复在夹皮沟一带开采金矿，遂迁居该地。在夹皮沟至充霖谷一带山谷中招兵买马，对清政府实行武装割据。1903年沙俄侵犯海城，他组织所部，号称正义军，二次击退俄军。故当时革命党人对他颇为重视，

易消化之物，以免距寝时犹不消化也。午一时，至杨勉卿寓。寻回。夜，拟作《对于〈新民丛报〉为陈星台辨驳》之文，乃取该报阅，觉其破绽处甚多，想因自是轻人之心太过，故只求自完其说，不觉悖于理势也。王阳明所谓“文不可以伪为”，诚哉是言矣！龚铁铮来，良久去。

八 日 阴

是日，二时未上课。下二时，至一书店，翻阅旧书良久。寻至杨勉卿寓，不遇而回。

九 日 雨

杨勉卿以一信并日金四十元交余，乃长沙吴 开一派报所，致信及金与余，托订《民报》并其他各报者。余无奈只收受之，拟交与《民报》社焉。夜，下课回时，雨始止。是日未出外运动也。

十 日 晴

上午上课，回时至同文馆购得《独立评论》一册，中载有《社会主义年表》，记自德国大革命以来至近日各国社会党之运动，按年列表，甚详也。下一时，至时兴号购食午餐，以欲多食脂肪物也。夜，李和生来，坐最久去，余送中途而回。雨寻止。

十一日 晴

阅《电报新闻》，载有中村进午论南昌教案一篇^①，痛诋法人

^①南昌教案，发生于1906年2月。是时，法国传教士王安之，为扩大传教特权被拒绝，行凶刺死南昌知县江召棠，激起公愤：民众将王安之等六人及英国传教士夫妇二人殴毙，毁坏法英教堂四处。清政府媚外投降，竟将龚栋等六人杀害，撤除江西巡抚以下地方官吏多人职务，赔偿“恤银”五万两、教堂银二十万两、修造医院银十万两。

之无道。遂译之出，拟送于内地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焉。接公使馆来一邮片，招余至公使馆，云有要事面商。余不解何事，下一时，遂至公使馆问之。初晤一王姓随员，问余以宋谦即宋鍊否^①？余云是。彼遂引余见杨公使^②。公使问余：“你是宋教仁否？有湖南人来说，谓宋鍊即是宋教仁，信乎？”余曰：“不是，宋鍊与宋教仁固两人也。”公使又言：“你须有同乡会干事来说，证明你非宋教仁方好，不必多言。”余诺之，遂出。三时，至西路会场，邀宋海南至一鸟肉店沽酒小酌，以此情告之，并请其至公使馆为余证明此事，以免另生枝节。海南允之。五时，余回。细思此事以狡诈行之如此，虽对于敌者，亦似无妨，然究恐有不是处。然思索久之，又究难于不出此方法。处事之真难也。夜，阅《心理学讲义》。

十二日 晴

阅报，有清、俄谈判文一篇，所言利害甚切，余拟译之投登内地报上。既而思天津《津报》前曾有广告募文^③，遂拟寄登该报，并拟以函订以后有所译著皆常寄稿焉。下午，遂译清、俄谈判文二页。后见其有多不详细处，乃概改纂之，并改题曰《清俄谈判与俄人之野心》，而另述以己意。入夜，得三页。柳聘农来，告余以明日上午开湖南□□会。又接□□来信，称明日下午开□□会云。

^①宋鍊，宋教仁所改名。佚名《宋教仁遇害大事记》载：“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出现，君与胡瑛、韩汝庚发起联合会以图抵制。时驻日清公使杨枢奏将君等除名驱逐，不许留学。君乃变易姓名，复入早稻田学习法政。”^②杨公使，即杨枢。见前1906年3月20日注。^③《津报》，据《民报》第四号（1906年6月）所刊《津报》广告称：发行以来，“现在日益扩充，广延通儒硕彦，主理笔记，调查新闻，较之前日，大相迳庭。”可知征文广告在此之前。发行所署天津宫北大街。

十三日 雨

九时，至《民报》社，赴湖南□□会。余遂将余辞职之事及当组织新分会事报告，即退去。十时，至狩野病院诊病，得药七分。医者言已稍好矣。下一时，返。至李和生寓，不遇。二时，至会芳楼午餐。三时，至朱凤梧处，赴□□会。时改定新章，已裁经理干事，余遂退职；又有举余当书记者，余固辞之，遂免。四时，至宫崎滔天家，告以译书事尚无暇。五时，回。李和生来，宿焉。

十四日 晴

晨起，余劝李和生不要常至余处，有荒正务。和生谓余有拒绝意，余辨之不听，悻悻而去。作《清俄谈判与俄人之野心》论，未成。下午，接李和生来片，复以晨所争者诘余。余复信亦不外劝其同守自治自守约之义而已。夜，至宋海南处，问以所托至公使馆事，海南言明日始可去。又至《民报》社，九时回。

十五日 晴

作《清俄谈判与俄人之野心》，仍未成。下七时，至宋海南处。海南告余已至公使馆言好矣。八时，回。接李和生来片，仍言昨日事，略谓古人有朝夕过从、群居讲道者，何不可之有耶云。余即复一信去，极力言不可引古人以为辨，古人有是者，其心理之发动即为欲如是起见，其实事行为能有如是结果，今能仿效之否耶？末复言此事之流弊，约千余言，写至十二时始毕。盖心中受其刺激甚盛，不觉忘自己之起居规则矣。

十六日 晴

作《清俄谈判与俄人之野心》成。复写致《津报》信，言以文换报之事由。遂以清俄谈判文与前译中村氏《南昌事件概论》同封槭中，寄往该报馆焉。下午，至早稻田郵便局，汇寄《大英百科全书》月赋金（四月、五月分）十二元于丸善书店。寻回。吴绍先来，谈良久去。

十七日 晴

李和生来一片，言余昨信无理强辩，并言读书当以保存良心为要。余觉悚然，深恐近日有犯是病，遂静思良久。然觉和生亦不应只责人重而责己轻也。下午，杨勉卿来，言和生有信至，谓和服被盗窃去，须请勉卿代为借余和服送去。三时，余即自至和生寓，送交和服，复劝其勿轻易以恶加人；良久，复为之译《国际私法讲义》半页，留晚餐。七时，至会馆阅报良久，与门番结算余所购书账共二元六十钱。八时，至田梓琴寓，送交译书费金五元，不遇梓琴，交其主人而返。九时，至中国书林购书。余前月曾托其上海代购各书，至是已至，亦取之，计《西洋上古史》、《哲学史》、《西藏全图》、《卫藏通志》、《中外舆地图》、《外患史》、《中外约章纂》、《新约章分类辑要》、《万国最新调查表》、《海道图说》、《中国红海险要图志》^①，十时回。

十八日 晴

写致李星次信^②未成。下午，未上课者二时。时同校中有组

^①《中国红海险要图志》，此书名疑有误书处，待考。

^②李星次，湖南桃源人。李和生之弟。

织开英文班请王怀青来教者，余亦报名焉，定于二十一日即开课云。七时，至一制本店，以《中外舆地图》属其表纸。

十九日 晴

写致李星次信，仍未成。阅报，见有垦岛及南洋比雷岛地理甚详，遂抄录之。下六时，至杨勉卿寓，适将晚餐，有腊肉，遂留餐焉。八时，回。

二十日 晴

九时，至吴绍先寓，坐谈良久。十时，至狩野医院诊视。医者云已愈大半，无虑矣。下一时，至李和生寓，晤熊岳卿，谈良久。三时，至田梓琴寓，不遇，遂至各旧书店寻购旧书，购得《史学杂志》数册，又见有新出《王学杂志》，乃日人组织之明善学社专以发明阳明学为宗旨之机关报也，遂亦购一册。五时，回。

二十一日 晴

写致李星次信成，大约告以余近来之所经历与近来之所见知。略谓近日人皆言爱国，然国皆由个人而成，人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即须有不愧为构成国家之分子之资格。换言之，即个人须具有能为国民之实质。再换言之，即个人须完乎为人之道而后可也。盖宇宙间原以人为单位，万事万物皆备于我；故为人之道，其范围甚广，其定义甚严。由分门类言之，爱国一事，不过为为人之道之中一个之要素；由分层次言之，爱国一事，不过为为人之道之中推行之极则。苟不于此要素外与此极则之前，凡诸相关连相因应者皆具备焉，则此之一事必不能单得矣。故人亦只求其完乎为人之道而已。为人之道，约言有数要者，即思想、道德、知识、

能力是也。吾人今日即平心静气、洁身修行，以从事于此数者可矣云云。约千余言而成也。下二时，至同文馆，见有《国家学会杂志》，随翻阅之，见有《明代之自治制》文一篇，载明朝各种社会甚详（中有言白莲社之起原者^①，谓晋惠帝时有慧远者，雁门楼烦人，创立白莲之始祖也）。寻回。观《越南亡国史》，所记越南始于一八六二年及六七年两次始割下交趾，七四年定《西贡条约》，至八三年定《哈尔曼条约》，法国遂为保护国。越南亡时，有潘廷逢、宋维新等起义，与法人抗，义烈慷然。然法卒定之。其后惨虐待越人之政，不可名状，至今越人欲起义者尚多云。越南之建国，自丁先皇璉，时当宋太祖时。其传系：
 ▲丁朝^{三世}黎朝^{黎植三世}李^{宋真宗}

朝^{李公蕴八}陈朝^{陈日照七世}后黎朝^{黎季犛}莫朝^{莫登庸}
宋真宗 宋理宗时 明惠时 明世宗时

阮朝^{阮惠}旧阮朝。旧阮朝，即今朝之祖，始祖阮福映是也。三时半，地震，家屋摇动有声。

二十二日 阴

上七时，至学校上自开英文课，同校人自行组织，请王怀青教授者也。余亦学，每日在上七时至八时之间。是日仅教字母而已。下午，观《太平洋杂志》，载有论马关海峡当架桥以通本州与九州铁道者；又有记爪哇风俗民情者，皆甚详云。夜，雨，寻止。

二十三日 阴

下一时，至杨勉卿寓，谈良久。勉卿拟将六盟馆所编《普通学

^①白莲社，佛教社团之一，也称莲社。东晋时慧远法师与慧永、慧持、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结于庐山东林寺，因掘池植白莲，故称。

表解丛书》译去，以饷学界，邀余同译。余思其中有《世界史表》一种，若能译出，于自己研究历史之功不无少益，遂许勉卿任译《世界史表解》，且取其书而回。下午，即着手译之，觉其间不完全者太多，又不免错误，乃拟为之增减改易；且其名曰《世界史》，而表中所列则仅西洋事，于名不符，拟改其题曰《西洋历史表》焉。是日，译成埃及史表。夜，秀光社主藤泽外吉来^①，言《民报》社因其私卖《民报》事，怒其所为非理，将控诉之，请余为之于《民报》社言之。余颌之。观《商业界》，中记有东亚大宝藏缅甸红宝玉北坑事，该坑在缅甸之北シヤン州，出海七千尺之高，名为モゴク之小市^②，所产之红宝玉，实世界之有数者；又产青玉、猫眼石等，皆甚贵重者也。

二十四日 晴

观《东京人类学会杂志》，记有太平洋中ラトツリ岛民俗事。该岛在カロリン群岛之西南五百日里^③，有酋长，其土人文身贯耳，一夫一妻，十年前其酋长之弟サンシ氏，曾来游日本云。下八时，至《民报》社，晤柳病农等。余言秀光社事可以退步法了之云云。又交前所借来之各书。九时，回。

二十五日 晴

上午，一时间未上课。下午，清检书籍，将其无用者另置一堆。夜，拾至一书店售之，得金十钱。八时，回。杨笃生来，复请余译书，系《俄国制度要览》，以十日内须皆译齐为好。余允之。

①藤泽外吉，日人，秀光印刷社主持人。时《民报》由秀光社承印。 ②モゴク，日文译音词，即摩谷克，在缅甸北境格达县。为著名的宝石产区，主要产有红宝石，其次为青玉及尖晶石等。 ③カロリン群岛，日文译音词，即加罗林群岛。

九时，至杨勉卿寓，复约以分任译书事。寻回。

二十六日 晴

译《俄国制度要览》。写一信致于业乾，询其能否分任译书事，余前日曾自李和生〔处〕闻其愿译也。下六时，至杨勉卿寓，偕勉卿至乡间游眺良久。八时，回。

二十七日 雨

九时，至西路会场。是日开选举会，改选一切职员。十一时，至《民报》社。十二时，至狩野病院诊视。下一时回。鲁禹昌来，良久去。夜，胃中不消化，延至十一时始就寝。

二十八日 晴

上十一时，至正金银行换银券。下一时，至李和卿寓，坐良久。三时回。

二十九日 晴

六时半，始起床，心甚愧。下午，吴绍先、鲁禹昌、禹余三来，坐良久去。观《海国杂志》，录其记胶州湾及汕头地理二则。夜，观《心理学讲义》。

三十日 晴

观《心理学讲义》。写一片致杨笃生，催其〔将〕残译稿速送来。夜，入浴。

三十一日 晴

接胡经武来信，言现在烟台暂住，又问此间风潮如何云。

第 四 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公元1906年〕

六 月

一 日 晴，下午阴

校中放假二时间。观服部氏《心理学》，其言知觉之理，心有契焉。杨笃生遣人送来《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一册并信一纸^①，视之则复请余汉译者也。余即复信允之。夜，译《澳匈制度要览》四页，至杨勉卿寓，谈片刻而回。

二 日 晴

译《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下三时，至同文堂购得《卫生新报》一份，回而读之，中有《如何而得女子之意乎？》、《如何而得男子之意乎？》二题，主张精神道德之男女交际；又《自杀论》、《自卫生学上所观之梳发》、《多眠多食之害》、《就〔论〕手淫》等篇，言其利害及其防治方法甚详，令人毛发悚然。夜，秀光社主藤泽外吉来，言《民报》社事，愿出金以了结，托余周旋。余以八十元告之，彼诺焉。

^①此处所言澳大利，现译为奥地利。

三 日 晴

译《澳匈制度要览》。下一时，至狩野病院诊视。医者云，尚须二十余日方可完愈云。二时，至熊岳卿寓，不遇而返，遂至上野附近市中游览，至各书肆检阅旧书，购得《王阳明学提要》、《无我爱》、《真理极数》、《道德》、《地文学表解》、《心理学表解》、《世界读本》等书。三时，至公使馆领医药费。四时，至西路事务所。五时，至《民报》社，留晚餐。七时，回。见案上有一邮片，乃曾松乔昨日已至东京，特来招余者。余即乘人力车至其寓访之（水道即筑地馆）。既晤面，不胜喜慰之至。坐谈良久，余邀其至余寓夜话。九时半，遂偕至。余询及其目的，松乔言欲学师范，余劝其学文科，松乔以为然，谈至十一时就寝。夜，雨。

四 日 雨，下午止

李和生来，言陈榆丞欲回国去。下午一时，余偕和生至吴绍先寓，拟邀绍先同至榆丞寓询之，未遇绍先。二时，至榆丞寓，则榆丞已返念，不复回国矣。坐谈最久，绍先亦至。三时半，榆丞、张子行遂邀余等至凤乐园料理店沽酒肴食之。酒半，余谈及早稻田大学教日本语文不教文典为不得良法。李和生疑余有意言之，欲阻其进早稻田大学；余辩之，不听，遂冲突。余言非为自己辩护，原欲君勿轻易以小人疑人待人，致有误立身处世之道耳。六时散而回。夜，余静坐思之，以后发言犹须静气和色，勿使听者不入，致转激其怒，此当戒慎者也。写致胡经武、覃理鸣、曹德鸣、欧阳骏民等信，皆不过寻常通问之语而已。是日，仅上课一时间。

五 日 晴

下午五时，李和生来，邀余至其寓为之至东洋学院问学日语事。六时，遂至和生寓晚餐。和生欲邀余往游廓，余不欲去，遂罢。八时，至东洋学院为之问学日语事，成议焉。九时，至姚小琴寓，坐片刻。十时，至曾松乔寓。松乔言其学费问题，本因龙阳有丁某之官费现在空出，而松乔乃欲承之者，但公使馆交涉不便耳，松乔因约余明日同至宋海南处问之。十一时，回。

六 日 晴

译《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是日译竣，校对清楚，下午邮送交杨笃生去。二时，偕杨勉卿至熊岳卿寓，留晚餐。六时，至曾松乔寓，遂偕松乔至西路会场毛延龄处^①。余问西路现有空出官费数名事，渠言已为公使馆叩〔扣〕除矣云云。八时，偕松乔至宋海南寓。松乔问丁某官费事，海南言公使馆已言叩〔扣〕除，无法云。复坐良久，十时辞去。十一时，回。时李和生、鲁禹昌已坐待良久。问余曾何往？余告以今日所至各处。和生有不平之色，言何厚人而轻我？余解释之，不听，争执至十二时，致邻居之日人出而干涉。余一时愤愤，遂蒙被而卧，听和生之自言焉。

七 日 晴

晨起，和生犹与余辩，致未上课。八时，和生、禹昌去，余乃上课。寻回。是日精神不振，意气颓唐，下午遂未上课，闷坐

^①毛昌寿，字延龄，湖南黔阳人（《湖南官报》第六三〇号作芷江人。此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1904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

抑郁之至，出门散步。随至《民报》社问胡经武居址，未遇一人而返，遂至神乐坂附近各街彳亍慢〔漫〕步。四时始回。夜，未八时就寝。

八 日 晴

是日身觉爽适。下午，戢元成来^①，即杨笃生之同〔事？〕者送译稿与余者也。此次所送来者为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及美国制度概要，新请余译者也，限七日脱稿。余亦应之。五时，李和生在杨勉卿寓使人招余去，余至，和生犹有不悦之色，言需金数元，余即以五金借之。复言及补官费事，和生言惟有龙阳丁某之费在，而吴绍先恐余招曾松乔之怪，余言此并无妨余，已〔对〕松乔明言，但为之，不必为余顾也，余此心自问无私而已。余遂写一邮片与绍先，言明此事。十时，回。和生与俱来，遂留宿。至夜半，和生犹呼余谈。余言夜深恐妨人眠，可待旦；和生又有怒气，余遂听其言焉。

九 日 阴

六时起，余言此处已招日人之嫌，不欲居此，欲入大学宿舍居之。李和生闻之，言余特因厌渠始为此者，不免有薄视之心云。余又辩之，不觉辞气俱厉。和生亦怒，将昨之金五元亦退与余。余责其不应以疑待人，以为人之一言一动皆是为己而发，此

^①戢翼翬，字元丞，也作元成、元臣，湖北房县人。1898年留学驻日使馆附设译事学堂。1900年曾参加自立军起义。事败后重赴东京，主持发行留学界出版的《译书汇编》，并与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1908年在清政府外务部任职，旋以“交通革命党，危害朝廷”罪革职，押解回籍。次年卒。

大不可者。和生终悻悻而去。余思和生近日心气大异夙昔，与人言动辄猜疑愤懑，恐非善状，殆神经病又日深一日所致者，遂拟以后无论如何总宜百方让之，不与争辩，亦以免自己之伤神焉。十一时，和生又自杨勉卿寓遣人招余去。余正译昨日戡元成送来之《美国制度概要》，尚未印〔应〕去，而和生已来。余言译事已限定期日，不能荒废时间，有言请留待焉何如？和生不听，余遂避而外出，良久始回。和生复言余之不厚道。余一时不觉气起，与争良久，始觉自悔，乃即止，不与辩，听其所言，至下午犹不止。余乃言今日总算余之不是，但此原因总因君来向余，而非余向君者，欲余改之，而余原为消极的，无可改者；君则为积极的，不可不审察是非而有所改者也。但若不以为然，则仍听之。余先刻不过气盛，偶有争辩，已知不是；现在无论如何，苟可以息君之怒，君可以平气，而欲余为者，余无不为之，不平之状可以止矣。和生乃责余总须厚道待人，不必做过，且言须出外吃食物。余均应之，遂同至时兴店购酒肴食之。六时，食讫，和生始去。余乃至杨勉卿寓，谈及和生，勉卿言其心理实有失常度之外，以致喜怒无常，须为之设法方好也。余思其言实不错，不觉忧危之心顿生。盖此后有难解者二端：一对人之道，数年老友，而见其生此难治之病，心神一坏，将来不知如何，吾人何以为之设法救治，此应有责者也；一对己之道，因其心理异常，必常与余作无谓之争辩，而余亦有神经病者，时时受此剧烈之刺击〔激〕，耗此有用之时间，亦必致有大不利益、不安宁之事，实为可虑者也。遂拟明日须与吴绍先商议，将以何方法为之治此病，或劝其入病院亦可，总须设法方好也。七时，回。雨寻止。精神异常疲倦，心境亦异常不快，盖因昨夜未足眠及今日受大震动之故也。遂早就寝。

十 日 雨

译《美国制度概要》。下午，曾松乔来，坐谈良久。余邀至时兴店食面物。四时讫，别之而回。是日本应往病〔院〕，未果去也。

十 一 日 晴

译《美国制度概要》，是日成四十页，搁学课五时间未往矣。下午，李和生来一片，言精神昏沉，欲往病院。四时，余即至和生寓，拟邀之至医院。至则和生已外出，乃至姚小琴寓，交还以去岁所借来之《日本文典》一册。良久，复至和生寓，仍未回，坐待至五时半，乃回。见桌上有一信，始知和生已来而返矣。信中因见余日记所书，谓余多不自知己过。盖余亦诚所不免者，近来读阳明先生书，治心之道，或疏忽矣。

十 二 日 晴

译《美国制度概要》。十时，李和生来，遂同往青山帝国脑病院。十一时始至。该院长斋藤纪一者，曾留学德、法，以精于治脑病、神经病名者也。先由医员诊视后，则院长诊视。既讫，院长云余为神经衰弱症，和生为脑神经衰弱症，均尚能治云云。余遂购得药十日分。下二时回。夜，康保忠、董修武来^①，与余商及□□会事，言现今状态甚危，人才与财政尤为困难，欲邀集会中

^①董修武，字特生，四川巴县人。留学日本东京明治大学。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任本部评议部评议员，并曾任同盟会四川主盟人。辛亥前归国，参加四川保路运动。民国成立后，曾任四川政务处总理兼财政司司长。

有常识者开一特别会议，研究善后方法^①，可辨〔办〕则辨〔办〕之，否则亦宜有以善其终云云。余赞成其说，并言余现在不欲任事之故。良久始出。接《南方报》来片^②，言余所寄订报金并未收到云。

十三日 晴

译《美国制度概要》。下午，写致李和生、吴绍先各一片，属其向熊秉三售《大英百科全书》^③。夜，至市间散步，购得华盛顿像而归。

十四日 晴

接康兴甫来信，约余今日下三时至新宿十二神社议事。译《美

①关于同盟会此时状况，《吴玉章回忆录》中说：“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因此表现消极……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我于是便和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不是后来国民党政府里搞海军的那个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惟汾等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这样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第48页）。康宝忠、董修武因同盟会“现今状况甚危”，倡议“欲邀集会中有常识者开一特别会议，研究善后方法”，后日所记到会者六人，“乃决议以后有事须此数人商之”，亦属吴氏所说维持同盟会组织与工作的集会之一类。②《南方报》，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四章，在《民报勃兴时期》中所录上海日报内，有《南方报》名目，未注何时创刊。③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清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98年因参与维新运动被革职，至常德西路师范传习所任体操教员。后得端方援引，充当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参赞。时抵达日本东京。不久，调奉天（今辽宁）盐运使。武昌起义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次年为袁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后去职，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国制度概要》，是日译毕，共约六十页。下三时至新宿，良久始寻得十二神社，则康兴甫等已先至矣。来者董修武、杨笃生、黄树中、孙少甫及余共六人^①。兴甫乃提议欲维持□□会事，余言须先研究维持之方法及条件，否则所谓维持者亦无效也。诸人又讨论良久，乃决议以后有事须此数日〔人〕商之，商定乃以孙少甫施行之（孙此次会中庶务干事，安徽寿世〔州〕人也），使外人仍不知，以此举须带秘密性质也。余见所议均无大影响之事，欲再发言，而食物已具，诸人均若讨论已毕无余事者然，遂就饮，余亦止焉。然余心始终恐此举仍归无益，但势亦惟听之而已。至五时始饮酒毕，杨笃生、康兴甫邀余观东京座幻戏，言其奇妙真不可思议。余从之。七时，遂同至东京座，购券而入，已开演久，适正演催眠术讫，以次演出种种，有妙手之当物^②、三国国旗之当物、美人之隐术、活人画、美人阼镜、大魔〔魔〕术、水中美人、看客头上之钓鱼、电气应用自由喷水等。其最奇者则如美人阼镜术，一美人背大镜而坐，忽一声响，不复有人，而已自对面屋中而去〔出〕；如水中美人，以玻柜盛水，以布拂之，良久揭之，则一美人斜卧水中，呼之乃去，周身水湿矣；如电气应用喷水，一人坐于上，以手指甲杯水，即喷水，复移指乙杯，则甲止而乙杯即喷水，且高低皆一应其手之上下，忽又指左一人头，则其头上又喷出，此人

^①黄树中，字复生，四川隆昌人。同盟会会员。曾为同盟会四川主盟人。1909年秋，根据东京同盟会本部决定，与喻培伦（云纪）赴北京组织暗杀机关（汪兆铭随后参加），谋刺摄政王载沣，次年4月被捕，判处永远监禁。辛亥革命后获释。1925年任国民党重庆负责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孙毓筠，字少侯，故作少甫，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同盟会会员。曾为同盟会安徽主盟人。时任本部执行部庶务。萍浏醴起义时，奉派回国策应，在南京被捕，为端方收买。辛亥革命后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②当物，日语，指博得好评的文艺节目。

乃以手遮断之，而向右一人指，则水又移至右一人头上喷出矣，如此展转数十次，终乃场中所陈诸物及此二人头上皆齐喷水，如数十喷水机器之动焉，良久乃已。至十一时始毕出。乃至曾松乔寓宿焉，就近也。

十五日 晴

六时，自曾松乔寓回。译《澳匈国财政制度》。下一时，至杨勉卿寓。寻回。是日学校已悬示，来月二日举行毕业试验，至七日止云。

十六日 晴

译《澳匈国财政制度》。下午，李和生来，言欲入病院。余约定明日下午送其往病院。六时去。余送之神乐坂而回。夜，就寝甚迟。

十七日 晴

译《澳匈国财政制度》，是日脱稿。上九时，至杨勉卿寓，将其所译稿均取回校正之。下午二时，至李和生寓。和生因事暂不入院。四时，至公使馆，因更余在早稻田学校名，而用宋鍊名，乃写证书一纸请其盖保人印章焉。五时，至《民报》社，取去岁所遗蚊帐。六时回。

十八日 雨

上课时见校中贴有湖南水灾募捐启^①，余见之心恻然。念及

^①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淫雨连绵，洪水横流，湖南在二、三月间降雨二十天，堤岸溃决，大水泛滥于衡州（治所在今衡阳市）、永州（治所在今零陵县）、长沙、常德四府，死者三、四万人，被灾者三、四十万人。此次奇灾，为湘省二百余年所未有。

湘中近日哀鸿满野，不知如何困苦，拟亦有所尽以为一腋之助焉。夜，李和生来宿焉，言熊秉三已应承购《大英百科全书》云。

十九日 雨

寄金二元至《南方报》馆，再订阅报一份；又购邮票二角寄往《通学报》社，购其英文表二张；又寄金二元至《中外日报》馆，以为湖南水灾救济之助。下午，孙少侯、康兴甫来，谈良久而去。六时，至麟图阁购《物理学》书，不得而回。是日余将前所预约《大英百科全书》之一切收据交李和生，以便交熊秉三，余于是又欲购丸善书店所再出之《英文大字典》，约百余元，预约则每月四元，然尚未定也。賤元臣来，取所译书而去。

二十日 晴

预约《英文大字典》一事已计定，遂寄金申込金二元至丸善书店及契约书一纸^①。下午三时，至会馆购得《伦理学》一册。四时，至一家具店购得书柜一个。五时，至樱亭食晚餐。六时回。

二十一日 晴

练习数学，开卷茫然，良久始得头绪。始觉前此之功课皆无练习，至是已将试验，而一切皆不甚了然，甚为愧惧。拟此数日内须皆练习之。然期甚迫，尚不知如何也。下午，李和生来，属余写信一封至县中，用在东同邑人名，以计议其官费事。余前本曾应承写此信，但现以试验在即，无暇拟，待之来月初方可；和生大愤余之不应徒为己而不顾人，余亦无如之何也。夜，鲁汝昌

^①申込金，日语，预约金，定金。

来，言须借金十余元；余应之，约数日后交余焉。写一片致吴绍先，言和生今日之情状，并债〔倩〕其为之写致县中信。

二十二日 雨

练习数学，始得头绪。下午，思及李和生以写信相托一事，不如仍为之写就，以免其生气，遂拟日内即为之，乃写一片告知和生焉。夜，练习地理学。

二十三日 阴

练习地理学。接李和生来一片，言欲往他处以作栖身计。下午，和生来，言先片所言非本意，仍须写信至县中，并属余待至来月初写之亦可；又言长久留学之计仍难靠，以后须通融财政，不可漫应他人之需，以免困难也。余极应之，并言以后总不必过虑云。晚餐后，至乡间散步良久，见栽秧满野皆绿矣。七时，回。欲开《王阳明全书》读之，不果。余屡次思及阳明学亦有偏向处及深奥处，须先读哲学、道德学之书，方可了解，遂拟此后姑置之。

二十四日 雨

下午一时，至公使馆领官费，又请王克敏作购《センチユリー字典》之保证人^①，渠应之。二时，至丸善书店，以保证书交与之。三时，至中国书林，清算余所购书账，共计欠款三十一元余，即以三十元交之，尚残留一元余，彼愿让不取，遂了结焉。四时，

^①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县人。时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后任驻日使馆参赞官、直隶交涉使等职。长期从事汉奸活动。 センチユリー字典，即《世纪字典》。

至西路会场，晤覃理鸣，谈良久，晚餐。六时，至宋海南寓，得邓孟硕、仇式匡自上海寄余信各一^①。七时，至《民报》社。八时，回。得吴绍先一片，云已得县中信，李和生事已许可，可不必写信矣。又云，和生近日以弟等对于此事不急取直追为咎，殊失宽宏之度，我辈至好，当直规之云云。余思其言固有理，但未免止于责人以心理的为人也（盖和生为人之病，由于生理的而起者居多）。得董修武来片，始知彼近已接任《民报》社事，并嘱余调停前秀光社出金八十元之事可免其出，惟求其印报快速而已（余前已言及谓此事不应罚人，董君亦以为然也）。余遂写一片与秀光社，招其来谈焉。

二十五日 雨

竟日练习历史。夜，秀光社藤泽外吉来，余告以董修武所言之事，彼诺而去。

二十六日 晴

练习历史。七时，易羲谷来，余就同之往《民报》社，坐片刻而回。

二十七日 晴

学校停课。九时，至李和生寓，不遇，良久复至，始遇之。

^①仇亮，字式匡，号蕴存，湖南湘阴人。1903年3月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改振武学校，升陆军士官学校。华兴会、同盟会会员。曾为同盟会湖南主盟人。辛亥前归国，任陆军部军制司二等科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临时参议院议员、陆军部军衡局局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辞职在北京办《民主报》。“二次革命”期间，联络党人反袁，被袁世凯杀害。

十一时，遂偕至青山病院诊视，下三时回。六时，至《民报》社，见第五号报已出，中间体例不一，舛误太多，遂与诸人言，须改正方可，并写信致董特生言之焉。八时，至西小川町购得衣物数件。十时，回。李和生来，言李星次已来东，明日可抵横滨云。

二十八日 晴

练习历史。下午五时，鲁文卿来，言张步青已来东，约余叙谈。余遂偕之去，晤步青，言内地情事皆如故也，遂留晚餐。八时，至李和生寓，拟询星次住址，不遇；遂至曾松乔寓，坐片刻。九时回。

二十九日 阴

温习物理学。下午至西路会场，拟访李星次，尚未到也；遂至陈榆臣寓晚餐。适雨，遂留宿焉。夜不成寐。

三十日 雨

九时，至西路会场。李星次于昨夜已到，遂晤得焉，并同县人杨润礼、陈又章、田炳轩、田仲甫共五人相见甚喜。至十一时，余始回。下三时，复至陈榆臣寓。时张子询邀余至公使馆，以时已迟，约于明日上午去。四时，复至西路会场，与李星次会谈良久，言及内地风习之坏，人心之劣，令人泫然。五时，回。

七 月

一 日 阴

九时，至张子询寓，遂偕之至公使馆。十一时，至丸善书店

问《大英百科全书》何日到东？彼云须与横滨太晤士社直接言之云。十二时，回。曾松乔〔来〕，坐良久，余偕之至学校探开新班事（松乔欲进预科）。下午三时，回。

二 日 阴

十时，至学校试验地理，问题凡四，答案稍有误。十二时，回。下午试验历史，问题亦为四，答误一。横滨大〔太〕晤士送来《センチュリー大字典》，余检收之，共计十册。

三 日 晴

是日上午试验日本语，共二次；下午试验物理学，问题凡四，误其二焉。李和生来，索余日记看。余不欲以日记与人看也，谢之。和生久索不已，余忽愤气大作，恶声对之，遂出日记以观，心中为之呕气者多时，且以不平心不由衷之言对之。入夜，和生始去。余就寝后，大悔余之气太不和，度太不宏，以后总须思得一善处人之方而后可也。

四 日 晴

寄《センチュリー字典》拂込金四元^①，与丸善书店。上午，试验日语。下午，试验体操。四时至西路会场，偕田柄轩、李星次至中国药林，为陈又章购药（因染病），又至馆购酒食食之。六时，至九段，星次购诸衣物，八时始返，余送之至可识归路处而回。接胡经武来一函，言将往他处有运动云。

^①拂込金，日语，缴纳钱、付款的意思。

五 日 阴

是日试验日语二次。下午五时，邀杨勉卿至时兴号食晚餐。六时，至王兰麋寓，坐片刻而回。微雨。

六 日 阴

是日试验日语书取及图画^①，试验至是已毕。下三时，至新宿孙少甫寓，晤章枚叔^②。枚叔于前月去〔出〕沪狱，特来掌理《民报》者。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以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③。复谈良久。五时，至朱凤梧寓，谈良久，留晚餐而回。

七 日 阴

杨勉卿邀余往浅草游览，九时遂偕李星次、田炳轩、勉卿至浅草公园，入其花屋敷及技术场，观览良久。下一时，至成昌楼食午餐。三时回，星次、炳轩与俱来，六时始去。余送之，途遇陈榆臣、李和生，乃偕之而回，留宿焉。

①书取，日语，听写、默写的意思。 ②章炳麟(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戊戌政变后被通缉，流亡日本。1902年在东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取得联系，成立光复会。1906年6月出狱，为同盟会派人迎至日本，主编《民报》。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组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所禁锢，至袁死后获释。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晚年以讲学为业，赞助抗日救亡运动。 ③孤负，即辜负，古作“孤负”。

八 日 晴

九时，偕榆臣、和生至西路会场。是日郡人约集商议常郡中学堂事，余未参一议。下午一时，至《民报》社。二时，回。覃理鸣来，谈良久，言及刘瑶臣在内地结集□会事，多有不诚实之处，并有假余名义情事。余心蹙然。理鸣又言有往南洋谋馆谷意^①，余遂应以将与朱凤梧谋之（因南洋爪哇张溥泉来信，须再聘人也）。夜，至李和生寓，不遇。九时，至杨润礼寓，坐片刻，复至和生寓，遂宿焉。时有雨，半夜止。

九 日 晴

十时，为李和生觅下宿处，觅得光明馆。十一时，至刘林生寓，坐谈最久，并午餐。下二时，至曾松乔寓，遂偕松乔、戴仲昆至上野公园游览，入动物园观之。五时去，至一支那馆食晚餐。七时，至胡勋臣寓，不遇，晤余立云，坐良久。八时回。

十 日 晴

七时，上英文课，八时回。九时，至饭田叩购英文书。十时，至《民报》社交前所欠帐下金。寻回，复上英文课。至是日始，学校之英文班每月〔日〕九时至十一时两时间；自开之英文班则因教员王治昌归国，另请陶姓代理，尚待明日商议，另定时间也。下午一时，至朱凤梧寓，商及覃理鸣往南洋事，凤梧言将为设法云。

^①馆谷，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原指宿其地食其谷。后多用于供给客人食宿。旧时给幕友或塾师的酬金也称“馆谷”。此处为谋教职之意。

四时，至青山病院诊视，得十日分药而返。六时，至李和生寓，即光明馆，李星次、田炳轩亦寓焉。夜九时，回。

十一日 晴

下一时，至李星次寓。星次欲治疮毒，遂偕之至顺天堂诊视焉。三时，复返至伊寓，坐谈良久。李和生言，欲余教星次日本文，使其将来入学不受困。余应之。六时回。

十二日 雨

下午，拟定此后每周功课表：上午则习英文；下午习日文、日语及历史、地理、哲学、数学诸科。然以太多，恐未能实行，拟数日后再定之。六时，至章行严寓，询前教日语之小川升一郎，欲请之来教日文。行严约余将有回音。八时，遂返。至同文馆，购得《日本俗语文典》及《花笑翁》一册而回。

十三日 时雨时晴，气候甚恶

下午六时，至西路会场，邀覃理鸣至朱凤梧寓商往南洋就馆事，遂定议。九时回。

十四日 骤雨数次

是日除上课外，未出门。

十五日 大雨，下午五时止

写家信一封，致石卿也，写时止，中伤感者良久。

十六日 晴

十一时，至李星次寓，偕星次至顺天堂诊视。下二时回。四时，至张步青寓，谈最久。五时，偕星次、步青至会芳楼晚餐。七时回。

十七日 晴

十时，李和卿、星次、田炳轩来，邀余至哲学馆询问开速成师范班事。下二时，遂至哲学馆晤其事务员，该馆特开日、清高等部各科，中有速成师范班，星次、炳轩遂定议入学焉。五时，余至《民报》社，知前所购《大英百科全书》已到社内。七时，回。是日学校发表成绩，定于二十日行卒業式。

十八日 晴

十一时，至宁静馆张保元处^①，前所议售与熊秉三之《大英百科全书》，约定交与保元，遂许以三、四日内即送上云。彼偕余至时兴号食午餐。下一时，至公使馆为李星次、田炳轩取入哲学馆介绍书。三时，至星次寓，遂偕星次至哲学馆，寻以下宿屋事。有一岩崎氏遂介绍至曙町一民家，遂与星次定议移寓焉。六时，回。至星次寓晚餐。九时，回。

十九日 晴

下一时，至《民报》社，取前所存置各书而回。七时，至鲁禹

^①张伯良，字葆元，也作保元，湖南芷江人。1903年1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

昌寓。禹昌患疟疾已愈矣，坐良久。九时回。

二十日 晴

上八时，至学校举行卒業式。八时半入场，校长鸠山和夫氏授与证书，讫，学监高田早苗氏乃演说训式语，大约谓言语学之必要及学问不可徒用记忆力云云。十时式毕，回。下一时，至青山病院诊视，院长以电气治之。下三时，至戴渭卿寓，不遇。四时回。

二十一日 晴

九时，曾松乔来，邀余偕之至哲学馆。下一时，遂偕往，松乔报名入学焉。三〔五〕时，至李星次寓晚餐。六时，至西路会场，又访陈榆臣寓，不得。七时，回。

二十二日 晴

休息，终日未出外。夜，至《民报》社雇送《大英百科全书》与张保元。寻回。

二十三日 晴

下一时，至张保元寓，不遇而回。

二十四日 晴

下一时，大雨，寻止（此三日内除上课外皆未为何事也）。

二十五日 雨

下一时，至李和生寓。五时，送和生至青山病院，和生入院

诊治也。七时，回。

二十六日 晴

下一时，至杨勉卿寓，遂偕至富士社观览。是日为该社祭期，甚形闹热。三时回。五时至刘式南寓，不遇而回。夜，复至富士社游览良久，九时回。

二十七日 雨

未出门也。观藤井健治郎《哲学泛论》，国マオン・キルヒマン氏原著也。浅浅尝试，不得要领，盖须讲心理学、论理学方可也。

二十八日 阴

更拟自治功课表：上午学英文共三时；下一时治历史或地理、哲学，二时练习英文，四时日语、日文；余均与旧同也。夜，至章行严寓，询彭希明寓所。寻回。

二十九日 晴

李星次来，言近日吴绍先大怒李和生之所为，已作书与之绝交矣。大约言其近来行为多近于周智术，不公诚，尽为小人之所为云。余闻之不胜伤感。盖和生素有用小智术之短，其心原无他，惟近日脑病猝发，小脑不自主，故平日之习惯遂无所底止而发动，以致喜怒无常，对人之际，每现出狡伪之状态。绍先系神经质之人，心灵明而执念甚深。故每遇人一言一行、一喜怒，心中即不能忘，积久愈多，故有此结果也。亦可伤矣！余遂邀星次往青山病院访李和生。至则不遇，坐良久，余受诊治。下午一时，回。七

时，至江戸川河岸散步良久，九时始回。

三十日 晴

下四时，至巢鸭弘文学院吴绍先处，坐良久。绍先告余以与李和生绝交事，言和生行为，愚弄反复、多疑用诈等弊甚多，非如此不可云。余稍劝之，冀其或解释。晚餐后，同至鲁禹昌寓，余复劝之，言和生虽如此，然我辈交际之态度何必如是出之。绍先亦似有悔意矣。夜，回。

三十一日 晴

刘林生来，坐良久。午餐后，固邀余下围棋。余言不识，林生遂告余以棋法，余似略明其意，乃布局开始，既终局，余败，遂略知其法矣。下三时，至《民报》社，留晚餐。七时，回。刘式南来，坐良久而去。

八月

一日 晴

是日未作何事。夜，康兴甫来，言明日邀同往江岛一游，并有要事相商。余应之。

二日 雨

七时，至新桥晤康兴甫、董特生、孙少侯、匡云官等七人，遂乘汽车往江岛。九时至藤泽，下车步行。十一时，至江岛。憩于岩本馆，江岛名馆也；沐浴，午餐讫，遂议事，即四川新来一

会党领袖^①，筹处置之法也。议定运动之入口会，然后渐开陈其利害，使勿躁动云云。下四时，遂出外游览，登山顶望之，海天寥阔，风景绝佳。复雇一向导率之，余等先入植物园观之，奇花异草，多不能名；次至辨天社，一神社也；次至海滨，有泳水者，投以钱则没水获贝蛤出焉；次则绕岛一周而行。游览既讫，乃至一店，内售贝类壳细工小物（是处贝类产甚多，制为种种衣饰器具之类），得茶碗二个，印章一口。六时，遂至江岛返，坐电车至藤泽，复坐汽车，八时至新桥，九时回。寄《センチユリー字典》第二回月赋金四元。

三 日 晴

九时，至青山病院李和生寓。和生告余以吴绍先事，语多咎绍先。余言绍先固有过的处，但人之来责我，我不必问彼之如何，直审己果有是否可耳，盖止谤惟有自修而已。十二时，至公使馆，以此时不见客，遂回。

四 日 阴

董特生遣人来，邀余今日下午至新宿章太炎处议报事。下二时，余遂至新宿，先至宫崎滔天家，不遇，乃至章太炎处，坐谈良久。特生、胡展堂亦至，乃议以太炎为总编辑，每月报由其总纂焉。五时，大雨，回。夜，心中烦闷不堪，思及一切世事，皆

^①四川新来一会党领袖，指余英，字竟成，也作荇臣，泸州人。1906年到东京，由同盟会四川支部黄复生吸收入盟。曾联络东、西仁义两派哥老会，以万国青年会名义为掩护，组织军队。1907—1909年，陆续在泸州、隆昌、广安、大足、嘉定（今四川乐山）等地起事，失败。1910年潜居豆沙关，被清吏所捕，解至宜宾遇害。

令人烦恼之具，甚苦也。

五 日 晴

十时，偕杨勉卿至青山病院。余诊病讫，至李和生室，和生已二日外出未归矣。余甚不以为然，拟寻和生劝谏之。下午一时。至公使馆领得药费。三时回。

六 日 雨，下午阴

李和生来，余即以劝其静养之语极力言之。适西村年一至，和生又以为余有〔与〕西村女有私行，余辨其无。五时，遂偕至时兴食夕餐，余言余近日大以一切世事为苦恼之具云。

七 日 晴

写一信与李和生，劝其一、不以多疑行诈待人；二、须不可懈于治病；三、上学后须奋勉克励，每日严行自治；四、不可多外出，日夜不归四条。并言如不以为然，则自十月初一日起即绝交云。下二时，至振武学校访陈伟臣，至则彼已往片濑矣；遂至彭希明寓，坐良久。三时，至李钟奇寓^①，问张保元为熊炳〔秉〕三携回《大英百科全书》并交余款事。彼云不知，惟交十五元在伊手云。四时，至《民报》社。夜，回。李和生来，请余以写信事。余询以果以此约为然，则请行之，其益实在君身也；若不以为然，则是与我志不同，道不合，绝交之说实有理由也。和生又大怒，终则余将就其说，不与较，始就寝。寝后犹冲突不已，彻夜未睡，

^① 李钟奇，字觐臣，湖南武冈人。时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太学。旋加入政俗调查会。辛亥革命后为共和党理事。

其际，余亦有非理之处焉。

八 日 晴

晨起，和生亦起，复与余争，余不答。将余所食之面包弃置于庭，其势甚凶[凶]。余一时怒不可遏，顾主人厉声属其呼警吏来。主人不肯，余强之，和生亦愈暴乱，谓不呼至将不能已于是云。主人遂呼警吏，良久即至，问余以理由。余此时又不觉另生一种心理，以为假手于外人，使外人轻视我辈，此大不可。乃对警吏言：君不必问余等理由，余等朋友间之事，亦无告君之必要，君乃系主人为对于吾等而请来者，问主人可也。盖余欲以此使警吏知彼为主人所呼至，则不至视我辈有假外人残同胞之事，不过目我辈为横暴而已。警吏闻余言，与主人数语即去。主人乃责余云：此君之失计也，特为君呼至而君不言理由，警吏不能为主人而逐客，故去矣。余亦听之。时杨勉卿亦至，和生横强愈甚，一若有神经[经]病者。余则终不答。勉卿乃邀之至日乃出馆，和生谩骂不已，起而击余者二次，幸未大伤。余乃乘其不备逸出，即乘人力车飞行，和生追出已不及矣。乃至西路会场及《民报》社。十时，至本乡访熊岳卿寓，不遇；乃至浅草公园游览良久，购食午餐。下午，欲往一清净处小住三四日，以避和生；又欲晤吴绍先告以情形，并筹后策。乃发邮片约绍先明日会于曾松乔寓。二时，余乃返，至神田，以昨夜未睡，今日刺激又甚，欲睡眠片刻以养神，乃即至曾松乔寓。松乔适不在，余遂登其床而卧。六时始醒，松乔犹未归，乃拟回寓取衣物少许，于今夜即往芝区海滨，兼以避暑。七时，至一牛肉店夕餐，又至李钟奇寓，取熊秉三《百科全书》金十五元。八时，回寓。即清检行李，甫毕将行，而吴绍先、李星次适至，告余以和生今日至彼处吵闹一日，现犹气概未

平，君旅行须少停数日方可云云。余言和生有脑病不足怪，但余心实恐怖之，故欲避之，兼以避暑，非有他也。绍先言若君即行，则益增其怒，于其病亦不利矣。余遂止不行。良久，绍先等出，余遂就寝。

九 日 晴

写一信致李和生，极力谢罪，请其勿介意，并劝其以静治身心云。是日，觉心中烦闷实甚，一时思及此身之将来如何，不觉厌世主义顿生；乃写一片致吴绍先，约其明日来叙谈一切。校中英文课亦未去上，并拟此后永不上此课矣。下午，至杨勉卿寓，坐良久而回。

十 日 晴

吴绍先来，余遂告以和生之病原及其难于医治并将来之危险，且言余实为其扰害不堪，劝之戒之皆不听，余心实为之日日不宁，光阴与精神二者皆耗之于无用，余实无可如何，欲余舍己徇人又不能，余惟有避去东京而已，如何？绍先言可以不必，且将引伸言其故。适和生已至，气如甚怒之下，言将归国，欲余为之筹盘川。余已知其故为妄言，亦听之，惟劝其平气，又留之午餐。下午，和生又言我实不欲与人绝交，我惟求人不恨我；且言其如何诚心，今后必能听前日函中所要约之四条；终又要约余以六条。余见其心平气静，且能听余之约，亦有悔心，遂皆从其所言，以免不安静云。晚餐后，和生与绍先遂去。

十一 日 晴

下三时，至《民报》社，与董特生约定明日夜间与前所言四

川一会党领袖相会。四时，至匡云官寓，取前所购《法政讲义》，不遇。五时，至中国书林购得小说书五六种，以为近日消遣烦恼之具。六时回。

十二日 晴

吴绍先、李星次来，留午餐而去。下五时，余偕星次至中国书林为之购书，余亦购《哲学纲要》及《名学》。七时，至《民报》社，昨所约之会党领袖已至，与余相见。其人四川泸州人，颇通时事，口舌亦辨，谈良久。余询其一切情形，彼言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举事时，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连〔联〕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此次来东，将为此耳。复询余以所见，余乃力赞其连〔联〕合之说，并就四川之时势、地势言其利害得失，劝其勿卤莽从事。言毕，彼均以为然，若甚满足者。时已十一时矣。彼去，余遂留宿焉。

十三日 晴

八时，至张子信寓。十一时，至匡云官寓，不遇。十二时，至曾松乔寓，谈良久。三时，至田仲甫寓。五时回。

十四日 雨

心中纳闷，观小说以遣之。观《维新党升官发财》一册毕，觉心中无限感慨，盖当今全中国中凡能在社会上活动者矣，换言之，即今日之社会当此辈所组成之而撑持之者耳，欲求其改良振顿，真困难矣！亦可悲也。夜，李和生来。余心不喜其出病院在外留宿，然恐触其怒，遂隐忍留之。是夜，未多言也。

十五日 晴

晨起，询知和生已有二夜未归病院，余心甚不以为然，余未言。和生又要约余须同往病院同住，余不肯。下午，曾松乔来，邀余访刘式南，遂同去。在式南处晚餐而回。写致罗律中信，大约多慨人心世道之语。

十六日 晴

九时，至鲁禹昌寓，坐良久，午餐。适廖允端至，谈及监狱，允端言日本监狱制度、规模及办事之善，与办事人之公正尽力，甚为可听。且言其横滨监狱参观时，一狱吏与之言曰：凡监狱之良，不在制度、规模，只在办事人之正心诚意而已。余听其言，不觉肃然。盖天下事何者又不当如是耶？狱吏且知此，宜乎日本之强也。允端考察监狱已年余，甚热心于此者也。下午二时，至吴绍先处，坐良久。四时，至李星次处，坐良久，晚餐。七时，至张子信寓。子信及覃理鸣等告余，言李和生今日来此，逼问陈榆臣等，谓余向榆臣及邑中人传播前日与余冲突之事，并言余不是以护其短云。余谓此本余一时气甚，无足怪也。复谈良久，遂留余宿。

十七日 雨

十时，至西路会场晤毛延龄，告余谓张保元为熊秉三寄来《大英百科全书》金二十五元，并请余将书为之设法送到上海（前保元尚未带去，在李钟奇处）。余允之，并取得金。十一时回。下三时，至刘式南寓。四时，偕式南至曾松乔寓，留晚餐。七时，至上州屋，托其运《百科全书》事，遂偕其一人至李钟奇寓，属其取书。

九时，回。

十八日 晴

八时，至青山病院李和生处。和生又谓余前日在陈榆臣、张子信处彰言前日之事，气犹不平。午餐后，余遂返。四时，至《民报》社。又至刘林生寓，坐良久，晚餐。林生欲邀余同学英文，以备考高等学校而入帝国大学。余思既不上早稻田学课，则明年三月不能入其高等预科，不如另为计之为愈，故允之焉。九时回。

十九日 晴

余觉近日神经病较前犹〔尤〕甚，且饮食减少，精神疲倦，不可不亟医治之。乃思得东京脑病院，曾闻人言甚其好^①，乃往寻之。九时，至上野坐汽车，至田端下车，询知即在停车场山西麓，遂寻得之。既入，其院长后藤省吾为余诊视，谓须入院治方可。余遂拟明日即入院居焉。下一时返，至陈监督寓^②，湘省新派来留学生监督也，请其作余入医院保证人，彼允之。二时，至一牛肉店午餐。四时，至《民报》社交前帐欠款十元。五时，回。写致吴绍先、李星次各一片，告余将入病院，且谢绝一切时事云。

二十日 晴

晨起清检行李，除在病院须用物外，仍置之托主人照料。九时，遂起身往东京病院。十一时至院，居其二等楼室，每日金一

① “甚其”二字，宋氏误植，此句应为“曾闻人言其甚好”。

② 陈监督，即当时湖南留日学生监督陈炳煥，字树藩。后曾任湖南咨议局副议长，依附立宪派。

元六十钱。室广阔清洁，室外绿树围绕，时闻蝉声清咽，余颇慰乐也。时先入居者已有中国人三人，一江苏周枫伯，一山东邱佩珍^①，一江苏孙骨仍。余思每日清谈消遣，亦有人矣。下午，医士来诊视。是日服散药、丸药。夜，至李星次寓，得家信一封，拆视，乃余妻自家发者也，言须余归去方可云云。复坐良久。九时，回病院。余细思既入病院，所费已不资〔贖〕，自当专心医治。且此项费用，何一非国民脂膏？吾湘中今年哀鸿满野，莫可拯救，吾得费用，若虚耗之，其何以为情！拟居院期内决谢绝人事及往来应酬事，以专一从事于此焉。

二十一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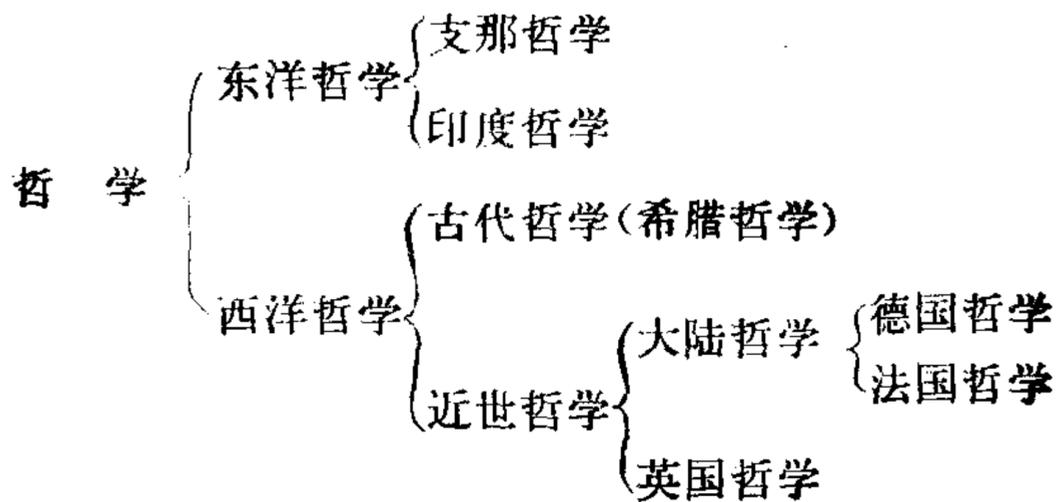
是日院长诊视，易散药以水药，属余须为运动及冷水摩擦云，与周枫柏、邱佩珍行象棋良久，看小说书《福尔摩斯侦探案》约三十页。

二十二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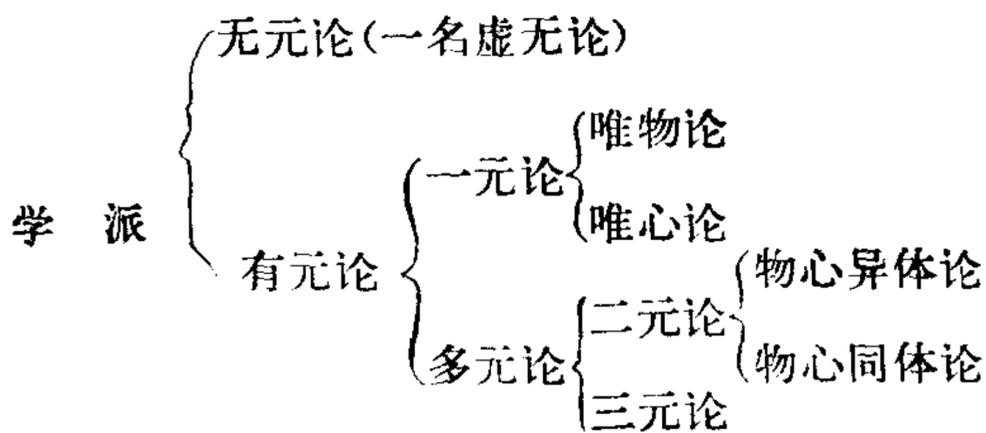
是日受电气浴一次，其规则每间日则电气浴也。看《哲学要领》，此书为日本井上圆了作，前编言历史上哲学之种类及学派，后编言性质上哲学论理之发达关系，皆甚简括。时读得第一、第二两章。第一章绪论，分义解、范围、目的、疑问、学派、分类六节。其分类表：

甲为地位上历史上之分类，即：

^① 邱佩珍，疑即邱丕振，山东人。同盟会会员。曾创办利群社，鼓吹革命。归国后，在莱州（今山东掖县）主办掖西中学。辛亥革命时组织北方革命急进会，响应武昌起义，曾被山东军政府任命为北伐军司令。



乙为性质组织之分类，即：



是也。第二章东洋哲学，即论支那、印度哲学者也。下六时，至青山弁当屋取衣物书物^①。夜九时，回病院。

二十三日 晴

是日受院长诊察。阅小说《一捻红》，日本侦探案也，较西洋侦探小说则有逊色矣。补书前数日日记。下午，写致吴绍先、杨勉卿各一片，告以已入病院事。

二十四日 大雨

终日观《哲学要领》第三章至第十一章，分论支那哲学、印度哲学及西洋之希腊哲学、近世哲学者也。是日又来一日本人入院、

^① 弁当屋，同“辨当屋”。见前1906年3月13日注。

其人姓芳贺氏，夜间来余室谈良久。彼在满洲出征二年，今年始归。所谈奉天、辽阳、铁岭、昌图各处战况及土俗，亦颇可听。夜半，雨止。

二十五日 晴

定购《读卖新闻》一份，是晨即至。阅之，有俄国一般同盟罢工事及古巴之叛乱（首领为コムツ将军^①）。又有《记世界之社会党》一篇，言美国新闻《评论之评论》中有ブリス氏，计算世界社会主义者之总数为七百六十万一千三百八十四人，其国别如左（按此但西洋各国之社会主义者）：

国民〔名〕	年 度	社会主义者数	下议院议员数	机关新闻数
德	1903	3,008,000	全员397之中81	159
法	1906	1,120,000	584之中75	45
澳	1901	780,000	878之中10	115
比	1904	500,000	166之中30	53
美	1904	442,402		40
澳 洲	1904	441,070	75之中23	3
英	1906	342,196	676之中43	4
纽 芳 兰	1902	311,844	80之中66	0

①コムツ将军，日文译音词，即哥美斯将军，古巴人。十九世纪末，积极参加领导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争取古巴完全独立的斗争。在十年（1868—1878）战争中，率领古巴起义军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殖民势力；在1895—1897年的起义中，在古巴革命党的领导下，率解放军英勇奋战，迫使西班牙当局承认古巴自治。此时，又领导古巴人民投入反对美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故报纸有此报导。

意	1904	301,525	508之中32	92
荷	1905	65,743	100之中18	12
瑞 士	1906	64,384	167之中2	5
丹	1903	55,479	114之中16	24
俄	1904	36,900	—	—
瑞 典	1905	30,000	23之中14	33
塞耳维亚	1905	30,000	13之中0	—
那 威	1903	24,774	114之中5	17
西	1905	15,000	341之中0	12
布加利亚	1900	10,000	189之中0	9
芬 兰	1904	10,000	12之中0	2
亚耳然丁	1903	5,000	120之中0	2
国民〔名〕	年 度	社会主义者数	下议院议员数	机关新闻数
卢森堡	1903	4,000	45之中5	—
加拿大	1905	1,867	214之中0	1
(合计)		7,601,384	5,718之中405	638(内日报77)

又ブリス氏谓社会主义者被选为下院议员，次期改选时，半皆落选，而归于失败云云。观《哲学要领》后编第一章至第八章，即分论一、物心二元论，二、唯物唯心论，三、非物非心论，四、无物无心论，五、唯心无物论是也。六时，至田端铁道侧高处闲步良久，由田野间而返。见禾黍满畦，宛然乡景(黍、茎、叶、穗与稻

同，惟粒如高粱)。七时，回。

二十六日 阴

观《哲学要编〔领〕》第六至第十二章，分论有物、有心、物心同体，而终以结论。综观后编，皆论性质上哲学论理之发达关系，详细分类而列举之。其首章列有一表，与前二十二日所录之学派表小异，即一元论之系中另加入唯神论、唯理论二者是也。余以己意更就其论理发达之次序而作一图如下：

(一)物心异体论 即物心二元论 (二)唯物论——

(三)唯理论 即非物非心 (四)惟觉论——

(六)〔五〕唯心论—— (七)〔六〕物心同体论

大抵人智未发之时，只知有物而不知有心，次而起有物、有心之思想，然以物、心为余异其体者，故谓之物心异体论。此为伦理发达之礼〔初〕级。次唱物外无心、亦无神，为唯物论。次于物、心之外立理体，为唯理论。次唱无物、无心、亦无神，惟有惑〔感〕觉，为唯觉论，亦曰虚无论。次唱心外无物、亦无神者，为唯心论。次唱物、心二元同体，不离于物、心之中立理体者，为物心同体论，而论理之发达终结矣。此外尚有于物、心之外立有意、有作之神体者，为唯神论；及立物、心、神三体者，为三元论，此编皆不详论也。下一时，乘汽车至上野，遂至中国书林购得小说十余种。三时，至匡云官寓，取前所残〔存〕《法政粹编》。四时，至青山屋取书数种。时余所定作书柜已至，余即以不即读之书入之。五时讫。遂取近道往目白乘汽车，六时半时发车，七时回院。

二十七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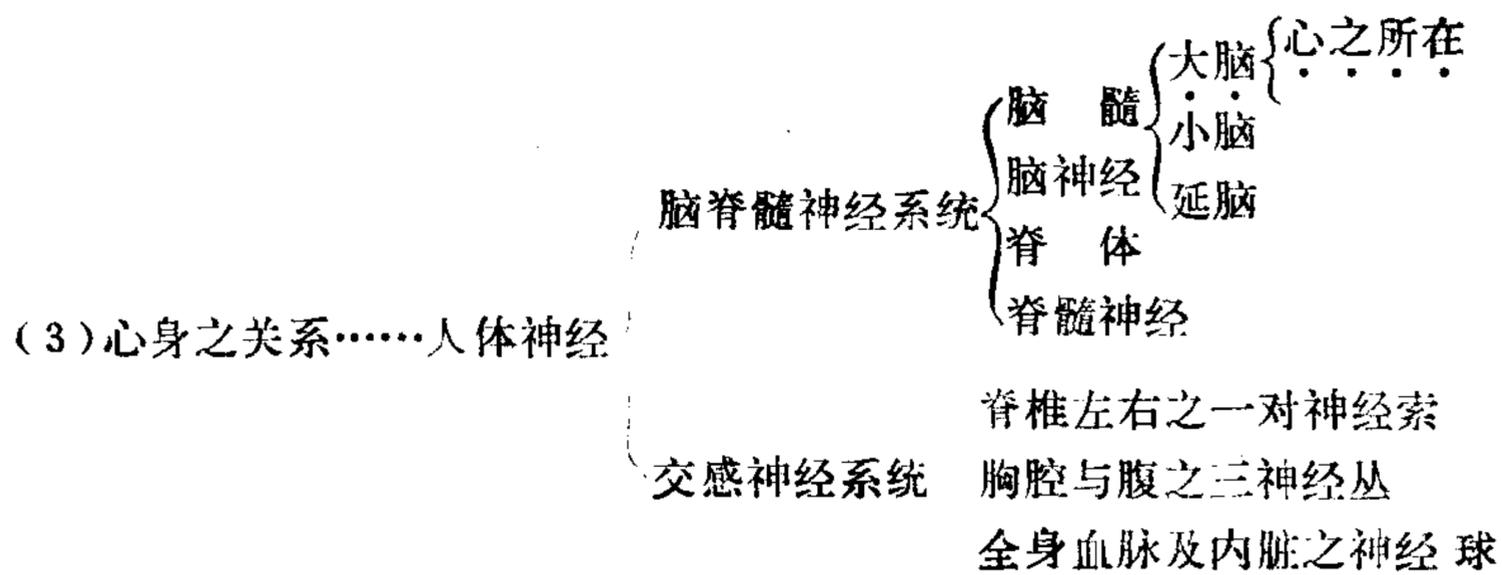
是日上午右肩稍痛，心甚不适。下午稍愈，乃观小说，为《马丁休脱侦探案》二册及《新蝶梦》一册。《新蝶梦》设为意大利一伯爵观破世间一切富贵、功名、乐利、尊荣，足令人发深省也。写一片致李和生，告以入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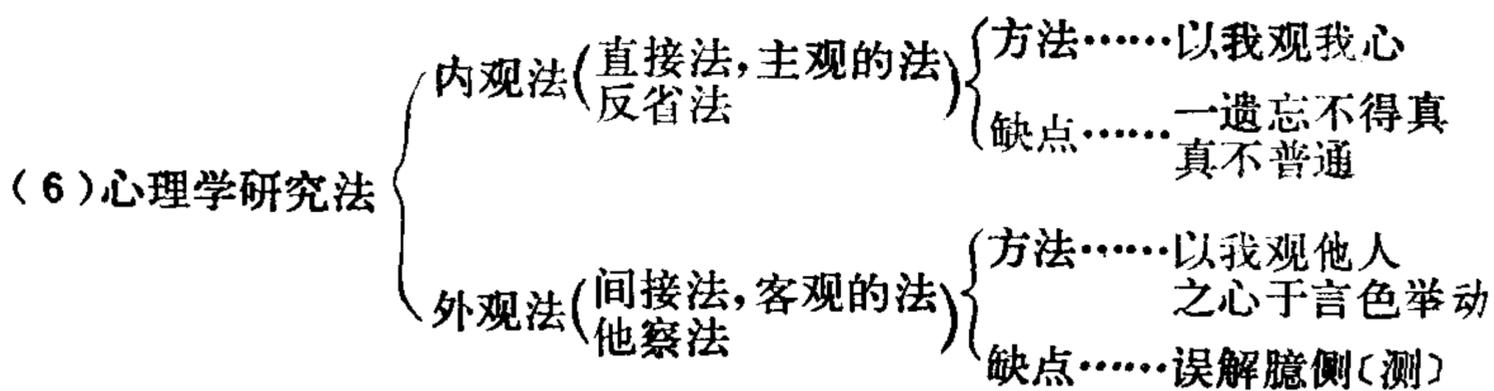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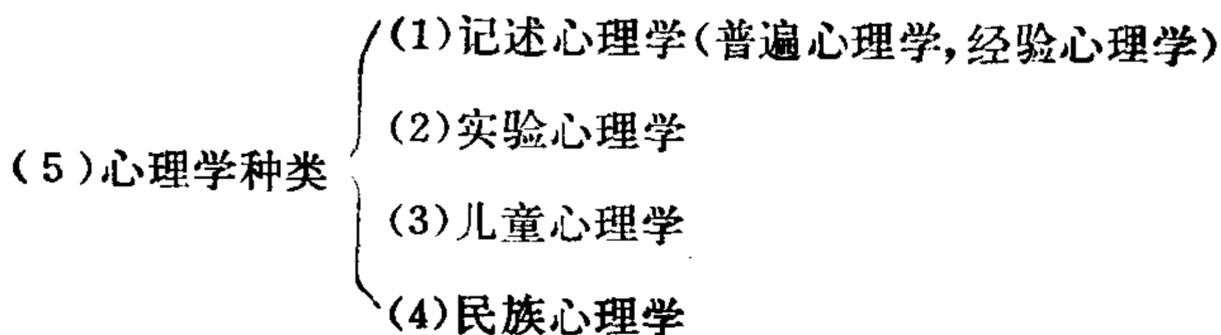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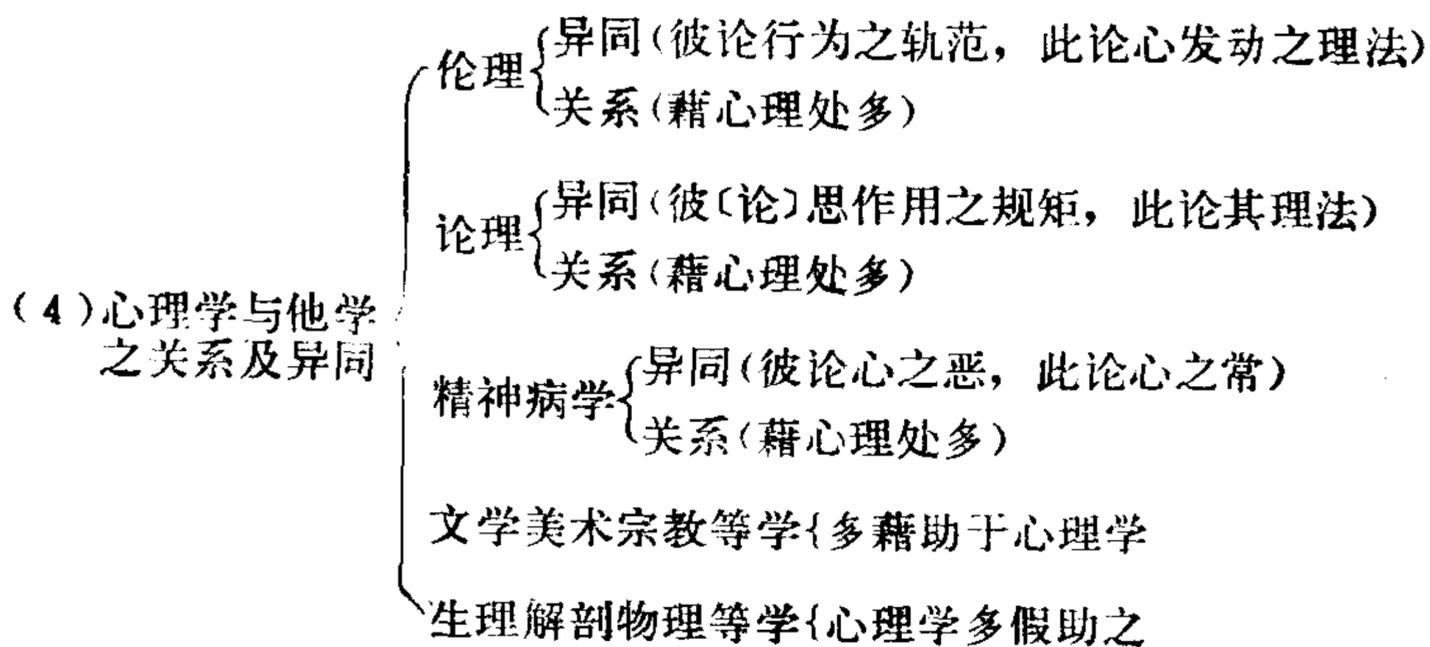
二十八日 晴

竟日无聊，观小说《卒业车中毒针》、《黑行星》二册。又观服部氏《心理学讲义》；此书前已阅之，今复细读也。时续终提要及第一篇之一、二、三章，撮其要作表以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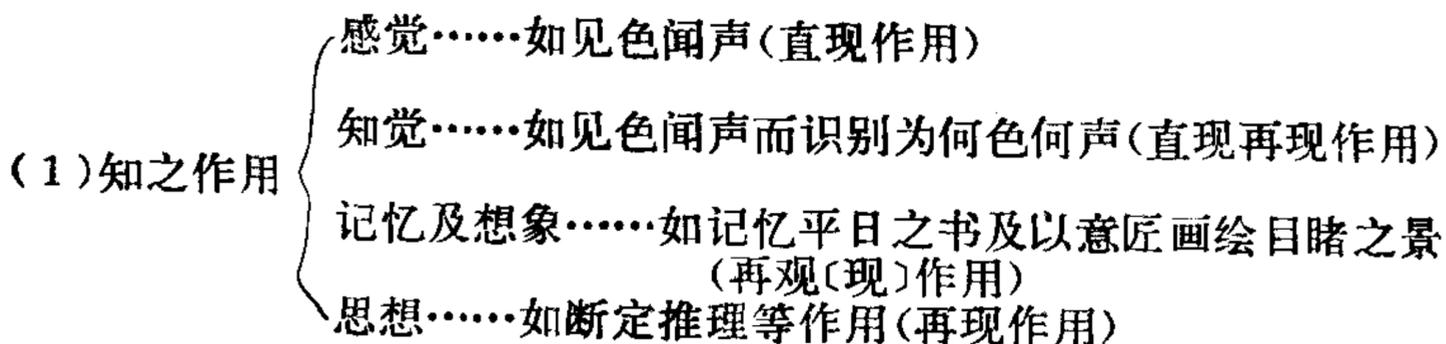
(1) 心理学释义 {就以〔心〕之发动作用考求其理法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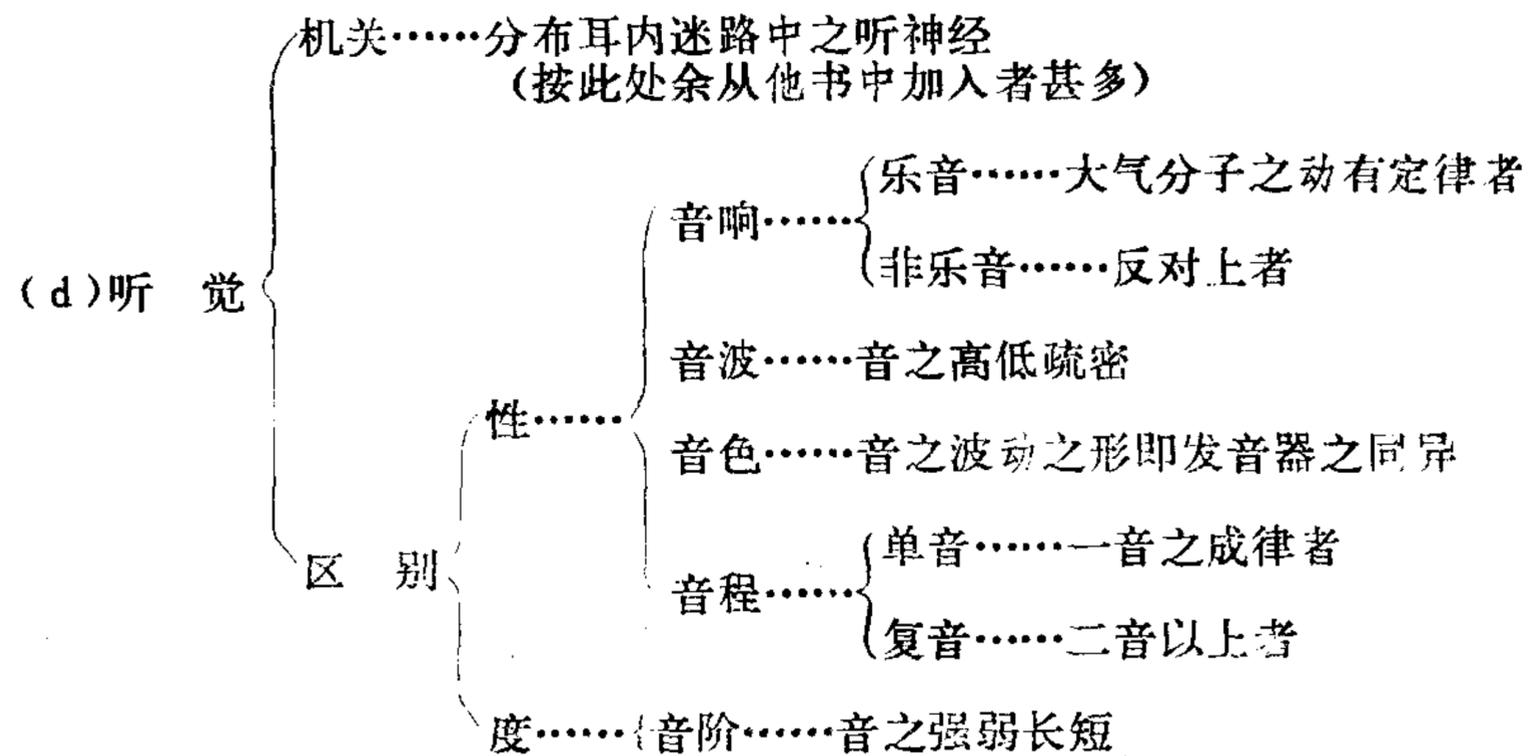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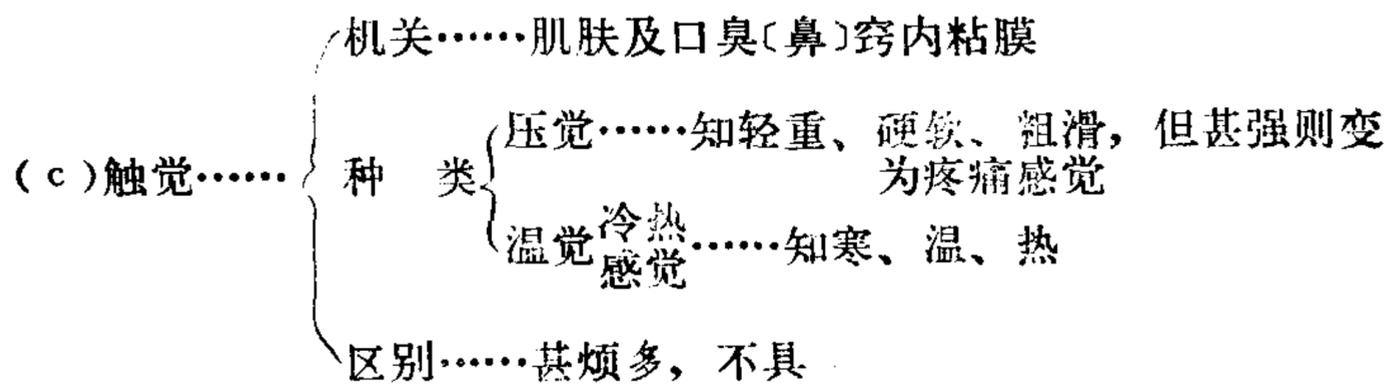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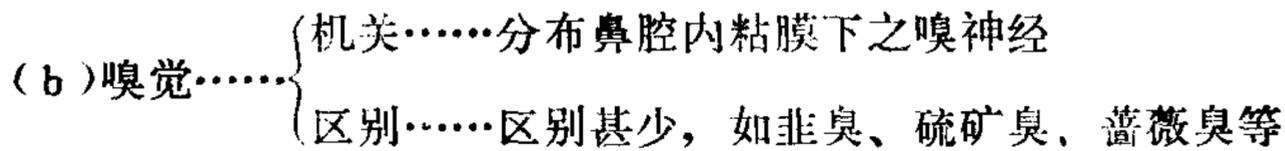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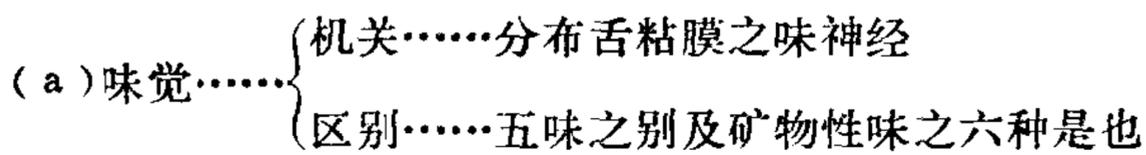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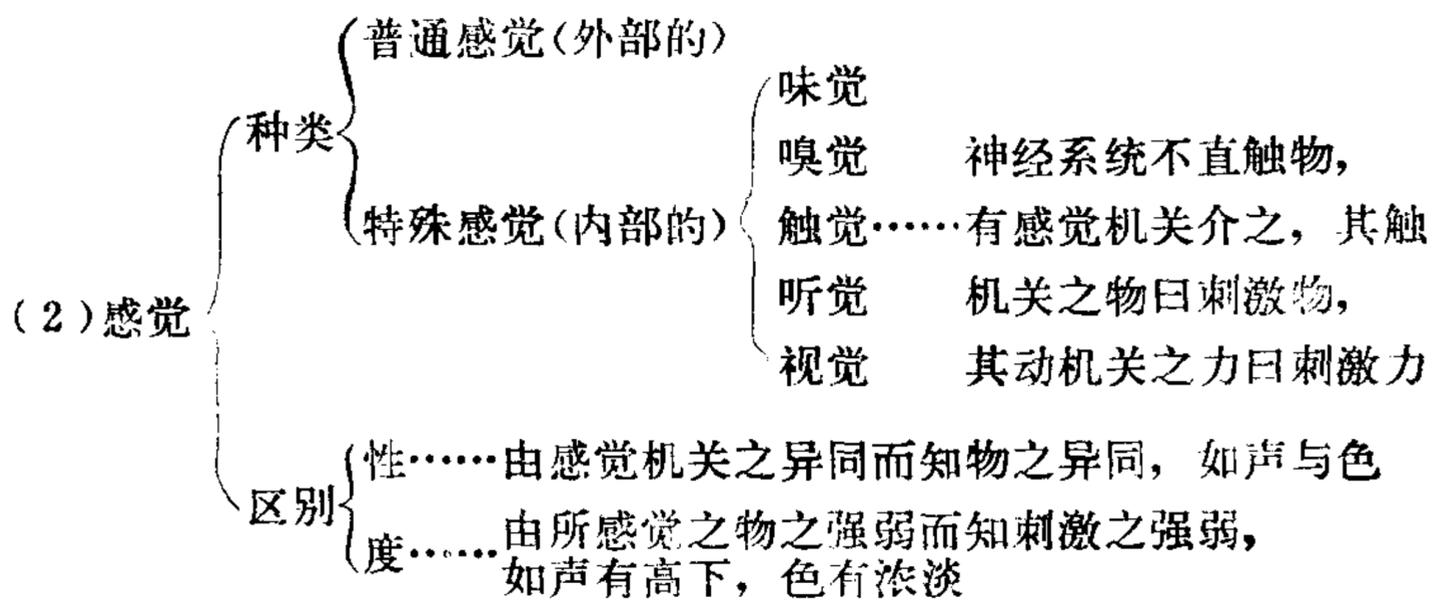
(2) 心之发动 { 知识(知)..... } 所动的
 { 情感(情)..... }
 { 意志(意)..... } 能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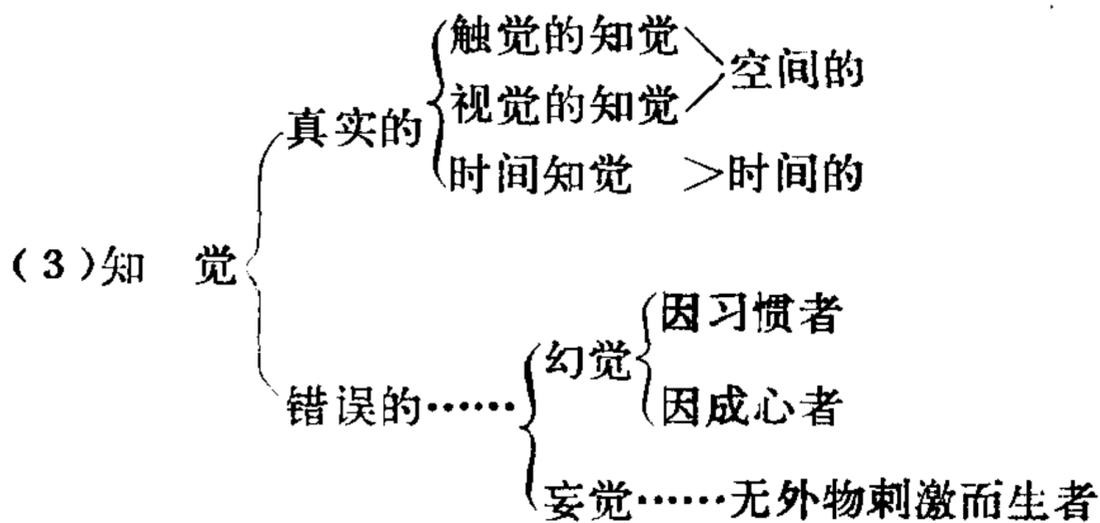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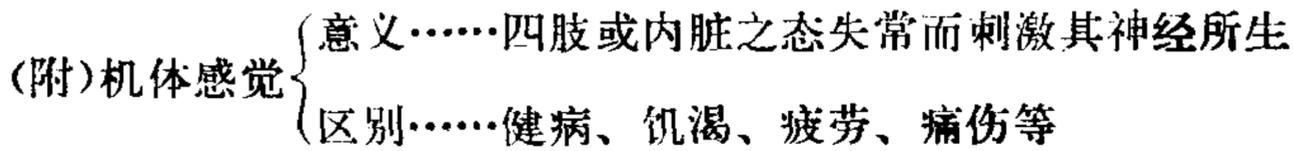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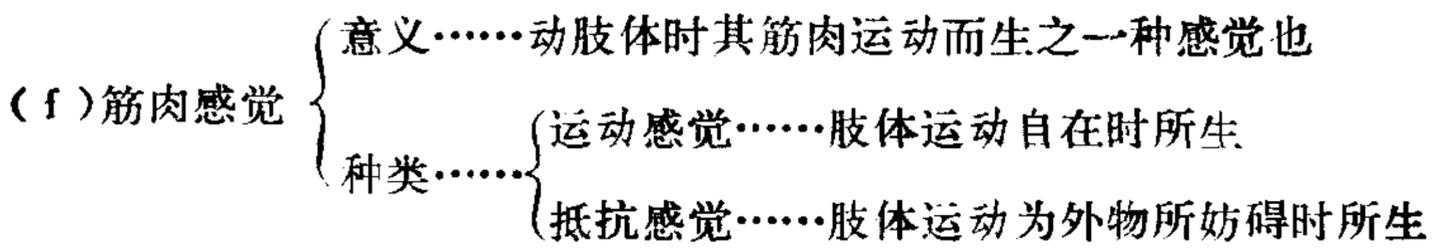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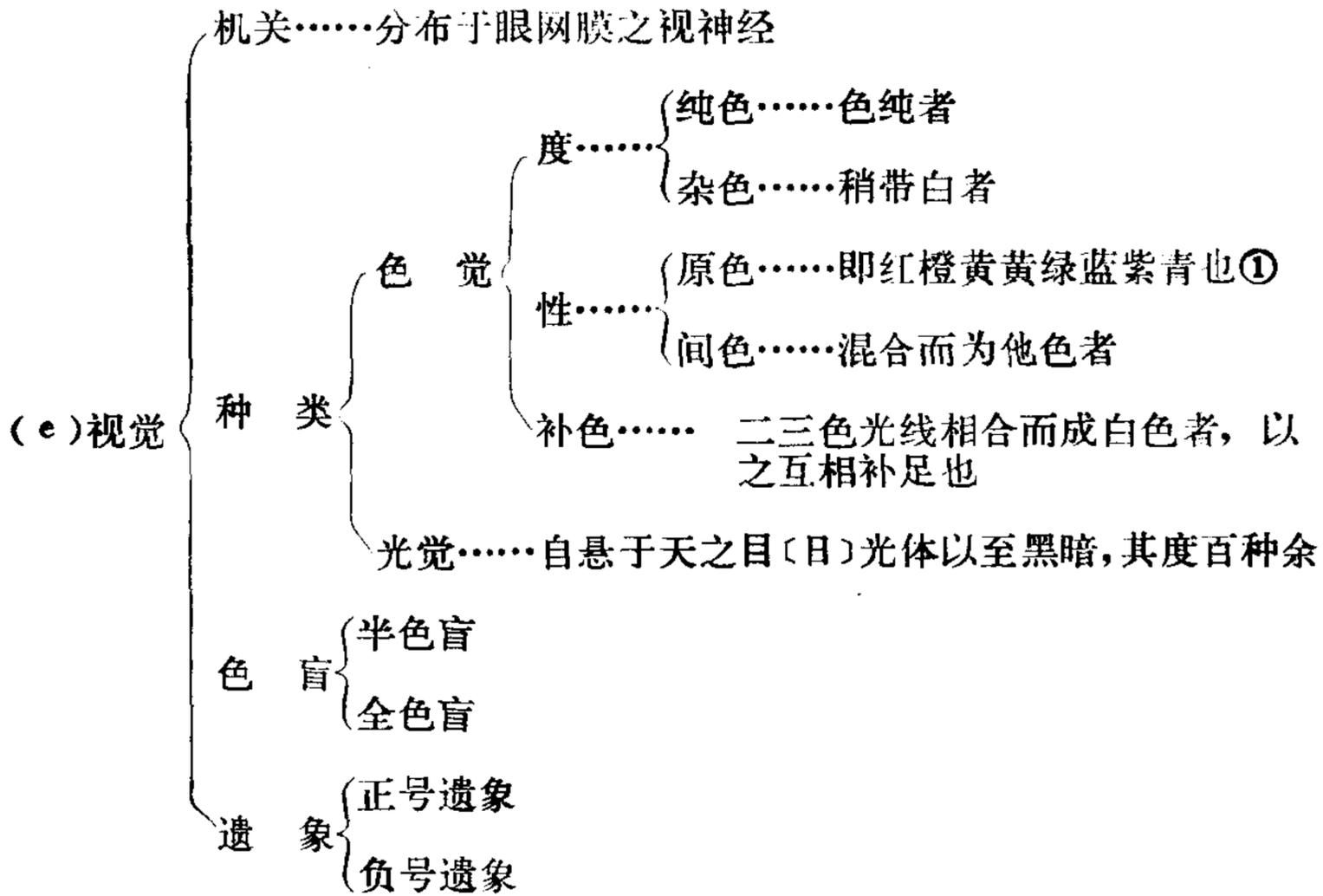
以上提要





(又按: 听觉中音波当表入于度之中, 余误入于性之中者)

(此表中余以己意加入数处)



① 此处衍一“黄”字。

(a) 空间的知觉 { 触觉
肌肉感觉 { 运动 } 空间性相 { 位置知觉……距离、方向
视觉 { 抵抗 } { 形状知觉……宽、长、高

(b) 时间的知觉 { 听觉
各种感觉 } 时间的形式……时间知觉…… 古往今来之谓，又心之作用，一去一来之谓

(4) 观念再现作用 { 记忆 { 天然的
人力的(经验的)

想象 { 实想 { 作用 { 再现旧观念
作成新观念

目的 { 受动的……想象以外物为基而构成者
自动的……由我自定之而构成者

方法 { 伴知的……如学理的研究收得知识之作用
伴情的……如母爱子则想其将来富贵功名
伴意的……心识的模仿作用

理想……逸出于经验者

(5) 观念再现由来 { 印入 { 印入于心之深浅 { (受动的) { 刺激……由于刺激之强弱

(自动的) { 经验……由于经验之多少
注意(兴味)……由于视兴味之多少而注意与否
精力……由于精力之强弱

联络 { 观念有无联络 { (理论的) { 类似……众观念有类似者则相联络

(器械的) { 偏全……因全体与一部关系而联络
接近……因所经之时、地、人、物、事相近而联络

二十九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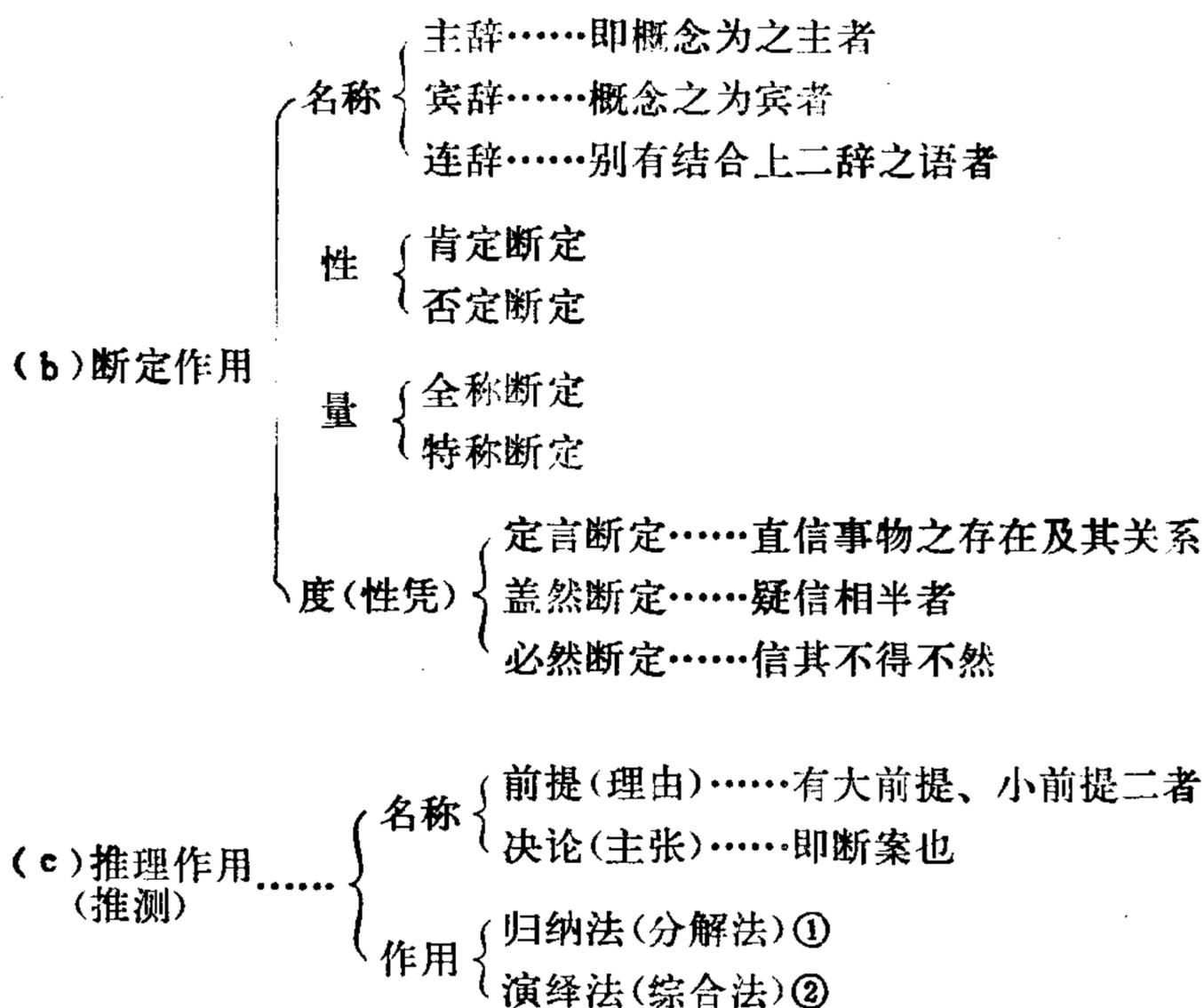
是日身心觉稍舒。观小说之《新法螺〔螺〕》、《彼得警长》、《美人状》、《女魔〔魔〕力》共五册。下午觉稍倦。晚餐后，至院后小山上晚眺，良久，归。展《阳明集》，读其诗，玩吟不忍舍。时缺月初升，明照窗际，心甚乐之。

三十日 晴

观小说《小公子》二册。是书英国一侯爵家庭间事，其老侯暴戾乖张，残忍刻薄，无人理。其孙方七岁，素受母教，性活泼慈善，天真烂漫，宛如成人，日日与其祖居，祖遂为所化，终使一家成春风和气之象。盖家庭教育之功，实不小也。观《心理学》，书续前之第一篇之四章，其要如左表：

(6) 思想…… { 概念作用……即作普通抽象观念之作用
断定作用……即结合二概念以成意义完备之句
推理作用……即结合二个断定以上而抽出其所含蓄之事理，以作新断定之作用。

(a) 概念作用 { 层次 { 比较……比较一类
抽象……弃异存同之作用
概括……综通行性相以成观念之作用
性质 { 名称 { 外延……指示事物
内容……示事物之普通性相
位分 { 高下……如动物为生物之下位，反之则上位
同位……如动物与植物为同



三十一日 晴

观小说《包探案》，颇解无聊之苦。副院长小久保氏来诊察余，
 讫，与余闲谈及日本文学。小久保氏言日本文学中之一种，即我
 国词章之类，共分四种：诗(即汉诗)、歌(和歌)、俳句(十七字)、
 新体诗，其外尚有流俗品之数种，近来各种之专门名家皆不乏人
 云(彼曾举人名，余忘之)。

九 月

一 日 阴

写致刘瑶臣、胡幻庵信，略云：不可倚赖人太重，希望事太急，

①、②原文如此，待考究。

须以谨慎镇静谋天下事。对于团体，则谋蓄养其潜势力；对于个人，则谋预备其真本事。又：处人涉世之道，交人用人之方，亦须细心。学绝道丧，人心日坏，争名夺利，无所不至。我既入世，则不得不俯就曲从，学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之法，尤不可以言貌及名誉取人，须观其品行，察其心术。故知人之明识及待人之善法，均不可不留心也。总之，只以求其于我心之良知无愧，于我志之大事无损，则得矣云云。下午，与邱佩珍及看护妇等为投球盘戏，一种消遣时光而不用脑力之戏也。夜，阅新闻良久，有言墨西哥现总统テラス氏（德阿士氏）之事，为〔以〕德氏政治为墨国政治之黄金时代，墨国昔人政治纷乱，革命时起，民不聊生，自德氏为统领后（本四年一任，德氏连任二十六年），国运勃兴，殖产兴业，制度文物，皆臻极盛，皆德氏为政之功也。德氏实墨国之彼德帝、克林威尔也云云①。

二 日 雨 下午晴

在芳贺氏处谈良久②，借得《世界杂志》一册，阅之，中有西川某《箕子ノ古朝鲜ヲ李氏之朝鲜半岛ト混同スルノ误解（上）》③一篇，言古朝鲜即今盛京省等地，与现朝鲜太祖之领地全无关系。

①彼德帝，即俄皇彼得一世（1672—1725），也称彼得大帝。在位期间，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修筑道路，开凿运河，改革军制，革新政治，并建都彼得堡城，吸收西欧科学文化，国势强盛，先后击败土耳其、瑞典、波斯等国。克林威尔，即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一新贵族集团代表人物，独立派首领。1649年，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公”。曾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作战，取得胜利。②芳贺氏，日人，东京芳贺堂书店主人。③此文题目意为《把箕子的古朝鲜和李氏的朝鲜半岛混同起来的误解》。文中所言及宋氏评论，纯系是时个人论述探讨意见。

并极言韩史家之铺张失实及日本人对韩思想之误谬等。盖彼等不甚悉中、韩地理沿革，不知汉时平朝鲜未得占其南部，犹以涇水为界，涇水即今大同江，彼盖不知也。又有加藤弘之氏《无我爱即有有我爱》一篇，言利他心全由利己心而出，即世间无所谓利他，唯利己而已。又分利他心为三类：一、感情的利他。人在社会不能不事相互主义，即不能不为他人谋。然实则自己先有一种心情，己欲如此心情而后已。故虽舍生命等事，总不外满足自己之心与愉快自己之心而已。二、智略的利他。或欲人信用自己，或欲得人之利益及报答，故先与以利益。此利他固不待言而为纯然利己也。三、被教养的利他。或信宗教，以为不爱人、爱物则受神罚，反之则受赏，或受道德伦理之教育，以为不爱人、爱物则无人格，反之则有人格，是无论宗教、教育，必先人有利己心，而后可使其如是也云云。余观其言，颇有至理。余向曾对李星次、吴绍先等言为我主义，谓人世无兼爱主义，只有为我主义。为我者，兼爱之原因也；兼爱者，为我中之一种方法也。所以有宇宙，所以有世界，所以有人类，所以有社会，所以有万有，皆“为我”二字蔚成之也。若无为我，则道德、宗教、法律一切等等，皆失其所范围之的而无所用之，而宇宙、世界、人类，皆因无秩序、无标准而扰乱而绝灭矣云云，即与加藤氏之说暗合。余观毕此篇，不禁心动，拟将来必大发明之（余又曾言：为我者，与杨子之“为我”异，盖为我者毕竟不过利害之关而已。余以为计利害之时，其范围不可不放之极广，其时间不可不推之极长，其关系不可不思之极真且大，而总以我为标准，以求真为我而已。推此义也，即使世界大同可也，何爱国保种之足云）。下午，写致曹亚伯信。亚伯于今春往伦敦，数数间接承其询问，并闻英语甚进步，将入航海学校云云，余故写信问候之也。

三 日 晴

写一信致《世界杂志》社，即辨驳其《箕子之古朝鲜ヲ李氏之朝鲜半岛ト混同スルノ误解》之文，谓其不知涇水为今大同江，故以为古朝鲜当今盛京地；不知今大同江流域皆古朝鲜领土，故以古朝鲜与今韩国无关系也。九时出外，乘汽车至上野，复坐电车至神田，至一书店购得《宋学神髓》、《论理学表解》、《生理卫生学表解》、《东洋史年表》、《哲学真难》及《英文发音之误》各一册。十一时，至刘林生寓，拟有所借贷，不遇，乃至樱亭食午餐，讫。二时，至一冰店食冰，阅各新闻。有一新闻广告语中，言佛国东洋学者テーリセンドラワーリー氏论定支那人之民族，实自小亚细亚キヤルテヤ之スメル、アツカド人中迁徙而东来者^①。其论非徒臆断，乃自各学术方面研究之结果而断定者也。又一新闻中，言美国宗教中新有クリスチャンサイエンス教，亦耶稣教中之分派而出者，主张心灵之力（如病者不用医药，只依〔信〕仰之力可愈云云），与日本所谓天理教者相似，其初唱者为コデイ夫人，唱于波士顿，未之十年，其徒已有八万余，支部六百八十二之多。其会堂设于波士顿市，即奉教祖コデイ夫人云。余于不意中得此二新知识，甚觉快意。余今日出外，未克归院按时服药，心甚歉然，至是觉稍解焉。四时，至杨勉卿寓，坐片刻，遂至青山屋取书物。六时，至陈监督处领得学费十元，其案上有《时报》一份，阅之，复得一

① スメル人，日文译音词，即苏美尔人，古代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氏族部落。 ア カド人，日文译音词，即阿卡德人，又称闪族人。原居住在今叙利亚草原上，公元前三千纪起，陆续迁入两河流域，与苏美尔人融合起来。

余素日所常考究而未得要领之地理、历史上实事，即中国云南边境失地于英国之纪实也。盖庚子岁滇督派勘界委员刘万胜等与英员巴维里划定滇緬境界，刘等含糊畏缩，遂失土地甚广，今逐条录之：

- 一、以尖高山(姊妹山)脉为界，而失滇滩关外四百里地。
- 一、顺太平江(海巴江)西岸洋洗帕河至喷千、暮西一带划界，而失木邦、孟密、孟养三宣慰司及南坎、遮兰、猛谷三副宣慰司，并弃汉龙、虎踞、天马三关之险。
- 一、自盆于退至猛卡等练山，而失三百余里之地。
- 一、自洗帕河溯太平江至古里戛一带划界，而失精伦等土司及铁壁关之险。
- 一、自暮西退至南宛河之线，而失陇川、猛卯二宣慰司地四百里。
- 一、自洗帕河溯红蚌河而下划界，而失里麻宣慰司及猛弄、猛老二安抚司地一千七百里。

共约失地四千余里。又言当时有生员王佐等，谋挽救之，奔走运动，反被罪，其后滇滩关外一土把总名左孝臣者，起兵谋抗英独立，为英人所败而亡。英人得地后，皆设知事于各处，隶于仰光总督，修兵房，练新军，大有虎视之势。其土人亦常起以抗英，然时起时蹶，终无大效。闻前岁英人又索以高良共山脉为界，滇督丁氏许之^①。果尔，则腾越、龙陵一带之地均失尽矣云云。噫！回想前明时我先民开拓滇边之功，征抚三猛之策，常时则镇守以重藩，变时则征发半天下，惨澹经营，可谓已极；乃为子孙辈拱手割送，不亦可痛乎？噫噫，可恨可恨！七时，至成昌楼夕餐。

^①滇督丁氏，指当时云贵总督丁振铎。

八时，至真英一书店，见有《哲学杂志》及《东洋学艺杂志》，均不完全，彼言可配成全部，余遂嘱其配成，约以改日来购。九时，乘电车至上野。十时回院。

四 日 晴

五时半起，左肩甚疼。饭后，寄戡元臣一片，询其译书事。邮寄第三回《センチユリー字典》月赋金与伦敦タイムス社^①。阅本日《读卖新闻》，载有清廷改革官制及宣谕立宪事，有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之说。噫，人才不适于时势，亦徒焉已耳！又有记间岛独立国事，言夹皮沟（间岛内之金矿名地）一带之地，东西约三百中里，南北约六百中里，四边皆山，殆已成为独立国之势。其统领曰韩登举也，祖为山东人，以开金矿聚众为头目。适当清、俄交兵，其祖率其众与俄兵战，败之，清廷厚赏之，彼不受，而请以夹皮沟为己领地，清廷许之，于是此一带地方之行政、租税权皆握之。至登举，势益强。当日清战争时，登举兵在海城附近与日军战数次，号曰正义军。庚子岁，俄兵入满洲，登举拒之，不敌而败，乃与俄和。刻下有兵六百（余按此当作六万，彼兵实不只此数）。登举善爱抚人民，厚待四方游人旅客，治内颇有法，人民不纳租税，惟自生产物纳数分而已。以故境内宁静，盗贼绝迹，马贼亦不敢犯其境，四方来归者日益多也。其地产金、银、铁、石炭、人参、大黄、药草、兽皮，而木材为尤富，盖其具有独立国之资格已庶几矣。登举今年仅三十六岁云。夜间，李星次、田炳轩来，余骇然，询之，始知其于无意中偶然寻得者也。遂留之，坐谈良久。余嘱其切勿告与他人以此处所。九时始去。是夜，余

^①タイムス社，即《泰晤士报》社。

心中烦恼复发，寝不成寐。细思其故，盖因星次来，恐其转告他人致有多人来访余也。

五 日 晴

写一信致李星次并田炳轩，祈其切勿转告他人以余居所，无论至亲、知己，皆须守秘密之责任云云。下午，思及所致星次信似太简略并唐突，必须再详言之方可，遂复写一信，言余所以定一专诚治病之主义，而附以秘密巧诈之规条者，实有不得不然之理由，即因研究受病之原因，治病之方法，并思及对于此事所起之感情而然也云云。是日未书毕。下午受电气疗法一次。

六 日 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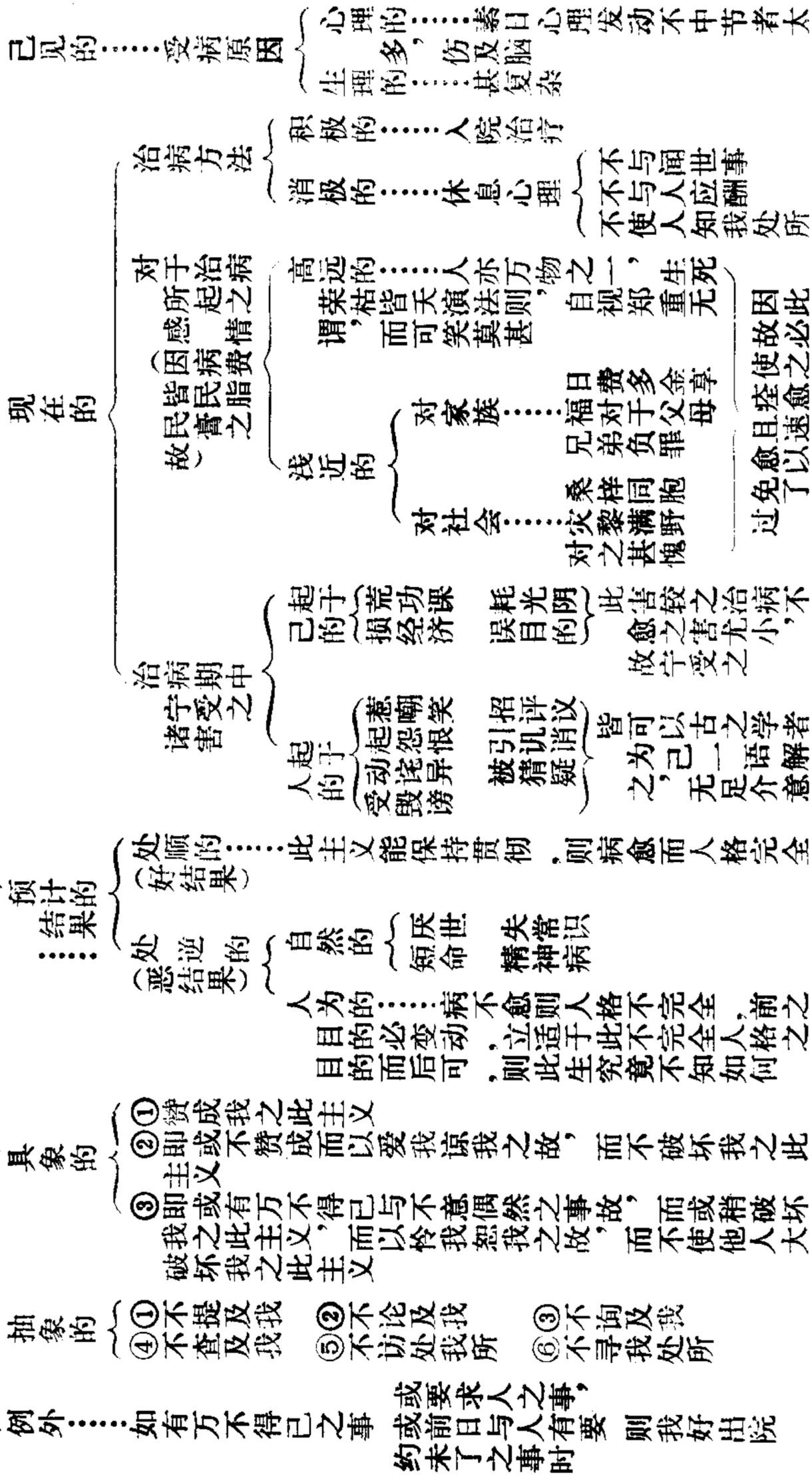
接戢元丞复函，托余以译事，并托余邀友人助之云云。又接自青山屋转寄来《革命评论》报一份^①，不知何人寄来者，拆视之，则所记皆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之论文、小说、记事，而尤注重于中国革命运动。其编辑人则题曰宫崎寅藏者也。余始悟此报为宫崎兄弟等所组织，不胜欣慰之至者久之。其中有就〔论〕支那留学生一篇，言中国革命主义之盛及留学生之不可侮，中有论及吴樾、陈天华、史坚如为国捐躯、慷慨就义之处^②，余心亦感动，

^①《革命评论》报，日文半月刊。1906年9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宫崎寅藏等主办。着重介绍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情况。共出十期。《民报》第十二、十三号曾登有该刊广告说：“此种杂志，实活跃于地球表面之革命时运所出生。”
^②吴樾（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1902年就学保定高等师范学堂。1903年在保定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支部。次年创办《直隶白话报》。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深恨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于9月24日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弹发，载泽、绍英受伤，自身亦中弹牺牲。
史坚如（1879—1900），原名文纬，广东番禺人。1899年加入兴中会。1900年，为配合郑士良惠州起义，曾以炸药轰炸两广督署，谋刺总督德寿，被捕就义。

全信内容

己所
理白之表
(即
理病诚
由之治
理)

对人
者希
望所



不觉泪下良久也。下午续写致李星次信，续言余若因破坏治病主义而病不愈，则其结果甚不堪；末附张复请其恳切劝其兄和生云云。综此信之前后共约近万言，其纲领即如前所述。今复分目按序表之于下，以备遗忘，所表皆信中之文也。〔见232页表——编者〕

此信书毕后，观本日《读卖新闻》，有记美国浮游船渠（船坞）ジューウキ一号事。该浮游去年横滨〔渡〕太平洋，过苏夷士海峡，而由地中海出大西洋，今年七月归オロシガボ。此船渠近于米国之バルチモー之スパロ〇ースポイント之メリーランド钢铁会社所建设者①，其工费百二十五弗，能容吨数二万，全体高六十呎，长五百呎，其形状恰如有底部及两侧而无盖部及两端之堰，底部为深十八呎六吋之方形タンク②，开门孔而入水于内室时，全部沉入水面下，而可入船舰于两侧之中央，然后乃排出壁门及タンク中之海水，其时则船渠仅载船舰之全部浮上于海面，而收容之船体则露出其船底于气中云云，亦可〔为〕海事上之可特书大书者矣。晚餐后，出外登山，眺望良久而回。时微雨。接刘林生函，招余至伊寓。

七 日 雨

写致宫崎寅藏信，谢其送报，并请其每月送阅一份，改日即付上报费也。阅新闻，见有记海外之中国人数一则，摘取之：

印度支那 十五万余 独占商业，为人口主要之部分。

暹 逻 二百万十万 从事实业，而无政治势力，且暹国将设排斥法。

①バルチモー，日文译音词，即巴尔的摩。

②タンク，此处为（装水、油、气体等的）大槽。

緬甸	五	万	掌握商业，大抵从云南来者多， 多与缅人结婚。
海峡殖民地	百	万	多资本，凡商业、农业、铁道运 输、矿山，皆在其手。
ベラツカ セラシール	十	万	从事锡矿。
英领婆罗洲	二	万	独占商业。
拉布安岛	一	千	劳动者，耕主，商店。
兰领印度	二	十五	万 支配耕地。
地里及苏门 答腊东岸	十	万	种胡椒业，土人酋长之赌场归其 所有。
巴拉岛	三	万五千	从事锡矿山之劳动。
西婆罗洲	三	万	皆矿工、农人、商人。

是日肩疼愈，但觉心中烦恼又起。下午，戏投球盘良久。

八 日 晴 下午阴

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编提要，未完。接李星次来函，催余速为设法救急，渠前月宿料尚未了也^①。下午，遂往神田，至陈监督处领官费二十元。三时，至刘林生寓，则林生已寻余三日未获，现已迁居，留一信告余，谓现暂在南路事务所待余。余遂至南路事务所，则又外出，不遇。五时，乃至青山居取衣物。六时返至饭田桥，则因东京市民反对电车值上，烧打暴动，遂至电车停止，乃徒步复至南路事务所晤刘林生，邀至一牛肉店食晚餐，谈良久。八时，乃雇人力车至上野。九时回院。

^①宿料，日语，住宿费。

九 日 晨微雨 寻止

阅报，有佐佐木安五郎氏《读高楠博士〈论文珠所说宿曜录中所见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中有言法国人テーリセンドテクーブリー氏所谓为支那人祖先之小亚细亚キヤルデヤ之スメル、アツカド人种与日本人最古祖先之名为スメラビツカド人种，不知有无关系。又与蒙古人所谓シマラン、バツクド相同与否尚未定，惟スメル、アツカド人若视为与支那人祖先有血统关系，则如尧舜亦当为スメル、アツカド人旁系，与日本视〔祖〕先之スクナヒコナ之同血脉，亦未可知。所以，现今日本、支那、蒙古、希腊人中之语言多相同者云。其全篇则大概谓二十八宿之名目，蒙古语与梵语相同者多，又与希腊语相同者多也（余前者另见高楠氏所言，大约谓二十八宿之名目与满洲语之二十八宿之名多同音，与蒙古语、梵语之二十八宿之名多同义云云）。九时，乘汽车至巢鸭，遂至李星次寓，交以金五元，坐谈良久。下二时，至鸡声店购得《东洋史》、《心理学》、《论理学》各一册及《虚无恬谈主义心理疗法》一册。虚无恬谈主义，发明老子之哲学者也。三时回院。写致张保元一片，告以已运送《大英百科全书》一事，及属其速汇寄书价到东也。又写一信致真英堂，属其寻集前日所定之杂志，并新加《东洋哲学》及《史学杂志》、《地理杂志》，亦属其集齐焉。观小说《侠恋记》，为日本人侦探至俄国，遇一同女子^①，心恋之，遂救之出险云云。

十 日 雨 下午止

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篇提要完，其要表于下。

^①“同”下疑脱一“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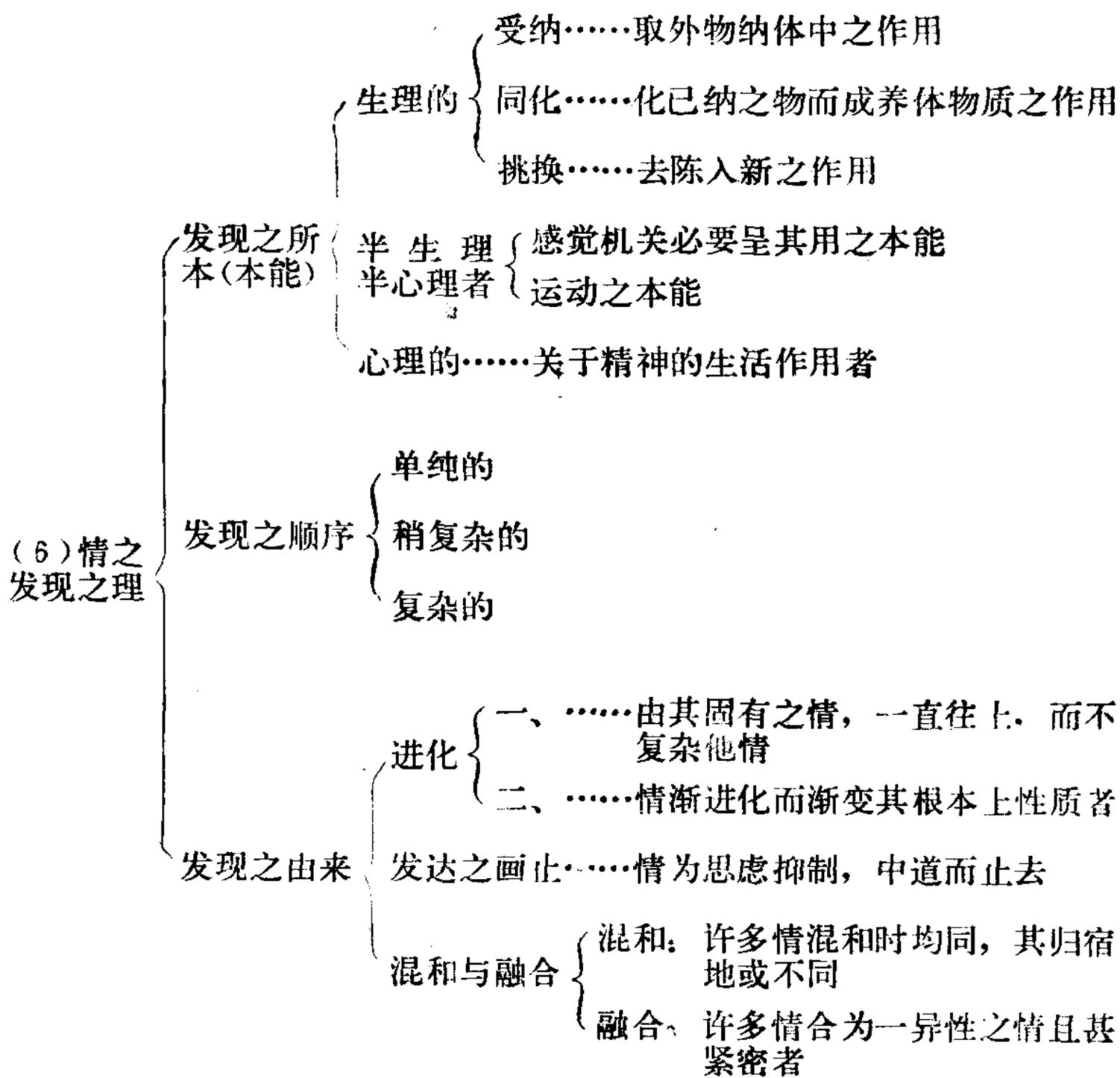
(1) 情之作用 { 性 { 苦与不快之心识状态 }但有一种情兼有苦乐二性者,如怒、悲等是也
 { 乐与快之心识状态 }
 度..... { 苦乐之强弱不同也

(2) 情与他心识状态之关系及异同 { 知 { 关系 { 相害: 情常蔽知, 故知不明
 { 相利: 有情则考究事理亦真, 又有情假助于知, 如爱国等情是
 异同.....知静情动, 知冷情热, 知性明情性暗, 二者之性相反也
 意 { 关系 { 见后意之作用第二表中
 { 异同

(3) 情与身体之关系 { 变于外 { 颜色
 { 声音
 { 举动情动于心, 则此等状态与作用均随变, 如悲则哭, 喜则笑, 快乐则颜面增光彩
 变于内 { 呼吸
 { 血行
 { 消化

(4) 情之理法 { 动用理法.....由心身运动作用之得中或过、不及而生之情也
 { 变化理法(对比理法).....变化与心之活动作用相关之而生之情也, 如苦乐由惯熟而减其力, 或苦乐由比较而增其力是也
 { 身心作用相关理法.....身体诸机关作用或心诸种作用各互相调和与否而生之情也

(5) 情之不正者 { 一、其生理的作用强弱异常者
 { 二、情之动未因大原由者
 { 三、情动时其结果甚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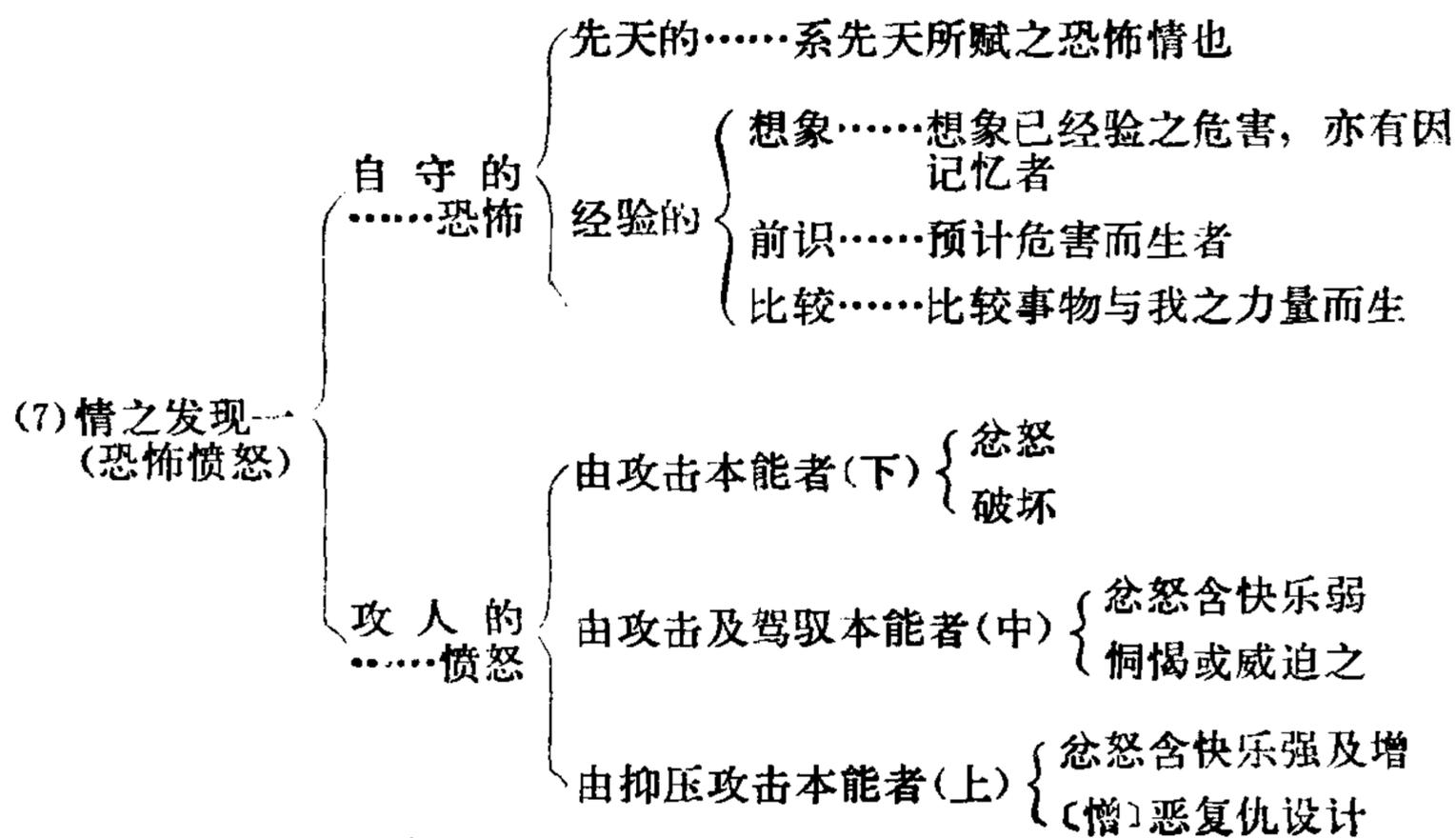


下午接李星次来一片，属余往李和生处，谓和生将归国云（星次因前曾来院，故知处所，此外皆未使人知者，所尝接人来信者，皆自青山屋转寄来者也）。观《石头记》小说（余前日在刘林生处借来者，余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①，观至第三卷而止。

^①《石头记》，即《红楼梦》，又名《金玉缘》，清曹雪芹撰。我国著名古典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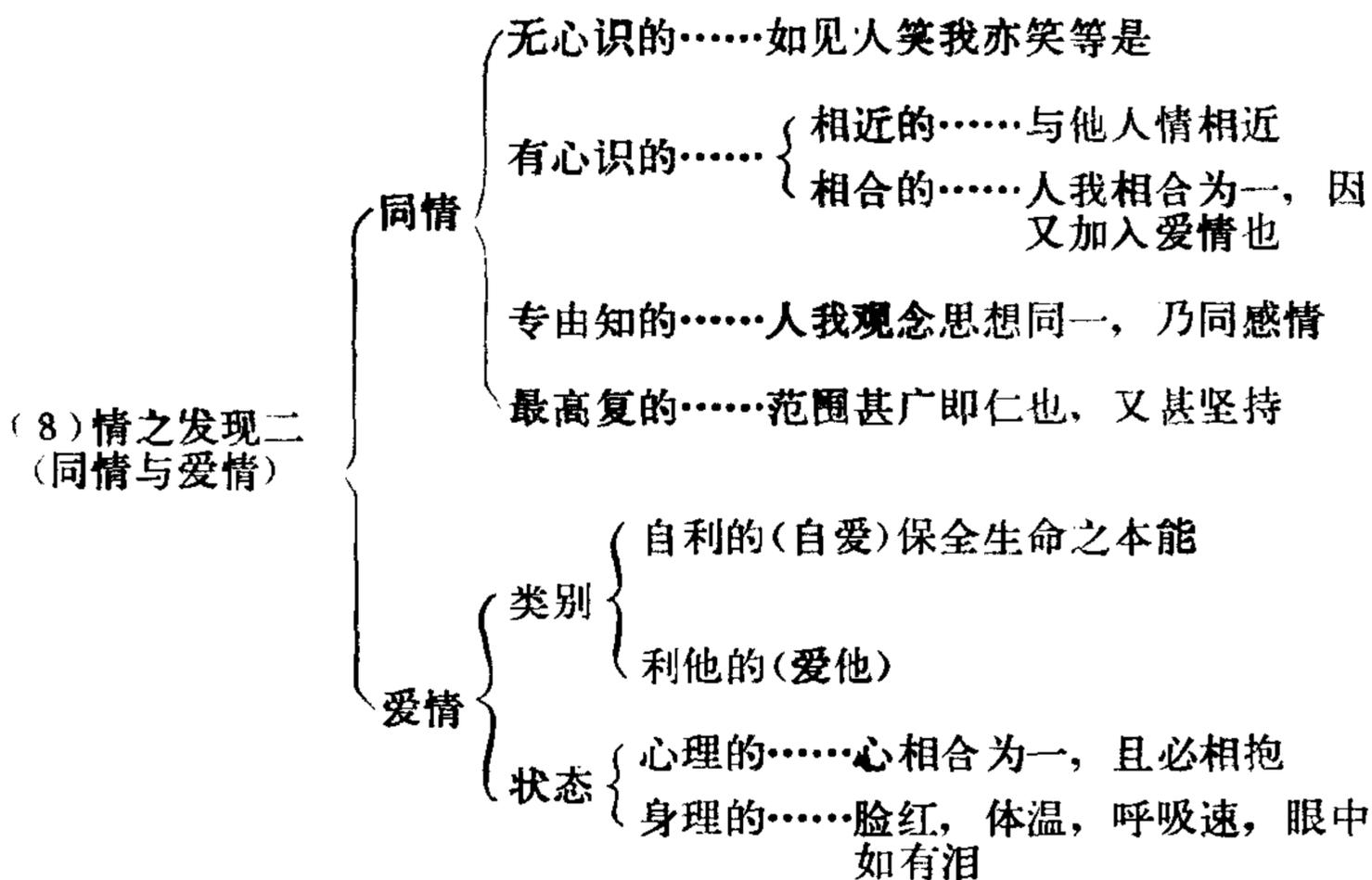
十一日 雨

写致李星次、吴绍先一信，谓和生不宜归国，彼之病甚深，若归则内地医生必不能治此身体矣，不如仍劝其治病留此为要。若以经济问题为虑，则弟愿每岁愿补助些须，此外亦未必不可通融，盖其归国问题断不可因经济问题而起者也；若果已绝望，于和生以为已无可如何则可耳，否则尚当维持之也云云。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篇第一章、第二章，列其要焉：



(附) 恐怖与愤怒发时之机体作用

- | | | |
|--------|---|--------------------|
| (一) 恐怖 | { | 一、肌肉失其伸缩力 |
| | | 二、唾液不流，舌不动，气不出入。背汗 |
| | | 三、心脏痉挛，血脉收敛，或立死 |
| (二) 愤怒 | { | 一、血管膨胀，面与体红，甚或立死 |
| | | 二、肌肉加力，举动粗暴，鼻张口闭 |
| | | 三、唾液多出而有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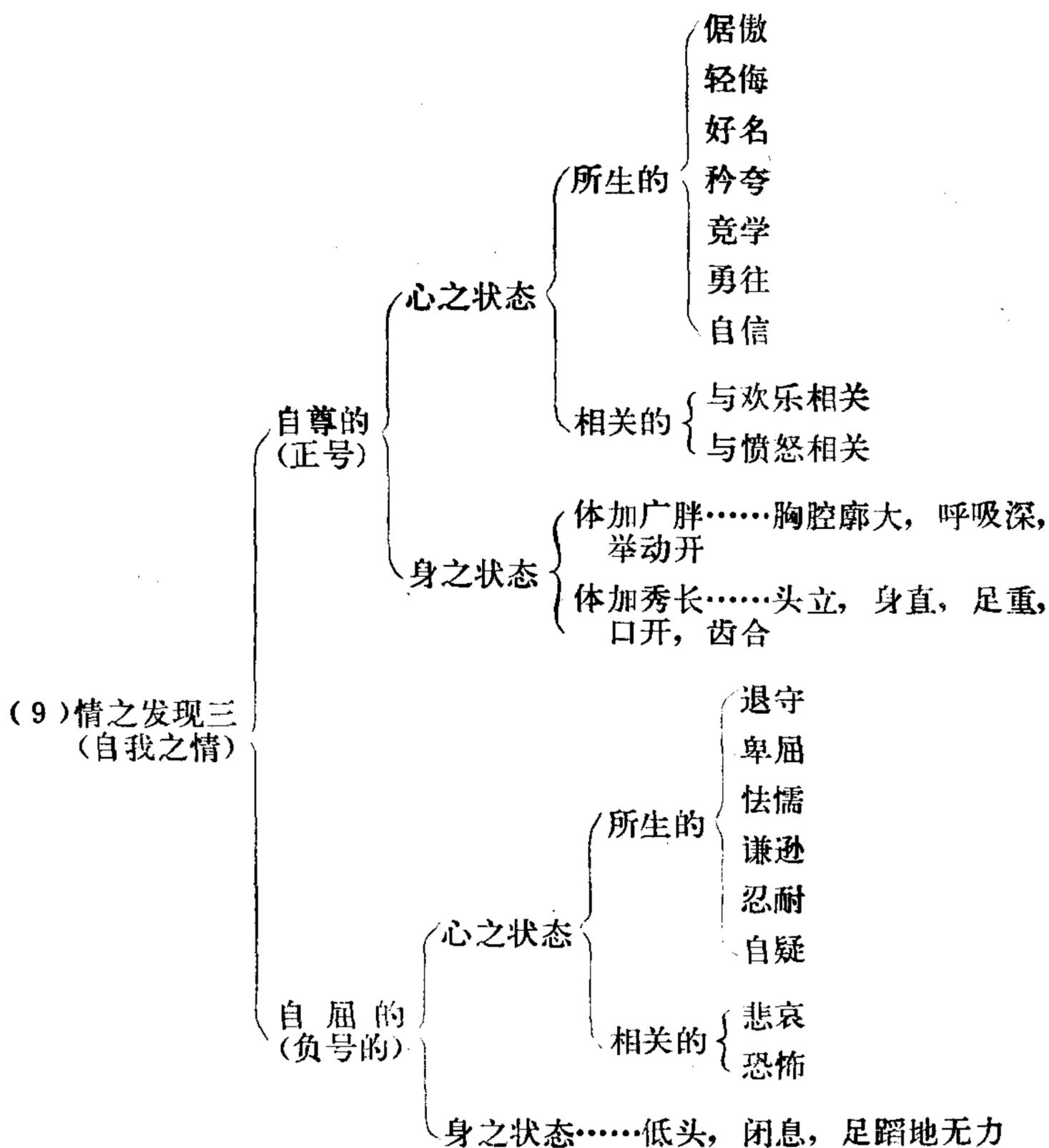


十二日 雨 天气甚寒

接张步青至西京来信，言至联队后一切情状，并劝余当少用脑以免病云云。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篇第三、四章，表其要焉〔见下页〕

下午，有同院日人岛村者，与余谈最久，言及蒙古事。彼谓日本有某书中，谓蒙古或〔成〕吉思汗^①，原为日本源氏之后^②，当日本清和天皇时^③，源赖朝之兄弟中有某者，往满洲、蒙古一带，

①成吉思汗(1162—1227)，即元太祖，名铁木真，出生于蒙古部孛儿只斤氏族。十三世纪初，完成蒙古诸部的统一，被拥戴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1206年)。1211、1215年，两次大举向金进攻，占领中都(今北京市)。1219年，发动蒙古军的第一次西征，把蒙古汗国版图扩大到中亚细亚和南俄。1226年，率兵南下攻西夏，次年病死。 ②源氏，即下文所说源赖朝兄弟中有某者，事迹不详。 ③清和天皇(858—876)，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按：蒙古族为我国北部的古老民族之一，史书早有记载。七世纪时称“蒙兀室韦”，为唐朝所属室韦诸部之一，早于日本清和天皇在位时二百余年。此处言日本某书称蒙古族为日本源氏之后，纯属伪造历史，是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



故留其后裔于其地，后遂为蒙古族云云。余闻之，亦觉有理。余记去岁在一书中，见记有吉林省某处掘出一碑记，此日曾为版图云云。盖此问题犹属疑案，俟后再当详考也。观《石头记》至十五卷，觉其中寓意指点人世好色贪淫必有恶果之处不少，其作小说之法，亦曲尽人情，但多参入神话，为足惜也。

十三日 雨，下午止

写致欧阳骏民、曹德民一信，不过寻常语，惟有劝其不必从

速出洋，宜预备日语、英语及各种普通学云云之说，及请其代寻余前岁所留于湖北书籍之说而已。下午，余思及在病院竟日无聊，虽云休息心理，然不知不觉中随观各书已用心不少，不如定一动止表，每日割稍些时间以从事于读书，不可随行假借，仍以休息心理为主也。大约每日五时半起，拭身运动（体操、散步及发音运动），七时早餐，静坐，十二时午餐，五时晚餐，六时运动，八时睡；其余时间，则每三十分间读书一次，合四时，余则皆休息或运动者也。夜，观《石头记》至第十七卷。接李和生来一信，星次亦有附片，和生则一派悲观之语，余亦怜之；星次则约余明日必至伊处一叙云。

十四日 阴

九时，往巢鸭，坐汽车而去，至李星次处，坐谈良久，知李和〔生〕已待余良久始去。午餐后，至鸡声堂购得《汉译东文轨范》一部，三时回。余思余今年内即已不能上学校，当思得一自行研究各学之方法及次序，遂拟现近中则研究心理学，次论理学，次日本地理^①，次西洋及东洋历史、地理练习，次哲学，次伦理学，次东西洋哲学史及伦理、时文、明史等，并拟定明年一年中预备英文及以上所列未尽之各学，亦不因循，亦不猛进，只随力之所能而已。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篇第四章、第五章，其要如左表：

<p>(10) 情之发现四 (异性相爱之情)</p> <p>其理义与淫大异，此甚高复者，淫字实不在其范围也</p>	}	本能的……稍高等动物由异性相求之本能，以感觉、知觉激动而生相合之动作。
		感情的……不但因本能，且加以爱情及各种之情，故甚高复，如男女相爱是，然非与好色好淫同。
		知识的……不在肉体之快乐，而纯乎理想之快乐，古来中国无之，西洋则不少

^①此下原衍“次日本地理”一句。

以上为本能发现之单纯与稍高复者。

按此后第五章即论情之简单者进而成复杂之理，以其与前所表情之发现之理相联络，故并表之于前系内。

十五日 晴

观《东文汉译轨范》^①，尚未得要领。又观《英语发音之误》，此书专论英音之理者，颇中肯綮^②。余拟每日观数页即笔录之，如译书然。是日所观亦未得要领也。阅报，有记满洲马贼事，另录之于别册。其中有叙间岛一节，云间岛兵其总员有五万。草王韩登举，今年四十有三岁。其军队皆操练精勇，有巨炮数门，粮粟山积。其都城在花树林子，约当吉林府南三十里云。夜观《石头记》第十八卷。

十六日 晴

九时，至李星次寓，晤得李和卿、吴绍先，谈及和卿归国事。余劝其不必作速归之计，且待二月以治病云。下午二时回，受电气疗法一次，自是每间日一次以为例。余欲再定每日动止表以节制身心，思索良久，未成而罢。夜，观《石头记》第十九卷。

十七日 阴

九时，将往早稻田，适接黄庆午来一片，言已于昨十一日回东^③，欲一见余。余遂乘车往神田。十时，至一书店购得《台湾郑

^①此处《东文汉译轨范》，与十四日所记有异。 ^②肯綮，语出《庄子·养生主》，意为筋骨结合处。后用以比喻要害、最重要的地方。 ^③黄兴于1905年冬潜回国内，并变名张守正，赴桂林游说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不成，于1906年春转赴梧州、龙州、河内至新加坡，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和筹款。同年秋，经香港、上海等地，于9月11日返抵东京。

氏纪事》一册，参考日、支两国诸书，纪郑氏始末颇详；《泰东格物学》，专注释汉字意义，与《说文解字》略同，其间多以日本之事物为据，而解释造字原义者；《佛领印度支那》一册，纪越南之情事颇详。十一时，至真英堂，询知所定购各杂志尚未得。十二时，至黄庆午寓，相见甚喜。余欲问其别后一切情形，以坐客中有外人遂止。闲谈良久，留午餐。下二时，至早稻田青山屋取书物，五时回院。

十八日 雨

是日，余心中烦恼不觉又起，似怒非怒，似恨非恨。阅报半日，录其关于地理、物产者。下午，岛村来^①，以读《左传》之疑难问余；余为解明之，然心实不欲也。

十九日 晴

烦恼更甚，似又愤懑，甚难过。下午，忽思前见报中有湖北图书发行所各书而余欲购之者，乃写信寄去，询其可否由邮便寄来。晚餐〔后〕，出院后山上晚眺良久。将归时，忽遇见去岁余所识之永井得子。问其何来？则云游玩而来此者，且云将往米国去云云。余见其衣服容貌均与前较华美，想或已走坏路亦未可知也。时已晚，余便即回院。观《石头记》至第二十一卷，觉除写恋爱嫉妒之情外，无他文字，甚觉其平云云。

二十日 晴

九时，坐车往芝区，访戢元臣。下午，至新滨町，良久始访

^①岛村，日人，宋教仁住院时病友。

得春月馆，则元臣已外出。余留一信，谓译事可承允，价即照旧亦可，即寄稿可也。十二时，订购《满洲地志》一部，约其日内送至。又至嵩山堂，购得《杜工部诗集》及《真山民》一部。下一时，至成昌楼午餐。二时，至真英堂，其主人告余前所订购各杂志均齐搜至去年止，惟中欠数册，后日亦搜齐，总约百余册（一年分者钉成一册），即百余年者也。余甚喜。但询其价，则共计须四十余元。余觉太多，然不能退之，遂告其将书暂置伊处，俟余退病院后再取，书价则先付清，惟略待日期而已。彼允之。余之意盖将以译书得金后分数回交之，免现时仓猝困难也。三时，至《东洋学艺》杂志社订购该杂志本年全年一份。四时，至陈监督处领冬季学费。五时，至会馆借得《人谱》及《三国疆域志》各一册。六时，至上野。八时回院，始服药食晚餐。十时，始就寝。

二十一日 阴

早餐后雨。独自无聊，乃取《真山民诗集》吟咏良久，又开《杜工部诗集》读之，一时感慨丛集。忆及余十六七岁在家时，常效作诗，曾于一夜得一联云：“月来窗纸薄，露下客衣单”。又在县中读书时，登城晚眺，亦作成一诗，犹记其中四句云：“晚烟绿隐临江树，早稻黄催负郭田。楼阁参差余落日，关河萧索咽残蝉”。念及此数句，令人生乡国之感。最足奇者，中有一句，几为余今年入早稻田大学之讖，亦云异矣。下午，与岛村氏谈良久。其人较诚实，但总不免有自负（对于己国）之意，余甚愤。良久，看护妇长对余言：“君之病因得母色欲亦占一分子乎？”余云：“否，余已二、三年间未曾染此也。”彼曰：“然则色情思想亦当有之，此亦或能成病因。”余曰：“诚如所言也，人亦孰能免此哉！但能把持之耳。”彼曰：“与其勉强把持或成病因，则不如偶一为之，犹能使心内淡泊

也。”余姑应之，然余思究竟果如所言耶，固尚未定之问题也。夜，丸善店送《满洲地志》来，付金五元而去。

二十二日 雨

《革命评论》第二号送来。余观之，以为其议论固多壮烈慷慨之词，但于发挥真理上须再加切实之言方可。自作一记事总簿，凡余之笔记抄录之事之纲领皆记之于此。是时即以余所思，自下次始，改良日记法记于首云。日记每日须分三类写之：一、动止。又别为二：甲、为己之行为动作；乙、对人之言语、交际、应酬。皆须直书无隐，并自省其善恶是非。二、学问。凡读书、阅报或听闻人言而有关于学问之参考者，皆书之。三、思想。凡读书偶有所得之新义，或与人谈论而有新发明之道理，皆记之。次则余所以为当存记之簿记以备遗忘者：一、拟作之事，分为远期、近期二者；二〔一〕、拟购之书，亦分为切要、不切要二者；一、拟为之学，并其次序；一、记友人或会社、学校处所；一、小说库（余欲作小说，须备材料），分为主观、客观二者；一、抄录杂事，分为地理、物产、矿产、会党四者，而地理中又分丛录、片片录。下午，寄《革命评论》报费于该社。五时，接真英堂来函，告余以各杂志册数并价值共四十九元。时岛村氏在余室，余询以价值贵否？彼言甚贵，当可再求其减价云。余遂拟书一日文信，索其减让。夜，雨止。

二十三日 大雨

阅报，有佐佐木安五郎《高楠博士ノ〈文珠所说宿曜录见ユル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ノ名目ニ就テ>ヲ读ム》一篇^①，中所言有日

^①此篇即前《读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

本语与蒙古语相同处，如ミソ(味噌)，蒙古亦曰ミソ(即中国之酱也)；マガ(不吉)，蒙古亦曰マガ(灾殃)等是。又日本与希腊语有百五十、与希伯来语有二百之相同处，但谁为主宾，则犹不知耳。又言二十八宿之外有十二宫者，其名目虽亦当有自蒙古语、梵语中可解释者，盖其名目之发现在二十八宿确定以前之混沌时代，最初犹各目〔自〕单立，后乃分之于二十八宿之外圈者也。其与二十八宿同时发现者则为七曜。七曜中之五曜(除日、月外)之名目俱与二十八宿ノ名目同存于西藏、满洲、蒙古语中^①，且以汉籍证之，尤多确当。《周礼·大宗伯》日月星辰注云：“星谓五纬。”其疏又云：“五纬即五星，言二十八宿随天左转为经，五星右旋为纬。”此五星即水、火、木、金、土之五星也。合经纬计之为三十三星，与クイテイリーヤ神话书之神话所谓三十三星者，正相同也(高楠氏所说，与此稍异)云云。下午，书一日文信与真英堂，索其减价，并言以自号文明国之国民而欺外人，殊失体面，若能减价固好，若不能减价，吾亦买购不悔云云。接黄庆午一信，约余二十五日之夜往伊寓谈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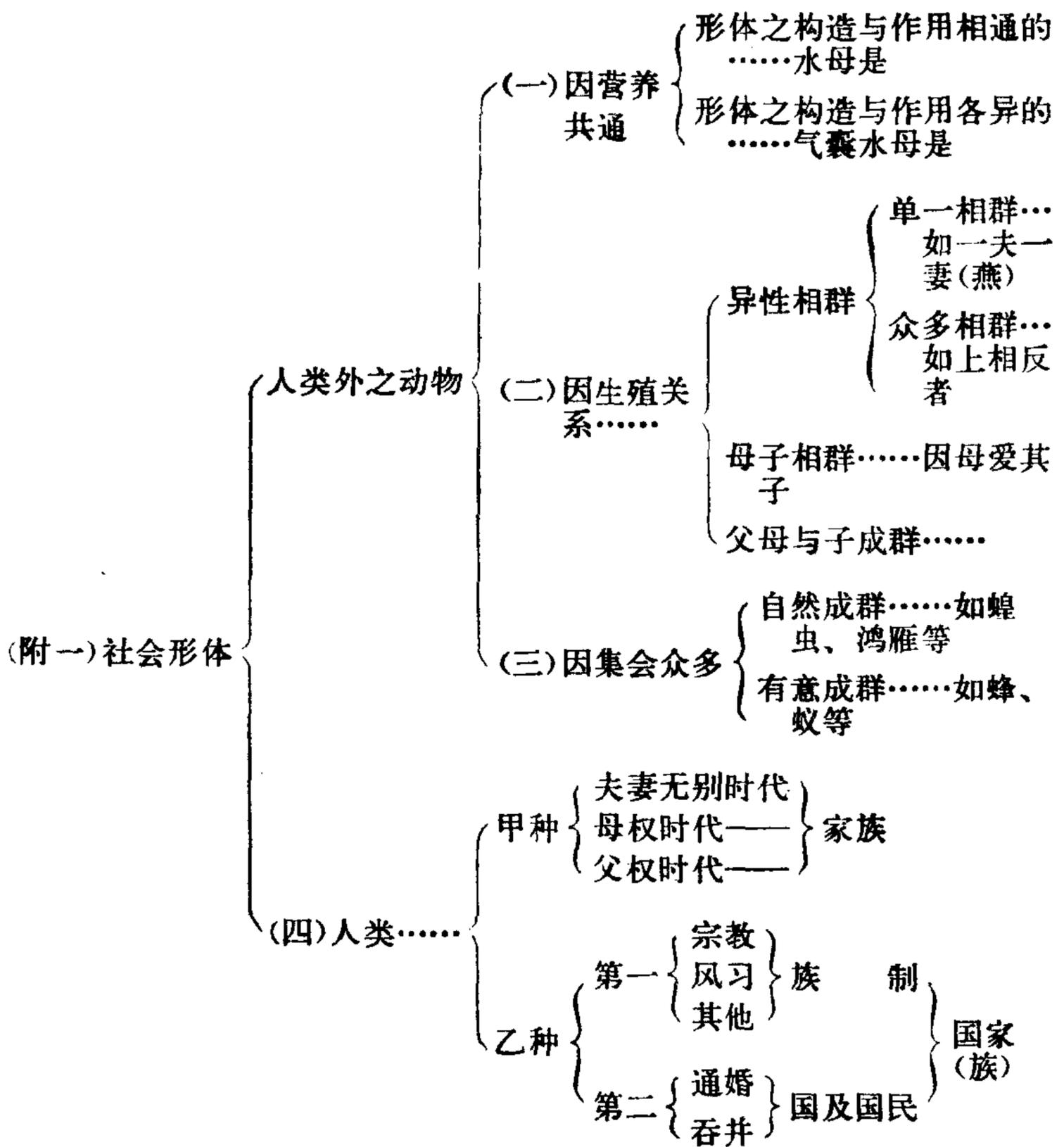
二十四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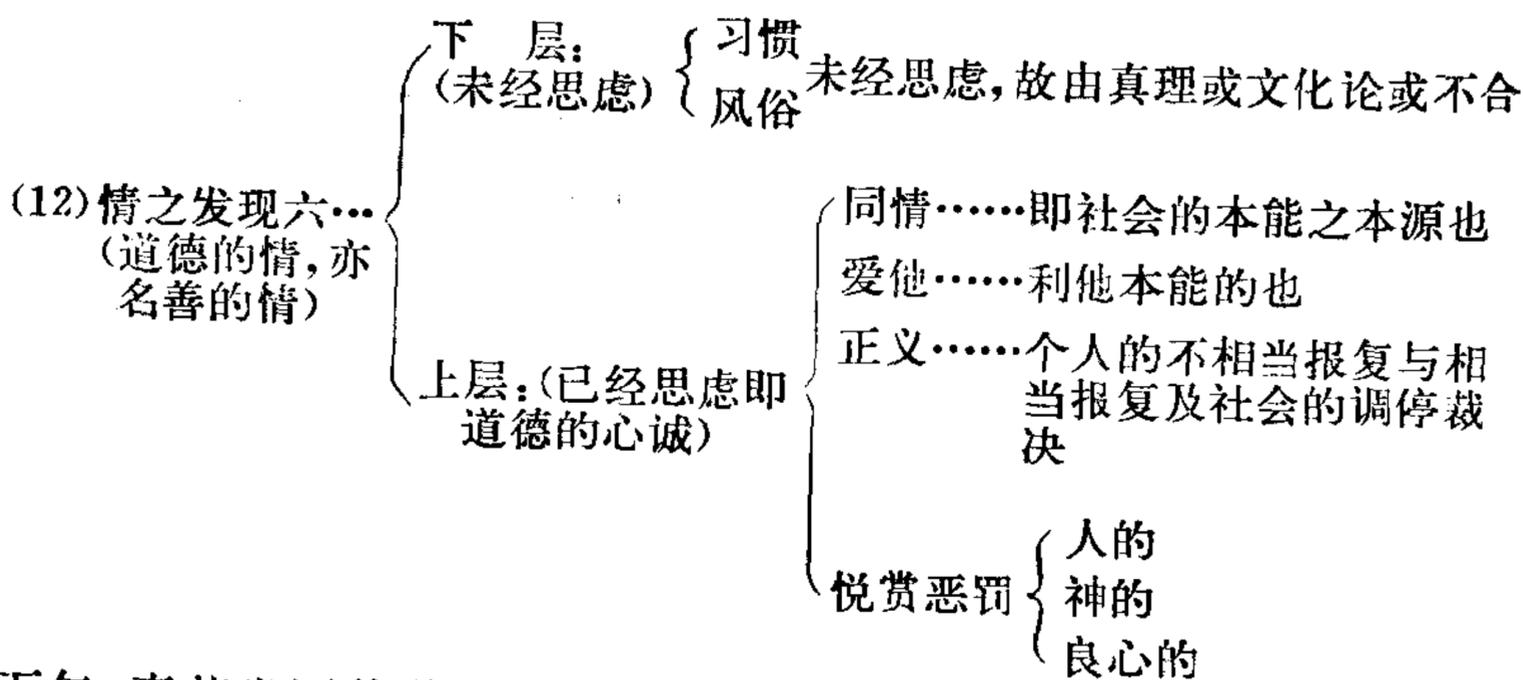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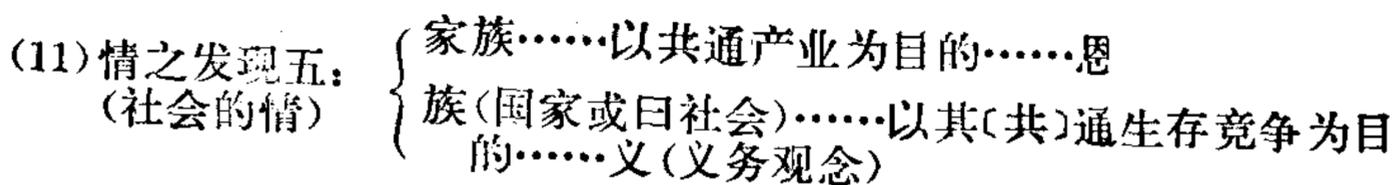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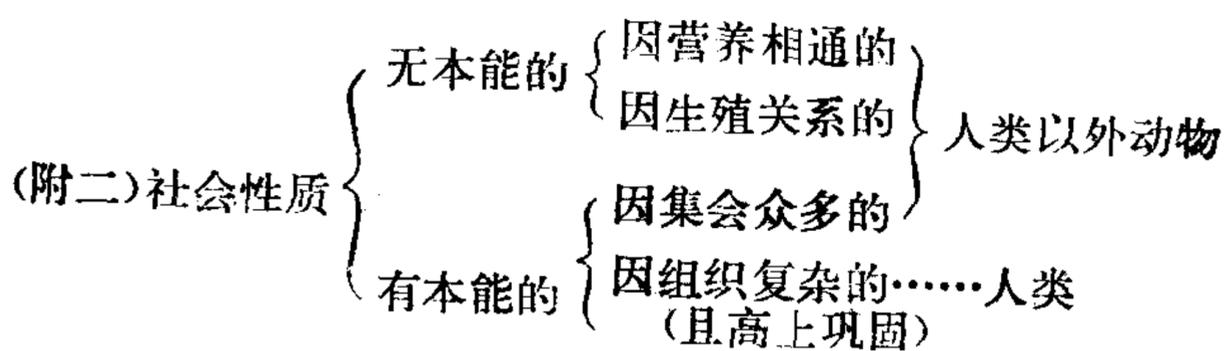
阅《满洲地志》，涉猎一通。其内容甚详细完备，而尤详于韩登举及间岛之事。但以韩与间岛分为二，若无甚关系者然，与余前所见诸说异，不知究以何为真也？余遂拟写一书与其作者守田利远，问其究竟何如？李和卿来片，欲余往星次处一谈。余即回片，谓无必要，可不来。夜，接真英堂复信，谓可减价四圆，但必要，再多减价亦可云。余觉其可笑而已。

^①ノ，日文，之、或的的意思。

二十五日 晴

寄《大英百科全书》第五回月赋金与丸善店。观《心理学讲义》二篇之六章，其说社会的及道德的情，表其要领如下（按书中因言社会的本能而列举社会形体之种类，今亦先表社会种类及有无此本能，而后入正题）。





下午,真英堂同伙芳贺堂人来取金三十元,并议定共算四十一元五十钱而去。夜,至《民报》社,访黄庆午,不遇。前田氏告余,前日曾寻至早稻田,欲余往九州熊本伊家中居之,并云伊家在海滨,又远尘市,甚清静,适宜于养病云云。余答以待余思索后再定。八时,乃至黄庆午寓,坐良久,庆午回,谈叙良久。问余以去岁为取缔规则风潮事,余悉言之;并言胡经武之为人,庆午言亦早知之。又谈及渠往南洋事,庆午言往西贡后乃往广南各处,所事稍有头绪,又回香港往南洋,南洋无所[获],乃回东京云。余听毕,觉其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欲稍劝之而不果。余又告以吉林南方韩登举事,谓此处势力甚巩固,若往运动之,或有效;其效视运动者之目的如何,而可分三:理想最高则握其大权,兴教育、整实业、练陆军、行招徕、讲外交,以图

远大，此须有大才而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次则谋占其地之实业权，殖产兴业，以得经济上之富裕（如林、矿、渔猎等），此亦须有实业家才而稍能持久者方可行之；其下则直往游说运动其多金而来，以资接济，此则不须岁月，只一辩士足矣。言毕，庆午亦有动意，并属余作一书纪其事。余言恐发表于世，人皆知之，则狡猾之徒或乘之而去，则无益也；不然吾早已有此心，且材料亦备有矣。时夜已将半，乃不复言也，遂就寝。

二十六日 大雨

在庆午处早餐后，至《民报》社访章枚叔，坐谈最久。枚叔言国学讲习会已经成立，发布章程。其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又言诸君意欲请君讲宋元理学一科，可担任否？余谓余于宋元理学尚未入门，派别亦不清楚，至于区分学别、折衷古今，则更不能矣，此责实不能任也。枚叔又言及作文一科无人担任，且此科无善法可教，作文之善否不可以言喻，又无一定之法则者也。余言此诚无善法，但亦有可能以理法规定之者，则以此教之足矣。作文总不外乎文之有道理与否，及文之佳好与否。前者可谓之文理，后者可谓之文辞。文理即论理学，文辞即日本所谓修辞学。专就此二者循此二学之理法讲之，则亦可乎？枚叔谓此固然，但亦犹有未尽善者也。余又言中国宗教亦讲否？枚叔言亦于文史学中略讲一二，但中国除儒、释、道三教外，余皆谓之异教，不能知其教理若何也。又推而言及现今中国诸教，枚叔言江苏泰州一带有大乘教^①，为佛教之别起于近时者。镇江一带有天心教，大

^①大乘教，也称大成教，从罗祖教演化出来的流派，为秘密会社之一。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苏州创建大乘教经堂。雍正时，该教曾在冀、豫、皖、赣、苏等省活动。

概为白莲教之别派^①，以鼻梁上部两目中间之处为玄关，修炼至开通此玄关后，则呼吸皆可由此出入而得道矣云云。又谓道教现今最行世者不过三派：一、邱长春派，即北京白云观为之宗主；一、天师派，即龙虎山为之宗主；一、茅山派，起于秦时茅濛，字初成，其宗主尚未及知云。谈至十二时，遂留午餐，讫。将往早稻田，忽忆及余所携之表及钱包均遗忘在庆午处，遂往取之，仅得表，而钱包则不知遗落何处矣。余觉余之记忆力日减，甚忧闷也。乃遂至早稻田青山屋取得衣服、书籍，又至早稻田大学取《南方报》。五时，往目白坐汽车，六时回院。夜，甚觉烦恼。忽接得家信一封，中有五月、八月两信，石卿兄言家计困难，衣物具已当尽，又因饥荒预备积谷，将青苗田出售始了事。又言老母甚思念余，又甚望余之归家，又甚望余寄金回家或自己携回家，以纾家困云云。余视毕，更加忧愁丛生，安得振翼一飞，以归省吾老母耶！又安得一获多金寄家，以慰吾母之怀，以供吾母之甘旨耶！噫，余之处境真难堪矣！愁思良久，遂急就寝。

二十七日 阴

天气寒。接得陈伟臣来片，询余何以避人之涉。余即复片，言来周水曜日当来访，询家乡情景云。阅《南方报》，中有关于会党、物产、地理者，录之。下午，读杜诗，令我百感交集，至“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处^②，不觉使余忆及余壬寅岁在武昌作七夕诗，末有“遥忆故园小儿女，应

^①白莲教，为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等成分的秘密宗教组织。起源于宋代，到元代逐渐流行。其教义崇尚光明，认为光明定能战胜黑暗。元、明、清三代，常被农民利用为组织斗争的工具。 ^②此诗题为《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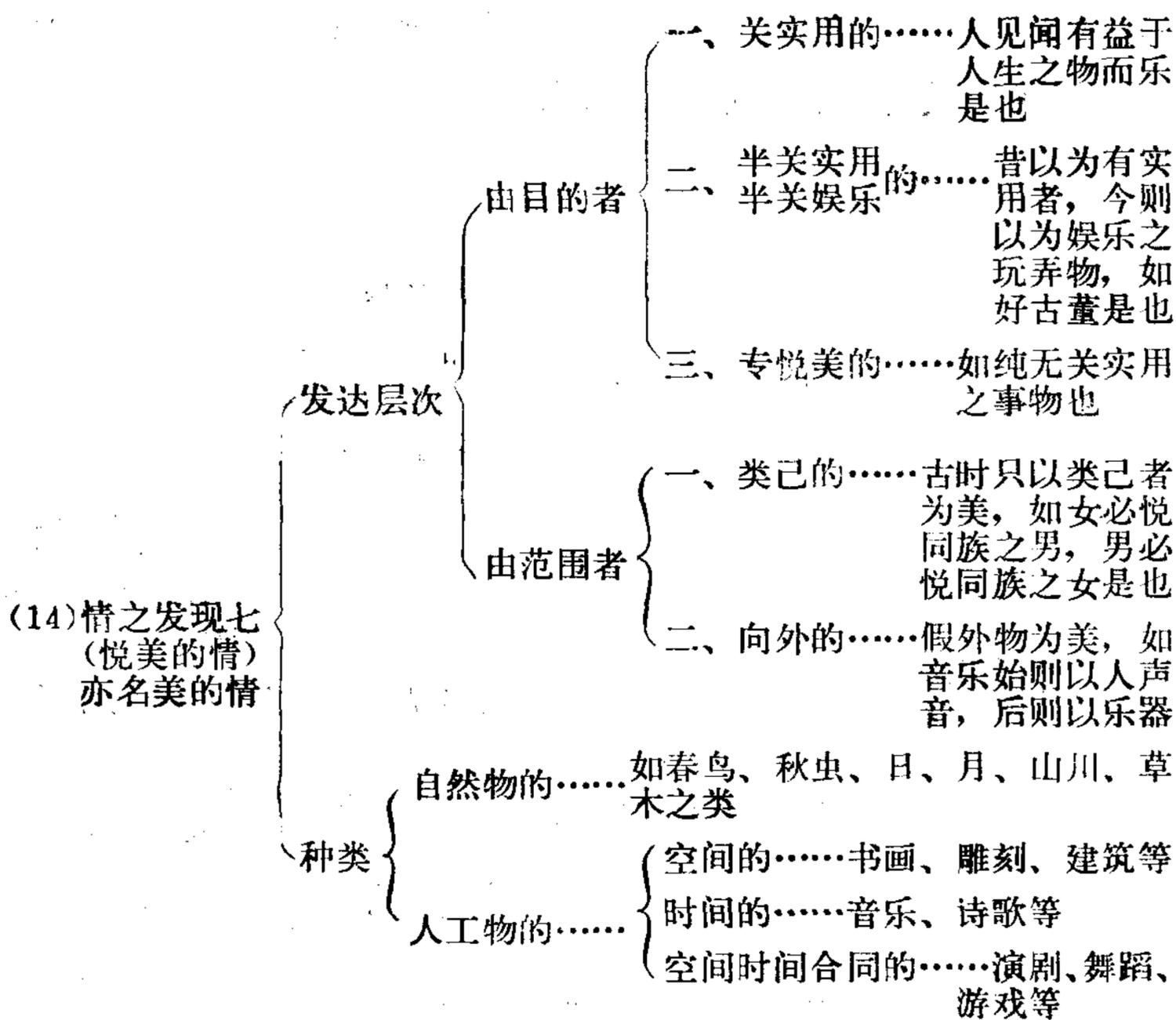
随阿母望河桥”之句。噫，不胜今昔之感矣！下午，乃观《心理学讲义》第二编之七、八章，摘表之：

(13) 情之发现六 (宗教的情)	第一期(人知未开时)	恐怖情……恐怖神而祭之 同情……为避害求利而欲与神相接近也 社会的情……因咒诅役使神之法既生，乃有种族间争斗之时而聚众祀神，以统一众心，故此时人皆有社会的情也
	第二期(知识进步时)	热情……如东西皆有为宗教战争或受苦难者 道德的情……如人诚能以正善之心祀神，则神必享之，此种情是也 第一期之旧情亦有好者
	第三期(知识极进时)	知的情……此时宗教渐变成一种哲学故也 (按原书，热情无所属于何时期，余以己意入于二期者)

(14) 情之发现七(表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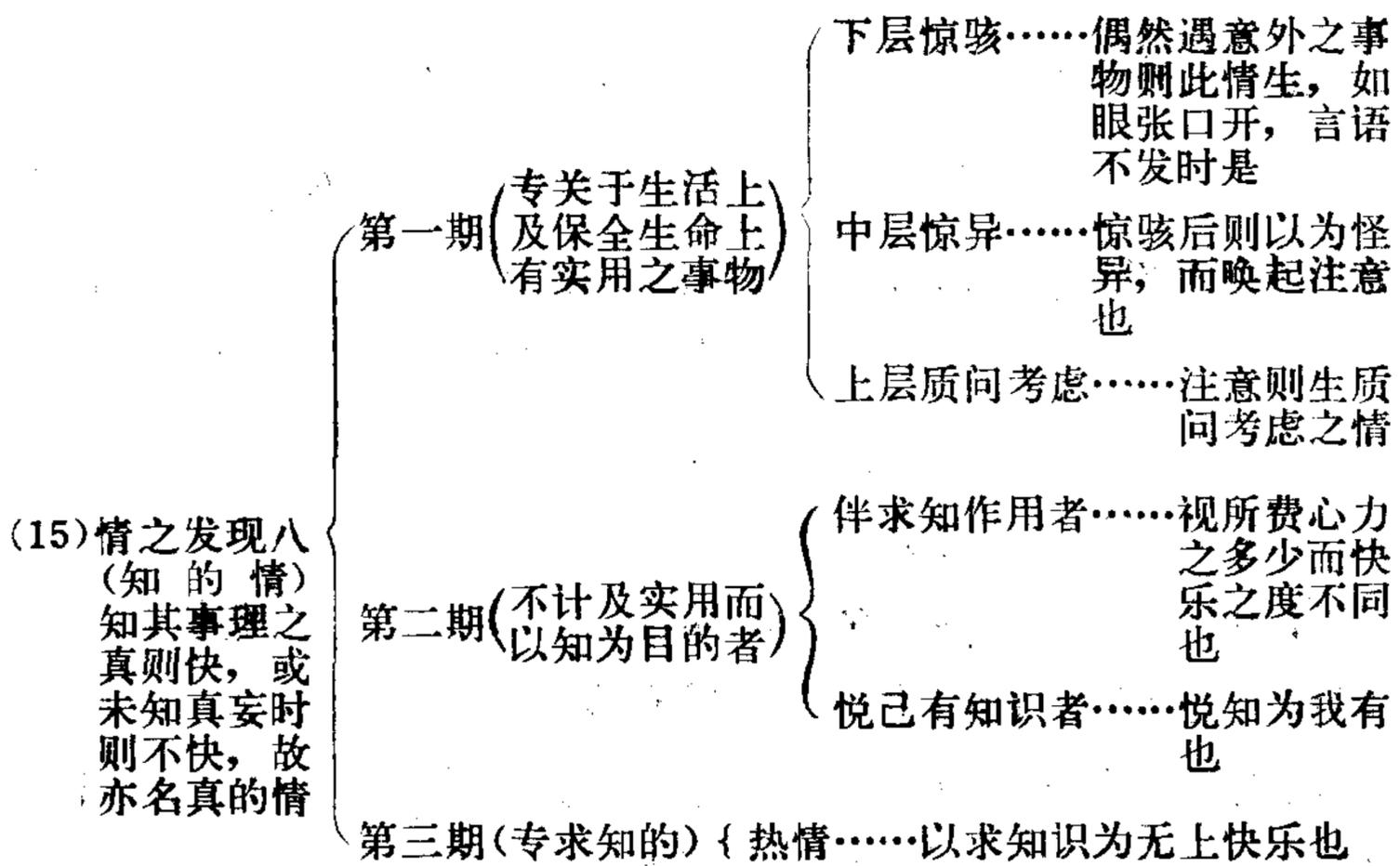
晚餐后，偕岛村等数人出院外游览，至院旁一寺，遂入而散步。余入门即〔见〕其壁上挂一匾额，细审良久，乃日清战争日人在金州所得者也^①，余不觉感伤；适岛村对余云可作一游此寺之诗否？余答以不能，而心实欲作之，构思良久不得而回院。

^①金州，清时为厅，民国改县，现为镇，属金县，位于辽宁省旅大市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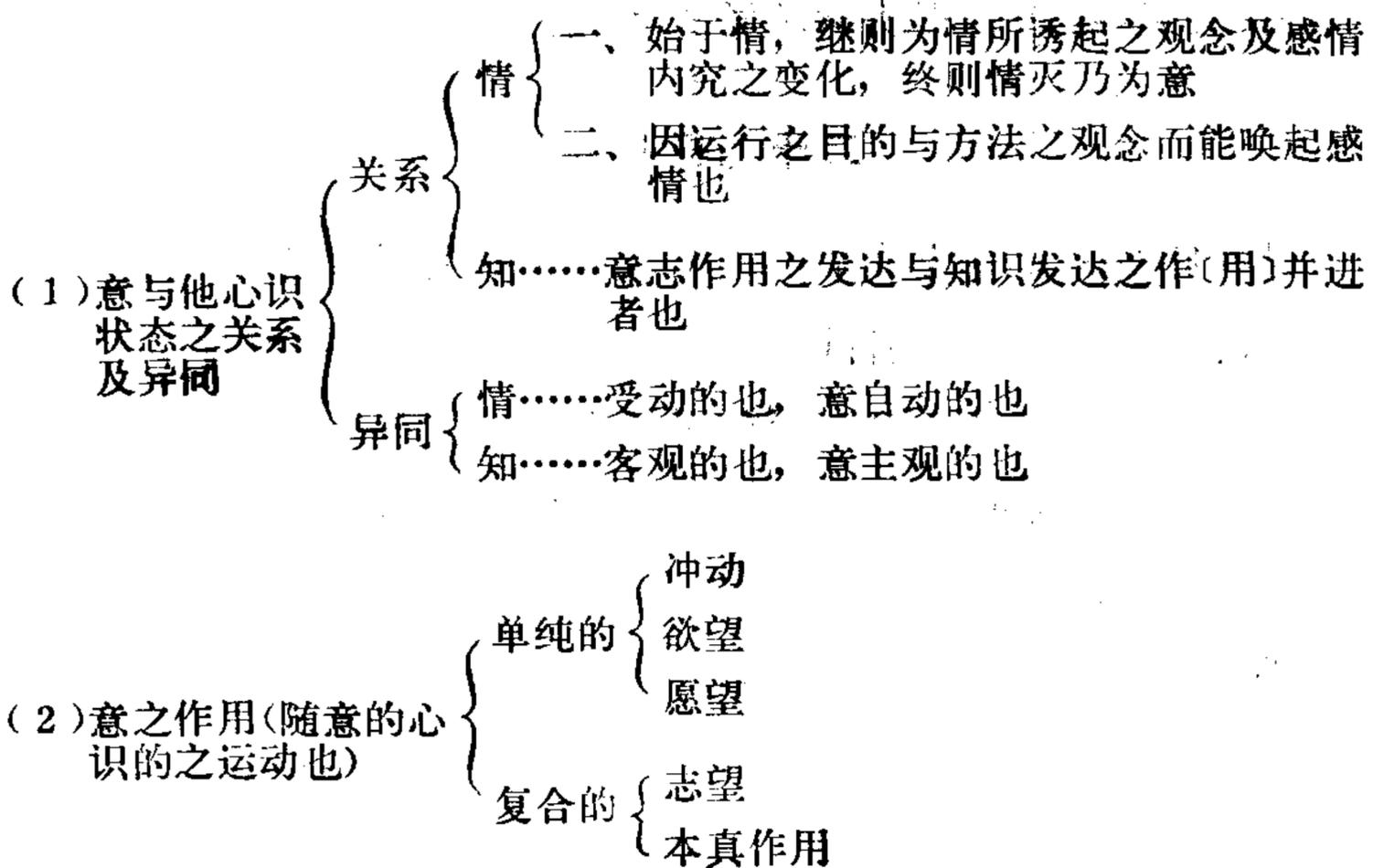
二十八日 晴

早餐后，静坐良久，忽忆及昨日游院侧一寺作诗事，即心得一句曰：“钟声一寺秋”。遂问岛村以此寺何名？答以日莲宗与乐寺。余即以《晚游与乐寺》为题，而续成一首焉，曰：“他邦无复乐，老刹有何游？霜叶丰林晚，钟声一寺秋。残碑留汉隶，古屋置辽俘。去国谁堪此？能无涕泪流！”不过聊寄伤感而已。晚餐后，登院后一山，晚眺良久而返。观《心理学讲义》二编九章，此章毕，而情之篇止于此矣。其要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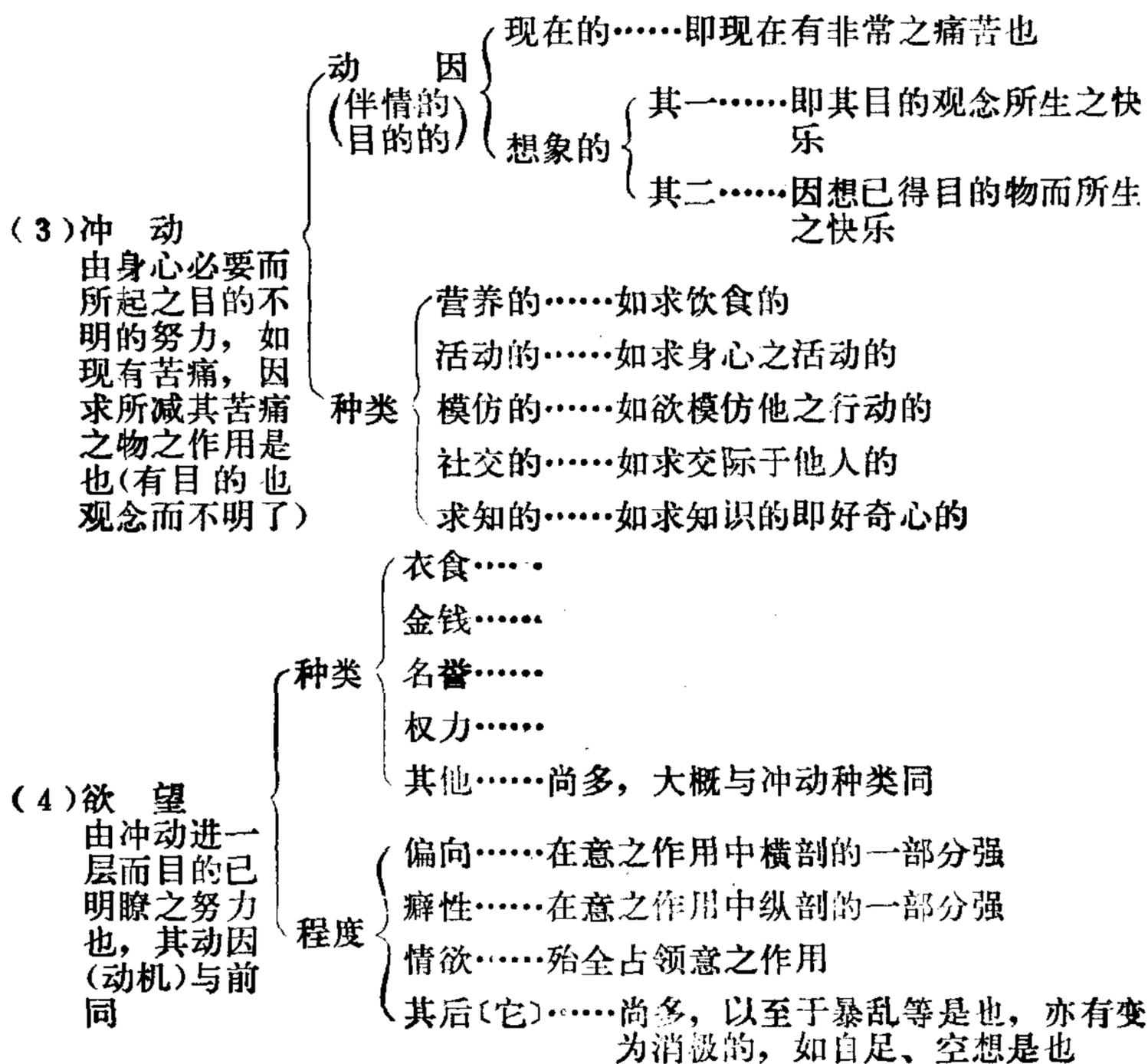
二十九日 晴

观《心理学》第三篇。此篇不分章，仅曰意之作用及其理法而已。时仅观数则，未完。



类，希腊之クリオス，殆即蒙古语之(獬豸)カラチ或カラシ(亦獬豸)，亦麤〔麤〕羊之一种也(后蒙语又变为クラシシ)。又西藏喇嘛之法，帽形如麤〔麤〕羊角，其土人谓此为神兽，其土语则呼此帽曰キラスナー(亦即獬豸)。又耶苏教谓宗教上有神兽曰キリストー，其实即希伯来语所谓メツシヤ。又中国有灵兽名獬鬣，日本汉音读为カイチー(王充《论衡》谓为圣兽，皋陶用以听狱验有罪与否)。又日本《古事记》有“真男鹿”古计为マナカ，其真义应训为マオシカ，即灵兽之最灵者也。统此以上观之，语言学上皆有同源之证。所谓メーシヤ、メツシヤ、マオシカ者，在日本语法上，其先发出之音，皆マ行之变；中间一长音、一促音，则口音之稍变者；最后则因カ、ヤ两行可相通而变者也。所谓クリオス、クリヤ、カモシカ、カラチ、カラシ、クラシシ、キラスナ、キリスト、カイチ者，在日本语法上，始则为カ行之变，次则为ラ行之变，又次则为ア行之オ与ヤ行之ヤ之通，或サ行之シ与ス与タ行之チ相通，终则キラスナ与キリスト之大〔ナ〕、ト二音，则ナ行与タ行之通也(其中惟日语カモシカ之モ，无可合者。余按日语谓神为カミ，谓天为アマ，此二语本可由カ行ア行相通之法则及マ行中同行之音便而通为一语，则此语实训为神羊也)。然则所谓白羊即麤〔麤〕羊亦即神兽者，东亚各国皆同其语源可知矣。特后世以汉语意译之则成白羊耳。又言中国之獬豸，古时国为神兽，故尧舜时代，法庭之神托裁判，尚以此兽善触判罪之有否。王充《论衡·是应篇》曰：“獬鬣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冶狱，有疑者使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否，斯盖天生一角之圣兽以助验狱者也。”即以此兽助掌法权。故古时法律之法字皆作灋，其中之廌即獬豸，又即獬廌。所以入廌字于其中者，即本以羊助法律之谓也。(《说文》：“廌，平之如水，故从水，触不直者故从廌。”《〔后〕汉书·舆服志》：“〔獬〕豸〔豸〕神羊，能辨曲直。獬豸之豸

又作廌。《异物志》云：“东北大荒中有一物，名曰廌，性直，触不忠者。”又《史记·司马相如传》注张揖云：“豸似鹿而性忠，人君刑罚得中则出焉。”法字之音为フワ，其义日本语谓之ノリ。考蒙古语，普遍谓之麇〔麇〕羊曰フハ，其音与フワ相近。西藏语谓麇〔麇〕羊为、ニョール，其音即ノール，与ノル亦相近。是其音义，中、日、蒙、藏皆同源，特其后乃稍变异（余佞或因引伸其义，变迁其音而然也）。可见古代东西皆有尊视此麇〔麇〕羊，以为圣神之灵物之习惯也（余按中国祥、善、义、美等字皆从此义而作成，盖古时神权最重，既视羊为神托裁判之灵物，则此灵物即圣神也。圣神者，尽善至美尊严正大之义也，故祥、善、义、美等字皆从羊也）。下午，观《心理学》第三篇，仍未完。录其冲动、欲望二节表之：



(按此二表内，余以他书补之或以己意解之者甚多。)

晚餐后，出院闲步。时岛村退院迁居，遂随送之，至其新寓而回。夜，观《石头记》至第二十三卷，亦觉无聊，遂就寝。时明月当窗，寝不成寐，随口得二诗云：“孤枕虫声急，一窗秋月明。”遂欲作成一秋夜旅怀诗，然不果也。

三十日 晴

晨起，至院后山上远眺，一时令人爽快，欲吟一诗而不果，遂回。早饭后，独自无聊，乃再翻前日家信阅之，拟作复书，并拟此次直上母亲一书，内子与兄长各以余所欲言者告之，石桥、文卿亦各一通，以便详细嘱托叮咛也。遂提笔作上母亲书，未及数行，心中悲感交集，已泪下矣。乃忍耐写之，至下午三时，犹未写完，乃休息焉。夜间，一人冥坐，时窗间明月当空，因思家之情，偶吟得诗二句曰：“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欲续成而不果。遂就灯下观《心理学》第三篇完。录其要如下。于是服部宇之助氏《心理学》书已卒业矣。此后拟再观其《伦理学》焉。

(5) 愿 望	目 的 方 法	皆 明 了 者	{	动 因	{ 目的的……目的观念已明瞭
				(伴情的)	{ 方法的……方法观念亦明瞭
				程 度	{ 即行……此愿望即时行之者
					{ 暂忍……察机会暂时忍耐而后行者

得陈伟臣来片，欲来访余并问余处所，余乃回片，言三日下三时定当来振武学校来访，并谈一切故乡风味也。

第 五 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公元1906年〕

十 月

一 日

清晨起，至院后山上眺望，良久而回。早餐后，写上母亲稟毕，其内容甚繁多，大约始则安慰之言，次则劝谏母亲不必忧伤，请放宽想；次则言待兄长，请母亲以柔道行之，养以廉耻，谕以利害，不发怒，不出骂，平声静气呼之至前，以理与情晓之，必令其生悔改心也；次则言待三姐，请母亲于〔其〕出嫁之后，勿与前同，三姐人家甚好，请勿仍泥于前者，手背手掌皆是肉之义；次则言待么妹^①，请母亲不必择一有钱之人而始许字，但当求其子弟读书或入学堂而无败行者即可也，惟么妹若能再读书数年，且能放足，则更好矣；次则言待媳妇，尽可〔教〕之勤家事，知大义；最终则言男明年正、二月或三、四月必归来省母亲一次，将来学成归国，断无有不能慰母亲及不能见宗族乡党之处，请母亲宽心云云。下午，欲观《论理学》书，既而心内烦闷，且不胜思家之感而止。晚餐后，出院散步，良久回。读《杜工部诗》，又良久，且自成《思家》诗一首焉。章枚叔来一片，问余以宋明理学讲义能略说数篇否云。◎◎章枚叔来片中^②，又有言及《说文》处，谓“灋”

^①么妹，最小的妹妹。么，通么。 ^②句中◎◎号及以下○○号，均为原有的。

字，平之如水，故从“水”；“腐”触不直者去之，故从“腐”、“去”。今风宪官皆以獬廌为补服，皆因此神话也。又与漱〔讫〕同。○○《思家》诗云：“去国已三载，思家又一秋。亲忧知白发，闺怨定蓬头。禹域腥膻满，天涯道路悠。有家归未得，期待灭匈奴。”

二 日 阴

写致兄长信，未竟。下午，寄第四回《センチヨ〔ユ〕リー字典》月赋金于横滨タイムス社。观《石头记》第二十五卷，有宗教迷信之言杂之，但写人情之不可测，有暗合心理学处者而已。

◎◎阅报，知美国因古巴内乱不已，已遣陆军卿タフト氏至古^①，古巴大统领已辞职，タ氏设立假政府，自为总督，且宣言此假政府须永久占据古巴云云。盖美国由门罗主义变而为帝国主义^②，又实行一次矣。

○○余思余之病源，半属于物的方面，半属于心的方面。物的方面之病可由生理疗法疗之，即医药是也；心的方面者须由心理疗法疗之，即所谓自疗法是也。余在此病院内再居一二月，物的方面之病当可治愈，以后须专心从事于心理疗法。拟迁居有山近海之处，或平冢，或熊本，以实行其方法，并拟近顷先研究心理疗法之学焉。

①タフト氏，即塔夫脱（1857——1930年）。共和党人。律师出身。1901—1904年任菲律宾总督。1904——1908年任陆军部长。后于1909——1913年任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 ②门罗主义，美国独霸美洲的外交方针。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故名。主要内容是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以使美洲成为美国政府的美洲。后来，门罗主义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在西半球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三 日 大雨

早餐后，与同居人戏投球盘良久。时腹猝然疼，乃问看护妇长以何法治之？彼与余以散药，服之即愈。写一片致宋海南，索债也。下午三时，冒雨至振武学校访陈伟臣，坐谈良久。伟臣言吾乡景态均与昔日无异，一点新机皆无，欲作事，无论从何方面均难下手，惟从教育上或稍较容易耳云云。又晤江浴岷，因时迟，未及多谈，遂辞去。六时，乘汽车至上野，在一古书店见有《四书讲义》一部及《羽翼原人论》，乃唐时僧宗密所作^①，而日本僧圆通禅师为之解者也，遂购之。复见其店内罗列古书甚多，遂问其主人，谓余有多种古书欲购，君可代为搜集否？彼云可。余乃告以后日当开书目单持来，彼诺焉。七时，至停车场待车良久，八时始回院。时看护人将睡，夕餐已无，余乃只询得药物服之而已。有一姓大石者，乃殷勤问余果不饿否，我可具膳来食之。余见其甚有善意，遂应之，乃得食焉。时，夜雨滴窗，一灯独坐，不觉自怨自恨，今日何必为此恐失小信之事而外出，以致饮食起居之节皆乱，亦甚无谓之至也。时又接得李和卿来一函，乃直接由伊处送来者，盖星次已告以余居处也。余甚怨星次背约，既而思之，大义灭亲，人所难为，亦不足责人也。乃观其信，始谓余不达观，次则谓己犹未医病，次则向余索金十五元，次则言熊秉三已到省，欲函催其寄《大英百科全书》价金，而问余以数目，次则己官费已准出缺即补云云。

^①宗密，(780——841)，何姓，唐果州西充（今属四川省）人。佛教学者，华严宗第五祖。以居陕西户县圭峰，故世称圭峰大师。著有《华严经疏》等。

四 日 阴

晨起，习哑铃体操良久。早餐后，写复李和卿信，始则言余未尝不达观，且较兄何如；次则劝其乘熊秉三在省，速归去一次，以运动官费，以催促《大英百科全书》之价金，并回家省亲，以免此间虚度不治病、不上学之无益之光阴；次则言余现在甚困，只剩十元，不可借出，兄可在宋海南处代索债款，到手而用之，但必分五元与星次；终则劝其治病，既不住医院，可由心理疗法，并引《管子》、《韩非子》、《史记》、日本太白真人之言治心者以证之。下午，观《石头记》至第二十九卷，虽皆恋爱之事，且不免有故意修饰处，然其中有多近于诡辨学者，可以证论理学之理法焉，又往往有合于言心理学发达之顺序者（儿童心理学）焉。其变幻不测处，亦足为小说家之特长也。夜，写致兄长信，未竟也。将寝时，偶思及复李和卿信中未免多好辨语，且与人计较，意气傲然之慨，亦不免焉。

◎◎阅报，有荷兰军队征タバナン国之说，并说バリ人之首领已降^①，バードング已肃清^②，又言バリ一氏降云云。此タバナン国大约南洋群岛中，但バリ一究竟是人名，是种族名？バードング在何处？尚待考也。

五 日 雨意〔竟〕日

晨起，习哑铃体操良久。早餐后，写致兄长信，大略劝其孝事母亲，力戒洋烟，善待宗族邻里等语，惟末言及办吾族中一房

①バリ，也作バリ一，岛名，即巴厘岛，在爪哇岛之东。 ②バードング，也作バドング，即巴塘，是巴厘岛南部的海港，原为一土人州的首府。

小学堂事，必须慎重，必须请一通达学务之人商之而后可，或邀文卿至县中访罗力中，请商之县令派一委员下乡，或律中自荐一人来以总学务上之成，而一切事务则举吾房中人办之可也云云。下午，写致董特生一信，询《清国行政法》，佐国学讲义略说事，又写信致章枚叔，言担任宋明理学讲义之责决不敢承诺，一则教仁虽有志研究，而至今尚未得要领，不敢入切磋之席；一则此座须素服膺此学躬行实践而素为人所仰望者，方可担任，教仁实不能当此也云云。末又谢其教○示“灋”○字形义，且言法字实与希腊、犹太、西藏、蒙古、日本皆有言语学上及考古学上之关系（即前日所录佐佐木安五郎之说，而间以附以己意者）。受院长诊察一次，院长言切不可写字读书，夜间尤戒，必不得已，则每日读书写字必不可过四时间：上午二时间、下午二时间已足矣。余觉其言甚中吾弊，吾近日来为信件事颇过于多写也，遂拟以后须再定一每周间动止表焉。夜，观《石头记》，未数页，心闷，遂就寝。未及半夜忽醒，觉左腋甚痛，余不甚以为虑；良久，忽身体发抖，如疟疾然，而腋痛更甚。乃起呼看护妇告之，遂有医生来诊视，又良久，以药与余服之，始不发抖，而痛如故。未几，看护妇、医生皆去，吾目不能交睫。时万籁俱寂，惟一灯惨然立余前，窗外雨声时滴，余不觉万感交集。思及吾罹病于异国之不幸，又思及吾前岁在武昌病时亦举目无亲，较此更愁困数倍，又思考吾一身究竟结果如何？吾一身结果与吾祖国时势之关系何如？又思及一身飘泊海外，所谓朋友虽甚多，而真正志同道合者甚少，自顾此身，仍是孤怀独行，俯仰天地，恐终侧身无所耳！心中轴辘上下，悲感不堪，一时泪下如雨，几致失声，约二时间乃稍已，则衾枕皆有湿痕矣。然仍展转不寐，由悲感更生愁思，直至鸡声唱时，始稍假寐，朦胧间觉随口得诗二联云：“四壁虫声急，孤灯

夜雨寒。此身愁里过，故国梦中看”。盖近日时读《杜工部集》，诗之观念早入脑中，当愁思之极，亦不觉为半心识之发动也。又良久，天已晓矣。

六 日

食早餐时始起。腋痛犹未已，觉精神疲倦已极，早餐亦减少。餐后，与同居人戏投球盘良久。接宋海南信片，约余至伊寓。余复以病势日重，不能践约，惟请速将债款交与李和生代收。十一时睡，良久，午餐至，乃起而食之。下午，意欲续成昨夜诗一首，然以无聊赖，遂不果。夜，观《石头记》，欲藉以消遣，至三十一卷止。接李□□来一片^①，骂我翻悔前日所许每年助伊学费百五十元之约为损阴德，又言不能听人言归国，以中人计云。余阅毕，心恼良久，初犹以为误会余意，后久思索，始知其一则以为余赞成已回国乃欲免践百五十元之约；一则以为已归国若不得官费，将来再到东后不知余仍践前约与否，故故意骂余之翻悔前约，以激怒余，则余自不认有翻悔之言而已，乃得计矣；一则由其心神因病不规则，故诸疑并生，而所言往往出人意外也。余前次信中并未有翻悔之意。余一时怒愤并生，欲直以信斥之；既而又思何必自己如此伤神，且又何必故与人挑战。乃仅写一片，只告以误会人意，以小人之心度人而已。然余心中则甚恼其为人也。

○○阅报，谓美洲印第安人种中有巴比斯セビス族者^②，居于加利福尼亚湾之一隅的波龙(チボルン)岛上。人数不详，近年逐渐已减少数百人。其政治有议会，由寡妇组织而成，有一女子总

^①李□□，指李和生。□系原有的。 ^②巴比斯セビス，疑有误，按日文发音，似为色比斯。

揽万机，其国中男子甚无势力，仅女子势力最强云云。

○○续成前夜诗，成一首，并改正之曰：“他乡久流落，独夜更萧敷。孤枕梧桐雨，残灯蟋蟀秋。此生愁里过，故国梦中游。天下滔滔是，孤怀何日酬！”余观《石头记》中往往有一二哲学上语，但不健全，亦非真见透何者为真理也。三十一卷中有二意：一谓“人有聚，就有散。聚时欢喜，散时清冷。清冷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花开时令人爱慕，谢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一谓“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①以余观之，前者是消极的，后者是积极的。前者引伸之近于老子哲学说与巴古宁哲学说②；后者引伸之近于儒墨家哲学说与边沁诸人哲学说③。噫！看小说亦在于人以主观性善看之而已。

七 日 晴

觉腰、肩连腋皆痛，苦恼之极，并未作何事，闷坐而已。下午，写致戡元臣一片，催其译书事。夜，写致李和生一信，告以昨日一片实是愤气所致，务必原谅，但以后总须不疑人、怨人，并莫作伪言，方不负去岁冬劝我购《阳明全集》讲治心修身之意也；又再三求其不发信来云云。观《石头记》至三十三卷，无甚趣味，

①上引《石头记》（《红楼梦》）语，原文有异，此处系取其意。 ②巴古宁，今译巴枯宁（1814——1876），俄国贵族，无政府主义者。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后受蒲鲁东主义影响，提出无政府主义理论。称个人“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国家和政府是束缚自由的枷锁；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西欧曾有广泛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他进行了激烈斗争。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 ③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著作有《道德及立法的原理》、《惩罚与奖励的理论》、《本务论或道德科学》等。

但见中国家庭教育之野蛮而已。

○○阅报，又有佐佐木安五郎《读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乃承前论十二宫者，谓第二为金牛宫，纯梵语有ヴリシヤ者，即云牛；蒙古语谓ウフロー，其原始语盖为ウフローシヤ，日本谓牛曰ウシ，盖日人不喜フロ二音，故略言之，其实皆同源也。不待寻加尔满克（カルムク，蒙古别种）语与チェン语之转化，只以英语拼法之无声字例之即合矣。其次希腊语曰タウロス，希梵语曰タウロー，亦皆不过加タ音于ウフロー及ヴリシヤ之上者耳。此タウロー者，与蒙古语之トホラウフロ同，盖即省略トホラ为タ音者，与中国反切相同者也，意译之，トホラウフロ者，即形似豹而毛黄之牛也，其意中盖有金牛之金字意在矣。满洲语曰トラウハ，仍约トホラ而为トラ，亦可再约为タ也。西藏谓犁牛为ダムラシヤラリ，此ムラシヤ者，即梵语之ヴリシヤ。再加ダ音，即为ダムラシヤ，即希腊之タウロス也。又牛乳酒，蒙古谓为タラウス，亦与希腊之タウロス有关系。又中国汉字牛酪醍醐之醍醐二字，日本音读曰テイホー（中国读曰テイウー，又曰チーホウ（teehoo），亦即由タラウス之音译而来者。又日本正月元日必饮屠苏酒○，中国亦有之。屠苏二字以汉字意译之，即所屠牲畜之苏，即酥也。蒙古亦于元日饮牛乳酒，盖酥之意为牛乳之精制之意。又醋字亦由苏字而来。屠苏者，以杀牛取乳而酸化之以制成者也。又唐时有天美禄，亦外国之牛乳酒，日本作酪酉漉，皆与タウロス及ターヴリ相近也。由以上观之，可知牛为古时各国饮食必须之物，且择善者以祭天神，此各国风俗皆同者，故至今日语言学上犹有关系也。因以牛祭天，故尊视牛。而以汉字在后世译其意，则成金牛宫矣。

○○余久疑中国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来，盖西方亚细亚

各国或原有似于甲子之神话的记号或名目，及汉族东来亦仍用之。中国古史载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之名号^①，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绝无意义可释，竟若后世翻译梵书之“波罗密”、“般若”、“菩提”等语^②。余以为此我族初到东时所口传记号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及后世黄帝作甲子，命大挠，正当统一华夏、改定制度之际^③，则必谋所以改良前代之语言而统一之，且皆用新作文字以代表之，仍原意而用新音，故天干、地支之名目均经改为单纯之一音一字，而“闾逢”、“摄提格”等之格磔钩辘之语^④，遂不复用于中国矣。及后有作古史者，欲纪三皇时代之天干、地支时，而原始文字已不识，则惟有以后世汉字译其音，不顾其意而记之，故有此格磔钩辘之语音也。余又尝思中国语言文字，在太古时或杂混不堪，自黄帝平定各酋长而建一帝国，则必行国语统一之法，故命仓颉作文字。自此以后，中国文字遂皆成为单纯简秩之语言，无论名词、动词、形容词、接续词、感叹词以及以外之各种词，皆可以仅用一字一音表明之而无遗义，不须如各国语文一名词、一动词须发二个以上之音而始明，此中国

①三皇，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其说不一，主要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谓为天皇、地皇、泰皇；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谓为天皇、地皇、人皇；《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谓为燧人、伏羲、神农。实际都是象征性人物，后一说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情况。②波罗蜜，也作“波罗密”，梵文波罗蜜多之略，意为“到彼岸”，亦译为“度”。般若(bōre)，佛教名词。梵文音译，或译“般罗若”、“波若”，意为“智慧”。菩提，佛教名词，梵文音译，意为“觉”、“智”、“道”等。用以指豁然开悟，又指觉悟的智慧和觉悟的途径。③大挠，我国古代传说中黄帝的史官，始作甲子。④闾逢，也作“焉蓬”（逢音 péng），十干中甲的别称，用以纪年。《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闾逢，……在子曰困敦”。故甲子岁也可称为闾逢困敦之岁。摄提格，十二地支中寅的别称，用以纪年。《尔雅·释天》：“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故甲寅岁也可称为闾逢摄提格之岁。格磔钩辘，也作“钩辘格磔”，鸱鸒一类的鸟鸣声。

语言特别之处也。但余未知希腊、埃及及西方亚细亚各处语言，不能详以证明之耳。

八 日 晴

晨起，周身疲累不堪，左方自肩及腰并尻骨、两大腿骨内均觉苦困，似痛非痛，似痒非痒。九时后稍好。下午又甚，且加头痛。余甚忧。盖以为脑病愈治愈甚之现象，若欲治好则甚难者也。余昨日犹以为余脑病已愈多矣，前夜之加病或不关于此也。三时顷，惫矣甚，乃睡焉。更觉独自无聊，心中悲感又起，以为若我终身患此病，则我将来必为无用之人；若因此病而殁，则更不能尽力于祖国，平生所立之志皆成梦想。又思及我一人偃息在床，举目不见一同国人，皆因我不喜人到此所致；而究其何以不喜人到此，则皆因我平素观察诸人之为人，无几人真与我志同道合者，其甚者则且为我之魔障者也，故我在病中感觉既易动，心情亦不平，甚厌诸人之到此以扰我安宁也。想及此，涕泗横流，心如刀割。忽日人岛村氏问余何为如此？余言皆我祖国事，君不知者，吾因病而残念^①，故不觉而泪下也。恍惚间不知经几时许，看护人送晚餐，余不能下咽，退返之，仍卧焉。忽思吴绍先久未得见，何不邀之来将我一切病因及悲感告之，亦或可以稍吐我之郁积乎？乃检电话簿，向巢鸭弘文学院打一电话，良久始达，余述余之意，绍先谓不晓余话，乃罢。余遂写一邮片告之，复就寝，终夜甚不安也。

◎◎阅报，载英国效法国之云南，经营滇、缅境界各处，皆有建造兵营、扩张军备之状，里麻、猛老、猛异、尖高山、猛宁、

^①残念，日语，遗憾、可惜、抱歉的意思。

猛谷、转伦、孟养、我木、庶地各处，皆派遣官宪来驻，专努力经营云云。噫，此种土地面积，合之不下于江、浙之一省，其历史则皆明时历代竭天下之力而征抚之者，今竟如此，亦可伤矣！

○○清政府立宪之预备^①，先在改革官制。现在官制已经决定，其中首一条云：“总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下略）。”第三条云：“设立上议院，其议员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为之，下议院则俟民智开发之日，或十年或十五年之后乃设立之。”吾观至此，吾乃益信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也。总理大臣，世界国有定以皇族为之之宪法乎？况满清之皇族，普通知识皆未一有，甚者则至于不通汉文，游荡淫乱，何能执政权乎？彼等不识外交如何下手，内政如何下手，实业如何下手，教育如何下手，兵备如何下手，理财如何下手，皆长安之轻薄儿而已，纵其中未尝无一二人差强者，然以较之汉人，其优劣为何如乎？永世以此辈总国权，则永世无刷新之一日，且较之以前旧制人多职分犹不如耳，何有于立宪哉！盖此即满洲人讲民族主义之证，而欲其本族永世执政权以压制汉人之策也。上议院即行设立，以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充之，而下议院则须俟十年、十五年之后民智开时乃设立！夫当今民智未开，固中国之不可讳者也；然而均是中国人也，岂有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之智转先开进而有议院资格，而国民反不及者乎？平心论之，均无议员资格，而国民究犹是彼善于此者也。试问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从何处而来乎？亦犹仍是以

^①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又命政务处筹订宪法大纲。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是年至1916年共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这是清政府为抵制革命，拉拢立宪派的政治措施。这种立宪骗局，不断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揭穿。宋氏此处所言，反映了抵制预备立宪的某些论点。

前之皇族、贵族、三品以上官耳。以前在政府则不能尽心施政，以致须改官制，今乃一旦置之于上议院，则将改过迁善以尽职乎，抑天将启其聪明才力以尽职乎？此真可笑之极也！盖此即政府讲真正专制主义之策，而不欲实行立宪之明证，以压制国民者也。噫，今而后吾乃益知政府之不能开明专制与立宪矣！今而后吾乃益知异族的政府虽能开明专制与立宪，亦吾国民之不利矣！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

九 日 晴

天将晓，两腿骨中甚作疼，急欲起，而天犹未明，乃稍待之。良久，则反入睡乡。至七时始起，遍身之困倦则不可言状，而两腿则更甚。十一时顷，更加腹痛。下午，始稍愈。乃阅报良久。有同屋一人忽至余室，余视之，似已晤过者，记忆良久，乃知为云南人，姓赵，前年在常德五省栈相识者也。乃延至坐，谈片刻乃去。夕餐后，乃至院后山上眺望，良久而回。夜，亦无他恙，无聊之际，乱翻群书，良久乃就寝。

◎◎毛里达尼マウリタリア (Mauritania) 者，即摩海哥之古名也。

溜山バルヂバ (Waldiva)^①，自印度洋上果黑利海角之西南三三〇哩之处起，至南方五五〇哩止，其间有数百之珊瑚岛，有二百岛有居民，数约二万。明成祖时曾朝贡中国，称曰溜山国。今则称为巴尔的巴矣。

亚庚Akkaアツカ (Akkanアツカン) 族，居于亚斐利加中央之

^①溜山，古国名。故地在今马尔代夫。明代永乐和宣德年间，曾有使节往还。

漂泊人种，大头细颈而身娇小，色黑之人种也。

木兰皮Murabits(Almoravids)国者①，征服非斯及摩洛哥，侵入西班牙，自一〇五五年至一一四七年之间，建一回教大王国焉。

十 日 晴 下午阴

疼处皆稍愈，但觉甚倦。早餐后，乃坐汽车至上野，游览良久，亦觉无趣，乃入图书馆观之，阅其目录有中国古书则抄录之，又借阅数书。下午一时乃出，复坐汽车而回。夜，吴绍先偕李星次来，余遂告以余之病源，并劝伊亦须注意于此。又告以余现在病状。又言余病治好，余将往乡间僻壤居之，一以避世，一以省钱，而实则专以养病。惟李和卿每月需钱之约，则将告于监督，每月准会长代领十二元，以与和卿，余则无一事足以缠我矣云。绍先言亦不必如此，只要静心养之而已。又言前日见一书中有一语：“凡人欲望不可太大，大则心多用而乱，则神经病起矣。”余闻之爽然，此语实中我之病根也。余一身所欲为之事，所欲求之学，不知凡几。今而后，当删去其不主要者方可也。八时，绍先、星次乃去，余心亦觉爽快，但谈话太多，稍疲倦耳。是夜，安寝。

◎◎《昭代丛书》者，为新安张潮所辑②，中有宛陵吴肃公《改

①木兰皮国，古国名。故地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欧洲西班牙南部地区。Almoravids，即阿尔摩拉维分子。十一世纪中叶，伊斯兰教神学家阿布达拉赫·伊本·雅辛在北非传教，宣扬“恢复信条”（伊斯兰信条），同时号召“与异教徒进行圣战”。他的信徒叫做阿尔——莫拉比通，直译为“边防区的战士（与异教徒作战）”的意思。西班牙居民把这个阿拉伯名称改成阿尔摩拉维分子。后来，伊本·雅辛的学生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建立的王朝就叫阿尔摩拉维王朝，先后征服了非洲西北部和西班牙南部。 ②张潮（1650—？），字山来，号心斋，清歙县（今属安徽省）人。文学家，曾任翰林院孔目。以刊刻丛书为世所称。刻有《昭代丛书》、《檀几丛书》，辑有《虞初新志》，著有《心斋聊复集》、《花影词》等。

元考同》^①，潮为之叙，有云：“三代之世，初无年号。当时民伪未滋，书契之用寡，史官纪当年事惟藉甲子。逮孔子作《春秋》，以后代之臣录前代之事，遂有谥法可称，即谓某公元年是也。后世史家遵之为例，而官府文书，民间契券，则必以年号纪之，庶足杜诈伪而妨诬欺。苟非然者，宁不以后甲子误为前甲子耶？”观此，足知三代时纪年惟用甲子，盖非诬矣。余去岁曾主张此说，且谓至战国秦时始有用数字纪年者，与此仅大同小异耳。

十一日 雨

早起甚迟，闷甚。早餐后，陈炳焕监督来一信，谓学务定章只准住三等室，属我转住三等室为要；若欲住二等室，则以后除与三等相当之金外，均须本人自出云云。余遂写一信复之，谓定此章者不知治病之道者也。病有生理的病，有心理的病，治之亦有生理疗法与心理疗法。故欲筹治病之策，不可徒以经济的政略为计算，须合医学上理法、心理学上理法而计算之，以定规则，使患病者终须痊愈焉而后可者也。末言余不能转居三等，而三等以外之金，余愿自出，但今年困难已极，须请其垫出，明年扣除学费亦无不可云云。下午，受按摩法一次，以后每间日一次也。夜颇安寝。

◎◎阅《卫生新报》，言主进化论者，其根据上之证明有四：一、人类与牛马当胎生初之卵子殆无区别，他动物亦然；二、人类之尾骶骨与动物尾同；三、人类之嫉妬〔妒〕愤怒等情之动态与动物同；四、亚洲、澳洲所发见之化石，可以证明太古时两洲本相连接，故当时两洲之动植物皆同样，亦足证也。

^①吴肃公，字雨若，号清岩，又号街南，清宣城（今属安徽省。汉初宛陵县治所）人。著有《诗问》、《明语林》、《读礼问》、《街南文集》等。

○○余思纪年原为时间的记号，其与空间的关系则随人事而变，或一国用一纪年，或数国用一纪年，或一国用二纪年（如日本、韩国等是），皆因其空间范围之大小而定，即皆因事之便利与否，而由其人之自定之者也。假如余愿为回教国民，则自然用回教之纪年；余愿为欧美国民，则自然用耶苏之纪年；余愿为中国国民，则自然用黄帝开国之纪年。又假如余愿为日本国民时，则自然用日本神武之纪年，并用其明治之纪年；余愿为越南国民时，则自然用法国耶苏之纪年，并用其成泰之纪年。又假如余今欲与外国人结一条约，则自然用本国之纪年，并用彼国之纪年，余今欲辑述一战史，则自然用甲国之纪年，并用乙国之纪年；余今欲编辑一日本历史，则自然用日本之皇纪，并用其历代天皇年号之纪年；余今欲编辑一朝鲜独立时代史，则自然用其建国之纪年，并用其现皇帝建阳光武之年号；余今欲编辑一中国通鉴（编年体），则自然用中国黄帝开国之纪年，并用历代帝王之甲子数字年号之纪年。凡以上所举者，皆由我之主观性而自由定之者也（亦自然之理法当如是）。不过此等之纪年法，皆先有人定之而为人所用焉耳。然其人之所以定之者，其始亦由于其主观性而定之，而为人所用之，范围之大小，则仍由于用之之人之主观性而定之者也。亦有用年号而非由于主观性者，则必其由于易国改性之际，其一班〔般〕小民于此一事上无主观性以对之，故盲从之也。若有主观性于此者，如陶潜纪甲子^①，郑所南作《心史》类^②，皆未用新朝年号者

①陶潜，即陶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著名诗人。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因不满政治黑暗和官场虚伪，去职归隐。有《陶渊明集》传世。 ②郑所南，即郑思肖，字忆翁，南宋连江（今属福建省）人。诗人，画家。曾以太学生应博学鸿词试。宋亡，隐居苏州。匾其室曰“本穴世界”；又坐卧必南向，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著有《一百二十图诗集》、《郑所南先生文集》。《心史》或疑为后代伪托。

也。至于改革既久，民已习而忘之，虽有识者，亦不知计及于此一问题，何论其主观性如何耶？此所以韩林儿虽起兵用龙凤年号^①，而余阙等尚愚忠尽死^②；洪秀全虽革命建太平天国，而曾国藩等尚顽迷力抗也。噫！余个人也，有余之主观性者也。余对于一事，余之主观性若何，余便若何行之，此余之自由也（但余之主观性非天然的主观性也，在哲学上为唯心的，即是在心理学上为意志的，在道德学上为善的）。然则余之对于纪年之真正的思想，亦由于余之主观性随其事之如何而自定之，皆无不可者也。如为关于世界之事，则由于余以某时为起点而托始焉可也，如用各国大同盟之年之类。如为关于一国之事，则由于余之主观性观察之，或势不能不用其固有之纪年，或势不得不用他国之纪年（如日本编西洋历史或东洋历史，则每参用西历纪年是也），皆由余之自定焉可也。如为关于本国之事，则亦由余之主观性斟酌之，或义不可不用我国开国之纪年，或时不可不用历代固有之纪年，或势不可不再开一新面而另用他种之纪年（如宗孔教者则主张以孔子生为纪年，单纯共和主义者则主张以周时周召共和为纪年，皆是也），亦皆由余之自定焉可也。如为关于一人一事之事，则亦由余之主观性认定之，或因其人之行为，或因其事之纪念（如中国名人年谱之类，又如美洲人用哥伦布发见美洲之年为始以记事之类），亦皆由我之自定焉，无不可者也。至若有与一切无关，惟关于个人之事之时，尤为独立自由，尽可由我之主观性指于某点而自定之，

^①韩林儿（？——1366），元末红巾军领袖。韩山童之子。公元1355年由刘福通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拥立为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 ^②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元末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人。累官监察御史，后出守安庆，任都元帅，与红巾军相拒数年，城破被杀。

更无不当之理由者也（如古人美术家绘画书字，其后款尝题云：□□□书，时年□十有□，皆是此理也）。余思余以后写日记（从明年起），纪事作文以及一切只关于余之个人而与其他无关系者，皆以余之个人的纪年法纪之，所谓君主、教主之纪年法皆不足以污余个人之自由者也。余之个人的纪年法为何，即以余出现于世界而始有此身之年为元年也。余久欲作中国纪年说而未果，今日偶思得此一层，遂书之，以为将来之旁证。

十二日 晴

病状犹如昨日。八时顷，正独座无聊时，忽李和卿至。余甚恐，乃和卿甚和荡〔蕩〕，不如往昔，又为余购有葡萄等物至，盖和卿亦恐余之真病死，与真心愤怒伊而始然者也。余告以病状及数日伤感，不觉泪下良久。食午餐后，和卿乃去。余亦散步外出，送之里余而返。下午，院长诊察之际，谓余不可读书，不可写字，即信件亦不宜写，不喜友人来，则即宜禁止之可也云云。余思此后须万不读书写字，每日只宜静坐、游戏、散步、运动及作诗歌等事，但每日阅报，及阅报时偶有所得者抄录之，写日记，随意观小说等事，则仍前也。夕餐后，至山上眺望良久而回。夜，安寝矣。

◎◎美国尼瓦达ネバタ沙漠在美之尼瓦达洲〔州〕，广袤约与日本全国等，一望白沙无际，草类亦甚少，中有盐田，亦稍有山，但不甚大，望之恰如海中孤岛，其中惟石特凶ステーション为横断铁路之经过处，其相连之大盐湖リートレーキ，亦因地质相同，所含盐分甚多，约有二割半，广四十哩，铁路之铁桥横架湖上以通过之，湖水色如油，处处成盐泡或盐柱，中少生物。其附近土人谓昔时面积甚大，近年其西部渐渐淤为陆地，遂稍狭小，其淤处

即成为尼瓦达沙漠之盐田云。故尼瓦达沙漠之面积近年渐渐加广也。

○○电报新闻中有自署嵩山者，甚主张唯我主义，其《自我扩张》文中所言者，谓“吾人人类皆以‘自我’为活动之源泉，但非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实为社会的个人。唯个人各有自我主义，不能绝对的相等，而有种种之差别，即因‘自我’二字之扩张之范围程度有广狭深浅之别也。其广而深者，有因遗传、教育、社会、经验（狭义的）而得之意识统一的活动性，且其内容皆甚丰富者也；其狭而浅者，虽有因遗传、教育、社会、经验而得之意识统一的活动性，而其内容甚贫乏者也。且再由大小而论之，有大之‘自我’之人类能容小之‘自我’之人类，而有小之‘自我’之人类则不能容大之‘自我’之人类者也。故人而欲修义〔养〕人格，当扩张一己之‘自我’，使之充分成长，不可为盲目的、陋风的而后可者也。”余阅其言，甚足以为言为我主义者之护卫。盖古今宇宙间，除我之外，无所谓万物，亦即无所谓古今。宇宙皆自我眼中、目中、心中以为有之，始乃有之者也。我而欲谋真正完全之为我主义，则即余前所言范围不可不大，时间不可不长之谓也。但余犹有未想到者，即程度一面，盖程度不可不高者也。合此三者，而又加以利害关系，推之极真且大，则为我之说庶无弊矣。嵩山氏之说，亦可谓能发明此理者矣。惟余思此一大学说，若发明尽净，实真理之中心。而此主义之名词，究以何者为妥，似难酌定。杨子之‘为我’二字实不好（不过不得已而仍用之亦可）^①，后人有所谓‘自

^①杨子，即杨朱，先秦古籍中又称为阳子居、阳生，魏国人。战国初期哲学家。相传他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思想，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力抨击他的“为我”思想。其言论散见于《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列子》中的《杨朱篇》，不一定可靠。

我’者，有谓‘自利’者，有谓‘利己’者，皆不得其真相者也。嵩山氏之‘自我’二字，似觉甚合，然犹只就推行上言之。余尝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二语，欲以‘唯我’二字当之，不知何如？俟之后日再思索可也。

十三日 晴

李星次来，为余送有支那菜，坐良久而去。九时，余坐汽车至上野，游良久。十一时，至《民报》社，晤得孙逸仙，到东才二三日者也。问余病状良久。午餐后，又与章枚叔谈良久，又托前田氏以余行李欲寄在社内，请其照料。下午三时，至青山屋与主人算账，约明白搬运行李，讫，复至《民报》社，托前田氏明日为余将行李运至社内。五时回，六时至院。

○○烟草一物，中国作菸，亦有作淡巴孤者。○日本作タバコ，广东俗语谓为吗姑烟。世人尝谓不解其何故？余曾记忆幼时见有《癸巳存稿》一书^①，记有淡巴孤事理，谓西洋有淡巴孤地方出产此，故以名之。明时为葡萄牙人贩至福建始入中国，然又〔犹〕未遍行，后又至辽东各处盛行；及满洲入关，此物亦因之流入内地而大行矣。当时犹仅官吏等嗜之，故康熙巡幸山东时，曾禁止大臣吃烟；其后则各等社会皆无不嗜之云云。今岁又闻诸孙逸仙，谓此物先至日本。盖当葡人殖民美洲时，其商民营业亦甚盛，先运至日本，后乃至中国闽、广各处，其后又从日本流入满洲，故明末之际满洲烟草甚盛也。至于淡巴孤、タバコ、吗姑等名词，皆不过随地方之译音而变耳云云。合而观之，则烟草之历史可知矣。

^①《癸巳存稿》，清俞正燮撰。笔记体。共十五卷。

十四日 晴

五时即起，极力振刷精神，以冷水通身抹擦后即往外运动。至东观山上眺望良久，乃回而早餐。觉身体非常愉快，病亦甚轻，盖卫生与心理疗法之不可不讲也有如是矣。余遂拟自今以后，须极力振刷活动，勿徒委以病而听其萎顿，此病或可早愈也。吴绍先、李和生来，谈良久，至晚餐后乃去。得瞿孙葵一信^①，言到东已久，欲晤余而不得。余即写一片复之，约至李星次处相会。又写一信至《革命评论》社，属其每月送《革命评论》一份于西路会场，因余见此报甚廉价，又足以鼓吹人，故愿匿名购一份置于西路会场，以供众览，而使其直接送赠也。

◎◎佐佐木安五郎《读商〔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谓十二宫之第三宫，汉名双女宫，亦名男女宫。双女者，梵语谓之ミトウナ，其ウナ之音（即女）与日本之オウナ（姬）相近，蒙古东北部谓媪亦为オウナ（谓翁为オイキナ），其音亦同；ミト之音（即双）亦与日本音有关。日本谓三为ミツ，就日语之变转言之，ミ可为ピ之转音（按此例东西各国甚多，如孟买为中国译音，而日本译为ポンパタ），ピ之清音又为ヒ，而ヒ又可与マ转倒，此例蒙古语与日本之出云人种语中皆有之，故ミツ

^①瞿方书（1884—1947），字孙葵，也作荪葵，湖南保靖人。1899年随从兄方梅至桃源，为宋教仁肄业漳江书院时同学。参加自立会、华兴会。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东京明治大学，加入同盟会，襄理《民报》事务。1907年宋教仁赴辽东前，他先往就任吉林法政学堂教习，预为布置。辛亥革命后，随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编纂、参事，曾从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刘揆一在天津主办《公民报》，宣传反袁。袁死后，不复与闻时事，专心讲学。历任北京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及中学教员。著有《中国文学史》等。

(三)之ミ可通フタツ(二)之フ,而フ又可为ヒ,则ミト之音原始语当作为ヒタ(タ又与ト同行),而ミトウナー语亦当作ヒタウナ者也。且ヒタ之タ行五音,日本熊本人尝读为ラ行之五者,故亦可作ヒラ。以蒙古语证之,即训为二之ホイロ之转音。何也?蒙古东北部某地有三泉,一名ハナ,一名ヒラ,一名イマ。所谓ハナ者,即朝鲜、日本、蒙古语之初之义;所谓イマ者,即蒙古语训为三之ヨロボイマ,与满洲语训为三之イラマ之转略音;则ヒラ者,为蒙古语之ホイロ无疑矣。然则双女宫者,以蒙古语及日本語解释之,皆可谓有关系者也。男女宫之男女,希腊语谓为テイトゥモス,希梵语曰テイトゥマ。今以蒙古语证之,蒙古语谓母为ウマ,谓父为ヂード(古代蒙古语),与希腊、梵语均相近。又以日本語证之,日本白石物语中谓父为ダダー,谓母为ガマ(カ与ア通,蒙古语所谓兴安(ヒンガン)日本谓之シンアン是也),与蒙古语近,与希腊、梵语均相近。即日本俗语亦谓父为ヂー样,谓母为バー样,亦同行同段之音也。又以汉语证之,汉语谓父为爹dai、デー)谓母为妈(mai、マー),亦与希腊语、梵语、日本語、蒙古语只有双声叠韵之别耳。父母与男女同物,自生理上言之,则皆谓之男女可也(父母者、由家族上言之)。然则男女宫亦可以希腊、梵语、蒙古语、日本語解释之,而原始为有同一之关系者也(但希腊语其尾多一ス音即S之音,盖表其复数耳),此二意皆汉人后以汉字意译成之耳。

十五日 晴

五时起,甚爽快。早餐后,黄庆午同前田氏来,并携有果物。庆午言:“昨日与宫崎氏等谈及君病,谓非仅在病院所治愈者,须在最适于使心性快爽活泼之处居之而后可。现宫崎氏已赞成劝君速去院至伊家居之,谢绝世事,而日以爽快活泼之事自适。伊

处亦无他人往来，且其家中甚自由，饮食皆可随意”云云。前田氏亦极力助言之，且谓宫崎家旁有一寺，无事时且可往寺中闲游，此地甚好也。余听其言，亦觉有理。余又思居病院中，日日一人独守，无论如何，心理上总有不适于自然中节处。且目下居院之金钱亦缺乏，彼二人之说，或亦救余之一道，何不从之亦可。但余病尚有须用生理疗法者甚多，必再居院二、三周间方可。遂答以“余甚谢诸君之意，余极愿从之。但余生理的病尚须医治法方可。余意欲待之此月完后退院，何如？”庆午云：“此亦可，尔时余当筹款济君也。”遂定议。庆午又邀至一牛肉店食午餐。下午二时，送之至停车场，余乃回院。余又思此一月内须极力疗治，一切饮食起居皆必节制而且适意方可。遂拟请一看护妇以调护一切，乃至事务所询之，遂议定明日起即遣来随余。夜，看护妇长又至，言夜间看护妇照章应在病室就寝，君以为何如？余言可不必在病室睡，唯日间调护而已。写致《南方报》馆一片，属其寄报至病院。夜，不甚安寝。

◎◎佐佐木安五郎《读高楠博士文珠所说宿曜录所见之二十八宿十二宫七曜之名目论》，谓十二宫之第四为巨蟹宫。巨蟹，纯梵语曰カルカタ，希腊语曰コルロス，希梵语曰クリラ。以蒙古语证之，训为大之古语カラ（与今语曰ハラ），均与カル、コル、クリ之音相通，即巨之意也。古蒙古语谓海虾为コロカタイ（今蒙古语谓为コルカイ），均与カルカタ、コルロス、クリラ相通（ラ与マ音相通者，日本語中有之）。以日本語证之，日本普通语谓黑蟹为クロカニ，关西长州某处，作者之故乡也，谓为ガダ山，均与カルカタ、コルロス相通。以满洲语证之，谓螃蟹为カタラー之语，亦相通（案汉语之巨蟹，日本读汉音为キヨカイ，与蒙古今语之コルカイ亦相近），则巨蟹之关系尤密切也。

十六日 阴

早起甚迟，心甚郁。早餐后，看护妇来，姓大石者也。余睡良久。下午，写一片致杨勉卿，约其来余处一叙。盖余处久为多人所知，而仍欺相识者，甚不可也。观《石头记》至三十五卷，多风雅吟咏之事，余亦无多领会者，盖余亦不甚注意观之也。夕餐后，至东观山眺望，良久而回。夜不安寝，三四时顷，起坐复寐，展转无聊，以至天明。

十七日 阴

五时即起，往外散步，眺望之际，颇觉清爽。回思夜尽更残，不能成寐之景，如云泥矣。口占得诗六句，而不能成句云：“更残犹不寐，起坐独徬徨。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客中惟病苦，海外伤国亡。”乃回而早餐。下午，阅《南方报》良久；看护妇禁余勿久阅，遂罢。夜，瞿孙娄同李星次来访，初见时甚惊余之瘦弱，坐谈良久。余所谈亦甚多，终则孙娄闻余作有数诗，索观之，八时顷乃去。是夜，就寝更觉不安。

◎◎佐佐木五郎氏《读高楠博士文殊所说宿曜录所见二十八宿七曜十二宫之名目论》，谓十二宫之第五为狮子宫。狮子，纯梵语曰シンバ，希腊语曰レオン，希梵语曰レーヤ，古代蒙古语曰アラボラン，今蒙古语曰アラスラン，皆同一渊源者。アラソボラン之ソボ二音再加以ン音复显读之，即梵语之シンバ也。又ラン二音中加缓而重之音读之，即希腊语之レオン也。蒙古语盖兼二者而成者也。日本語谓暴为アラピル，谓雄伟为スバラシイ，谓可恐为オソロシイ，此等语亦当起源于狮子，后乃失其名而专用为动词及形容词，反用译汉字狮子二字读为シシ矣。此狮子一语之相关系者也。

十八日 晴

天气甚热，身甚倦。上午，睡良久，观《石头记》良久，至四十一卷。中有西洋机括一语，参照一、二、三卷中巡盐御史在扬州及贾雨村进石头城经过贾家宅门等处，可知此书作者为明末人无疑矣（且叙贾家人之官职名目与铨叙之法等，亦是明制）。下午，杨勉卿〔来〕，坐谈良久。谈及余病时，余甚归咎于李和生，且愤怒恼厌之心顿生，视天下人皆无一人可与接谈者，出语亦声色俱厉。勉卿安慰余良久，而余晚餐后勉卿始出，未留其晚餐，余心甚不过意。夜，复思及所谈不免过激，尚须制情方可也。

◎◎接守田利远复书，拆视之，乃其部下冈野增次郎自旅顺都督府发者，谓：“承守田中佐之命代作答书，《满洲地志》之起源，由于守田氏以多数支那人言为经，以己身满洲旅行日记为纬而编述者，与普通新闻杂志等不免有出入处，但皆己所凭信者，始乃执笔起稿。兹应尊问而简洁答申如左：

一、间岛ト韩边外领域トハ全然区划ヲ别ニセリ、然地续キナルヲ以テ草泽蒙昧ノ地区ハ、一方之并吞ヲ妨ケザルベシ。

二、韩边外ハ露人故称シテ小王子ト称スルガ、一般ノ支那人ハ韩边外ト呼ビ、未ダ吉林将军军凌驾スルカナシ。

三、韩边外当代之圣人登举势力ハ、冯麟阁ト伯仲ノ间ニアルベシ、其人深ク称スルニ足ラザル如シ。

四、韩登举养兵数数〔ト〕操练情况ハ拙著ノ通リヲ以テ正鹄ト认ム。

五、图表中地名ノ取舍ハ其目的ニ从テ嵌〔嵌〕脱ヲ异ニシタ

リ①。

阅毕，其所答尚有未尽余质疑书中之意者也。余思欲尽知其详细，惟有自身旅行亲历其境调查之之为妙耳。

十九日 晴

下午，田梓琴来视余，并送以果物，坐谈良久，颇觉不厌。五时，遂同之往《民报》社。甫出门，遇宋海南、杨勉卿亦来访余者，遂邀之至一茶亭，告海南以所托事，即请向监督处言居病院之余费亦请监督暂为代出也。良久，遂同乘车至上野，又至饭田桥，乃别。余与梓琴遂至《民报》社，坐良久，并留晚餐，讫，余复清检书箱（前日已搬至社内者）。梓琴赠余以所辑《亡国惨史》一册②，乃辑明季亡国、满洲残暴之事迹而成之者也。复向章枚叔取得《国学讲习会略说》一册，其所说以文字语言为多，他未及也。九时，回院。

◎◎佐佐木安五郎氏《读高楠博士论》，谓十二宫之第六宫为室女宫。室女之义，纯梵语谓为カヌヤ，蒙古语呼女子之美称曰ユナン，日本语戏曲中呼女亦曰ユナン，汉语呼女亦曰姑娘（クー

①守田复书内容五条，译文如下：

- 一、间岛和韩边外领域是完全的两个区划，然以地界相接的草原蒙昧地区，而不妨碍某一方的吞并。
- 二、韩边外，俄人旧称叫小王子，一般中国人称作韩边外，吉林将军的军队还不能加以控制。
- 三、韩边外当代的圣人（韩）登举的势力，与冯麟阁相伯仲，其人是不够深沉的。
- 四、韩登举养兵数和操练情况，参见拙著。
- 五、图表中地名的取舍服从需要，而非随意增减。

②《亡国惨史》，即《亡国惨记》，田桐（署名恨海）撰。1906年9月由“亡国纪念会”发行，仅出上卷。卷首有章炳麟题词，宫崎寅藏弁言。

ニヤン),皆大同小异者也(室女之义,其所引日语与蒙古语相关之处甚多,未录)。又希梵语谓斋宫之女为バートーナ(斋宫之女以未婚之内亲王即公主奉祀之谓),支那蜀地有蚕神曰马头娘,其像皆为有室女之像,以日本音读马为バ通之,即バートーナ之音译者也。日本語谓巫女为マツリオンナ,亦バートーナ之相近者也。盖支那、日本皆有源因于希梵语为室女者之语言矣。又希腊语谓寡妇为バルゼース,音亦与バートーナ相近,但意不同。然蒙古语亦曰バルゼース,其意与日本、支那之未亡人义异,盖谓年齿已达破瓜之后而犹无男子之女子也,此仍与室女无异,谓之室女亦无妨也。以日本语〔语〕解释之,ノス即与(英语之ノツテnot亦近)日本語之ナシ(无)之音相近,ゼ即与日本之セ(背亦训为男)音相近,バル即与日本之ボル、一曰ホル(恋)之音相近(男女相爱之义,又曰ホロホロ,满洲、蒙古类似)。バルゼース一语、即日本俗语中之ホレテナシ之一语也。ホレテナシ之义,训为无恋爱之意,即未曾娶聘之人之意,亦可谓与寡妇(即室女)之义同根者也。合而观之,其音义之来源更释然矣。此室女一语之相关系者也。

二十日 晴

早餐后,至院后东观山上游览良久。山侧有一茶亭,余入饮茶,坐以远望,眼光为之一阔,心内甚适。十一时,始回。下午六时,思及戡元臣处译书事,遂坐车至春月馆访之。彼交余以译稿,约十日之内须译成;余答以待商之同译诸人,或能或否,即便复信。八时,回院。

二十一日 阴

写一信致杨勉卿,问其译书事。□□□来^①,谈良久。余可

①□□□,即指李和生。

时以此后毋须来此，余不久亦将出院，□□口出愤言，谓：“不通往来约以三年乎？抑五年乎？”云云。午餐已具，亦愤不食，劝之再三始食。余不觉大恼其状态，直斥其多讪多诈，并嘱其勿再哓哓以激我气，我病要紧也。亦不听。余见其疑诈怨怒之形益并现。乃置之而蒙被以卧。犹不已。余复垂涕劝其速回去，亦不听。心恼更甚，厌嫌之心亦至极，觉其无一毫怜恤人之心，已无可如何，乃不与复言。然气愤起塞于胸，苦闷之极。直至经院长诊之后，乃稍已。此时则□□复又以善言劝余静养，余亦不辨其真伪，命看护妇为之速雇一车送之乃去。余复卧良久乃起。接陈监督来复余信，谓余所嘱各节（即请其代出入院金正项之外之余费也）均可承认云云。余心甚喜。夜，同居之日人五六人均来余室，喧嚷不堪，余托故使之去乃已。夜，安寝。

二十二日 雨

上午，心身皆不爽适，下午方好。观《石头记》至四十五卷，无甚获我心者。为看护妇长书一帖以赠之。夜，不甚安寝。

二十三日 大雨

接杨勉卿片，谓可允译书事。观《石头记》至第四十九卷，亦无甚获我心者，惟觉其作法活动缜密而已。下午，因同居人日日来余室骚扰，余遂对一饶姓者言此辈之不当，意欲传之诸人，自此至夜就寝后，果无一人来。然余自思此亦当为余之病的心理现象也。夜，不甚安寝。

二十四日 大雨

寄译稿与杨勉卿、吴绍先。又致一片与陈伟臣、龚鍊伯，问

其可允助译否？讫，心甚烦闷，似一团郁气蟠亘于胸者，良久乃已。下午，余思及余财政困难，戡元臣之译稿，余苟每日译一二页，十日内亦可稍得些须。即拟自今日始从事焉，然未知果能获二竖子之允可否也。霖雨潇潇，令人愁闷。入夜，雨犹未止，愁闷愈甚。因看护妇少不如余意，余稍责之，彼怒甚于余，余笑而不与较，良久乃言其故，彼乃心服。然因是不觉偶触余愁更甚，遂至泪下。就寝后看护妇去，余遂独伴夜雨孤灯，欷歔叹息，至十一时犹未寐，乃起而散步良久，复寝，乃成寐也。

二十五日 晴

晨起甚迟。早餐后，出院散步，至东观山上眺望良久而回。接杨勉卿来片，言家中有故，即须回归，嘱余不必送之，译事已转托王让耕、易秋涵二人云云。下午，复出外散步良久，二时回。是日觉心甚爽适，译《德国官制》二叶，即戡元臣之所托者也。夜，安寝。

二十六日 晴

早餐后，将往团子坂观菊，已而心内不快，遂不果。看护妇长来语余，言看护妇大石ヨリ须换去，将另遣一名石山者来云。余心实喜大石随余，然此非余之自由，遂听之。已而石山遂来余室。下午，青木嵩山堂寄《高青邱诗》至^①，余开而读之，甚喜也。龚鍊伯来，言可任译书事，遂分数册与之。译《德国官制》一页，

^①《高青邱诗》，明高启诗集。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累官户部侍郎。以所作《上梁文》兴文字狱，被腰斩于市。

又观《石头记》至五十二回，中写家庭琐隙之事，男女关系之情，皆缜密之至；惟其中有真真国及俄罗斯国国名，令人迷惑不解。盖真真国明时史书仍未见之（或有之亦未可知，特余未见耳），俄罗斯国清初犹不知，惟知为罗刹，惟《元史》中有之，然又作阿罗斯，不知此书从何而译出也？俟再详考（前余定决此书为明末人所作，亦未必然矣）。夜寝甚安，梦亦少作矣。

二十七日 晴

早起，往白梅园眺良久而回（园中植梅甚多，以备人观者）。译《德国官制》二页。下午，独坐无事，乱书义文行书十余页，觉手腕甚无力也。入夜，明月如昼，正当窗际，余乃坐窗下取《高青邱诗》读之，觉兴致逸然，良久遂就寝。

○○续成前日口占诗，并稍改正，题曰《将晓》，诗云：“更残犹不寐，起坐独徬徨。月落千山晓，鸡鸣万瓦霜。客中忧病累，海外伤国亡。谁继枕戈志，中原逐犬羊。”

二十八日 晴

上午，至东观山茶亭间坐良久，十时回。译《德国官制》二页。下午，黄庆午来片，言明日当送金三十元来。余即复片，谓余明日下午拟至《民报》社，祈无须来云。观《石头记》至五十六回，无甚趣味也。惟其中有数语可玩者，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著，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云云，颇中为人立身之肯綮，此等小说中亦难得者也。又有：“整理花木竹稻，不任其凋谢作践，废弃无用，加以植养，每年采取，或制造有用之物，或发卖，皆可大有出息”云云一段，可谓有振兴实业思想者矣，亦别致处也。

二十九日 晴

接瞿孙娄来片，劝余养病，谓“足下病非药石所能疗，古书有言‘：心虚无药医，惟凝养为上。’如此，则不如由行天籁，听其自然，或可愈也。”盖亦知余病唯心理疗法为宜也。译《德国官制》二页。下午，因看护妇言不逊，发怒良久，后思之，实系余过也。五时，至《民报》社，坐谈良久。前田氏交余以黄庆午为余筹借之金三十元。余复阅报良久，八时回院。

三十日 晴

上午译《德国官制》二页。同居一日人来余室，以某所闻《中和歌》数首示余，索余译成汉诗。余见其中有颇切景者，其一云：“二ツ三ツ残リシ柿へ鴉来テアラソヒ落ス秋ノ暮哉。”余戏译为二句云：“霜林残柿剩两三，薄暮饥鸦争剥啄。”又一云：“秋ノ夜ハ更ケ行ク钟ノ声スミテミ空ヲ渡ル雁ノームレ。”余亦译为七律二句云：“夜静疏钟沉远寺，秋高孤雁渡寒云。”亦颇有兴致也。接得一邮片，不署名氏，惟署“早稻田空虚子上言”，所言皆劝余养病者，略谓：“弟到此，闻兄病数月，大抵由愁过思多所致，必静养而后可愈，此万不移之道也。”余观毕不觉甚愧，人之所以希望于我者如此，果何为而至者耶？下午，乃写复瞿孙娄及空虚子各一片。夜，余思病院所费既多，且心理的病亦非病院所能疗，不如去院为便。遂拟来月初二、三日即退院，至宫崎滔天家居之。

三十一日 阴、微雨

译《德国官制》二页。下午观《石头记》至六十卷，惟觉其写极琐屑之事能极缜密而已。至是而《石头记》上卷已完（余前自刘林

生处借来只得上卷,其下卷俟另觅之)。李星次来,谈良久,言山西有李君培仁, 留学东洋大学,前日为山西矿与福公司交涉事愤恨投河死之^①,留有遗书,甚痛切云云。即出其遗书与余观之,余亦为之感动,愤恨太息者良久也。晚餐后,星次出。夜,雨止。寄第五回《センチユリー字典》月赋金于横滨タイムス社,又寄《大英百科全书》第六回月赋金于丸善书店。

十 一 月

一 日 晴

早餐后,至《民报》社,逛最久。午餐后,偕前田氏至《革命评论》社,晤得宣〔萱〕野长知、平山周、池亨吉诸氏^②,与〔萱〕野谈最久。言及满洲马贼,〔萱〕野言奉天之马贼现惟杨二虎为最,其原名云国栋,因强盛,人皆畏之,故名二虎也。吉林之韩登举,其人不足称,胆力甚小,不过徒有多金而已云云。三时,乃辞去,往宫崎滔天家。至则宫崎已往《革命评论》社去,晤其夫人,告以近三、四日内将移来同居。其夫人言已为余检扫房间矣。复坐良久,五时始回院。

二 日 晴

是日退止看护妇。下午,至上野一工场购得藤箱一个而回,遂将书物收入箱内。为看护妇大石ヨリ书一帖赠之,并赠以金一

^①指英商福公司与清山西矿务局勾结,组织福晋煤矿有限公司,掠夺山西煤矿事。 ^②池亨吉,日本京都人。因乔义生介绍,结识孙中山,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多年。曾往台湾为孙中山筹措军费,并参加黄冈之役和镇南关之役,撰有《支那革命实见记》。

元。夜，心甚不适，未用冷水拭身而寝。

三 日 晴

接得胡经武一信，劝余提倡道德之学云云。是日本拟退院，因心内甚烦闷，遂不果。译《德国官制》，是日已译毕，此册约计万字，不欲再译矣。接得李和生来片，言将归国一次云云。

四 日 晴

九时至巢鸭学校吴绍先处，不遇而返。接得杨晓江一信，言于三周前抵东，与晏君空虚同寓早稻田风光馆者也。余始知前日空虚子致余之片即晓江同为之者也。其信亦劝余养病者，略云：“足下之病大抵由于事繁、愁过、思多、血衰所致，然断非药石所能医，必静养而后能奏功（中略）。弟数年来亦同此病，百端疗治，而卒罔效。乃择一幽僻之所，静养半载，不独世情俗事绝之如敌，即家国之故，书史之事，概屏勿闻。惟旦暮数息一时半，或缓步数十余武^①。愁苦烦恼之来，以清适平淡解。初觉甚难，未及月余，心君即已泰然。三、四月后，觉和霭〔蔼〕之气蒸紫顶背，而生机发矣。迨年则健强如旧，万疾消化，遂复有问世界之心矣（下略）。不然，蒲柳之资，未秋先零，尚能横渡太平洋而东，与足下相依乎？倘不以为不然，请尝试之。”其语意亲切恳挚，由经验以言至理。晓江与余无深交而如此，余甚感之也。下午，拟定退院，移至新宿宫崎家，遂清检行李，与事务所算账，入院料金均嘱其至监督处领之^②。晚餐讫，遂雇车载行李辞同居者及看护人而去院。七

^①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故以步武谓相距不远。 ^②料金，日语，费用。

时，行至牛込区，车夫索多费，余遂中途至《民报》社宿焉。

五 日 晴

在《民报》社早餐，乃清检夜具等并昨日行李，雇一车送往新宿宫崎家。余复坐良久，忽张肖峰来〔山东潍县人〕言将往满洲去有所运动。余遂告以韩边外事，并其历史、地理、产业、交通、位置等，及余之理想运动（大约与前向黄庆午言者相同）。终更乞其到彼地后，常以信报告一切情形。彼甚喜之，良久去。午餐后，余往早稻田，至易秋涵、王让耕寓取得所译书（杨勉卿转托者）。二时，至青山弁当屋，接得一片，乃戡元臣之同人江某所发^①，而催促译书者也。又至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购得《生理卫生讲话》，又《历史地理科讲义》第一学年。三时，乃往新宿，四时至宫崎家。宫崎之夫人即为余扫拾房间。少时，余之行李亦运至，遂搬入焉。其房在其家屋深处，有窗临街，颇可居也。宫崎氏有子二人，长名龙，次名震；女一人，名セキ；夫人前田氏，和坦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羨。是日宫崎氏于余就寝后始归，未晤也。

六 日 晴

晨起，宫崎氏与余握手为礼，同坐早餐；餐讫即外出，盖因《革命评论》社事无多暇也。余为易秋涵等校正其所译书，二时间毕。下午一时，遂至江某寓，将易秋涵等译书交与焉，并取得译费金，良久始辞去，乃往田端脑病院。三时回，又至上野候火车良久，四时始至病院。以甚迟未受诊察，仅买药而返。五时，至

^①江某，即江天铎，字竞庵，广东花县人。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时在戡翼翬主编的《译书汇编》任编撰。辛亥革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

巢鸭弘文学院，在吴绍先处坐谈良久，七时始辞归。绍先与凤琴台、杨少迪送余至大冢车场候车一时间^①，绍先等亦陪余坐谈，直至余登车始返。九时，回宫崎家。

七 日 晴

宫崎氏嘱余为之取回前所托杨勉卿汉译之《孙逸仙传》，下午，余遂至王让耕寓，问知杨勉卿之行李均寄存此处，遂开其书笥，寻得所译之《孙逸仙传》。四时，至麟园阁，购得小说数种。五时，至《民报》社晚餐。黄庆午言宁仙霞现将接充《民报》干事^②，彼在上海曾办《洞庭波》杂志^③，今亦同在《民报》社办之，欲以余为之总编辑云云。余答以不能担任。庆午谓可俟后日再商，刻不必定也。余遂听之。八时回。将《孙逸仙传》交与宫崎氏。宫崎氏甚喜，即属余为之删改，谓当付印刷云。

八 日 晴

九时，至田端脑病院诊视。院长言无他变故，遂购二日分药而回。下午，为宫崎氏改订《孙逸仙传》，得数页而已。寄金与金

^①杨茂杰，字少迪，湖南芷江人。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学堂肄业。后留学德国。归国后任湖南高等工业学堂总董。 ^②宁调元（1873—1913），字仙霞，别号太一，湖南醴陵人。华兴会会员。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数学专修学塾，加入同盟会。1906年春夏间，回湘与禹之谟等倡议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长沙岳麓山，事毕至上海，主编《洞庭波》杂志；不久赴东京，同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复回国谋策应，在岳州被捕，监禁三年。出狱后，至北京办《帝国日报》，参加南社。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宋教仁被刺，他与熊樾山在汉口策应讨袁，被黎元洪杀害。柳亚子等辑有《太一遗书》。 ^③《洞庭波》杂志，1906年10月在上海出版。宁调元主编。仅出第一期。卷首有章炳麟所题“朔风变楚”四字，论著有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禹狱之构成》、屈魂《仇满横议》、仙霞《无聊与无耻》等。

港堂，购其《俚谚辞典》一册。夜，译《普鲁士王国官制》，亦戡元臣前所托之书也。余以经济困难，故勉从事焉。

九 日 晴

写一信致黄庆午，言前日所属为《洞庭波》编辑之事，实不能任，并请其代告宁仙霞焉。译《普鲁士王国官制》，此书系日人从德文译出者，官制、官名多系日本语，不可与汉文通，译时须参酌中国古今官制，择其相似者以易之方可，故甚为困难，自昨日起，犹止得二页也。

十 日 晴

九时，至田端脑病医院诊视，并得李和卿及星次信。和卿信言将归国，归后必将熊秉三《大英百科全书》价金由张保元处索得，索得后分百元交与余家，以济困苦，其余则邮寄来东，但必分百二十元与李星次云云。星次信言困难已极，须为之筹款三十元以济之，并有言余为其鲍叔之语^①。余阅毕亦无可奈何，拟皆如其所言以应之。下午二时回。夜，宫崎氏夫人与余闲谈，言云南省干崖土司郗安仁住在对门^②，无事可往访之，以消遣云云。余前即闻云南有土司来东，但不知系其何所者，今始知其为干崖土司。干崖乃云南永昌府腾越厅之宣抚司，此处之土人皆苗人族，与暹

^①鲍叔，即鲍叔牙，春秋齐国大夫。少时与管仲友善，同行商于南阳，知管仲贤而贫，常分财多与。后鲍叔牙事齐桓公，管仲事公子纠。纠死，管仲被囚。齐桓公任叔牙为宰，他辞谢而推荐管仲佐桓公，卒成霸业。世多用以比喻知人而笃于友谊者。 ^②郗安仁，即刁安仁，字沛生，云南腾越干崖土司。时留学日本东京经纬学校。1907年毕业回籍，积极策划反清独立。辛亥革命云南光复时，煽动西南诸土司叛变自王，使刁上达据永康州，引外兵为乱。张文光平定安康乱后，他自恐外逃，被逮捕系狱。

罗、缅甸人相近。中国向来历史关于此之记载甚不详细，余因亟欲访之，以询问其一切情形，遂约宫崎氏夫人明日同往访焉。

十一日 晴

早餐后，偕宫崎氏夫人往访郝沛生。即晤面，询问其家也，则言其先祖系南京上元人^①，从明沐英征滇^②，遂被命为干崖宣抚使，世袭至今未变云。其人亦颇开通，谈论间亦有明世事、通时势之处。余问其所辖地之人民如何？沛生言：此地民智甚不开，因人民皆是土人，汉人呼之曰白夷。其语言、文字、风俗皆不与汉人同。汉人与之往来交际甚少，皆以夷人视之，故至今犹未开化也。溯其人种之起源，大约自印度、西藏而来。当大理帝国时^③，此人种在南方建立思伦发王国。在明时即为麓川思氏。其当时所占住之地面，即云南南部及暹罗、缅甸二国之北部以及老挝皆是。故至今日，其人民分居此等各处。在暹罗北者，其土语谓之曰：“太” Day^④；在缅甸者，其土语谓之“珊” San；而其全部种族之名称，则谓之“掸” Day。其语言则与暹罗之国语同，其文字则与缅甸之文字同。盖其人种与暹罗最相近，与缅甸亦不甚相远，且与缅甸同时采用此种文字也。此文字亦自印度而来者，即上所书（其土语谓汉人曰“此” Cae，谓满洲人曰“法” Far）。

①上元，旧县名，唐时置，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明、清时，上元、江宁二县同城而治，1912年并入江宁县。 ②沐英，字文英，明凤阳定远人。初为朱元璋养子，后随傅友德入滇，留居十年卒，追封黔宁王。其后代世守云南，与明代相始终。 ③大理帝国，即大理国，五代后晋时（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大义宁国后所建立，为封建领主政权。至宋，辖今云南及四川西南境。其王曾受封为“云南节度使”、“大理王”。1253年为元所灭。后改建云南行省。国王段氏被任为世袭总管，原军政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 ④此处英文旁，原注有另一种外语，因书写不清，删。下还有几处亦同。

全体人口合计约七、八百万人，在云南境内者有四、五百万，其中通中国语能晓汉文者亦不少。但中国文化甚不普及，今后非大兴教育，以其土语翻译东西书籍输入之不可也云云。余闻之，思及《汉书》中有“掸国”，后世史中亦有所谓“掸人”者，解者或以为即缅甸，或以为即暹罗，或以为即云南之土人，从未有一言及其全体者，盖皆不如郗君亲生长其地之洞悉也。译《普国官制·王家之官制》一节完。其王族、王家、王宫及侍从官吏甚为繁多，且王家有山林田园，皆有专官司之，盖纯然与专制国无异也。

十二日 晴

译《普国官制》。下午，龚铁铮送其译书来，余检阅之，见其误处及不达处甚多，为改正之。夜与宫崎氏谈话最久，寝甚迟。

十三日 晴

早餐甚迟。译《普国官制》。郗沛生来访余，余延之入坐良久，言及云南土人事甚详。十二时始去。下午，至田端脑病院购药。五时，至巢鸭弘文学院吴绍先处取得前所托译之书。禹馀三邀余至其寓晚餐，余遂从之。至其寓，晚餐讫，适大雨至，乃留宿焉。夜，谈及满洲事，余即以韩边外事告之。适李星次、何梅生皆至，谈毕，皆称赞此地之可有云。何梅生，亦同邑人，前九月来东者也。

○○郗沛生言：云南之土人种族类甚多，有白夷，即“掸”；獯獯，即“怒夷”^①；崩龙大种野人，即“猿夷”；小种野人，在顺宁、永昌、阿昌；猺猺；白子等诸种。其间白子之历史较详。昔

^①“怒夷”，旧蔑视少数民族，故书中均附“犬”旁。

时大理、南诏之蒙氏、段氏即此种^①，与白夷之思伦发氏并立。今其种犹强盛，细分为三族：一大理，一云南，一丽江。丽江、大理有土巡检等诸土司，犹有蒙氏、段氏后在焉。白子之次，则历史较详，文化较开，人众较多者即白夷矣。其次则大种野人，人众亦多，武力亦强，永昌以西南皆有之，但野蛮过甚而已。

十四日 雨

十时，乘车回寓。译《普国官制》。下午，与宫崎氏夫人谈话。其夫人亦能见及人生问题，所言皆积极的现实主义，亦可佩也。

十五日 阴

九时至江 寓送交译稿。十一时，至田端脑病院诊视，买得七日分药。十二时，回。下午译《普国官制》。夜，至郗沛生寓，谈良久而回。

十六日 雨 下午阴

译《普国官制》。偕宫崎氏之令子女三人至一剧场观剧。所演状态皆约与吾国剧场同，惟役者不口唱而已。十一时，始回。

十七日 晴

译《普国官制》。晤得宫崎氏之内弟前田九二四^②。下午，至

^①南诏，初为蒙舍诏，自号大蒙国。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建立南诏国奴隶主政权，并有少数汉人参加其统治集团。历传十三王，十王受唐册封。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937年为段氏大理国政权所代。 ^②前田九二四郎，参与宫崎寅藏等组织的一些政治活动，1900年孙中山准备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时，前田参加宫崎组织的支援工作。1907年孙中山委托萱野长知和宫崎等人，在日本购买军火，准备接济许雪秋等发动潮州黄冈之役，前田曾与萱野等随船前往，因不能登岸，未果。

《民报》社，与黄庆午、章枚叔谈良久，并晤得宁仙霞。仙霞托余以作《洞庭波》文章，并言将改名为《中央杂志》云。余答以因病实难应命，或时评、小说等能稍为助力云云。六时回。

十八日 阴

译《普国官制》。寄金二元与《南方报》馆。阅前九月二十一日《南方报》馆载^①：北京政府新官制已发表。

○○余思中国汉文向无文法书，即日本人稍有作者，亦多不尽详细（大抵不解语言学比较之故也），须我国人自行研究作为此等之书方可。中国文字，原为一字一音一义，故无所谓字母，惟以字为单位而已（外国文字以字母拼成，已拼成之后即为一词，与中国之字不同。故外国文法无字之分类，惟有词之分类）。则文法上自当从字始，以为分类之单位（如动字、静字之称）。积字成词，而后有词之分类（如动词、名词之称）。积词成句，而后有句之分类（如动句、接续句之称）。积句成语，而后有语之分类（如起语、承语之称）。积语成文，积文成章，而文法之事完矣。词之分类，现今各国文法已详，汉文或稍有特别处，须另为改易，然大概已具矣。字之分类，则各国皆无之，而独为特别不同之法。句与语之分类，则各国虽有之，而亦无精确相当之规。此皆当旁徵中外，博引古今，而详细撰定之者也（至于文章之法，则非文法上事）。他日有暇，或能竟此志乎？

十九日 阴

晨起，出外运动，至四谷区之山冈起伏处游览良久，见处处

^①“馆”字，疑衍。

红叶满林，兴致逸然。回而朝食。乃译《普国官制》，得六页。下午，觉甚疲，盖过于写字太多也。甚自恨己身之不规则。夜，入浴讫，就寝。

阅电报新闻，有《不可忘之女丈夫》一篇，乃记日本自由党之女豪杰者也，摘译之曰：距今二十四年前，当自由、民权论风靡于日本全国之际，有为板垣伯之急先锋^①，在洋洋须眉队之中，博得“万绿丛中一点红”之谣之三女丈夫焉，即岸田俊子（湘烟女史）、荫山英子（福田英子）、中川佐知子是也^②。三人者，皆捧其热诚赤心，以如春之妙龄而加入政治运动，奔走号呼，以助成今日之维新事业者也。（中略）中川女史为越中国中新川郡之一平民中川弘光之次女。弘光善汉学，教授乡里子弟，甚有德望。女史幼从父读汉籍，嗜之不倦。少长，性质活泼，有丈夫气。二十二岁，读卢骚《民约论》，热血奋起，乃慨然出乡关，欲有所运动于政界。当时有远山满氏，为一方宿将，遂投其骥下，相与尽力国事，东奔西走，殆无宁日。或演说于路旁，或秘谋于山中，以企自由民权之遂行，同志之男子皆惊愕不已。后明治二十三年，国家已立宪，开设国会，女史见素志已达，始卷旗而退。觉前此修养之实力不足，欲再涵养之，乃闭居专心修学。又数年，开三省学舍，专从事于青年男女之教育，欲以鼓舞士气，薰陶人才，

^①板垣伯，指板垣退助（1836—1919），日本土佐（今高知）人。明治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明治初任参议，因高唱“征韩论”未能实现，1873年去职。此后鼓吹设立民选议院，组织爱国公党、立志社和自由党，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反对派领袖之一。不久脱离自由民权运动，解散自由党，参加东邦协会。后与大隈重信组织宪政党内阁，出任内相（1896—1898）。晚年退出政界。 ^②岸田俊子，日本京都人，自由民权运动参加者，隶籍自由党本部。曾以《箱中女》为题举行讲演会，攻击政府专制，被捕。后与自由党副总裁中岛信行结婚。荫山英子，日本冈山人。曾组织妇女恳亲会。倡导男女平等，妇女经济独立，两度被捕。晚年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战士之一。

效西乡南洲之所为^①。当代之名士无不赞助之，至于近日，其学舍中人才辈出，称一时之盛焉。

二十日 晴

译《普国官制》。下午，何小柳来，与余谈最久，宫崎氏夫人留之晚餐乃去。夜，与前田九二四氏谈最久。前田氏新自暹罗之盘谷归来^②，言彼处之风俗人情甚悉。

二十一日 阴

译《普国官制》。下午，瞿孙娄来，谈最久。余邀之至一牛肉店食晚餐。孙娄言经济甚困难，属余为之设法，余答之有译书事来则为之介绍。夜，孙娄始去。余回寓。既而细思孙娄今日之来，盖欲向余借金者^③，惜余先时不悟〔悟〕其意，又惜余刻下亦困难，以致其不便出诸口，且即出诸口而亦不能为力，再三思之，甚为不快也。

二十二日 晴

上午，欲往病院，不果出，译《普国官制》。下午，江天泽〔铎〕遣人送译金来。

二十三日

九时，至田端脑病院诊视，得药一周间而回。译《普国官制》。夜，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言其国之教育甚不发达，刻下

^①西乡南洲，即西乡隆盛，号南洲翁。见前1906年2月14日注。 ^②盘谷，即今泰国首都曼谷。 ^③借金，借钱。

不过有普通中学之程度云云。

二十四日 晴

得吴绍先一片，言李和卿将起程，约于明日在守田馆为之饯行。又得黄庆午来一片，言“明日上午开湖南分会，议自治章程，甚为要切，君病可能来会否？”余皆拟亲赴之。译《普国官制》，其“参议院”一节译完。参议院者，不过国王之顾问官而已，与俄国之参事院盖相同也。

二十五日 晴

九时，至《民报》社，知湖南分会开于启智译社^①，遂往启智译社。至则已开会，正议自治章程，甲论乙驳，毫不中肯綮，只闻喧嚷之声；后又议各事，更加无秩序之甚，无一通达恢弘者。余见之甚为扼腕〔腕〕，盖其间固不得不推黄庆午矣。十二时，余甚不耐，遂辞去。二时，至《民报》社午餐。四时，至守田馆饯李和卿行，会者同邑十余人，尽欢而散。夜，大雨起，不得归，遂留宿是处，与诸人谈话最久，余约后日送和卿至横滨焉。

二十六日 晴

晨起将归，□□□自卧中忽厉声诘余曰^①：“前日之信尚未见耶？余所言可依久〔从〕否耶？”余曰：“关于金钱之信，余无不依久〔从〕者。但所谓送金百元至余家之说，余心虽甚愿，余实恐无

^①启智译社，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数日，湖南分会负责人仇式匡入联队实习，继任人选发生争论，黄兴遂暂为兼任，并在东京神田区组织启智译社，作为湖南支部机关所在。 ①□□□，指李和生（和卿）。

以对在东之同志之苦困者，尚不甚欲为之而已。君既欲代我为之，亦随之而已。”余见其清晨未起，即如有宿怨，见面辄詬詈者，心甚不悻；且见其似欲以送金百元至余家一事，而讨余之好者，盖彼实误疑人意也，故以余之意告之。乃不意反触其怒，竟骂我“何独自挥霍而不一顾家”云云。余心益恶其伪诬，遂欲直诘其何意。彼复谓余：“一年已用尽七百金，非挥霍而何？”余谓“余虽用七百金，尚有二百余金之放债在，固不似人之以嫖、赌、吃、着用尽者也。”彼复谓余：“放债何在？”余谓：“君即有将近百元之数也。”彼则益横，谓：“我几时欠君如许之债？将账来我看！”余谓：“账固有之，但余今日非索债，亦非欲君之将来如数偿我，何必问账！抑谓余或有欺君之心耶？则更无其的也。”言至此，余心益厌，觉其似癫非癫，似狡狴非狡狴，余亦不暇辨之，惟急思逃避，以不使见其色、闻其声为好。适吴绍先亦劝解不必多言，余遂急出门而去。往停车场，欲急归，至则车已过，遂折回向《民报》社去。沿途思索，余之不喜□□□，实有如井上园了所言之心理的病，已成为见之则心动而病发之势。其实则□□之为人，诈伪用术，多疑不恕，渺小狭窄，为己责人，诚有使我见之生憎之原因也。思至此。则心益厌烦不快。良久，至《民报》社，早餐讫，犹不能忘今晨之事。乃与章太炎谈话，冀以消遣。谈至午后，始辞而回寓。然偶一思及□□之为人，则此心总如芒刺在背，恼怒并生。入夜，心内更苦，诸事不欲作。乃细思我身生于世间，岂有为一个人而羁绊我心不得自由之理，天下事须以明决刚断为要。我既与此事此物格格不入，且有苦我之处，则我自当绝之于我心；若不能，则绝之于我耳我目亦无不可。苟不背于人道大义而可能为之者，直为之而已矣，何犹豫之有乎？我之于□□，亦已至于再无可尽情之处矣！今而后将乘我之虚而害及我心理焉（非彼乘之，

实我因病而不能抵御之，彼则直攻入之，而毫不顾虑，故曰乘虚也)，而害及我思想焉，而害及我精神焉，且进而害及我体质焉，而害及我身世焉，而害及我一切事业焉，皆不可知之事。我又不能牺牲一己之将被害之各节以将就之，则绝之于我心者，实救诸将被害之各节之根本也。绝之于我心，非先绝之于我耳我目之方法，质而言之，则我直不见其面，不闻其声而后可耳。今而后吾惟痛悔吾此前之无知识，无观察而已（余因此而乱交人者，亦不止一次矣，盖余实一情易动、心易热、不暇审查而轻易许人之神经质者也，今而后当知戒乎！）。思索良久，遂写信致吴绍先，告以今日之余之行动思想，并言后日余亦不得送其行，请为我传达之；惟关于金钱上之约束，则余仍履行无异云云。盖余前已许□□每年百五十元之借助者也。讫，遂就寝，终夜不能成寐，甚苦人也。

二十七日 晴

清晨即起，散步良久归，而早餐后甚罢敝沈郁。未几而禹余三、鲁禹昌来，余心仍不快。余三言译书之费（即吴绍先所译者，余三亦同译者也），明日须取得为好。又言李和卿寄语余，将其去岁置在余处洋服一套为之带去云。良久，二人去。余乃译《普国官制》数页。下午四时，雨。夜，寝犹不能寐。

二十八日 晴

八时，至《民报》社清检行笥内，将□□□衣服拟遣人送往。既而思及余今日须为禹余三送译书金，可交与余三请其带去。乃至江天泽〔铎〕寓取译书金。江不在，余遂空回。乃复思今日无钱，不能至余三处，□□□衣服将以何法送达？思及此，便欲自送去，

且欲与之晤一面，以诀绝。即而思之，此徒讨烦恼之举，彼既无情已久，惯怒成性，何必与之一晤，使我心病，且亦无必要之事也，余直舍之可矣。人虽有谓我不是者，亦姑听之，余自问无害于良心足矣。余既见人不足与交，绝之唯恐不及，何必畏人言而姑息之也？余前者容忍自抑以将就之者，亦已足矣。余当时认其有神经病（吴绍先如何认其无病，余亦辨之），故如是；今则已知其利用他人谓已有病之说，以行其无礼非理之举动耳。余暂时虽或于情之一面不免世俗之讥，然爱、恶、喜、怒皆是情，未有偏用之于一者，且余独行吾意志焉可也。遂拟不去。十二时，复至《民报》社，适逢黄立君将归国^①，社中为之饯行，余遂亦入座。孙逸仙、章太炎等皆在座。酒讫，余遂遣人为李和卿送洋服，又恐禹余三今日送和卿至横滨无盘费，亦送金二元与之，并写一言今日不能送行之信，遣其人持之而去。余与章太炎诸人谈良久。胡展堂言法国近出一小说，甚新奇，乃拟为德国与英战，直败英而攻入伦敦之实事者。孙逸仙欲汉译之而不得暇，欲余就孙逸仙之口说而译为汉文。章太炎与孙逸仙亦赞其说。余不得已，遂诺之。四时回。

二十九日 晴

译《普国官制》。下午，出外散步良久，回。

三十日 晴

译《普国官制》完。其末为中央行政官署，首内阁，有伯里玺天德^②，副伯里玺天德各一及以下各官；次外务省，归并德帝国

^①黄立君，湖南安化人。生平事迹不详。

^②伯里玺天德，英语译音词，通常指总统，此处指内阁总理。

掌之；次度支省，次民政省，次学务省，次司法省，次陆军省，次农务省，次通商营业省，次工务省。各省中皆有尚书、侍郎。以下各官，则或有或无，其编制则皆有条不紊也。九时，禹余三来。余遂偕之至江天泽〔铎〕寓取译费，并交余所译书。下午一时，至日比谷公园游览良久。三时，至神田各书肆观书良久，至北上屋购得《中国官商快览》及《说文提要》各一册。又至富山房订购《日本家庭百科事汇》，此书系日本百科辞典之权舆，搜罗甚富，解说甚详，且有图幅附之，定价十元，预约五元五角，余即以预约方购定者，明年正月取书云。六时，回。

十二月

一日晴

宫崎氏向余言，明日第一周年纪念大会，须到会演说，并邀余去。余允之。下午，与前田九二四氏谈及暹罗事。前田言，暹罗在留之华人共有五百余万人，以闽、广人为多；广人中尤以海南人为多。但民智甚低，不知爱国心为何物。暹政府对于华人皆课人头税，外国人在暹者皆无之，此唯华人为然者也。同时，台湾之华人在彼者亦不课税。现今华人中有唱〔倡〕议归化日本者甚多也云云。余闻之，不胜酸楚也。夜，观《卫生新报》，中有言当运动之理法甚详者。

二日晴

九时，偕宫崎氏往赴《民报》纪念大会（在神田锦辉馆）。至则已开会良久，来者已满，门口立者约有千余人。余等不能入，自其旁一窗内蛇行而入。至会场侧望之，满场已无隙地，欲入场竟

不可得。乃复出，徘徊良久，余忽思得一法，遂引宫崎氏自大门排挤而入，余在前大呼：“有特延之来宾一人来，请少让勿却客”云云。则诸人皆偏身让出一路，遂得入场。比至演台后，则余之履物已失矣。时则孙逸仙氏正演说社会主义，拍掌声如雷。余不及细听。逸仙复演说将来宪法不宜仅仿三权分立，宜加入试验权，监察权，皆使独立，为五权分立方好云云^①。逸仙演讫，则章枚叔继之，又其次则来宾日人池亨吉氏、北辉次郎氏、宣〔萱〕野长知氏等及宫崎氏^②，皆以次演说。余为之翻译一次，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译之。讫，复有会员演说者数人。一时拍掌声、呼万岁声甚为烦杂，余几不堪。良久，有一人提议捐助《民报》经费，则皆赞成，一时投钱者，书名于册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讫，始散会^③。散会时发《民报》临时增刊赠书券^④，人一枚，合计发

^①五权分立，即孙中山所主张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此处称试验）五权。

^②北辉次郎（1883—1937），也称北一辉。原名辉次郎，日本新泻县人。退职军人，黑龙会会员。1905年参加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凤等关系较密切。次年出版《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主张国体和天皇，天皇和国家分开，被日本政府查禁。1911年后，两次到中国活动，著有《中国革命外史》，1921年正式出版。1919年在上海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成为日本法西斯化的重要理论依据，1920年与大川周明组织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1936年，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夕，他主谋发动了“二·二六政变”，要求实现所谓“昭和维新”，罢免军部统制派军官，安插皇道派军官掌权。及军部统制派压制了皇道派之后，加紧法西斯化，1937年被枪毙。

^③《民报》周年纪念大会，是同盟会和留学生的一次重要集会，宋氏本日因迟到和病情所记不详。《民报》第十号载有民意所写《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一文，称“先日，布告同学，馈楹联及致书祝勉者，甚众。……八时，盈五千余人”，“后至者络绎于门外。”主席为黄兴，宣告开会辞中说明此会“以期讨论解决中国前途之大问题焉”。演说人次第，主席黄兴“请章先生炳麟读祝辞”，复请“孙先生文，起而演说”，“继请章先生炳麟演说。”黄兴宣告“社员演说已终，今将以次介绍日本诸来宾演说，于是先延断水君”，宋氏日记中即池亨吉。“继请外柔君演说”，宋氏日记中即北辉次郎。

^④《民报》临时增刊，指《天讨》。《民报》第十号广告说明第十二期增刊《天讨》。

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发券及未得入场者计之，盖将近万人矣！亦未有之盛会也。亦足见人心之趋向矣。既散会，余忽遇得曾〔鲁〕文卿，皆以未午膳故，遂偕至成昌楼午餐。文卿言：今日之会，令人愉快，可见中国日有进步，且现今表同情之报，如《云南》杂志、《复报》、《豫报》、《洞庭波》等^①，亦日益多，实为可贺。然回首一年前，学界萧条，寂然无声，无一人有唱为此等动作者。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出现后，虽无大结果，然继之以《民报》，鼓吹开发，遂有今日之现象。则溯其源，亦未始非《二十世纪之支那》之影响也，天下事固不必自我收效力耳云云。余闻之，亦深有感。盖《民报》力固大，然未办之前，无一人赞成办报者（余于去年邀黄庆午等办报，皆不赞成；孙逸仙至东京，亦向余言，君等办报，可邀宫崎氏同办之，亦无办报之意）。《民报》之发生，实由《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改名而来者也。回思余初至东京，唱〔倡〕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时，所共事者，仅田梓琴、李和卿、郭瑶皆、张步青等，赞成者甚寥寥，反对者到处皆是。以陈星台之热心，而亦畏避之。经几次之波折，几多之变换，始克出报。其艰难之境，及余当时之苦心孤诣〔诣〕，实不堪感慨系之矣。午餐毕，乃复偕之至秀光舍，坐良久，五时乃别。余又至古今图书局王薇伯处，坐

^①《云南》，1906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云南留日学生所办。负责人为李根源、赵伸，总编辑张镕西等。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也主张地方自治，争回路矿权利。共出二十三期，中间曾几次被迫停刊，另特刊《滇粹》一期。为清末以省区命名的革命刊物中历史较长的一种。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复报》，1906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此前有油印本）。月刊。田桐、柳亚子主编。与《民报》相呼应，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中国新报》进行论战。现存十一期。《豫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注：“《豫报》，光绪间刊，未见。”

谈最久。薇伯以《孙逸仙传》及《文信国指南录》一册赠余^①。八时乃回寓。

三 日 晴

江天泽〔铎〕遣人送译书金来。十时，至郵便局寄《センチユリ一字典》第六回月赋金于横滨タイムス社；又寄《大英万〔百〕科全书》第七回月赋金丸于善书店。下午，至四谷劝工场购得卫生衣及帽子各物，并抽福引（签）得零星小物而回。夜，孙 来访宫崎氏^②，余与谈，知其晓催眠术，余遂言欲学之；言暇时当可教余，余遂请托之焉。

四 日 晴

晨起，晤得池亨吉氏，昨夜来甚迟者也。谈良久，皆前日开会之事。宫崎氏托余将前日会场诸人演说之大义，抄钞其要，以便载入《革命评论》社，余诺之。下午，至四谷区一牛乳店阅报良久，见有关于间岛问题之记事，抄录之而回。夜，至郝沛生寓，谈良久。余问沐氏后尚有在云南者^③？沛生言：现今丽江土府即沐氏后也。又谈他事片刻。八时回。

①《文信国指南录》，同盟会人士发行的“国粹文学”之一，内容据《民报》第十二号广告包括：“郑所南之文丞相述略”、“王阳明序”、“文信国公自序”、“文信国公后序”。总发行所为日本东京古今图书局。是书为同盟会人士运用文天祥抗元事迹进行反清的宣传品。 ②孙， 及下空格处，指孙竹丹，一名元，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同盟会会员。时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肄业。后与熊成基分赴北京、长春活动。熊成基谋刺清海军大臣载洵被捕就义后，党人疑为其陷害，以铁哑铃击之死。辛亥革命后，由钱北湘、宋教仁、孙武等证明，冤案始得昭雪。其晓催眠术事，据柳弃疾（亚子）《孙烈士竹丹传》称：“（竹丹）自言善催眠术，杂稠人试之，有验有不验，而君则端然高坐，大声施暗示不辍，朋辈至今传为笑谈。” ③沐氏，指明代沐英及其家族。见本年11月11日注。

五 日 晴

下午，至龚鍊百寓，送交其译书金。三时，至芳贺堂交前次购各杂志残金，并属其将书送至《民报》社。又购得《日本史学提要》及《修辞学》各一册。五时，至成昌楼食晚餐。六时，至《民报》社，芳贺堂送书已至，余坐谈良久。时袁雪庵在座，言及余病，雪庵劝余谓：“君尚有一当慎者，谈话似过多，以后宜少说话为要，伤气用脑，皆在此也。”余闻其言，细思之，诚为切要。盖余诚有好多谈之弊，与人谈时，无所顾忌，人之愿闻不愿闻，皆所不问。惟信口滔滔而出，甚至忘时误事，往往后悔。当其际，不惟伤气用脑，且或惹人之厌恶妒忌，亦所不免。刻下养病最要，诚宜亟戒者也。此后勉之勉之！九时，回。

六 日 晴

十二时，至《民报》社，晤胡经武、陈少芝，皆甫到东京者^①。午餐后，清检昨日芳贺堂所送来各杂志，至五时始讫。晚餐后，与章枚叔谈最久，谈及哲学，枚叔甚主张精神万能之说，以为“万事万物皆本无者，自我心之一念以为有之，始乃有之矣。所谓物质的，亦不过此之一念中以为有此物质，始乃有之耳。”余以“唯我”之理质之，并言此我非肉体之我，即所谓此之一念也云云。枚叔亦以为然。谈至八时，桂伯华来^②，枚叔介绍之于余。桂君，江西九江人，讲佛学有年，甚深造有得者也。复谈片刻，始辞而回。夜，就寝不安。

^①陈其殷，字少芝，湖南长沙人。后为政闻社社员。 ^②桂念祖，字伯华，江西九江人。康有为弟子。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居日本翻译佛经。

七 日 晴

为宫崎氏改删《孙逸仙传》未讫。下午，瞿孙娄来，谈良久而去。阅《双金球》，侦探小说也，其译文甚劣。夜，身心均觉不舒，良久乃已。自定一每日动止表，大略与前同，惟上午、下午均只读书一时半而已，其余皆休息、运动也。

八 日 晴

为宫崎氏改《孙逸仙传》。下午，至《民报》社，坐良久。五时，至陈监督寓，问医药费事，彼答以出院后则自行纳付云云。余遂退出。六时，至芳贺堂，以各种杂志内所缺册数告之，嘱其补足。七时，复至《民报》社晚餐。八时，回。夜雨。

九 日 晴

写致杨勉卿一信，并嘱其调查靖州曾氏谋革命之事实及其历史，以勉卿距曾氏处甚近也^①。下午，至李星次寓，不遇，坐待良久。四时，至巢鸭弘文学院访吴绍先，亦不遇，与杨少迪同至禹余三寓，亦不遇，其主人出晚餐食之。七时，复至弘文学院，坐良久。八时回。

十 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读《武侠舰队》，小说也。余拟每日下

^①曾氏，指清初曾静（1679——1735），号蒲潭先生，湖南永兴人，属郴州。以研治程朱理学著称于世，受吕留良影响，反对清朝统治。雍正时，派学生张熙入陕，劝说陕甘总督岳钟琪举事，被告发。乾隆即位后，遭杀害。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出于反清斗争的需要，对曾静十分称誉。此处靖州，疑为“郴州”之误。

午读日本小说数页，以熟习日语，今日即始读之期也。夜，观《火里罪人》数十页，亦侦探小说。

十一日 晴

观《火里罪人》。十二时，至郗沛生寓，谈良久。下午一时回。田梓琴、匡云观来，言成女学校现开有中国女学生速成师范班，需一汉文教授，特来请余为之尽此义务。余思亦可以借此以研究汉文法，遂允诺之。约定每一礼拜三点钟，下二次礼拜即开课焉。三时，云官去。田梓琴邀余至乡间一游，遂拟往八王子去。四时，至新宿乘汽车，五时抵八王子，下车，至市上游览。市面甚宽展，亦颇繁盛。良久，至一牛岛〔鸟〕肉店食晚餐。七时，乃起身返，复乘车，九时回寓。是日，余不名一钱，所费皆梓琴者也。

十二日 晴

阅报，载江西萍乡革命党蜂起^①，已围县城，势甚危云。余思此当系马福益之同类，或前岁随余之楚淦，晏雄亦在，亦未可知也。下午，至刘林生寓，询问萍乡事知其详情与否？林生亦言

^①本日及以下各日所记“萍乡革命党蜂起，已围县城”，“湖南革命军占领醴陵”，“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等情况，系指1906年12月初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也称“丙午萍浏之役”。是年春，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酝酿起义。由此，各派哥老会联合成立洪江会，推龚春台等为首领，农民与矿工纷纷参加，12月4日起义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爆发，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市镇。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军先锋队”，推龚春台为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基本上以同盟会政纲为号召，屡败清军，声势浩大。清政府调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军队数万人进行镇压，起义军在分散作战情况下，至月中挫败。刘道一被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总计起义军前后被清军杀害者在一万人以上。

当是前岁旧同志^①，但亦不知详形也。谈良久，八时始返。途中购得日本语言学书数种及《世界小观》、《琐克拉底》等。时忽有大声唱卖“号外”者，购一张观之，则谓湖南醴陵革命党甚猖獗，外国人皆避乱至长沙，日本南清舰队已有二艘驶上汉口云。

十三日 晴

阅报，谓湖南革命党已围攻浏阳县城，湘潭亦有起者，鄂督亦派步兵一千、炮兵五百往援云云。噫，中原之风云盖蔚然起矣！十时，至《民报》社与枚叔、宁仙霞等戏谈良久。下午三时，至巢鸭弘文学院吴绍先处，晚餐后回。

十四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偕宫崎氏及其夫人至《民报》社坐良久，又至何小柳寓。四时，又至孙逸仙寓，与何小柳行象棋良久。时逸仙适自外归，又坐良久，晚餐后始回。

○○阅报，载湖南革命党益盛，在萍乡者为吉安巡防军袁某所攻，避走宜春；然次日复大举向萍乡，江西臬司已至萍乡督战；在醴陵者为湖南军三营分攻，“暴徒”遂向浏阳而去云云。

十五日 晴

十时，至彭希明寓午餐，下午一时，至章行严寓。行严编有《汉文典》一书，余索观之，见其稿尚未成，询知其大约。其分类：一名词；二代名词；三动词；四形容词；五接续词；六副词；七

^①前岁旧同志，指华兴会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联络会党马福益等，谋划于1904年11月长沙起义时的有关人员。

介词，又分为二，一前置词，一后置词；八助词；九感叹词，多取法于英文法云云。下午四时，至守田馆，吴绍先、覃理鸣等皆至。晚餐讫，谈叙甚久，遂留宿焉。

十六日 晴

九时，至田端脑病院取药。下午一时，回。改《孙逸仙传》数页。五时，至胡经武寓，不遇，乃至《民报》社，坐谈良久。九时，复至胡经武寓，以夜分遂留宿。余询其前所经营之事状及此后之方针如何？彼言多闪烁，若不欲令人闻知也者。余亦不复深询，乃就寝。

○○阅报，载湖南革命军占领醴陵、浏阳一带为根据地，至湖南、江西间至于广西，皆有同志之士，其军械多新式枪炮，甚为完备，且无打教堂、杀洋人之举，其情状甚非小可。现江西之兵与湖南之兵两面夹攻，正在激战中。湖北之兵亦到，湖北又派二营援长沙，两江亦派二营由轮船援江西，日本舰二只、英、德、美舰各一只，皆上驶往岳州云。

十七日 大雨

八时，至《民报》社，与章太炎谈良久。黄庆午告余，昨日湖南□分会开会选举，余被举为副会长云。余问及湖南暴动事，庆午言已派多人往各省经营之矣①。下午三时回。刘林生来，谈良

①萍浏醴起义爆发消息传到日本东京时，中国同盟会本部孙中山、黄兴等商定，曾派遣杨卓霖、李根发、胡瑛、谭人凤、周震麟、权道涵、刘震、洪春台、孙毓筠、段书云、宁调元等回长江沿岸各省和其他省分，策动响应。黄兴所言指此。及起义失败后，各省大兴党狱，同盟会所派人员多被杀害或拘禁。孙毓筠被捕后为端方所收买。

久。林生欲归国起事，或往助湖南之事，约余明日往与黄庆午商焉。

○○阅报，有言湖南革命军接战毫无屈色者，有言革命军被杀千余人者，不知孰是。又山东曹州、广西浔、郁各处亦有起者，且江苏江北一带大起饥馑、饥民载道，清江浦聚集者有五十余万，势亦匆匆云。

十八日 晴

八时，至《民报》社，刘林生亦至，遂偕之至□楼上坐良久。十二时，偕至孙逸生〔仙〕寓，晤得黄庆午。林生询问归国之事，庆午不劝其去，谈良久，遂罢。余乃别林生至西路会场瞿孙娄处午餐。下二时，至宋海南寓。三时，至陈榆臣寓，贺连仙亦在，遂在连仙处晚餐。六时回。

◎◎报载，湖南革命军已占领萍醴铁路。

十九日 晴

九时，至陈监督寓领学费。此学费内应扣留前预支医药费七八十元，而监督则仅扣二十元，盖亦有心人云。十时，至《民报》社。午餐后，至李星次寓，送金十元与之，不遇星次。又至东洋大学，遇曾松乔、胡勋臣等。三时，至杨小江、覃理门寓，坐良久。四时，至刘式南、袁雪庵寓，询问其接有湘中确信与否？皆云无之，已电问亦无回电，盖不通电信矣云云。（二君皆醴陵人）六时，复至杨小江寓晚餐。七时回。

二十日 晴

九时，至神田各书店购书，购得《汉文典》等及《精神学讲义》

十余部^①。十二时，至会芳楼午膳。二时回。平山周、宣〔萱〕野长知来，宫崎治酒饮之，余亦与坐，中并有郗沛生及权藤

氏二人。余与郗沛生谈良久，复与权藤氏谈，始知其为汉学者，汉文、诗俱能作，并写二诗与余观之，皆清逸可诵也。良久，诸人皆醉，始散。九时，余乃就寝，因饮酒，故终夜不能成寐。

○○郗沛生言，白夷之人种在昔原与暹、缅同，自昔为思伦发王国，其自称曰果山皮Gosampi，后思氏末时，南部乃入于暹、缅，而仅存今地以属于中国。今猛卯土司思氏，犹思伦发后也。又唐时六诏原为六酋长之义^②，以语言学上观之，其人或与白夷人种有关系，亦未可知。盖诏zow之一字，白夷亦同谓之诏zow，译其义，亦酋长或主上、主人之意，原无不同也。又白夷人谓王曰贺汗Hohan，殆即可汗之同源异流者欤！果尔，则土耳其人种与白夷人种或亦有最古之关系欤^③！（余按：白夷人种与暹罗、缅甸人种同为印度支那族。考暹罗之原始人种，实由印度古时婆罗门教僧而来。则白夷亦系由印度而来者。可知土耳其人种之匈奴、突厥人，古时亦同发源于印度欤？未可知也。或则因印度之宗教，土耳其人与白夷人种均信奉之，而言语上乃受其影响欤？亦未可知也）。

二十一日 晴

十时，至一书店购得英文《南洋群岛》及《支那日本事情》、《印

①本月十五日所记章士钊编有《汉文典》，唯“稿尚未成”。此处《汉文典》，恐系来裕恂所著者。 ②六诏，唐代云南西部乌蛮六个部落的总称。“诏”义为王或首领。其名称说法不一，一般指为越析诏、浪穹诏、澄睑诏、施浪诏、蒙隽诏、蒙舍诏。其中蒙舍诏因在其他五诏之南，故又名南诏。至开元间，其他五诏为南诏所统一。 ③土耳其，即另句所译土耳其。

度洋南洋事情》各一册。十一时，至《民报》社，遇宋海南。海南邀余至其寓，谈良久，告余以欲归国运动，并言自己所拟军队编制之法，余亦赞之。晚餐后，始返至《民报》社，坐良久。黄庆午言将有广东之行，以□□□□□①，欲余同往襄助，且言不日即起行云云。余姑允之。八时回。

二十二日 晴

接周来苏信②，约明日下午开会议事。九时，至刘林生寓，以前所借《石头记》还之。十时，至田梓琴寓，谈良久。午餐后，至《革命评论》社，坐片刻。三时，至匡云观寓，告以今日未往成女学校上课，不遇云观，写一字留置之。五时，至一牛肉店晚餐。六时，至一书店，购得《日本外史》及《英米文人传》各一。七时回。

二十三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三时，至启智社，赴周来苏所约之会也。

①□□□□□为原有的。按黄兴是时愤萍浏醴起义失败，与孙中山商定，决意赴香港策划广东起义，次年1月5日启行。因广东非常戒严，香港亦无法居留，故不久即返东京。此处当指广东同盟会或广东□□□君。②周来苏，湖南安化人，日本东京百科学学校卒业。1903年参加军国民教育会，返上海活动，因制造炸弹失慎，一目失明，1904年夏，与杨毓麟、苏鹏潜赴北京，谋炸清吏，未果；秋，与谋华兴会长沙起义，事泄后走日本。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被推为本部评议部评议员。1907年黄冈起义时，多次运送枪械前往香港、广州。最后一次因误解黄兴电令，将弹药投入海中。又，据吴玉章回忆，黄兴致电在香港的吴玉章，说香港近日对美国总统号轮船曾经检查，周所乘即该船，吴派王希闵至神户告周来苏，换为头等舱位，以免检查。谁知周氏船过门司时，因心中害怕，竟将所有枪弹（手枪115支，子弹4000发）丢入海中。致被党人诟责，讥取绰号“周丢海”。（周氏此举，各书记载有异，吴玉章亲历此事，当以吴说为是。见《吴玉章回忆录》第58页）辛亥革命后隐居本籍不出。

五时，至《民报》社，坐良久。八时回。

二十四日 晴

宫崎氏嘱余为之作《革命评论》文，余即作《姚洪〔宏〕业传》及余前所作诗数首与之。下午，改《孙逸仙传》。心中无聊，作感怀诗，成一首。夜，前田九四郎^①索余为教支那语一时间。

二十五日 晴

十一时，至田端脑病院购药。下午三时，至上野，入世界馆食午餐。四时，至一书店购得《宗忠简文钞》^②及《和汉年契》、《露语文法详解》各一册。途中遇得湖北同学吴吟斋，约余日内至其寓。余诺之。七时回。

◎◎阅报，载湖南革命军日益盛，其首领有二：一龚□^③，一孙□^④，皆甚通事理，有策略云。

二十六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至刘林生寓，晤余松云，谈良久。松

①前田九四郎，本年11月17日所记为前田九二四。 ②宗忠简，即宋名将宗泽（1059—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历任磁州知州、副元帅、东京留守。招集义军，用岳飞等为将，屡败金兵。遗著有《宗忠简集》。

③龚□，指龚春台（？—1912），湖南浏阳人。为萍浏醴一带哥老会首领，曾参加自立军起义。后经华兴会、同盟会会员联络，赞同革命宗旨。本年春与洪福会、武教师会联合成立洪江会，被推为大哥。萍浏醴起义中，所部起义军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任都督。起义失败后，潜往长沙。辛亥武昌起义后率众响应，称“北伐义军”，旋病死。 ④孙□，不详。按萍浏醴起义军领袖，除龚春台外，尚有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另成立“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旗号“洪福齐天”。此外，尚有安源矿工首领肖克昌等。此处孙□，或系当时讹传。

云言，得有可制火药之药水及作炸裂弹之法，欲余为之寻一秘密地试验。余允之。三时，至秀光社，坐良久。四时，至《民报》社晚餐。六时，至陈榆臣寓，不遇。七时，至西路会场。八时，复至《民报》社，遂宿焉。

◎◎阅报，言萍乡、醴陵、浏阳、湘潭已为革命军占领，长沙亦危在旦夕云。

二十七日 晴

八时，至陈榆臣寓早餐。九时，至吴吟斋寓，谈最久，遂留午餐。下午三时，至刘林生寓，刘林生约余于今夜至黄庆午处谈话，五时回。夜未赴林生之约，因惫甚也。

二十八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至《民报》社，晤得张溥泉。溥泉于今秋由爪哇至满洲，此次自满洲归者也。谈及爪哇及满洲事甚悉。是夜遂宿于社。

二十九日 晴

十一时，自《民报》社回。观《中国人种考》，系诸暨蒋观云所作，搜罗众说颇众，但不免失之支蔓而已。至其主张汉族西来之说中①，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台与否之问题，②汉族系丢那尼

①“汉族西来”说，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西欧中心说”的组成部分，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外侵略扩张服务的。这种观点，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蒋观云的《中国人种考》，即附会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说法。②迦勒底，即新巴比伦王国（前626—前538）。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国家。以“两河流域”巴比伦城为中心。廓特奈亨台，即新巴比伦王国的创业君主那波帕拉萨尔，或译那布阿帕卢速尔。

安族与否之问题①，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②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下午五时，至日本桥青木嵩山堂购得《陆剑南诗》③、《萤云〔雪〕斋丛书》、《人心观察术》各一，又至一食店食夕餐。八时回。

三十日 晴

接覃理门信，谓将归国助湖南革命军，问余以有何方法？下午，至理门寓，谈良久，余亦无所设法。四时回。改《孙逸仙传》。夜，观《鲁滨孙漂流记》了④。

三十一日 晴

改《孙逸仙传》。下午，余松云、赵复臣⑤、仇秉生来⑥，坐良久。松云并携有火药料至，欲试验，以天将夜，恐火大为人觉，遂止。黄庆午来，言日内将往广东去，属余移居至《民报》社近所。余诺之。夜，观《鲁滨孙漂流记》完，觉其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可为顽懦者之药石云。

①丢那尼安族，即雅利安族。远古中亚地区存在的自称“雅利阿人”的部落集团。②塞米底族，即苏马连族，或译苏美尔人。古代“两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吾尔王朝，即乌尔王朝，公元前三千年建立在“两河流域”入海处的一个早期奴隶制国家。沙公，今译作“卢加尔”，意为国王。

③《陆剑南诗》，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诗集。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④

《鲁滨孙漂流记》，英国笛福（1660—1731）所著长篇小说（1719年）。描写主人公鲁滨孙因所乘船只失事，在荒岛上单独创造条件，生活二十八年。作者借此颂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个人冒险进取精神，并表现殖民者优于土著的反动思想。⑤赵繅，字负澄，也作负臣、复臣，湖南长沙人。1904年6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与仇鳌等组织新华会，后入同盟会。不久回湘活动，曾任同盟会湖南支部财务事宜。辛亥革命后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二次革命”期间，为湖南公民联合会发起人之一。⑥仇鳌，原名曜元，字炳生，也作秉生，湖南湘阴人。1904年4月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

与余焕东、仇亮、赵繅等组织新华会。不久回湘运动，曾任长沙私立第一中学教务长。1906年夏，因禹之谟案牵连，逃亡日本，改名鳌，字亦山。辛亥革命后，历任吴淞军政分府秘书长，《东亚新闻》社社长，国民党湖南支部副长，湖南民政内务司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再次逃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

第 六 卷

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公元1907年〕

一 月

一 日 晴

晨起，宫崎氏治酒邀余共饮，余稍饮之。良久，宣〔萱〕野长知氏至，孙竹丹、吴亚男亦至^①，乃复共饮，余稍醉。十时，至《民报》社，坐良久。十一时，偕田梓琴、章枚叔至孙逸仙寓，留午餐。下午二时，乘人力车至守田馆禹余三处，坐谈良久。余三言有人属其译书，书甚多，可分与余译，余诺之。四时，至弘文学院吴绍先、凤琴台处，遂邀之同至守田馆，谈及夜分，遂留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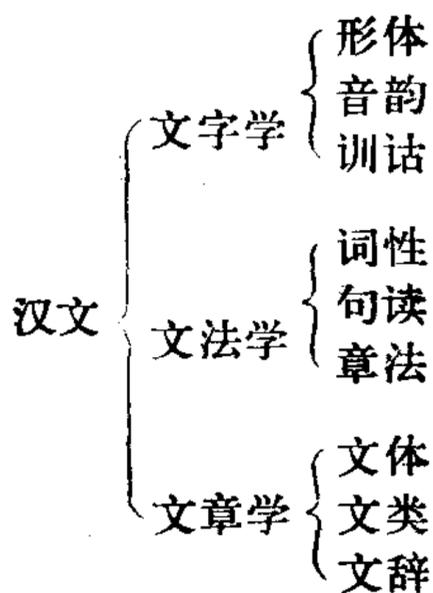
二 日 阴、雨、雪

九时，自守田馆回，与宫崎氏及宣〔萱〕野长知、郝沛生等饮酒良久，余稍醉，始罢。下三时，至木村馆访杨仲达，至则不遇。五时，至《民报》社晚餐，七时回。夜，雪愈大。

○○汉文之学单讲组织之法，此犹不过为文中之一部分之文法学而已。由文法归纳而上，则先有单位之文字。文字有义，有

^①吴亚男，安徽庐江人。同盟会会员。吴保初次女，为章士钊妻吴弱男之妹。

形，有声，欲讲明此，则必有文字学。由文法演绎而下，则后有成文之文章。文章有体，有类，有辞，欲讲明此，则必有文章学。合此三者，而后汉文学乃完，而后汉文学之范围乃宽。拟日后作汉文学书即按此范围为之。兹列一表于下：



三 日 雨

观《竹书纪年》^①，中多疑问，遂摘录之，以备考究。改《孙逸仙传》。夜，雪止。

四 日 阴

阅报，记湖南革命军被官兵战败云云。又山东曹州、直隶大名亦均有“暴徒”起事，势甚猖獗云云。寄《大英百科全书》及《センチヨ(ユ)リー字典》月金于横滨《太晤士》社。九时，至《民报》社，坐良久。黄庆午言明日往□□去^②，将有起义之举，此间庶务干

^①《竹书纪年》，我国古代的编年体史书，因写于竹简而得名。晋咸宁五年（279年，一作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年或281年），在汲郡的魏墓中发现。凡十三篇，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战国时魏国史事。此书宋时佚失。至清代，朱有曾辑有《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据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另有《竹书纪年》二卷，近人称为《今本竹书纪年》，系后人编辑伪托，清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考证较详。 ^②□□，指香港。事见前1906年12月21日注。

事欲交余代理，并属余可迁至伊处居之云云。余思余现在养病，既不能作他事，庆午此去关系甚重，若不应之，殊为非是；且此职现亦无多事，亦可任也，遂应之。下午四时，回。夜八时，至孙逸仙寓，庆午亦在。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余坐良久，遂辞去，至《民报》社宿焉。

五 日 晴

晨起，往田端脑病院诊察。下午一时回。遂拟今日移居于黄庆午寓处。午餐讫，清检行李。四时，遂辞宫崎氏夫人。五时，至庆午寓。其处名曰伊势屋，与《民报》社甚相近；室在楼上，甚广大。余既入，安置行李，良久讫。复至《民报》社。时庆午已清检行李将起行矣，乃以一切要物交余。良久，庆午辞去，余不及送之。夜，至刘林生寓，谈良久。林生言欲结会，欲余为之定一章程。余不承应。乃出一已成之章稿，属余为改之。余不得已，允之。九时回。至《民报》社，与前田氏议定，余每日来社中用膳，惟早餐则遣下婢送至余寓而已。十一时，回伊势屋。

六 日 晴

九时，至《民报》社。下午二时，至杨仲达寓，谈最久。四时，至徐运奎寓；五时，至陈陶溪寓，皆未多坐。六时后，至杨仲达处晚餐。八时回。

七 日 晴

九时，至《民报》社（是后每日晨、午、晚皆必往，不记也）。十二时，至孙逸仙寓，闻知刘林生已入□会。下午四时，至林生寓，谈良久。六时，至九段劝工场购物。七时回。

○○阅报，载有湘、赣“乱”事，谓此次革命党根蒂强固，举动文明，起事后发行纸币，颁布禁令，有新式枪三千余枝、头绳枪四千余枝、旧式抬炮八门，已占有醴陵、萍乡、浏阳三县，人民从之者无数。闻其主张除为满洲奴隶者及富豪外，学界、商界及百姓均不扰害，外人及教堂尤力为保护^①。故人民虽在不安之中，然犹如常执业务不恐。官兵往剿者未收效果，兵备处总办俞明颐自出马防守，革命党现已至距省十余里之永安市云云。

八 日 晴

九时，至田端脑病院诊察。十二时，至曾松乔寓，不遇；至李星次寓，亦不遇；遂至一体育器械店，购得铁哑铃一对。下午二时回。夜，至孙逸仙寓，坐片刻。九时回。章枚叔约余明日同往访权藤氏，余诺之。接禹余三来片，信〔言〕有译稿，约余明日往取之。余思借此亦可以稍获金为春季生活矣。

九 日 晴

九时，至宋海南寓及瞿孙娄寓，皆坐片刻而回。十时，偕章枚叔往访权藤氏，十一时至其家，坐谈最久。权藤氏出其诗稿，言首倩枚叔与余改之。余谢未遑，枚叔为改数句，遂留午餐。下午三时，复偕至章行严处，行严罹病在胃肠病院也。五时回。七时，至禹余三寓，取得译稿，为《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每千字增价一元五角。九时回。

^①宋氏所记此次起义主张，可参阅当时发布的《中华国民军檄文》（用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与宋氏所用者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为洪福会所发）。参见上年12月13日注。

十 日 晴

下午一时，至孙逸仙寓。时有《国民新闻》记者来访，与逸仙谈良久，余亦与之辩论，谓：“前日贵纸对于支那革命军加以恶评，此甚为两国所不取。何也？支那革命乃国民的革命，贵社而加革命之恶评，即伤感情于支那。《国民新闻》为一国舆论之代表，贵国新闻如是，是即贵国舆论如是，是即贵国国民对于支那国民伤感情也。两国国民而有恶感，则影响于将来之国交不少也。”彼又谓：“支那土地广大，语言不一，革命虽起，能统一乎？”余曰：“革命之事，原非一人的事业，乃国民的事业也。全国国民而有此思想，以起革命，则可成矣，何不能统一之有乎？”彼乃唯唯作辞而去。时陈陶溪亦在坐，遂邀余至其寓一叙。至则陶溪言有同志数人欲入会，而不欲章明为之，可否另外设法与此数人秘密连结。余言：“此无不可，惟君为之。”复谈良久。四时，至徐应奎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辨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①。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

^①1906年12月，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刊登《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庆典告藏〔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一文，附有《行庆改会简要章程》，内称：“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几蒙险难，会众感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不危，无待于保，会务告成。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是其会名虽改，而依靠清廷，走改良主义道路的本质未变。徐佛苏说梁启超已“改变方针”，与事实不合，是在保皇会论战不利的情况下为梁启超所利用而做说客。

有复也。复坐谈至留晚餐。八时回。

十一日 晴

八时，至神田一书店，购得《催眠学》书。十时回。与章枚叔言及昨日徐应奎所言之事，枚叔言，可以许其调和。余遂至孙逸仙寓，与逸仙及胡展堂言之，则皆不以为然。余遂已。下午三时回。

十二日 晴

刘林生来，言其弟秉生被捕，倩余往杨晰子寓问信。十时，至杨晰子寓，不遇。十二时，至覃理鸣寓。下午三时回。

十三日 阴

八时至社。曾松乔、刘式南来，谈良久，式南去，余留松乔午餐。下午，蒋雨岩、瞿孙娄至，各谈良久而去。夜，李濡生来访余，湖北汉川人也，言因王华仿以知余云云。其言似有谀意，谈一时许去。余阅报，见《大坂每日新闻》有俄国社〔杜〕尔斯兑《与支那人书》一篇^①，大约劝支那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当以中国古昔之所谓“道”，即天之律、神之法为基础，而行“道”之政治，营“道”之生活云云。其言亦有至理。张溥泉遂议欲译登《民报》，余赞之，而译之者无人，余遂自任之，即将

^①杜尔斯兑，即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虽主张对恶不抵抗，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代替旧制度，但在著作中对中国革命寄予同情。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其报持回。

十四日 阴

译社〔杜〕尔兑兑《与支那人书》，译成第一节，大抵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接杨仲达来片，言刘秉生已被杀。余遂至刘林生寓问之，不遇林生而回。下午五时，至静冈劝工场购诸文具。六时回。陈汉元来^①，言《洞庭波》杂志前改为《中央杂志》者，今以此名不善，又改为《汉帜》^②，属余为之作发刊词一篇。余允之。接汤松来信^③，言端方密遣侦探数人探革命党事，并属余等戒严。

十五日 晴

接匡云官来信，告余以成女学校汉文科今日开课。九时，余遂往成女学校。既至，其校长宫田氏与余谈良久，余遂登讲堂。女学生共十余人。余先讲汉文教授之困难，次讲汉文之定义，次讲汉文之分类，次乃讲文字形体，未毕而下堂。学生等言，须编一讲义方可。余思编讲义亦可藉以自为研究，且余素志也，遂许之。下一时回。接陈汉元片，催余作《汉帜》发刊词。余恐不能速作就，遂倩章枚叔代作之。夜，枚叔交稿与余，余乃寄与陈汉元

^①陈家鼎，字汉元，湖南宁乡人。华兴会会员。时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参加同盟会，为《洞庭波》杂志撰述。稍后辍学归国，在上海设立阜丰棉絮运输公司，为革命筹措经费，兼事联络工作。旋与禹之谟在长沙北门湘利乾商栈筹设同盟会机关，是为湖南最早的同盟会组织。辛亥革命后，“二次革命”期间，被袁世凯杀害。 ^②《汉帜》，1907年1月在东京出版。月刊。陈家鼎、仇亮、景定成主编。《民报》第十一号刊登广告说：“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为最大要素。”

^③汤松，字寿军，湖南长沙人。时留学日本东京商业学校。同盟会会员。

焉。九时，至孙逸仙寓。寻回。

十六日 晴

九时，至田端脑病院诊察。十二时回。刘林生来，言刘秉生被捕，仍未释放。并出一禀稿，乃同乡会为之辨冤于湘抚者，倩余改之。余遂与林生共删改，良久乃已。接汤松来信，云有日本人有毛瑟枪数万枝及弹药，称是吾党可购之；又有维新时一人愿教授吾党以炸药术云云。

十七日 晴

九时，至宫崎氏家，坐谈良久，留午餐。下一时回。四时，至孙逸仙寓，与章枚叔、胡展堂谈最久，留晚餐。九时回。夜，雨。

十八日 阴

编《汉文学讲义》第一章《总论》。写致汤松信，言枪弹事可俟后日，惟炸药事可订定之也。下午，至上野图书馆观书，观得《汉隶字原》、《古今文字表》、《通志》、《六书略》、《七音略》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①。七时始回。

^① 《汉隶字原》，也作《汉隶字源》，文字学书籍。六卷。宋娄机撰。分考碑、分韵、辨字、碑目等项。共录汉碑309种，魏、晋碑31种。为研究隶书及汉字演变的重要资料。《通志》，南宋郑樵撰。二百卷。为会通历代史书而成的分类通史。上起传说中的三皇，下迄隋、唐。分本纪、世家、年谱、列传、二十略。二十略为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兵、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仇、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诸项。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为旧史所无。全书在史学上有所贡献。《六书略》，即《通志》中的《六书略》，有单行本。另有《六书故》（宋元之际戴侗撰，三十三卷）、《六书通》（清闵齐伋撰，毕宏述增订，十卷），均为字书。《七音略》，《通志》中的二十略之一。与底本出于唐代的《韵镜》（一卷，作者不详，今存南宋张麟之再刻本）同出一源，为今存最早的等韵书之一。是研究我国中古语音的重要资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见下注。

○○《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者，唐沙门神珙之所作也^①。其论四声谓：“哀而安者平声，厉而举者上声，清而远者去声，直而促者入声”。其论五音谓：“东方喉声：何、我、刚、鄂、诃、可、康、各；西方舌声：丁、的、定、况、宁、亭、听、历；南方齿声：诗、失、之、食、指、示、胜、识；北方唇声：邦、龙、剥、雹、北、墨、朋、邈；中央牙声：更、硬、牙、格、行、幸、亨、客。”又谓：“宫音舌居中，商音开口张，角音舌缩却，徵音舌挂齿，羽音撮口取。”其所言与悉昙三十六字母法稍有出入^②。

十九日 晴

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文字学》第一节《形体之起原》。阅报，见有湘、赣革命军已归平静之事，不胜惋惜。

二十日 阴

九时，至西路会场。是日开选举会，余被举为判理员。下午二时回。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第二节《形体之构造》。

二十一日 雨

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第三节《形体之变迁》。夜，刘林生来，

①神珙，唐代西城僧人。音韵学家。类聚双声之字，同四声、叠韵相结合，作《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反纽，指反切与声纽），用来解释反切的方法。②悉昙，佛家语，成就、形成的意思。三十六字母法，古代汉语语音反切的传统方法。唐末僧人守温始创三十字母，宋代等韵学家复增六母，合成三十六字母。

言胡经武在汉口被捕^①。余不胜惊，欲设法救之，相与思索良久，不得其法也。八时，至孙逸仙寓言之，亦无如何。九时回。

二十二日 晴

阅报，见南京革命党员三人被捕^②，孙少侯在其内云云。噫，我革命何不幸如此哉！十时，至成女学校教汉文，十二时回。下午，头甚晕疼，遂睡良久。六时，郑子舆来^③，言刘秉生已被杀云。余遂至刘林生寓，则林生已涕泗满面，出家信与余观之。凄惨之况，不忍言也。余安慰林生良久，九时回。

○○阅报，言湖北黄州附近有会党起事，有众三千人，张之洞派兵往剿之。又河南卫辉府因学堂与教堂冲突，会党乘之起事。又陕西华阴县会党因西潼铁路征收款项，相聚暴动云云。

二十三日 晴

译《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得三页。十二时，至瞿孙娄寓，留午餐。下午一时回。匡云官来，言欲以湘、鄂二省同乡会名义打一电于〔与〕张之洞，救胡经武，问余以为何如？余言恐其无效，但亦可以尝试之。云官又言无电费，余遂倩其往孙逸仙处商之，

①胡瑛被捕事，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胡瑛传》记载：“丙午秋，萍醴举义师，总理派瑛、朱子龙、梁钟汉回鄂，抵日知会谋响应。瑛等至汉，诣刘静庵计事。群虑经费无着，座中有一无赖郭尧阶，在鄂与瑛、教仁识，自言我有办法，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经理刘小霖已运动成熟，自承以十万金佐吾辈革命。瑛寓汉口名利栈，约于次日在栈洗尘以决之。届时小霖至，甚款洽，酒数行，则武士多人入，传瑛以去，始知为其所卖也。”参见上年11月17日注。

②三人为孙毓筠、权道涵、段书云。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受同盟会本部委派，归国至南京运动军队，为两江总督端方逮捕系狱。孙毓筠（字少侯）不久为端方所收买。

③郑子舆，即郑子余，湖南长沙人。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归国活动，以孙毓筠案受株连，牺牲于南京狱中。

云官遂去。曾松乔来，邀余至上野图书馆阅书，余观吕维祺《音韵日月灯》之《同文铎》^①及戴东原《音韵考》^②。六时回。七时，至孙逸仙寓。匡云官言曰：商定以留学总会及湘、鄂二省名义打电，电费孙逸仙暂代去〔出〕云。九时回。

二十四日 晴

下午一时，至孙逸仙寓，不遇而回。观《催眠术》，独稽古得悉催眠术之方法甚容易，欲一试之矣。夜，阅报良久，见记载支那革命事甚多，亦有加以好评语者。

二十五日 晴

郑子余、邓子赞同来^③。子余言派遣□□归国，已去，尚乏川资，托余为之代筹。余允之。遂至宋海南处。海南已移居。下午二时，至孙逸仙寓。三时，至刘林生寓。四时，至杨仲达寓。皆拟向之筹款者，而皆不得。六时，至陈陶溪寓，亦言筹款事，陶溪允之。八时回。

二十六日 雨

松井枉次来，言欲作一报，请余为之介绍一主笔人。余忆曾

^①吕维祺，字介孺，号豫石，明河南新安人。万历进士。崇祯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书室名明德堂。著有《存古约言》、《音韵日月灯》、《明德堂文集》等。

^②戴震（1723—1777），字东原，清安徽休宁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乾隆间《四库全书》纂修官，乾嘉汉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较深刻研究，又精通古音，立韵类正转旁转之例。著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宋教仁日记中所言《音韵考》、系《声韵考》之误。

^③邓恢宇，字子赞，湖南宁乡人。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山西联络事宜。辛亥武昌起义时，随同黄兴返国，参加汉阳战争。

松乔前曾托余为寻自食其力之法，遂以松乔介绍之，属其自往商焉。下午，刘林生来，言欲为其弟秉生作传，请余及章行年〔严〕为之，并托余为之往行年〔严〕处言之。余不忍拂其意，遂姑允之。

二十七日 晴

十时，至西路会场。陈陶溪交余贷款二十元。余又向诸君言：胡经武被捕，我西路会应设法救之，不可坐视。诸人皆以为然。议定筹金打一电报。遂以金二十元交余，属余为之。下一时回。时白楚香来，言湖北同乡会亦为胡经武事集金发电。余遂告以西路会事，以金交与之，属其合发一电焉。三时，至宋海南寓。海南约明日送金与余。四时至章行年〔严〕处，告以刘林生请其作刘秉生传事。行年〔严〕不诺作。六时回。

二十八日 晴

刘林生来，余告以章行年〔严〕不应作传之事。林生复邀余同往行年〔严〕处言之。行年〔严〕仍不应。十二时，至成昌楼午餐，林生属余一人作之，余不欲诺，而仍以重违其意，遂允之。下一时回。

二十九日 阴

十时，至成女学校教汉文。下一时回。有一人来，言湖南革命军中有一人来东，住东京馆，言语不通，甚为穷困云云。余拟明日往访之。邓子赞来，属余以郑子余寄与□□之川资，并前日托余筹得者，皆为之汇寄，遂交余以金而去。

三十日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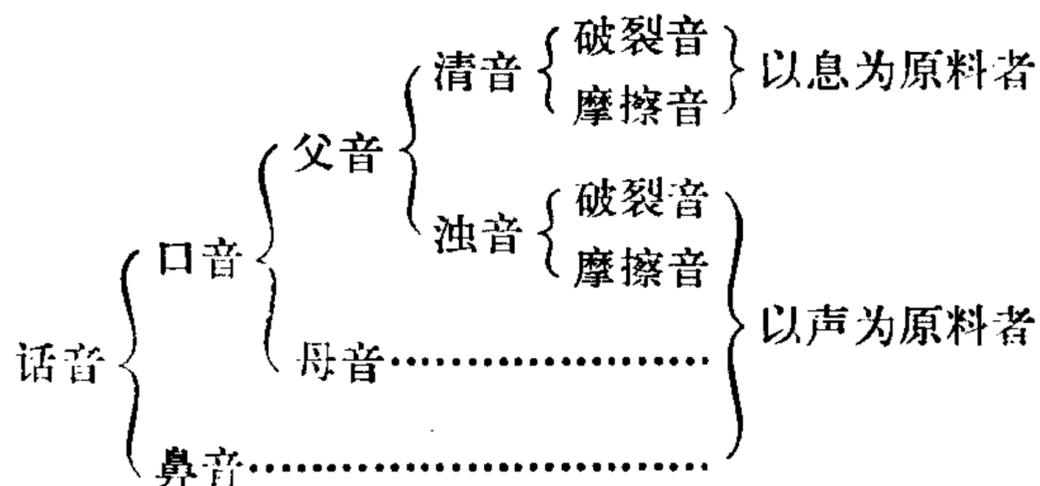
十一时，至邮局汇寄郑子余所托之款。下一时，至东京馆访

湖南新来之革命党员一人，不遇，寻〔询〕之主人，则云已往他去矣。怅然而返。观刘申叔《文学教科书》，见其编法无条理，且不合教授法，及误以《马氏文通》状词为形容辞〔词〕，介词为转接词，连词为前置词等处，甚不洽意。

三十一日 晴

编《汉文讲义》第二章第二节《音韵》，未完。下午二时，至上野图书馆观书，观冈仓由三郎《发音学讲话》、安吉《六书韵徵》^①。七时，至一肆购食晚餐。夜八时回。写一片致徐应奎，告以调和《民报》辨驳《新民报》不谐^②

○○冈仓由三郎《发音学讲话》，言人之话音又〔有〕二：一口音，一鼻音。口音又分为父音、母音，父音又分为清、浊音，清、浊音又各分为断音、续音。其图如下：



又言鼻音有三种，即张麟之《韵镜》所谓三内^③。一曰唇内鼻音。

①安吉，字汇占，清无锡（今属江苏省）人。深通音韵学。著有《夏时考》、《韵准》等。 ②《新民报》，即指《新民丛报》。 ③《韵镜》，音韵学书。作者不详。其底本当出于唐代，今所传为南宋张麟之再刻本。一卷。其韵目次序与《广韵》大体相同，而以“蒸”、“登”列在最后，犹存隋唐韵序遗迹。为研究隋唐韵书反切的重要参考书。

使声经软口盖（腭之近喉者）之里面，而反之于鼻腔内出之。其音在英文为m之收音字，在日本文为ム之收音字，在汉文为侵、覃、盐、咸、寢、感、琰、赚、沁、勘、艳、陷之各韵。二曰舌内鼻音。舌之前端押于齿槽，使令不通，而出声于鼻。其音在英文为n、在日本文为ヌ、在汉文为真、文、元、寒、删、先、軫、吻、阮、旱、潜、铣、寘、震、问、愿、翰、谏、霰之各韵。三曰喉内鼻音。舌之后截突起，押于软口盖之中央，使气不通，而出声于鼻。其音在英文为g（按当作ng），在日本文为グ，在汉文为东、冬、江、阳、庚、青、蒸、薰、肿、讲、养、梗、送、宋、绛、漾、敬、径之各韵（又言中国之喉内鼻音在日本之音读，汉音为イ，吴音读为ア斤）。又言父音又分为五音：一曰唇音，两唇相合而发者；二曰齿音，舌端与舌之前截抵于齿槽者；三曰舌音，舌之正中与硬口盖相抵者；四曰腭音，舌根与软口盖相抵者；五曰喉音，出气息于声带，摩擦之而作声者云云。

二 月

一 日 晴

十一时，至孙逸仙寓。下午一时回。刘林生来，坐良久，复同至逸仙寓。四时，至陈陶溪寓，不遇而回。接徐应奎来信，言将邀蒋观云同往梁卓如处，劝告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云云。

二 日 晴

刘林生来，言明日南路会为刘秉生开追悼会^①。十一时，至

^①刘道一（秉生）因主持萍浏醴起义，被清军逮捕后，1906年12月31日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二十二岁。中国同盟会本部与留日学生即决定于次日举行追悼会。关于悼念刘道一文字、挽诗等，存于刘揆一所编《衡山正气集》中。

孙逸仙〔寓〕。寻回。下五时，至西路会场，晤李星次等，谈良久。七时回。瞿孙娄来，余邀其入《民报》社，孙娄允之。写一信致陈汉元，属其为刘秉生、禹吉亭发起开追悼会^①。观《催眠术讲义》良久，已明其大略矣。

三 日 晴

八时，至刘林生寓，九时回。十时，至南路会场与追悼刘秉生会，余写挽联一副以哀之。下一时回。三时，至西路会场。四时，邀吴绍先至，谈良久，告以近日之事。七时，至孙逸仙寓，八时回。

四 日 晴

接一信，乃旷若谷自长崎发者^②，言与黄庆午相约而去，因沪上风潮返东，至长崎金尽，祈速电汇二十五元至云云。下一时，余遂至孙逸仙寓言其事，逸仙无金，乃向何小柳借得三十元。二时，至牛込郵便局电汇之而回。郑子余来，约余后日往伊处一叙。夜，写一信至成文〔女〕学校，告以明日不能上课。接上海一人来

^①禹之谟（1867—1907），字稽亭，也作吉亭，湖南湘乡人。1900年曾参加自立军活动，失败后赴日本，入大阪千代田工厂学工艺。1903年在湘潭设立毛巾厂，次年推广至长沙，办实业工场，附设工艺学堂。1905年参加收回粤汉铁路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被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和商会会长。不久加入同盟会。1906年夏，组织数万群众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于长沙岳麓山；又在湘乡反对增加盐价，8月10日被清政府逮捕。后监禁于靖州狱中，次年1月5日被绞杀。 ^②旷若谷，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又曾在横滨学习制造炸弹。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参与修建长萍铁路。

函，言杨恢、李善良被捕于扬州云^①。夜，刘式南来，为李善良等发电事告贷于余，余无以应之，甚残念也。

五 日 晴

宣〔萱〕野长知来，请余为之作东亚公司所出《东语自习》序文，余即书而与之。下午一时，至陈汉元寓，谈良久。三时，至本乡座观剧。夜九时，回。

六 日 晴

九时，至西路会场。陈榆臣邀余同往参观本乡各小学校，余应之。十时遂同至本乡高等寻常小学校。既入，晤其教员大久保氏，余述来意，大久保氏遂导余等往各教室观之，又往体操场、器械室等处，随观随即说明，余乃通译与榆臣闻之。校中一切设备甚完全，为东京市内第一云。十二时讫，遂辞去，至牛鸟肉店食午餐。下午二时，至诚之小学校，观得其高等科各教室。此校较先者甚小，而结构极整齐。三时讫，辞去。四时，至文求堂，购得《官话韵镜》及《春秋命历序考》各一。五时，别榆臣而回。

^①杨恢（？—1907），即杨卓霖，也作卓林，字公朴，湖南醴陵人。行伍出身。1900年在京津参与抵抗八国联军。失败后周游各省，联络会党，投入南京将备学堂。适两江总督周馥拟将南京狮子山租与德国，他首倡杀馥。1904年避走日本，留学东京铁道学校。次年参加同盟会，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的斗争。1906年回上海策应萍浏醴起义。旋赴扬州谋刺两江总督端方，不幸被捕。1907年2月，在南京就义。李善良，即李根发，字芋禅，湖南醴陵人。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1906年冬，回国策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与杨卓霖等赴扬州谋刺两江总督端方，同时被捕，被处监禁五年。

七 日 晴

八时，至宋海南寓，坐良久。九时，至富山房取去岁所购《日本家庭百科事汇》一大册，并购《日本中古文典》一册。十时，至三省堂，遇鲁文卿，坐良久。十一时，至正则英语学校报名学英文。下一时回。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第三节《音韵》。

八 日 晴

旷若谷来，言昨日自长崎抵东京者，告余以上海情事甚悉。十时，至公使馆，以余住址开示之。王克敏（留学生副监督）言改日将送交领费簿，以后每月持簿往银行取金云云。下一时回。夜八时，至覃理鸣寓，不遇，至刘式南寓。式南言李善良之夫人张汉英痛夫被捕，将归国救之，而少川资，遂托余为之设法，余应之。九时，至早稻田大学，取得文卿寄来信一函，并先起龙公《腹笥草》诗一册。十时回。读《腹笥草》良久，其诗皆系古体，饶有六朝风，余拟于后日刻印之。文卿函中言家兄石卿烟瘾日深，且嗜博云云。

九 日 晴

十时，旷若谷来，言及昨夜刘式南所言为张汉英筹款事，余言可向孙逸仙商之，若谷遂去。下午二时，至逸仙寓，言此事，逸仙允助数十元。七时，至陈涛溪寓，坐谈良久。八时回。

十 日 晴

周来苏、刘林生来，谈良久而去。下午，曾松乔来，问余以现有可翻译出版而易于畅销之书与否？余无以应之。夜，至孙逸

仙寓，闻知黄庆午又将回东，不日可到云。八时回。接宏文学院来一函，拆视之，则南京总督端方与宏文学院生张劲松、石维高，令其侦探革命党者，因误入革命党员之手而转送来者也。余遂拟明日往查之，并拟设法仍送交信于彼二人之手。

十一日 晴

九时，至上野图书馆，因是日为日本神武天皇诞生节，休不开馆，遂返。十一时，至熊岳卿寓，谈良久。岳卿告余前日杨晰子等结立一党，表面名曰政俗调查会，实则欲成为一政党者，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云云。留午餐。下二时，至松山堂购得《韵镜易解大全》一册，乃言汉文音韵声之书，系日本僧盛典所著者也。三时回。刘式南来取前日所言之款，遂偕之孙逸仙寓取之而去。四时余回。

十二日 晴

十时，至成女学校，是日为中国之除日，休假。十一时，至宫崎滔天家，谈良久。宫崎言孙逸仙近日有偶语秘密于不可信之人之事，属余言之。余诺之，并留午餐。下二时，至李星次寓，不遇。三时，至西路会场与吴绍先等谈良久，留晚餐。七时，至吴吟斋寓，问以知张劲松、石维高二人否？吟斋言知之，即大冢宏〔弘〕文学院生。余遂以前日之函托其密置于校中常置邮物之处，俟彼二人自取之，彼不知此函曾为人所开视，必喜而如端方所约，吾等则可暗中防制也。吟斋允之，乃以函交之。九时回。

十三日 晴

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第三节《音韵》，写一信致赵逖，告以

石维高事。十时，至西路会场。是日为中国之元日，故皆到会也。下一时回。

十四日 晴

观《戴东原集》，择其言音声之义细玩之。下午，至孙逸仙寓。寻回。接成女学校学生贺年片，即复之。

○○汉文字之音与外国不同，当分为三原素：一音父，一韵即音母，一声是也。音母与韵无论声为汉音中发音之特色，中国言之者，古今不一，外国人讲汉学者，则以无比较之故，亦语焉不详，故无从折衷。余则以谓声之作用，原与音乐同，故其等级，亦与音乐无异，不可仅以四音限之。大别之则为平仄，细分之则为平、上、去、入，再细分之，则为上平、中平、下平、上上、中上、下上、上去、中去、下去、上入、中入、下入之十二声。诗、赋用二声，乐府、词曲或用四声，或用五声，或用七声、八声以至十二声。三代以前用二声，六朝以后用四声，隋、唐以后用五声。今日闽、广之间或用六声，或用八声，或用九声、十声以至十二声。此声之理法之大略也。

十五日 晴

黄庆午自香港归来，至《民报》社，言广东近日非常戒严，香港亦难居，故不得已归来云。下午一时，至孙逸仙寓，谈良久。三时回。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音韵之起源》。

十六日 晴

下午，至上野图书馆观书，观得狩谷望之《转注说》、明僧真

空《篇韵贯珠》^①、元刘鉴《切韵指南》^②。七时回。

○○狩谷望之《转注说》谓转注为展转引伸，非互训之义。《说文解字》序中原无“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之文，今刻本中皆为后人所羸入者，观《北魏书·江式传》载其所著《古今文字表》中所引之《说文序》于“一曰指事”等之六条下，皆无“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等之十五字，则可知魏以前之《说文序》，并无解释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借假之十五字明矣。自戴震据“考老”之说，而始解之为互训，不知“转注”二字，一训车轮转运，无互之义；一训灌注，无训之义（东汉前释古书者曰“解”，曰“说”，曰“传”，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说义”，无有谓为“注”者，至郑玄始有笺注之名^③）。转运，灌注，即展转引伸之义，谓之互训谬矣。

十七日 晴

上午，至上野图书馆观书，观得李因笃《古今韵考》^④、安吉《六书韵徵》、无名氏《四声》等，子卫畏连士《英华分韵撮要》、耶的坎士《上海语文典》。下午回。至西路会场，是日为陈榆臣、李星次等饯行，余迟至，未及与。晚餐后回。

安吉《六书韵徵》谓古韵实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分部。

①真空，号清泉，明万历中居京师慈仁寺，著有《篇韵贯珠》等。②刘鉴，字士明，元代关中人。著有《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③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省）人。经学家。年四十，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千。因党锢事被禁，潜心著述，以古文说经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三礼》注，即采用郑注。④李因笃，字天生，又字子德，清初陕西富平人。熟读经史，贯穿注疏。书室名受祺堂。康熙时，荐博学鸿词，授检讨。著有《汉诗音注》、《受祺堂集》。

其所列韵即以宫、商、角、徵、羽及半宫、半徵七部为纲，会通《说文》谐声法以辨古音，不立东、冬、江、支之名，以鼻、喉、舌、齿、唇之异音者为断。其分列与今韵异者如下：一，宫声，鼻音，园口读，即东、冬、江韵（江与东同，当园口读，不可张口，与阳同）。二，变宫声，横口读，即覃、盐、咸、蒸、侵韵，覃、盐、咸皆读如蒸、侵，与宫声近。顾亭林氏以蒸别自为部者，非也。三，商声，喉音，张口读，即阳韵，庚韵之庚、夔、横、兄、卿、彭、兵、明、行、杭亦是。四，角声，舌音读，如较、即、萧、肴、豪、屋、沃、觉韵，药韵之乐、勺、崔、爵、弱、小、翟、龠、虐、卓、敷、乔、暴、高、焦、尤韵之大半，锡韵之笛、宋、涤、激、的、辄、吊皆是。顾氏以屋、觉韵入遇韵，非也。五，徵声，启齿读，即支、微、齐、佳、灰、歌、麻、纸、尾、荠、蟹、贿、寘、未、霁、泰、卦、队、质、物、月、曷、黠、屑、职、缉、合、叶、洽韵，陌、锡韵之半亦是。六，变徵音，调舌读，即真、文、元、庚、青、寒、删、先、軫、吻、阮、旱、潜、铎韵及梗、回韵之半，震、问、愿、翰、谏、霰韵及敬、径韵之半皆是。顾氏不知庚、青古通真，先别立庚、青，非也。羽声，聚唇读，即鱼、虞、语、麌、御、遇韵及尤、有、宥韵之半，麻、马、禡韵之半，药、陌之少半皆是（羽声变于魏、晋之间）云云。

十八日 阴

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音韵之分别》。刘林生来，谈良久去。
下午，雨，雪。

十九日 雪

举目成银世界。十时，至成女学校教汉文。下一时回。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音韵之和谐》。

二十日 晴

至瞿孙娄寓，不遇，至宋海南寓。下午，至北上屋购得《五方元音》一册^①，又至文求堂购得《小学考》一册，又至东京堂购得《发音学》一册。夜，至孙逸仙寓，良久回。

二十一日 晴

刘林生来，催余为其弟秉生作传，余遂与之同拟定题目章法。下午，黄庆午邀余至凤乐园同诸人沽饮。下午三时回。张□□来，言宁仙霞被捕于岳州，欲打电救之而无款。余约其明日来，将为代筹之。

二十二日 晴

张□□来，取电报款，余乃借《民报》社金三十元与之去。良久，刘林生引一人至，谓系王益吾之侄王宝臣^②，愿代打电至其

^①《五方元音》，韵书。二卷。清初樊腾凤撰。腾凤字凌虚，唐山人（今属河北省）。此书为删补《韵略易通》而作。韵分十二，列十二图。声母二十。增四声为五声（阴、阳、上、去、入），以入声韵配于“阴声”韵。 ^②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清同治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归为湖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山长。博览群籍，书室名虚受堂。政治上保守、反动，反对戊戌变法及往后历次革命运动。著述甚多，有《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虚受堂文集》等。又校刻有《皇清经解续编》，编有《十朝东华录》、《续古文辞类纂》。

伯父处营救宁仙霞。余遂与林生等共拟一电文，请其速发焉。下午，林生又来，言任子城亦被捕，遂与余及黄庆午商定速发一电，辨其非革命党。八时，余遂至邮政局发电。九时回。黄庆午言，欲请余为其子一欧教汉文^①。余允之，约定每日下午三时一欧来余处上课。

二十三日 晴

编《汉文学讲义》第二章《音韵之和谐》。下午，各省□会长来，议定选举留学生总会会长及东斌学校军事速成班二问题之办法。三时，至新小川町近处，寻得一人家有赁间，入而观之，房间颇好，余拟移居焉。四时回。寄邮片与李星次、田炳轩、陈榆臣，邀其明日来余处为之钱行。

二十四日 晴

九时，至覃理鸣寓，坐良久，邀之同至《民报》社。陈榆臣、李星次、田炳轩来，余遂邀之至凤乐园治酒共饮之，与坐者覃理鸣、田仲甫，下午二时始散。星次等约余明日为之导观学校，余允之。三时回。末永节、古河来^②，古河为日本一军曹，入满洲马贼中为其头目多年者也。余与谈良久，言及韩登举及各马贼事甚悉。夜，黄庆午邀末永、古河、张溥泉及余同至凤乐园食晚餐，

^①黄一欧，黄兴长子。1892年生。1905年秋东渡日本。不久留学东京东斌学校，加入同盟会。1911年，曾参加广州黄花冈起义；上海光复后，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参与会攻南京。1912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经济系。返国后历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安徽樵运局长、天津特别市政府参事、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湖南省政府顾问。解放后，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省人民政府委员。现为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副主席。^②古河，即古川清，日本退职军曹。早年曾随军至中国东北，并在辽东马侠军中任头目，与李逢春等友善。

遂谈商运动马贼事，良久，决议古河前去，而吾党一人随之同去，因古河以联络各处而试其活动云云。庆午复向余言，欲余去，余答以且待稍思索再决。九时乃散而回。至孙逸仙寓，逸仙告余明日内田良平接余等至赤坂三河屋开晚餐会云云。十时回。

二十五日 晴

十一时，有一日本海军士官富泽氏来，言欲往见孙逸仙谈话，而苦于语言不通，欲余往通传之。余遂同之至逸仙寓，谈良久而回。十二时，至李星次寓，星次及其同学诸人遂同余至□□小学校参观良久，见有一女教习教授甚善，能随事随时开发生徒之悟性。二时去。余遂别星次等而回。三时，至孙逸仙寓。四时，同逸仙、章枚叔、刘申叔、鲁夕〔文〕卿、胡展堂等至赤坂三河屋。时内田偕宫崎、清藤、和田诸氏等已至。坐良久，遂各一席，有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又良久，歌舞并作，约三四出讫。诸人不觉皆醉，余亦带醉意矣。夜九时始罢，十时回。

二十六日 晴

十时，至成女学校教汉文，十二时回。下二时，清检行李，移居于前日所觅得之人家。既入，乃安置行李，议定每月食料十三元，余即交以十元。其主人姓黑川，其地为新小川町三丁目十四番地也。安置既讫，五时，至巢鸭宏〔弘〕文学院吴绍先处，谈良久，留晚餐。夜七时，至禹余三寓。八时，至西路会场，闻知陈榆臣明日起程归国。九时回。

二十七日 晴

写致石卿信，又写致文卿、李和卿、张保元信各一，皆为去

岁卖与熊秉三之英文书价金事，余意欲将此金二百八十八元请李和卿全行向张保元收得，交余家中，以济家困，以慰母心。故写信，对于保元，则请速筹得交出；对于和卿，则请为余催收到手；对于文卿，则请向和卿收得，转交母亲，勿入石卿手；对于石卿，则告以故而已。拟请李星次为余带去。下午三时，至西路会场送陈榆臣行。五时，至新桥，余未待榆臣登车而回。李星次来，余遂以致文卿诸人信托之，且托其至桃源时为余催张保元及和卿速了此事，星次允之，留晚餐而去。夜，至孙逸仙寓，逸仙告余，言不日将往南洋去云云。余遂言黄庆午已来，□□干事一职，余仍当移交之于庆午，因余不日将往他处也。逸仙言可与庆午商之。十时遂回。

二十八日 晴

接徐应奎来片，欲余往其寓一叙。下午三时，至瞿孙娄寓，不遇而返。四时，至宋海南寓，向之索债不得。五时，至东京堂购得《印度史》、《简易安眠法》各一，又至中国书林购得《白山黑水录》、《满洲地志》、《女首领》、《泰西历史演义》、《侦探案汇刻》、《狸奴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各一，六时回。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 以己意制一新国旗^①，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②。时诸

①空格处，指孙中山。下同。 ②1907年春，孙中山在离日前，召集同盟会本部人员开会。在讨论革命胜利后的国旗方案时，孙中山和黄兴发生了分歧：孙中山坚持采用他领导兴中会第一次起义时用的青天白日旗，黄兴以为类似日本的太阳旗，不当，而主张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二人争执不下，稍后，黄兴声言退会。但事过不久，黄兴写信给胡汉民，表示“为党与大局”，愿服从孙中山。以后在行动上也没有立异的表现。宋教仁在下文中担忧之事，终于没有出现。

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①。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三 月

一 日 晴

十时，至孙逸仙寓，言辞职事，并以一切文件交之。逸仙初犹不允，余固言之乃已，遂皆交代清楚。十一时回。十二时，至刘林生寓，坐良久。下一时，至西路会场。二时回。瞿孙娄来，谈最久，有谈及永顺民俗事。孙娄言永顺、龙山、保靖各处人民皆分三种^②：一苗家，即苗民也；一客家，即汉民也；一土家，则非苗非汉，风俗不同，语言亦异，其语法与日本语法相近。查其先皆谓自唐、宋由中原迁入者，盖实则另一种人也云云。孙娄

^①烧炭党，十九世纪前期，意大利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均有“烧炭党”的组织，先后领导多次起义，皆因脱离群众，或组织涣散，政见不一，而遭失败。

^②永顺、龙山、保靖，均县名。今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瞿方书系保靖人，故知该地情况。

留晚餐后去。八时，至《民报》社，知黄庆午事尚未调和，阅报良久而回。

○○《大国民杂志》中有桂啸谷《间岛游历记》一篇，言间岛之地势甚详，中有谓韩国会宁府城西三哩之地有云头山，即金时之五国，宋徽、钦所迁之处，城址犹存，山上有碑，刻“云渊”二字，相传为徽宗手迹云。

二 日 晴

九时，至西路会场送李星次行，遇之于道，遂送之至新桥。十时，星次登车去，县中诸人皆送至横滨，余独别而返。十二时，至末永节寓，不遇。下一时，至三省堂购得《音韵新论》、《地理上发见史》。二时回。

三 日 晴

九时，至徐应奎寓，不遇而回。十一时，至西路会场。时诸人拟举同乡会职员，欲举余为会长，余辞之，乃已。下一时回。三时，至公使馆。四时回。吴绍先来，示余以胡经武自鄂狱中来函，皆托绍先以身后事，盖不日将被杀也。词气悲壮，亦可伤已。余与绍先复谈及余求学事，余言余官费甚不愿得，欲移与覃理鸣及鲁禹昌二人，余则将往他处去云云；绍先则极力劝余勿如是，且劝余一意求学，余皆不听。良久，绍先去。公使馆遣人送来领官费通帐一册，以后每月可持帐往兴业银行领取也。

四 日 阴

十时，至神田，寻兴业银行，不得。十一时，至《革命评论》社，与宫崎滔天、北辉次郎谈良久。下三时，至麴町区常盘桥，

寻得兴业银行，以时间已过，未取得金而返。乃至末永节寓，亦不遇。四时回。观小说《狸奴角》、《女首领》，皆侦探事也。

五 日 雨、雪

来往成女学校。观《女首领》小说。曾松乔来，谈片刻去。阅报，知江苏饥民有蠢动之势。下午，雪止。

六 日 晴

与黄庆午商往满洲事，议定余与古河氏同往。余遂拟预备一切，趁月内登程也。十二时，至末永节寓，不遇，遂至兴业银行，领得学费。下午二时回。三时，至一毛织物店购得羽毛毡子一，又至皮靴店购得大靴一。四时，至谭发洋服店，订购洋服一套。五时回。

七 日 晴

九时，至《民报》社，遂邀何小柳，前田氏往大森池上观梅。十时，同乘电车至末永节寓，邀末永偕去，不遇，遂至品川换车乘之。十二时，至大森，复乘人力车，下一时至池上大梅园。园在一山之阳，周围约半哩，园中植梅无虑数千百株，皆开花正盛。既入园，则曲径通幽，人行梅林中，几莫辨方位，惟见山之半有楼阁，翼然耸崎，为一旅馆。游观良久，遂入馆中休憩，并购中食食之。馆名明保楼，高临山上，眺望甚佳，大森平原、东京海湾，皆宛然在目。食既讫，复入温泉浴，浴讫，又坐良久，乃辞而去。雇车乘之，将返，行未半哩，忽遇黄庆午偕末永节、古河于道。问之，亦来观梅者，且邀余等再往一游。余等遂从之，复至大梅园明保楼，择一最高处入坐之。眺望良久，购食夕餐。

既醉饱讫，则已天晚，遂皆留宿焉。

八 日 晴

晨起，往园中游览一周，始回楼中早餐，讫，黄庆午与古河斗围棋，余观之良久，大有所解悟。余遂与古河氏斗之，余负数次。既已，乃食午餐。下午，入浴一次。四时，相与辞去而返。坐汽车至新桥，五时抵《民报》社，六时，余遂回。

九 日 晴

宫崎滔天来，邀余及张溥泉、章枚叔、黄庆午等食午餐。十时，余至瞿孙娄寓及宋海南寓，坐良久。十一时，遂至风乐园赴宫崎氏约。至则诸人已入席饮酒，讫，已下午二时，乃散而回。四时，至覃理鸣寓，坐良久，留晚餐。七时，至朱凤梧寓，拟向之筹款，彼允为谋之，又赠余以所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一册^①，嘱余为之作文，余姑应之。八时回。

十 日 晴

九时，至瞿孙娄寓，请其代余教成女学校汉文，孙娄允之，遂邀之至匡云官寓，言之于匡云官，约定自下周始，孙娄即往上课，云官留午餐，讫，复相与往银世界观梅。下三时始至，入其园，梅花数百株盛开，红白缤纷，香气扑鼻，游步良久，入茶亭休憩。五时乃去。至十二社，入一料理店食夕餐，讫，复斗围棋

^①《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年2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河南留日女学生燕斌等主编，朱炳麟担任发行和对外接洽。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今见四期。

良久，七时始回。

十一日 晴

余拟不日将起行赴满洲，而川资尚未得手，乃欲往银行借款。十一时，至广部银行，告以借款事，彼约以明日再议，十二时回。下午二时，至吴寿田寓。寿田新自湖北逃捕而来者，谈及湖北此次被捕之同志共不下百余人云云。三时，至田梓琴寓，与梓琴斗围棋良久，并留晚餐，八时回。

十二日 晴

下一时，至广部银行。彼告余借款须有担保云云。遂不果。二时，至日荣社，社为介绍贷金者，余遂托其为余介绍，而以公使馆官费通帐质之，彼约余明日至。三时，至田梓琴寓，坐良久，四时回。六时，至黄庆午寓，谈良久。庆午言，俄国革命党亦欲在满洲有所运动，须吾人为之经营，不日当往横滨与之商议云云。八时回。

十三日 晴

九时，至日荣社，言定借款事，惟利子甚贵，余拟俟数日再定。遂回。是日身体颇不快。夜，至黄庆午寓，坐良久而回。

十四日 阴、下午雨

至何小柳寓，坐谈良久，又至陈涛溪寓，不遇，于其同居者手购得《宪法讲义》一册而回。接湖南同乡会来信，告余以余被举得为判理员，后因判理长辞职，余当转为判理长。余拟不日即辞之也。观《石头记》卷六十一、二、三，皆家人酒食徵逐游戏之事，

其间屡有“叨登”二字，注云：“叨登言叨得也”云云。余见之，因思及《公羊传》有“登来之”一语，何注谓“即得来之，齐语谓得来为登来也。”^①作《石头记》者，亦知登为得，其亦齐、鲁间人乎？抑不然，而古齐语转入他处者乎？甚为怀疑，拟他日详考之。夜，雨、雪。

十五日 阴

余思前拟作《中国新纪年》一书，今将远行，当从速作成之，遂翻阅各书良久。下午，遂执笔从，并改题为《中国纪年论》。及夜，成第一章《纪年之意义》。至实业介绍所，亦一介绍贷诸买卖者，余托以为余借金，并告将以银行通帐为质。彼云明日来余处复信。夜，至《民报》社，闻有美国桑港《大同日报》馆来信^②，托此间同人为之介绍一主笔人前去，诸人遂有劝余去者。余辞之。七时回。

十六日 阴

观《石头记》六十四至七十。实业介绍所来信，言借款事须三月内归还云。余拟不借也。下一时，至上野图书馆观书，观得宋苏辙《古史》^③、日本平笃胤三五《本国考》、又《赤县太古传成文》。七时回。

^①何，指何休（129—182），字邵公，东汉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经学家，董仲舒以后最大的公羊学者，著有《春秋公羊解诂》等。 ^②桑港，即美国旧金山。今亦译圣弗兰西斯科。此处为旧译的简称。 ^③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北宋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嘉祐进士。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为著名散文家。与父洵、兄轼并称“三苏”。有《栾城集》。

十七日 晴

九时，至朱凤梧寓，凤梧言借款事尚未妥云。复坐谈良久。下一时，至刘式南寓，不遇而回。下二时，至湖南同乡会事务所辞判理长职。三时回。刘式南来，谈良久，留之晚餐，并托其为余谋借款事，式南允之而去。黄庆午言：赴满洲可于二十二日前后起行，如何？余答以须俟余款集始可定也。

十八日 晴

九时，至瞿孙娄寓，坐谈良久，留午餐。下二时，至宋海南寓。三时回。呼一道具店主至^①，购得书柜二个，遂清检书籍实其中。夜，读云友公《腹笥草》，卷首有公传，余见其不善，为改作之。因思及《国粹学报》馆曾搜求前明遗籍刊刻，可以公诗草寄至该社请其付印，遂又作跋于后，拟交刘申叔，托其代寄。

十九日 晴

九时，至公使馆，拟预支学费，不得而返。于途中遇白楚香，邀之同至寓午餐。楚香告余，谓其县中寄有津贴私费生款二千余元在其手中，因欲遂取之带往他处作事，问余以为何如？余力赞之，并告以往满洲事。楚香欣然愿从往，余约其明日再商焉。下三时，至湖南会所。四时，至吴绍先寓，借得金十元，并留晚餐。五时，至郑子余寓，托以借款事，子余允之。六时，至李宗藩寓，亦托以借款事，宗藩亦允之。八时回。

^①道具，日语，工具、家具的意思。

二十日 晴

白楚香来，余与商定往满事，议定楚香同余及古河氏去。时黄庆午亦来，与楚香更议良久，遂约十二时至风乐园与末永、古河等再行细商。十一时，余偕楚香至船尾馆照相讫。十二时，至风乐园，庆午等亦至，遂食午餐。议定于二十三日起程至马关，由马关坐船至朝鲜釜山，再由釜山乘车经京城往义州，渡鸭绿江抵安东县而止^①。至满洲后之策略，则联络各马贼劫取通化县款项，然后大行进取之策云云。议讫，遂散而回。四时，至《民报》社，白楚香言须于明日即起程方好，遂复议定楚香先去至马关待余。夜，至李宗藩寓，宗藩告余可筹得款百元上下，余复托其多筹。至刘申叔寓，以云友公《腹笥草》交之，请其代写至上海《国粹报》馆，申叔允之。十时回。

二十一日 晴

十时，至天赏堂购得表一个，复至一书店购得兵书数种。十二时，至刘林生寓午餐。下一时，至《民报》社，遇得宫崎民藏。民藏氏告余，谓滔天氏今晚招余及黄庆午、章枚叔等至其家晚餐。良久，枚叔等皆去，余因清检行李未去。夜，作《黄庆午传》，潦草成之，即寄交宫崎滔天氏。八时，白楚香来，并携行李至，言即起程往马关。遂交余以款三百七十元，约定在马关石田馆待余。十时，楚香遂去。

二十二日 阴

遣人往宫崎滔天家迎滔天及其夫人并民藏氏于十二时来风乐

^①安东县，今为辽宁省丹东市。

园饮酒。十时，至神乐坂购各衣物，十一时回。十二时，邀黄庆午、张溥泉、前田氏同至风乐园，坐良久，滔天氏夫妇至，遂入座共饮，皆有醉意。下午三时始散。四时，至郑子余寓，不遇。五时，至李宗藩寓，亦不遇。六时，至覃理鸣寓，亦不遇。七时，至刘式南寓，坐良久。八时回。朱凤梧来信，言为余代筹之款约得百五六十元云。余即复片，约以明日往商。

二十三日 大雨

九时，至古川清寓^①，约以今日下六时起行。十时，至朱凤梧寓，告余以借款事。有王魁元君者，直隶人，愿应以百三十元云。遂即招其人至，与余定约，余以官费通帐交之，王君亦交余以金。事既讫，凤梧劝余捐助其所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经费，余即捐十元。十一时，至李宗藩寓，借得款五十元。李君并告余，营口有段宝田者，系吾同志，君往满洲后可往访之。余颌之。遂回。写致吴绍先信，并寄金十元与之。下二时，至九段劝工场购诸物。三时，至天赏堂购得望远镜一个。四时回。写致覃理鸣信，告以将旅行，并寄金十五元与之。五时，遂清检行李，至《民报》社作辞，起行就道。六时，至新桥车场，古川清氏亦至，遂同购二等车券。时宫崎滔天氏及田梓琴、鲁文卿等至车场送余等行，作送别谈良久。六时半，余等遂登车。七时，车开行。余等所居车室颇宽广，乘客亦少，甚为静适。八时，车过大森。九时，过静冈。十时，过名古屋。

二十四日 晴

晨起，车已抵大坂。早餐后，复行。十时，至神户停车，询

^①古川清，即古河，见本年2月24日注。

知往马关之车下午方有，遂下车，至加藤旅馆暂住焉。下午五时，复登往马关车，六时开行。车客甚多，混杂不能居，余乃与古川移乘一等室。十二时，过广岛。雨。

二十五日 晴

十时，车抵马关，余等下车，复乘船渡门司海峡^①，十一时至门司市。询知白楚香寓石田旅馆，余遂与古川亦往寓焉。既至，晤楚香，议定不经釜山，乘船直往安东县，较为便利。时有咸兴丸明日开往安东县，遂购得一等船券三张，待至明日即起行。夜，与楚香及古川沽酒共饮，饮良久，古川提议呼艺妓来侑酒，又良久，即有艺妓四人至，劝酌既已，继以歌舞，至十一时始散，乃就寝。

二十六日 晴

下午二时，登咸兴丸，四时自门司开行。丸为大坂商船会社之船，能容二千余吨，颇宽广，余等所居一等室，室一客有一波，以供给一切，甚便利。行良久，出门司海峡，入日本海。

二十七日 晴

海风甚大，舟摇簸，余与白楚香皆晕，不能饮食，惟睡眠而已。下午稍已，乃登甲板散步。良久，见舟行群岛中，盖当朝鲜西南之多岛海。遥见西方有一大岛，询之舟人知为济州岛，朝鲜三大岛之一也。夜，舟甚平静，安寝焉。

^①门司海峡，即日本门司与下关之间的海峡，也称下关海峡。

二十八日 晴

风仍大，余晕如旧。下午风息，乃已。五时，舟抵仁川。余等乘小汽船登岸，至日本旅馆松叶屋小住。夜，至清荣楼，遂留宿焉。

二十九日 晴

九时，至一中国酒楼朝食。食时，以仁川情形询诸店中人，知此间有日本人二三万，中国人约六千，而韩人则甚无势力，较中人尤劣。中人有会馆，团结力颇固云云。食讫，遂至市间散步良久，见到处皆日本家室，几与日本内地无异，韩人则惟有劳动者往来道上，其憔悴之态，甚于中国人数倍。余与白楚香皆不胜叹息。十时，至松叶馆坐良久。十二时登舟。下三时，舟自仁川启碇。

三十日 晴

海平如镜，舟行甚适。下二时，抵镇南浦，下碇，余等登岸游览。是处日人有六千，中人约千余。良久，遂下宿于朝日馆。晚餐时，古川呼艺妓数人至，食讫，复偕至日本戏座观剧。夜十二时，始回朝日馆宿焉。

三十一日 晴

早餐后，余与白楚香至市间游览良久。十时，遂偕楚香、古川登舟。下午二时，自镇南浦启碇。

四 月

一 日 晴

八时，抵鸭绿江口下碇。以江水浅，不能入也。良久，遂换乘小汽船溯口而上。十二时，过龙岩浦。下二时，抵安东县。清检行李登岸，有日本旅店名大和馆者来招待，余等遂至其馆下宿焉。馆在日本租界内，其地名曰新市街，日人家屋鳞次栉比，俨然日本内地之风。既至馆，坐良久，发一电致末永节，告以到着^①。又写一信致黄庆午。四时，偕楚香至中国街一酒楼，食晚餐。五时回寓。

二 日 晴

九时，偕楚香至市间游览。市面亦颇繁盛，惟污秽不堪而已。下午一时，至义顺居酒馆，食午餐。三时回。与古川议定明日遣一人至大孤山李逢春处送信，遂托店主人代为雇人。

三 日 晴

代古川写致李逢春信。店主人已代雇得一人，遂遣之去。柴田来，古川、末永之友也，谈良久，邀余等至西洋料理店午餐。下午始回。夜，往聚仙茶园观剧，十二时回。

四 日 雨

咸兴丸中波以有名小长谷政治者来，言愿随余等作事，不取

^①到着，日文，到达、抵达的意思。

俸给，央余等容留之。余不知其为人，以问古川。古川谓彼前在船中时已屡言之，昨日该船船长及事务长亦为之请，谅可无妨，允之亦多一助手也云。余等遂容留之。夜，定议明日楚香偕小长谷往凤凰城一带调查事务^①。

五 日 晴

写致黄庆午信。白楚香偕小长谷起行，往凤凰城去。十二时，偕古川至洋食店午餐。下一时回。古川友三好信太郎来，大孤山之商人也。余等遂拟不日往大孤山一行，与三好氏约焉。夜，至市间购诸物而回。

六 日 晴

九时，至一书店购得满洲地图二张而回。观守田利远《满洲地志》地理及政体编。下三时，至中国街一纸店购笔而回。

七 日 晴

观《满洲地志》产业及交通编。下午，接白楚香来电，言：“带有中国人二人至凤凰城，须三日后始回，何如？”余即复电答以“可”字。下五时，至一书店，购得和文小说数种而回。

八 日 晴

观《满洲地志》宗教风谈编及化外区域编。往大孤山送信之人夫回，携有李逢春之复信。拆视之，谓现因事不得来安，请余等

^①凤凰城，即清凤凰厅。位于今辽宁省丹东市西部。1913年改为凤凰县，次年又改凤城县。

往商云。余与古川遂拟日内即赴之。下五时，至义顺居晚餐。七时，至聚仙茶园观剧。十二时回。

九 日 晴

观《满洲地志》“满洲与山东人之关系”已完。下四时，至一中国书店，购得《大八义》及《儿女英雄传》。五时，至一钟表店，其主人姓张，以余为日本人，邀余入，坐谈良久。五时回。

与李逢春、朱二角、金寿山、王飞卿、杨国栋、孟福亭、蓝黑牙等书曰：

某某英雄麾下：

闻公等集义辽海之间，以扶弱抑强，抗官济民为志。敝处前有同人曾与公等握手，归来述其事。窃幸同志不孤，欣慰无极。虽然，则有一二为公等告者：马军之起，几三百年矣。推其集义之始，实在明末。盖以明时盗贼蜂起，政府诛求无厌，民不聊生，于是北方豪杰，乃互相团结，人自为守，御盗贼，抵抗贪官污吏，以图身家之安。其本旨固在保全人民，排斥暴政，非若绿林暴客以劫杀焚掠为事比也。

及清兵入关，代主中国，乃益肆为暴虐，屠戮人民，搜括财产，酷法虐政，横征苛敛，较明季尤甚。于是马军团体，反抗政府日益力，而北方之相率投马军以图安身者日益多。马军与政府，几成不两立之势，相持至于今日，遂有公等之盛。此仆等所为中国庆幸者也。

然历时既久，宗旨渐忘；各部散居，不相统一；欲图大业，势不可成。以故党群虽多，仍与绿林无异。今政府视公等不过寇盗者流，盖其心实有所轻视耳。况公等祖宗受政府之残杀特甚，复仇之心，人所共有，天经地义，所不能外。

今以有用之人材，而无合一之团体，不图大举之方，不知进取之策，此亦可为公等痛惜者矣。

或以清廷官军精练难御，不敢轻于发乱。不知较量武材，官军不及马军远甚。特彼之军队较多，此之团体殊单，寡不敌众，故皆有所忌惮耳。若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之义军合为一团，共举大事，岂官军所能敌者？西渡山海关，则永平不守；南出喜峰口，则北京告危。大举以为革命之事，莫便于此！

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召徒党，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特遣派某某等躬诣戎幕，商议机宜。其训练士卒，编制军队，皆所谙晓，有足备公等之顾问者。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

手肃敬请义安。不宣。

某顿首^①。

^①桃源石印本此处下面有本日记出版者文骏注如下：“按：此役也，清吏侦知白楚香在咸厂，被逮就狱。宋君钝初乃复回东京，益从事于秘密运动。惧证据披露，而《我之历史》停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宋教仁日记

作者 =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古代近史研究室校注

页数 = 3 5 7

SS号 = 1 0 1 1 9 9 2 4

出版日期 = 1 9 8 0 年 0 9 月 第 1 版